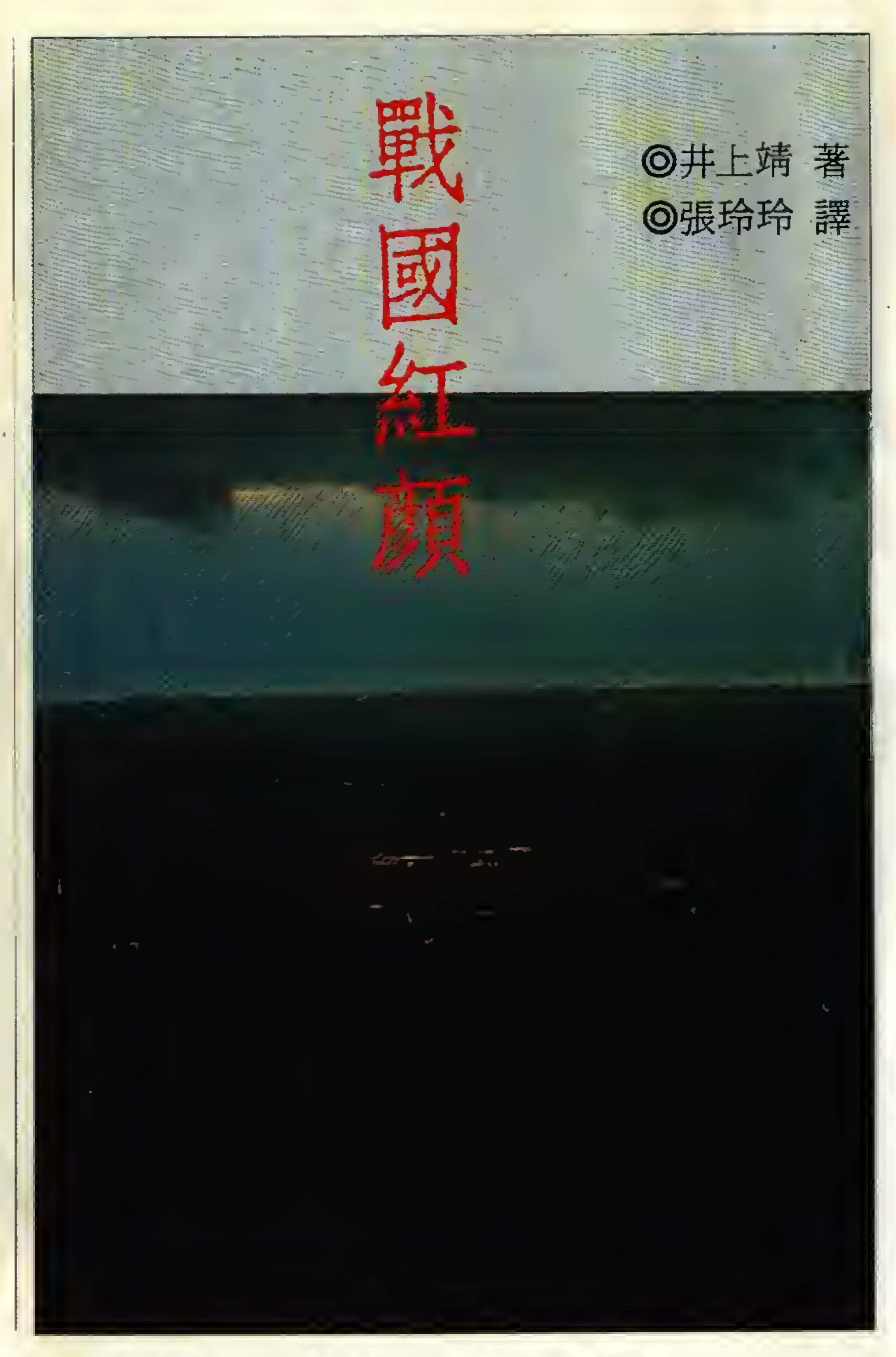
歷史小說 7

戰國紅顏

井上靖著
張玲玲譯



◎小谷城址遙望琵琶湖，在這裏，茶茶失去父親，開始了流離的童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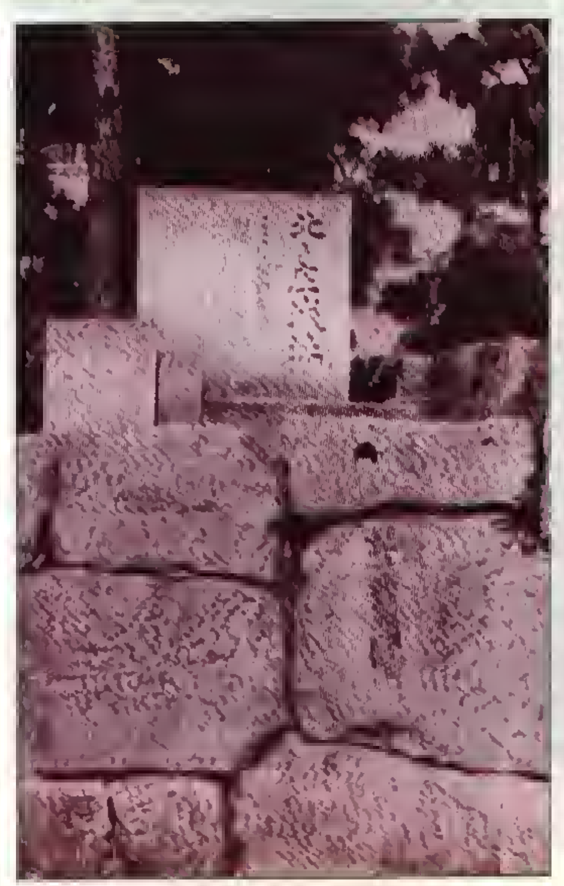


◎茶茶的母親阿市與父親淺井長政（左）。阿市是有名的美女，被她的兄長織田信長當政治籌碼嫁給淺井長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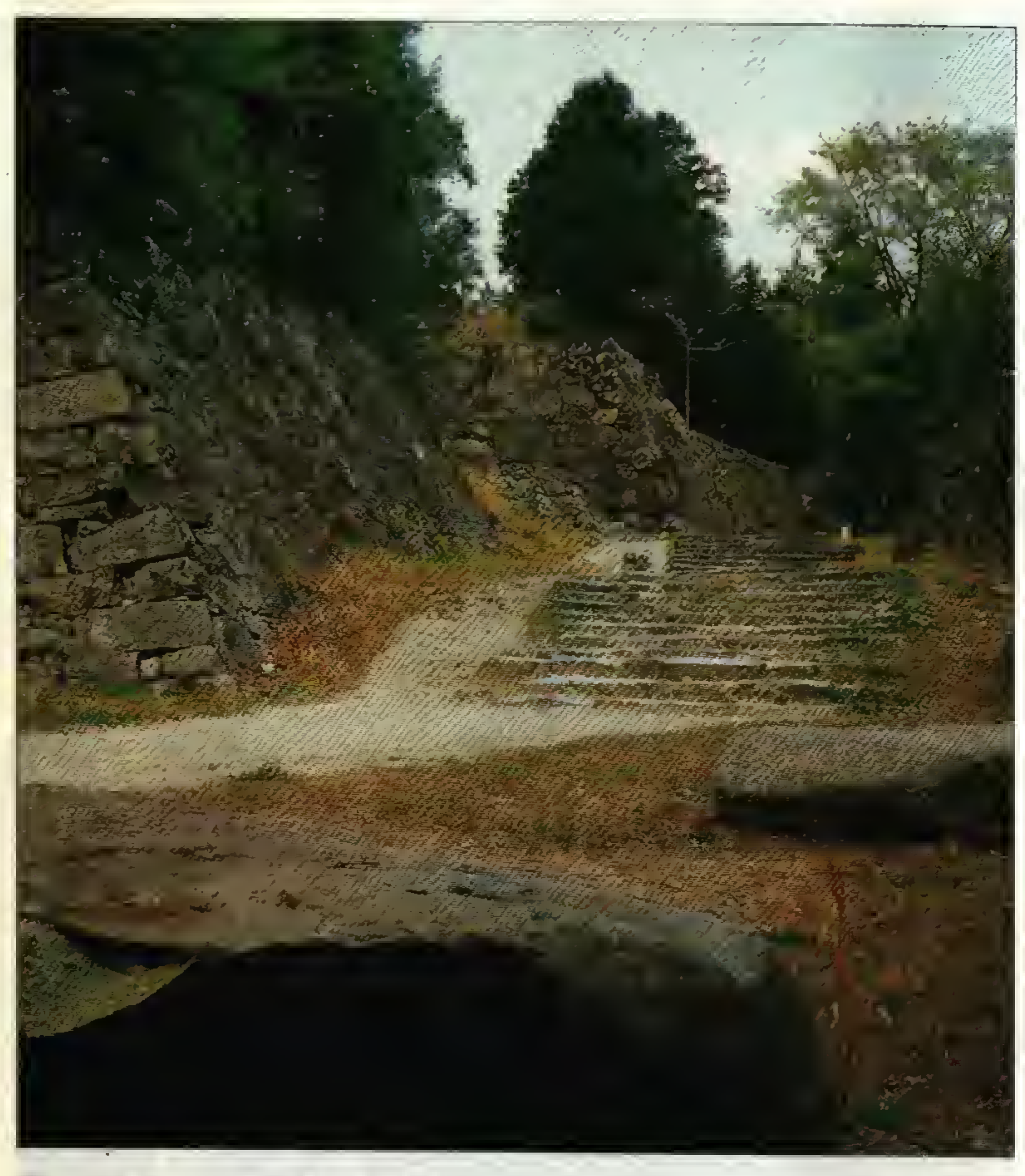


（上）茶茶的繼父柴田勝家。





（下）勝家的居城北庄城址（左）。勝家與阿市的墓跡（右）。



◎安土城城跡。茶茶在這裏度過寂寞青春。



◎茶茶的仇敵，同時也是夫君的豐臣秀吉。



◎淀君茶茶與她的兒子豐臣秀賴。





◎豐國祭禮圖屏風（部份）。茶茶親歷了豐臣秀吉的全盛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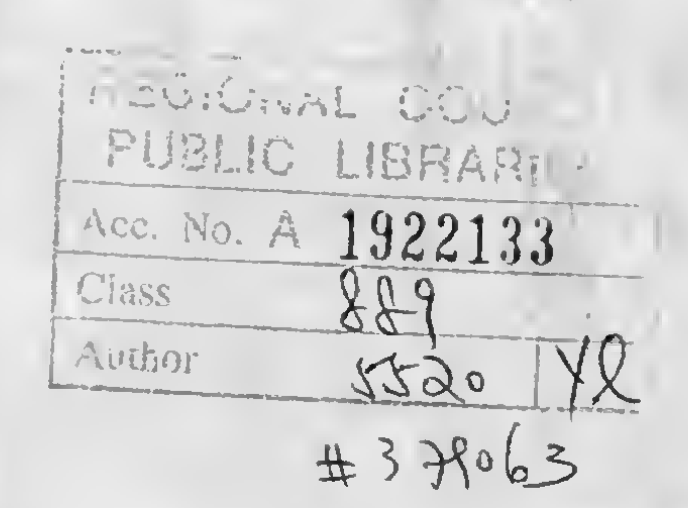
小說歷史⑦

戰國紅顏

井上靖　著／張玲玲　譯



遠流出版公司



小說歷史⑦

戰國紅顏

作　　者／井　上　靖
譯　　者／張　玲　玲
責任編輯／游　奇　惠

發 行 人／王　榮　文
出 版 者／**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汀州路三段 184 號七樓之 5
郵撥／0189456-1　**電話**／365-3707
傳真號碼／365-8989
發行代理／**信報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365-1212　**傳真號碼** 365-7979

排　　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弘毅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 1989（民 78）年 9 月 16 日　初版一刷
□ 1992（民 81）年 3 月 16 日　初版五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售價 170 元（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ISBN 957-32-0124-0

出版緣起

王榮文

歷史小說是以歷史事件和人物爲素材，尋求它的史實，補足它的空隙，編織而成的小說。

透過具有歷史識見和文學技巧的歷史小說作家，枯燥的史料被描摹成了動人的筆墨。我們看到人物在歷史的舞臺上鮮活過來，栩栩如生；我們也看到事件在歷史的銀幕上鉅細靡遺，歷歷如繪。讀者所期盼的歷史知識和小說趣味都因此而達成了。

歷史小說的寫法彈性甚大。從服膺歷史的眞實、反對杜撰、史料的選擇和運用一再審愼考慮而趨近史家考證的一派，到僅僅披上歷史的外衣而以主題濃厚、節奏明快見長的這一派，歷史小說的範圍可以說十分遼濶。但大體上，它包含了歷史的眞實和文學的眞實，而以小說的形式呈獻在讀者的面前，構成既在歷史之中，又在歷史之外的微妙境界。

我國的歷史小說，是有長遠傳統的，《三國演義》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例子，胡適認為它是一部絕好的通俗歷史，在幾千年的通俗教育史上，沒有一部書比得上它的魔力。

在近代日本，從儘其可能達到歷史境界的明治時代文豪森鷗外到近年來大衆文學傾向濃厚的司馬遼太郎、井上靖、黑岩重吾等，眞可說是名家輩出，這其中還包括了菊池寬、芥川龍之介、吉川英治、山岡莊八、新田次郎……等大家。而歷史小說的興盛至於蔚為風氣也給讀者大衆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由於歷史小說的深遠影響，它的出版便成了極具意義之事。數年前，我們曾經出版了一套包含《三國演義》在內的「中國歷史演義全集」，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如今，我們在出版歷史讀物（柏楊版資治通鑑）和小說讀物（小說館）的同時，再接再厲，策劃出版一系列的「小說歷史」，這一次，我們企圖以日本的歷史小說為主，更廣泛地為讀者蒐羅精采動人的歷史小說。

我們期望採取一個寬廣的態度，與讀者一起從小說出發，追尋它與歷史結合的趣味。

目次

戰國紅顏

第一章

天正元年八月二十六日，織田信長殺死朝倉義景，平定越前國，並且趁勝追擊，把淺井長政圍困在江北的小谷城中。小谷城完全孤立。常年支持長政的朝倉一死，淺井長政的同盟便只剩下本願寺一派。可是他們也爲了信長，被足利義昭追殺，連老巢叡山都燒光了，哪裡有餘力趕來相助。

信長從虎御山的本陣向北望，驚訝地發現小谷城出乎意料之外的小。

小谷城這麼小啊！信長想，多年的宿敵淺井一族現在陷入孤立，而且被困在這個小城裡，動彈不得。一想到這裡，信長的心中不由得興起一股貓抓老鼠般的快感。

從虎御山望過去，小谷城在一片雜樹林的山坡上，散置著京極城、外城和本城。本城的瞭望台在夕陽下映成紅色，雜樹林在風中不停地搖擺。這一切在信長眼中成爲靜止的畫面。西側的琵琶湖吹來陣陣寒風，可是信長卻毫無所覺。因爲這時他心中只想著怎樣使長政父子像朝倉義景那

樣授首，根本無暇分辨秋意。

信長沈醉在一個月以前擊潰義景，進入越前的勝利中。他睜著一雙小眼，炯炯有神地盯著小谷城。長政看來支撐不了多久，正月的慶功宴上一定可以拿朝倉和淺井父子的頭顱當下酒菜。信長想。

第二天二十七日，木下藤吉郎阻斷久政的京極外城和長政的本城之間的通路。由於負責防守小谷城外圍的守將三田村左衛門和小野木佐渡投降，使得藤吉郎的弟弟木下小市郎和竹中半兵衛順利攻下城池。

當天晚上信長把兩名俘虜帶進營帳，只說了一句：「晚節不保最可恥！」便叫藤吉郎把他們給殺了。

二十八日繼續攻擊，京極城失守。七十一歲的久政在城中自殺，能師鶴松太夫當介錯，然後鶴松也跟著切腹。陣中武將如千田采女正、井口越前守、西村丹左衛門等人全都力盡戰死沙場。只剩下長政的根據地本城在風雨中飄搖。

晚上，藤吉郎勸信長派使者去說服長政投降。

「如果一味猛攻，城中的守將必定拼死抵抗，到時候我方也會有所傷亡。倒不如勸長政投降，不費吹灰之力就能攻下城池，不是上上之策嗎?再說小谷城裡——」

藤吉郎像探尋信長口氣似的停下來。信長沉吟片刻，不悅地說：「恐怕長政不會答應呢。好吧，就派人去試試吧。」

經藤吉郎一提醒，信長這才想起十年前嫁給長政的妹妹還留在小谷城的本城裡。並不是他眞能狠下心來不想妹妹，然而嫁出去的女兒是潑出去的水。小妹既然嫁給長政，就是淺井家的人了。

在那樣混亂的戰國時代，有著同樣命運的女人不只長政的妻子阿市。信長也把女兒和姪女當成政治籌碼，他把女兒德姬嫁給家康的嫡子岡崎三郎信康；把姪女嫁給甲斐的武田勝賴。只要對自己有利，不管兒子也好，兄弟也好，通通可以派上用場。似乎不這樣，就無法在爾虞我詐的戰國時代做一名武士。

信長在永祿七年把妹妹阿市嫁到淺井家，那年她才十八歲。對信長而言，那是一段最艱苦的日子。他在四年前才打敗今川義元，接著又和齋藤龍興苦鬥，取得美濃，同時把根據地稻葉城更名爲岐阜，逐漸向東京一帶發展。

託聯姻之福，從永祿七年到十二年，信長和淺井家相安無事，使他可以順利擴張自己的勢力。直到元龜元年的春天，雙方的關係才惡化，但是阿市和長政的婚姻，已經發揮信長預期的功用。

想到這裡，妹妹還未出嫁時美麗纖弱的身影不由浮現眼前。信長一面回應藤吉郎詢問的目光，一面暗暗決定，只要可能，就把妹妹救出來。

不破河內守被任命爲使者，帶著給長政的勸降書出發。

——你我久戰不決。然今日義景違背天命，遭到天誅。備州（長政）與我有親戚之誼，特致勸降書。如今汝大勢已去，若歸順天意，讓出居城，可保汝活命，淺井之家名亦可延續，望汝莫辜負信長一片好意。三思。

半刻鐘後不破河內守回來了。他表示長政不打算投降，但是希望能把妻女送到安全的地方。當天晚上不破河內守再去了一次敵營，告訴對方可以如願。

第二天二十九日的清晨，四頂轎子在三十幾名侍女和藤掛三河守永勝的護送下出城。藤掛三河守是織田的武士，十年前阿市結婚時陪嫁過去的。信長在營中聽到妹妹的轎子到了，連眉毛都沒動一下，也沒有說一句話，直到身旁的侍衛問怎麼辦時，他才命人把轎子安置在營旁的雜樹林中。四頂轎子選擇一處坡地安放，爲了保護安全，轎子之間的距離很近，同時，四周圍滿了侍女。

在轎子抵達的那一刻，信長對本城發動猛烈的攻擊。由木下藤吉郎、丹羽長秀、柴田勝家組成的攻擊大軍與圍城中的守軍展開一波又一波激烈的廝殺。仗整整打了一天，城並沒有攻破。當天晚上信長的大軍就在城牆邊紮營。半夜忽然颳起大風雨，據說這場風雨吹倒了京都好幾百間民家。

第二天一大早，風停了。可是從新戰場的山丘上望下去，琵琶湖上仍然波濤洶湧。戰爭也像波浪一樣，比昨天更加劇烈。這是守軍的最後一日。上午九時，長政率領兩百名士兵，打開城門衝了出來。

木下和柴田不管長政的行動，派遣一部分軍隊迂迴到後面，攻入城中。等長政警覺，城已經回不去了，只好逃到城邊赤尾美作守的宅邸。長政回顧四周，發現自己只剩下數十名士兵，知道大勢已去，於是在火光和箭影的攻擊下，自殺身亡。死時才二十九歲。這場戰役中只有身爲淺井家柱石的赤尾美作守和淺井石見守被俘，其他的武士不是當場被斬首，就是自殺。

攻擊大軍進入火光衝天的本城，直到下午兩點才把長政的餘黨掃蕩光。自從守護京極死後，取代其位，久享威名的淺井一氏遭到滅門。從前天起就被放在雜樹林中的轎子，好像木箱般動都沒動。原本從戰場上吹來的風中，還夾雜著男人廝殺的喊聲，現在已聽不到了，轎中的女人們似乎看到半空中覆下了陰影。三點，轎子在幾十名武士的護送下，從戰火剛剛平息的虎御前山走下

來。在不分晝夜的異樣黑暗裡，沿湖南行。

當天晚上，信長在虎御前山的陣營中，檢視長政的首級，叫人把淺井石見守和赤尾美作守提上來。老人的臉映著營火，顯得通紅而且猙獰。

信長對他們大聲地咆哮：「你們這兩個老東西就只會敎長政背叛我，和我作對？天下最可惡的就是你們了。」

聽了這話，淺井石見守勉強抬起被綁住的身軀，惡狠狠地說：「長政公就是因爲不如你陰險毒辣，今天才會遭到不幸。」

「階下囚還懂得什麼是仁義，什麼叫陰險？」信長說完用槍的銅帽狠狠的戳了石見守的白髮三下。

「你就只會打被綁著的人洩憤嗎？」

信長不理會石見守的叫嚷，轉向美作守。

「聽說你從年輕時起，就以勇武見稱。」

美作守靜靜地沒有答腔。

「誰知今日一見，卻是一個不中用的老骨頭。」

說著信長把美作守的兒子新兵衛叫了出來，新兵衛是和美作守一起被俘的。

「你爸爸不中用了，我來提拔你吧。」

「你不要被他騙了！」美作守把蒼老的臉孔轉向兒子，嚴峻地說。

「老糊塗，少說廢話！」信長揚聲大笑。笑聲方歇，他板起臉對身旁的人說：「把這兩個人推出去斬了！」

阿市母女被送往淸洲城，寄養在織田上野助信包府之後不久，小谷城破以前就藏匿在敦賀家的長政的長子萬福丸被捕了。信長立刻命令藤吉郎將他斬首。雖然萬福丸才十歲，信長卻毫不寬赦。至於長政不滿一歲的小兒子幾丸，也在城破之前被送到長澤村的福田寺。不過還好信長不追究，而倖免於難。

天正二年的元旦，信長果然如攻城前的預料，用朝倉義景和淺井長政父子的頭顱當成下酒菜。

小谷城破時阿市二十七歲，長女茶茶七歲，次女阿發五歲，三女小督三歲。阿市嫁給長政那年生下了萬福丸，三年後生下茶茶，以後每隔一年生下阿發、小督和幾丸。幾丸是城破那年五月生的。算來阿市生下幾丸後才不過三個月，淺井家就遭到滅亡的惡運。

茶茶已經記不清是如何坐轎子從小谷城逃出來的。她只記得一切似乎都發生在半夜。其時那

是淩晨時分，只是本城附近的樹林擋住了破曉的陽光。她和侍女一起坐上轎子，轎簾垂著不曾掀開。侍女好像變了一個人似的，嚴格禁止她往外看。

茶茶感覺轎子好像走在火裡。事實上轎子一直避開失火的地方，迎著拂曉戰場傳來的腥風，沿著寂靜的田埂，由北向南走。

可是，茶茶卻一直揮不去那種被火舌呑噬的感覺。她想起以前在小谷山的山頂，看叡山僧侶們舉行火祭。大概就把那幾乎灼到眼瞼的薪火熱氣和小谷城城破結合在一起了。

茶茶對自己生長中七年的小谷城的回憶僅止於此。不可思議的是她對父親長政的印象也一片模糊。她記得父親最後的樣子是他穿著黑線鎧甲和金線織花袈裟，拿著有紅柄的長刀，站在轎子旁。但是她無法把這個形像當成是他悲慘結局的前兆，因爲在城破前長政所顯示出的勿寧是華麗和炫目啊。

茶茶他們搬到清洲城一個月後，有一個以前在久政手下工作的人造訪。從他口中說出淺井家滅亡的情形，才使茶茶明白自己爲什麼要離開小谷城，隨著那人的話聲，阿市終於忍不住，當場伏在地上放聲大哭。茶茶卻沒有掉一滴眼淚。因爲她相信父親長政也會和那個人一樣逃走，說不定正藏在某處呢。

一直緊繃著神經，忍住眼淚的阿市，從這天起徹底崩潰，不但常常會嚎啕大哭，連爲一點小

事都會掉眼淚。茶茶討厭母親變成這個樣子，便把氣出在使女身上。

又過了半個月，茶茶從打掃庭院的僕人口中得知，哥哥萬福丸被捕，而且被斬首示衆。母親阿市聽到這個消息，臉色變得慘白。她顫抖著在佛壇點燃往生燈，插上香後，便倒在床上，三天爬不起來。這段期間她把三個小女兒叫到身邊，不許她們離開半步。因爲她害怕自己的兄長說不定又會把魔掌伸向無辜的女兒。

茶茶無法體會萬福丸的死。對她而言，這個惡耗好像發生在另一個國家。她不明白什麼叫做斬首示衆，但是她不敢問。因爲她知道這個問題會給母親帶來椎心刺骨的疼痛。

另外，茶茶很想念小嬰兒幾丸。她聽人說，幾丸被兩名武士帶走，藏了起來。藏在哪兒呢？她不知道，也不敢問。弟弟的名字成爲家中不准提起的禁忌。

至於祖父久政，茶茶的印象也不深刻。久政由於和長子長政交惡，連帶著也很少和茶茶他們說話；再加上久政住在京極和本城有一段距離，茶茶難得有機會碰見老人。在茶茶的記憶裡，祖父有著高大的身軀，大眼睛和鷹勾鼻。她每次看見祖父都是在全族人聚會的大日子裡，久政坐在比長政高一階的地方，昂然健碩的身子流露出一股逼人的霸氣。他是不容別人忤逆的。茶茶想。雖然和久政之間缺乏祖孫親情，茶茶卻不討厭他。和慣於唯唯喏喏的父親相比，祖父才像是一代梟雄。

一直到多年以後，茶茶還能在眼前勾畫出祖父的形像，可是對於父親長政的死和小谷城，她卻記不得了。

茶茶十九歲那一年，住在安土城。一天有些信州的行脚商人被請進城，裡面有個十二、三歲的孤兒，名叫諏訪十。他說自己出生在信州，雙親在戰火中喪生。

經侍女問起，諏訪十緩緩說出那段褪色的回憶——

那年他才九歲。一天他和村中的孩子去河裡游泳回來，忽然發現家家戶戶都把門窗緊閉。他知道城中一定出了大事，於是沿著山脚的小路向城走。離城不遠有一條田埂。諏訪十走在田埂上，不知不覺進入兩軍對峙的範圍。這時，忽然冒出一個身穿鎧甲的人，揪住諏訪十濡濕的頭髮。正在危急的時候，打橫處鑽出另一名武士，揮動著大刀朝前面那個武士砍去，把他趕跑，救了諏訪十。後面的武士原來是諏訪十的伯父。

諏訪十的伯父把他帶到城牆邊，大喝一聲，將他扔進城裡。可憐的諏訪十被摔在泥巴地上，昏了過去。等他醒來，發現院子裡站著一位滿頭白髮的大將，兩側有很多士兵。

諏訪十突然湧起一股尿意，連忙朝牆脚爬去，這時，城牆外傳來水般的吶喊聲，箭像下雨一樣，綿綿不斷的射向城裡。其中一支箭擦過諏訪十的頭頂，咚地一聲射入城柱。不久，大批敵兵湧向幾間（日本古長度單位，一間約一．八公尺）長的城牆，高聲喊著、推著，想把城牆推倒。只見一個

女人裏著纏腰布，高舉薙刀從城裡衝出來，一直衝到諏訪十身邊，然後朝那些攀住牆頭的手砍去。

第一回合的戰役結束。城外的田野裡橫七豎八的躺滿了死屍，他們沒有頭，好像畚箕似的伸著手脚。稻田和田埂也被鮮血染成紅色。

仗連續打了好幾天。諏訪十還記得有一天早上，大家似乎都做了戰死的決心，互相握手、悲歎。不過除此之外，並沒有其它事情在諏訪十幼小的心靈，留下痕跡。

光憑諏訪十的描述，很難判斷這是哪一次戰役，被攻陷的又是哪一座城池。一旁的男人說，這可能是天正十二年大井鄉伴野城被攻陷時的情景。

但是茶茶卻覺得少年口中的白髮大將是祖父久政；而那個高舉薙刀格鬥的女人則是久攻的側室，她不是很會武功，而且從來不離祖父身邊的嗎？雖然諏訪十描述的城池比小谷京極城小很多，但是透過少年的描述，茶茶第一次眞正感受到小谷城被攻陷時的情境。

大概所謂的大戰，不論規模大小，廝殺的情形都差不多吧！

重要的是，茶茶長大了。離開小谷城時，茶茶只留下火焰灼燒的印象，至於久政和長政的死、萬福丸被斬首示衆，都好像遙遠的故事。

天正元年終於過去了。第二年春天，阿市請來長濱的畫師，爲死去的長政畫像，好在他周年忌日時使用。畫師不認識長政，所以必須依賴阿市的描述，進行勾勒和修正。每當畫師拿草稿來，茶茶也會在旁邊提供意見。

畫師不厭其煩一次又一次的更改。可是每次覺得差不多了，下一次拿來的畫卻又完全不像。在這種反覆的過程中，茶茶發覺以自己孩童的眼光所看到的父親，和母親心中的丈夫，相差太遠。母親要求畫師畫出長政平日溫和的風貌，茶茶卻要求畫出他心情不好時不悅的表情。

「茶茶不要講話！」

有一次阿市終於說：

「照你說的畫，就不像父親，像祖父了！」

經過母親斥責，以後畫師拿畫來，茶茶只靜靜的看，不再提任何意見。茶茶想：或許正如母親所說，我描述的父親其實比較像祖父吧！在長政所有的表情裡，茶茶只偏愛他像淺井當家的久政的堅毅外型。

「祖父只是爲了對朝倉盡情義。」

茶茶曾經聽母親以這句話解釋淺井家的滅亡。不只母親，其他侍女也都這麼認爲。幼小的茶茶雖然不能明白其中的是非，但她直覺喜歡祖父久政，偏向他的作法。

長政的畫像在夏初完成，送來給阿市。畫中的長政戴黑色的烏帽子，穿同色的素襖，正面而坐。狹長的眼睛有點下垂，嘴巴很小，人中和兩頰蓄少許髫鬚，臉頰豐腴，一派剛毅潤達的武士風采。

「嗯，畫得眞像。」

阿市一面讚美，一面把畫像拿給女兒們看。畫中的人物的確是長政。見了畫，茶茶產生一股與父親久別重逢的暖意。可是再仔細端詳，卻彷彿缺少了什麼。茶茶想起舅父信長。她們搬來清洲城以後，信長曾經來過一次。茶茶記得那天她們母女四人都到信長面前問安，信長安慰了母親幾句。雖然會面的時間很短，可是茶茶絕對忘不了初見信長時所留下的印象。信長的臉孔比較細長，小眼睛、大鼻子，緊閉的嘴，再加上尖下巴，構成比久政、長政都強的武將塑像。

茶茶爲父親的臉孔缺少那一份霸主特質而感到悲傷、氣憤。她在不知不覺中與信長這個殘酷的仇敵對立起來，可是她卻不知道自己的面龐既不像父親，也不像母親，倒像舅父信長。

茶茶初見京極高次、高知、龍子三姊弟是在天正二年的秋天。那時才剛悄悄地在清洲城舉行了長政的忌日法事。

爲長政舉行忌日法事，固然爲信長所忌諱，可是在阿市的堅持下，事情倒進展得很順利，信長和清洲城主信包也都送供品來。當然這件事要秘密進行。阿市悄悄請了兩位淺井家菩提寺中的

年輕僧侶來誦經。大家都絕口不提亡者。

做完法事後四、五天，忽然有人來報：京極家三名小主人求見。

阿市聽到後抬起頭，露出複雜的表情。京極家高次、高知和龍子三姊弟，是長政姊姊嫁到京極家後，和京極高吉生的。他們和阿市之間雖是親戚，卻毫無血緣關係。

其實淺井和京極兩家並不只是姻親，他們的關係相當複雜。京極氏從前就是近江附近的豪族，曾經在室町幕府擔任四老之一，家世與山名、一色、赤松並稱。可是長政卻害死姊弟三人的父親高吉，搶了他的領地和官銜。所以，淺井家也可以說是京極家不共戴天的仇敵。

阿市只知道這三個京極家的遺孤後來住在離開小谷城不遠的觀音山麓，過著窮困的生活。直到今天淺井家滅亡，他們才突然到清洲城拜訪。

「請他們進來。」

阿市一面吩咐傭人，一面把在院子裡玩的三個女兒叫進來，告訴她們表姊弟來了。

茶茶聽大人提過京極家。她並不知道兩家的特殊關係，只知道京極是淺井的表親，以前曾經顯赫過，後來衰敗了。每當她聽人家提起京極，總會對京極這個姓氏產生無比的憧憬和敬畏，裡面也滲雜著淡淡的哀愁。因為這個姓氏代表一個偉大的武士家族啊。

茶茶和妹妹們分別在母親左右坐好以後，十二歲的高次率先走進房間。他略微躬身地走到院

子左側最裏面的位子，整理好衣褲，端端正正的坐下去。高次是一個蒼白、削瘦的美少年。由於個子高，舉止穩重，看起來比實際年齡成熟。接著十三歲的龍子帶著五歲的高知進來。

茶茶的眼光從龍子進來到她坐好，沒有片刻離開過她。這個比自己年長的龍子，有著和高次一樣的大家風範。

姊弟三人坐定後，把手併攏放在膝頭，身體略向前傾。

「我叫京極高次，帶姊弟來拜訪舅母。」

高次清朗地說。

茶茶還是緊盯著龍子。她不知從何時開始，養成在一大堆人中間，選一個自己最有興趣的人盯著看的習慣。龍子穿著深黃色絲織小袖衣，繫紅色的腰帶，頭髮一部分沿兩頰整齊剪短，其他垂在修長的身後。雪白的手半握著放在榻榻米上。她似乎覺察出茶茶的目光，把上身稍稍抬起。可是她不看茶茶，目光不是落在膝頭，就是射向院子。

雖然龍子端莊得失去了十三歲應有的純眞，茶茶卻從心底佩服她。我到底比不上京極家的小姐啊。茶茶想。

忽然，房中傳來笑聲。搬來清洲以後，茶茶第一次聽到這麼明朗的笑聲。她把目光從龍子身上移到那個把手放在胯下，挺直著上身，像個小大人的少年身上。茶茶的目光和對方碰個正著。

「大小姐幾歲了？」

高次張開如女人般的紅唇問道。

母親阿市搶著代替茶茶回答。

在茶茶心目中，高次一點也沒有落魄公子的模樣。倒是五歲的高知一直好奇地東張西望，才符合家道中落者會有的焦慮神情。

姊弟三人坐了一會兒，就起身告辭。等他們走了以後，阿市才說高次是來拜託舅母，讓他們暫時住在清洲城，以後高次也可以追隨信長。

大約一個月後，京極的孤兒們搬到清洲城。第二年天正三年的夏天，信長派遣高次前往岐阜。有幾個自稱京極家老臣的老武士趕來送行。龍子和高知也隨同前往。

茶茶和母親送高次他們到大門口。等高次一行人走遠後，茶茶忽然發覺當母親的眼角泛著淚光。

「您爲什麼哭呢？」茶茶問。

「想要振興我們淺井家，沒有男孩子是不行的。如果萬福丸還活著……」阿市說到這裡，忍不住掩面痛哭失聲。茶茶從沒見過母親這麼傷心。阿市是因爲看見自己丈夫滅亡的京極家，現在由高次踏上重振之路，可是自己家卻已經沒有重振的機會，因而感慨萬千。

「還不都怪岐阜的大人。」

茶茶見到母親的眼淚，鼓起勇氣大膽地說。阿市聽了，深深地注視著茶茶的雙眸，猛力搖著頭。

「你連作夢都不可以講這種話！如果大人痛恨淺井家，爲什麼會救我們出來？父親和祖父會死，是他們的命，人爭不過天。這是報應啊！想當初，你爸爸滅了京極家，現在遭報應也算因果循環。」

「京極家是父親滅的？」

茶茶往上看著母親的臉。阿市說出一件讓她吃驚的事。她回想高次姊弟看母親和自己的目光，看不出有任何憎恨的神情啊。

這時忽然有幾名武士策馬狂奔而來，在門口翻身下馬後，便衝進城裏。茶茶隱約感覺到將有大事發生。晚上，她們才知道騎馬來的武士是從岐阜趕來，叫清洲城準備往長篠作戰的傳令兵。而且城裡一夜火把通明，到處都是從西方趕來的部隊。

茶茶站在瞭望台上往下看。聽說他們是接替父親，佔領江北的羽柴秀吉的部隊。小谷城破之後，木下藤吉郎便改名爲羽柴秀吉。望著這個進攻過小谷城的部隊，茶茶有種異樣的感覺。那個夏夜，星星就像鑲在黑天鵝絨上的鑽石，閃爍著冷光。

天正三年的夏天，信長和家康的聯合軍在長篠打敗甲斐的武田勝賴。聯合軍獲得徹底的勝利。信玄時期的武田老將大都在這次戰役中喪生，勝賴受到無法翻身的嚴重打擊。相反地，信長的聲譽卻藉著這次戰爭鵲起。他早先打敗朝倉、淺井，現在又給予武田氏重創。放眼四周，再也沒有可以和信長抗衡的強敵。

信長逐漸接近成爲霸主的最後階段。他計劃把居城從岐阜遷到靠近京都的近江安土山。長篠之後的第二年（天正四年）元月，信長發表新根據地的建築計劃。安土山自古即爲湖畔的要塞，不但可以控制東海、東山和北陸，也能監視京都近畿，具有策應中國四國的戰略地位。以前六角氏也在此蓋有府邸，如今信長打算改建成大城。

佐和山的丹羽長秀負責築城。他在元月中旬開始準備，四月初才正式動工。三河、尾張、美濃、伊勢、越前和長狹近畿諸國都派人手參加，京都、奈良附近的工匠也集聚一堂。築城用的石塊一部分採自附近山上，一部分拆自舊城。據說有一萬名羽柴、丹羽和瀧川的士兵，花了三天，才從山上運下一塊巨石。

就在開始安土城的四月，信長攻擊了大阪石山城。不論築城或是攻擊，信長和手下都沒做片刻休息。直到天正七年八月安土城造好，大家才鬆了一口氣。

安土城充分表現出信長獨特的個性。牆基爲高十二間的倉庫，其上爲六重寶塔。第二層是信長的房間，寬十七間，長二十間。

天正六年正月，築城工事還在進行中，信長就把各地武士召來開茶會。茶會在蓋了一半的城廓中舉行兩天，信長準備了關東煮和點心招待前來的武將。

儘管信長那裡熱鬧非凡，阿市她們的生活還是像往常一樣平靜。信長在長篠打敗武田啦，平定越前國啦，往紀州雜賀出征，攻打松永久秀啦……這些消息陸陸續續傳入清洲城的內院。在這些消息中，茶茶對與羽柴秀吉有關的消息特別關心。聽說秀吉接掌了淺井氏的領地後，便放棄小谷城，在離小谷西南方三里的今濱另築新城，更名長濱。

茶茶之所以會對秀吉特別關心，不只因爲他是直接攻擊父親統治的小谷城，而後佔領淺井家領土的人物，他也是奉信長之命，將哥哥萬福丸斬首示衆的仇敵。同時他還對母親阿市表示過思慕之情。

那是天正五年的秋天，茶茶才十一歲。有一天，秀吉忽然派人到清洲城。

「竹生島乃貴府尊貴之地，也有近江附近最好的廟宇。我們大人費力保護寺廟領地不受侵犯，戰後並予重建。希望夫人能帶小姐們一同去廟裡拜拜。」

來人說。阿市聽了臉色略微一變，隨即裝作若無其事地說：

「承蒙你家大人鄭重邀請，愧不敢當。只因最近身體不適……」

便一口回絕了。

使者回去以後，藤掛三河守說：

「好個不知高低的傢伙，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敢厚著臉皮來招惹我們夫人！」

藤掛自城破之後，一直陪伴她們母女四人。茶茶不明白藤掛話裡眞正的含意。不過，後來她聽說母親吩咐侍女不許再提這件事。可能這便是後來傳出秀吉思戀阿市的原因吧。

有了這件事，茶茶對秀吉的憎惡中增加了一些滑稽的成分。秀吉不只是殺死父祖，奪去城池的仇敵。他也從牛鬼蛇神，化做一個有血有肉的人類。

其實就算秀吉喜歡阿市，阿市畢竟是主公的妹妹，兩人也不能貿然結合。再說，秀吉思戀阿市的傳言到底是眞有其事，還是好事者捕風捉影，也很難斷定呢。

茶茶記得後來羽柴秀吉又邀了好幾次。雖然兩人沒有眞正接觸過，但是有關秀吉的傳言：像他是信長最得力的年輕部將；戰功彪炳；個子雖小卻風度翩翩……都給茶茶留下深刻的印象。

茶茶不像母親，她想去竹生島。她暗暗描繪著，在琵琶湖中的小島上有座廟，廟中供奉著父祖信仰的觀音和弁財天菩薩。在清洲城被軟禁了四年的茶茶，渴望能一睹故國近江。

茶茶的願望在天正六年的春天，忽然實現了。

一天，京極高次到清洲城拜訪。這個名門之子在阿市的推薦下，成為信長的近侍，並且隨著信長，從岐阜搬到安土。此次他是奉信長之命，前來請阿市母女參觀快要竣工的安土城。

「這是大人的願望。」高次說。

茶茶驚訝地發現，雖然才四年不見，高次已長成一個十六歲的年輕武士，但依然具有京極家恢宏的氣度和蒼白細緻的面容。他和她生平所見的武士都不一樣。

阿市仍然以身體不適做理由，婉言拒絕。

「那麼，小姐呢？」

高次一問，茶茶立刻說：

「我想去。」

「你眞的想去？」

「是的。」

「那麼，就由茶茶和阿發代替我去拜訪大人吧。」

兩天後茶茶和阿發帶著三個侍女，在藤掛三河守，以及高次從安土帶來的十幾名武士護送下，離開清洲城。春意甚濃，櫻花飄落，枝頭冒出新芽。五頂轎子在和煦的春風裡走走停停，往近江西行。儘管轎簾垂著，茶茶仍可從被風掀起的簾縫中窺見高次有時策馬在前領路，有時回奔的

模樣。

走進近江城，來往的武士忽然增加。不久，她們知道信長這時正好領兵攻打大阪石山城。

整日守著寂靜的清洲城的茶茶，被安土城的繁華震懾住。沿著山麓建築到平原的城鎮裡，男女雜沓。幾千戶民宅井然有序的沿著大小街道排列，街上熱鬧非凡，似乎一點也沒有受到城主出征的影響。

城牆從山腰蓋到山頂，七層閣樓聳立在湖畔清澄的空氣中，飾有金箔的脊瓦在晚春的陽光下閃閃發光。屋脊飾有金光燦爛的大鯱魚。茶茶早聽人說信長建造了一座城樓，今日一見竟比傳言還巨大壯麗。

晚上她們沒有進城，住在安土西方蓮池旁的寺廟裡。雖然她們千里迢迢的來參觀安土城，可是信長不在，茶茶想，還是不要進城比較好。因爲她們既是信長的親外甥，也是被征服者的遺屬啊。

在鎮上住了兩天，茶茶決定取道長濱改往竹生島拜廟。從長濱坐船到竹生島，只有五公里的距離。隨行的仍是同一批人。起先茶茶並不願經過羽柴秀吉的領地，後來聽說秀吉也隨信長出征，這才改變心意。不管怎樣，江北曾經是父祖的領地，她對一草一木都充滿懷念之情。

第二天黃昏他們來到離長濱城不遠的小鎮，從這裡搭船到竹生島。坐上船後不久，天就黑了

，茶茶和阿發卻都因爲暈船而躺在船艙。等她們醒來，天已大亮，船停泊在竹生島岸邊的岩礁間。姊妹兩人登上長長的石階。

第二天他們再乘船回長濱，正午時左手邊遠遠出現長濱城。

看見茶茶盯著長濱城，老臣藤掛三河守說：「山河依舊啊。伊吹山，還有山上的雲都和往昔一樣呢。」

「只有長濱城礙眼。」茶茶猛然接口。

藤掛三河守制止茶茶，一面責備著：「沒有用的話，多說無益。」

這時京極高次緊鄰著藤掛三河守，但他裝出什麼也沒聽到的樣子。

茶茶不明白高次在想什麼？就像茶茶憎恨秀吉一樣，他是否也會憎恨茶茶呢？就像茶茶憎恨長濱城一樣，他是否也會憎恨小谷城？

茶茶感覺到高次投射來的目光。她用盡一切力量，控制自己的聲音，裝作平靜地問：

「這裡以前是淺井家的領地；更早以前是京極家的領地呢。」

茶茶的口氣有點諂媚。話一出口，她就對自已刻意討好一個落魄名門之子的行爲，感到羞恥。

高次把手併攏在膝頭，說：

「這裡不是任何人的地方。不論京極家，還是淺井家，都只是暫時委託保管這塊土地。現在羽柴家也一樣。」

茶茶望著高次面無表情的臉孔，又問：

「誰才是它眞正的主人？」

「是上帝。」高次回答。

茶茶全然不懂高次在說什麼。她第一次聽人提起上帝。

「那麼，你也不恨滅了你家的人囉？」

「小姐！」

三河企圖緩和四周的氣氛。

「我被教導說，不可以記仇。」

「是誰教你的？」

「耶穌。」

茶茶聽人提過耶穌，但她不知道這個異國的神竟然教這種事。茶茶忽然對眼前的美貌少年產生莫明的抗拒。她揚聲大笑。

「姊姊好怪喲！」茶茶一直笑到阿發出聲阻止。她把目光移到高次冷峻的臉上，再次感覺到

一股想要狂笑的衝動。

回到清洲以後，茶茶聽阿發說，高次是基督徒。

「信什麼基督教！」阿發輕蔑地說。

「家被滅亡，才會想信教吧。因爲該恨的人太多了，同樣的，恨自己的人也太多了。」茶茶企圖爲高次辯解。

第二年的七月，茶茶再度到安土城。這時城已經蓋好了，信長派人請阿市，阿市還是藉故推託，叫茶茶和阿發代替前往。武士們從全國各地到近江來看安土城。

擔任茶茶嚮導的是一個二十三歲的年輕武將蒲生氏鄉，他帶領兩位小姐依次參觀外城、本城和城樓。城樓是一個非常美的建築物。第二層有客廳、接待室和儲藏室。大部分的房間內牆都有用金泥描繪的彩圖，柱子和天花板裝飾著鏤花，門塗上黑漆，格外氣派。第三、四層也各有幾個房間。第三層的牆上畫了花鳥、仙人和良駒；第四層則描繪著龍虎和鳳凰。第五層樓沒有畫圖，第六層樓外柱爲紅，內柱爲金，畫了佛門十大弟子成仙的經過。第七層全舖了榻榻米。不論內柱、天花板還是隔扇，都繪有龍、三皇五帝和孔門十哲的圖畫。另外城門爲鐵製，又叫黑金門。城牆有兩層。

城旁的市鎮非常熱鬧，每天舉行相撲，大放鞭炮。

茶茶她們看完城樓後，便去謁見信長。信長很以有這兩個漂亮的外甥女自豪，於是叫來許多部將，爲他們引見。由於是信長的外甥女，大家莫不爭者對茶茶她們獻慇懃，只有擔任嚮導的氏鄉例外。

這個有張圓臉，肥壯的年輕人，只從容不迫的往上正視著茶茶的臉，問：「看了一天的城樓，累不累？」口氣既不冷淡，也不像其他人那麼慇懃。茶茶記得小時候曾經聽過蒲生這個姓氏，似乎同是近江的豪族。

茶茶只有在和蒲生氏鄉說話時，會採取比較高的姿勢。大概是因爲蒲生家在戰國亂世從沒遭到他人攻擊的緣故吧。蒲生氏鄉告辭後，茶茶聽旁邊添茶的傭人說，他是織田的年輕武將中最出色的一位。

「蒲生大人把領地日野城經營得相當不錯，居民也都很愛戴他。看來以後一定會有一番作爲。」

茶茶到安土城的第三天，正好碰上盂蘭盆會。個性浮華的信長連夜派人在城牆、附近的安土山以及織田氏歷代信奉的總見寺大廳上張燈結彩，昭告百姓城樓及城池的壯觀。

黃昏時城裡的百姓便站在路的兩旁，手上拿著火把。晚上八點，所有的火把一起點燃。火把

上摻了硝石，一時間火花亂飛，街道變成一片火海。另外還有高空煙火助興。

忽然街上有幾十名少年武士急馳而過。茶茶這時正由蒲生氏鄉帶領，站在一個比較高的山丘看祭典。年輕的貴族武士們騎著馬，正好從茶茶眼前馳過。他們從火海中竄出，又躍入火海的身影，在茶茶眼中成為舉世無雙的美景。

茶茶起先沒有察覺，經氏鄉說明，才知道這些武士的帶頭者竟然是京極高次。騎士們從反方向衝過來，再度經過茶茶眼前，可是她還是沒找到高次。

九點，鎮民們舉行完街上的火祭，擎著火把往山上走。他們在引入湖水的護城河裡放入小船，然後點火燃燒。幾萬人點燃了幾萬小船，把護河城染成一片紅色。在火光的掩映下城樓彷彿高高地浮在夜空裡。百姓們在城下高聲歡呼。歡樂的氣氛一直持續到天明。

晚上，茶茶和阿發出席在城樓二樓舉行的酒宴。參加的人在圍著客廳的迴廊上席地而坐，觀賞火祭。

茶茶忽然注意到離自己兩三個位子旁，坐著京極高次，她不曉得是不是應該打招呼。在四周喧嘩聲中，茶茶沈默著。這時坐在一旁的氏鄉說：

「回清洲時可以向母親好好描述這一番盛況。」

口氣仍然和以前一樣穩重。他似乎也感到祭典的歡娛。在燈火下，氏鄉的表情平和穩重，一

點也看不出是率領千軍萬馬的將軍。和氏鄉相比，茶茶覺得高次的臉上有種異樣的興奮。他精悍嚴肅的神情，一點也不像基督徒。

茶茶她們又在安土住了一晚才走，但她始終沒有機會和高次交談。

第二章

以後三年，茶茶和母親、妹妹在清洲城過著平靜的生活。

天正十年的元旦。大清早開始，三河尾張地方便刮起狂風。母女四人瑟縮地躲在被風吹得格格作響的房間裡，一邊聽著風聲，一邊煮年糕。那年阿市三十六歲，茶茶十六，阿發十四，小妹小督十二。

城裡從元旦開始便顯得異常嘈雜。侍女出去探聽，回來說，城門口聚集了好多兵馬。

「大概又要打仗了。」阿市說。

於是大家紛紛猜測，這次的對手是甲斐的武田，還是要攻打播磨。一個月後，她們才聽說這次作戰是由信長的嫡子信忠領軍，攻打甲斐信濃。

二月下旬清洲城響起了出兵的鼓聲。城裡一連嘈雜了四、五天，然後隨著軍隊的離去，嘎然平靜。不久，傳來武田軍慘敗，勝賴父子在天目山自盡的消息，而後又有羽柴秀吉攻陷吉備的冠

山城的佳訊追至。

儘管傳來的都是織田軍大捷的好消息，阿市卻顯出悶悶不樂的神情，大概是想起了小谷城吧。而且只要茶茶和阿發爲捷報笑出聲，她就會皺著眉說：

「茶茶怎麼笑起來這麼大聲？」

不光是茶茶被罵，阿發也不能倖免。

「阿發笑起來太響了！」

其實茶茶的笑聲明朗嫵媚。就算她小聲笑，也會給人熱力四散的感覺。阿發的笑聲清澈，可以用大珠小珠落玉盤來形容。小督的個性和兩個姊姊不同，她是很少笑的。每當茶茶她們笑得花枝招展，小督只露出不解的表情，沈默不語。小督的長像也不似姊姊們漂亮，她遺傳了父親平凡的面容。

六月五日的清晨，三姊妹忽然被神情怪異的母親搖醒。阿市對穿著睡衣，坐在床上的女兒們說：

「你們不要吃驚，大人已經死了。」

茶茶起先沒聽懂母親話中的含意。

「昨晚明智將軍叛變，把大人給殺了。」

阿市又說了一遍。

茶茶這才明白，在舅父信長身上發生了驚人的異變。同時她也對母親對信長的死產生的震顫，有種奇妙的感覺。母親對信長是絕對不會有好感的。雖然他曾經是她們母女的保護者，如今保護者死了，茶茶她們會對未來產生一抹不安的情愫。可是信長也是滅亡淺井家的仇敵，是殺父殺祖的不共戴天的大仇敵。

「大人眞的死了？」

茶茶平靜的說。她忍住「報應」兩個字沒出口，心裡卻暗暗地說：善惡到頭終須報，總是逃不掉的。祖父和父親滅了京極氏，而後被滅門；信長殺死祖父和父親，現在也被人殺。

阿發和小督也跟母親一樣驚慌失措。

「大人眞不幸啊！」

阿市說著，伏在地上哭了起來。茶茶不明白爲什麼母親在十年前爲父親的死痛哭，而今居然也爲殺死父親的人痛哭？大概是割捨不掉兄妹親情吧。

「明智光秀今天殺死大人，改天也會同樣地被人殺。這叫天理循環，報應不爽。」

聽到茶茶的話，阿市驚恐地抬起含淚的雙眸。

「噢，茶茶你眞是無情啊！」

「我說的是事實。大人也曾經滅了我們淺井家。」

「諸侯之間作戰，死傷是難免的。雖然我們忘不了大人滅門的仇恨，可是你們能夠自由自在的活到今天，也不能不感激大人。」

阿市的心似乎隨著歲月改變了。歲月也改變了茶茶的心情。

「母親大概就是由於這種心情，才會爲高次謀官職吧。」

茶茶說著，忽然不明白自己在爲哪邊說話。本來她想說出對信長的憎恨，卻不知怎地變成在爲高次向淺井家抗議了。

等天大亮之後，清洲城從上到下陷入一片混亂。沒有人能預料事情將會如何發展。好像明智大軍要攻進城似的。這天茶茶上了兩次角樓。她看到遠處街上有騎士奔馳，還有十幾二十個人的部隊——也分不清是誰的部隊——在移動。梅雨季前夕的滿天烏雲，黑壓壓的籠罩著平原。

不久，茶茶她們聽到安土城附近大亂的消息。有人說明智大軍已經入安土城；也有人說雙方在瀨田橋大戰；還有人說京都被戰火燒了……這些難辨眞僞的消息一個接一個傳來。

在這些傳言中，最讓茶茶吃驚的是安土城的高次，居然緊接著光秀的叛亂，也召集京極家的舊部，進攻秀吉住的長濱城。這個傳言是藤掛三河守聽到的，應該不會錯。據說長濱城只有秀吉的妻子和少數部衆留守，高次借京極家舊臣阿閉長之等的力量，已經攻佔下來。

茶茶聽到這個消息，不由臉色大變。聽到信長驟死的消息時，鎮靜如常的她，這時候卻刷地一下子變得慘白。她想：高次完了。這是一個錯誤的決定。其實當時局勢混亂，根本看不出光秀會統一天下，還是會被織田舊部剿滅。可是茶茶卻直覺認爲高次做錯了。

高次身爲名門之後，屈身侍奉信長。爲了不傷及自尊，只好成爲基督徒，想藉著超越家族恩怨的宗教，壓抑自己。可是信長一死，天下大亂，又使他燃起重建京極家的慾望。茶茶想：假如我是男生，也會和他一樣躍躍欲動吧。可是，她仍然揮不去對京極高次此番行動的焦慮。高次才二十歲，實在太莽撞了。

茶茶獨自走在空無一人的內院，眼前不斷浮現出萬燈會那夜，安土城下疾馳的騎馬武者不可一世的雄風，和夜宴時所見高次精悍的眼眸。茶茶今日才明白自己對高次的種種期待。她想起從竹生島搭船歸來的途中，會爲高次所說的話憤怒，其實是對高次失望的表現啊。她企圖借著冷笑來撫平遭到背叛後的傷痛。原來我還是喜歡自尊心強，脾氣剛烈的高次！只是他這次行動太快了。茶茶想。

茶茶首次覺察原來自己從小就對高次懷抱著一個夢想，那就是和他一起共同恢復江北失地，他們要在曾經是京極家，也曾經是淺井家領地的江北，共同建築屬於他們的城堡。如果高次肯等待好時機，這個夢想未嘗不會實現。可惜現在夢破了。

除了京極高次，茶茶還聽到另一個人的消息，那是有關蒲生氏鄉。氏鄉的父親賢秀原本留駐安土城，聽到信長的兇耗後，立刻伴隨信長的妻子回自己的居城日野，同時拒絕光秀招降。不久傳來明智大軍陸續朝日野進兵，準備招討賢秀、氏鄉父子。

氏鄉父子的行動和高次完全不同。他們在這個混亂的局勢中，採取穩紮穩打的態度。茶茶不只一次把氏鄉和高次放在一起比較，而現在他們的行動只能用南轅北轍來形容。

「蒲生父子眞是高明，不愧是駐留安土的大將。」

藤掛三河守十分欣賞蒲生父子的作風，茶茶也一樣。但是從那時起再也沒有日野城的消息傳到清洲城，茶茶反而替氏鄉能不能抗拒明智大軍，就起心來。

又過了十天，以京都爲中心的消息紛紛傳入清洲城，阿市母女也忙著準備撤退。混亂中，山崎大戰秀吉大捷光秀戰死的消息，好似一道休止符，使城內再度恢復平靜。

山崎大戰以後幾天，茶茶聽說長濱城再度回到秀吉手中，高次生死不明。就在秀吉收復長濱城的同時，傳來安土城被明智軍燒成灰燼的消息。茶茶眼前出現那豪華的七層樓閣和巨大城廓，被火焰吞噬的模樣，好似象徵著信長的霸業，就像一場無盡的火祭。

阿市母女彷彿被世人遺忘，寂寞而又不安地住在清洲城。雖然光秀伏誅的消息早已傳到她們耳中，然而她們仍無法預測今後天下局勢將會如何變化。

六月十一日的晚上，也就是本能寺之變後第九天，兩歲的三法師丸，在信忠舊臣也是僧侶的前田玄以陪伴下，經岐阜來到清洲。三法師丸是信長嫡子信忠之子。信長死後，繼承大業的應該是信忠，可是信忠也在光秀謀叛那夜，於二條御所被害，所以年僅兩歲的三法師丸便順理成章地成爲繼承織田家業的人物。

同時，安土城已被明智軍放火燒光。清洲城由於有三法師丸坐陣，便成爲織田家的根據地。阿市母女只聽說三法師丸來到，但未經正式通報，未曾出迎。

三法師丸移住清洲城後第二天，身爲織田氏第一重臣的柴田勝家率兵入城。柴田本來負責率領佐佐成政、前田利家、佐久間盛政等北方軍，在越中和上杉景勝作戰。聽到本能寺兵變的消息，急忙把指揮權交給其他武將，自己帶領親信，趕赴京都。走到一半，又聽到山崎大戰的捷報，才匆匆轉往清洲。柴田勝家進城以後，城裡很快熱鬧起來，滿街都是穿著盔甲的武士。

城裡的熱鬧並沒有傳到內院，大家似乎都忘了這裡還住著信長的妹妹和他三個親外甥。就連爲她們傳遞消息的藤掛三河守，也認爲來往武將太多，考慮到自己的立場，很少外出。更使得她們對天下局勢的演變一無所知。

月底，羽柴秀吉在清洲城出現。山崎大捷以後，秀吉回到被火燒成灰燼的安土城收拾善後，然後趕赴岐阜。從部下徵調人質置長濱，派崛秀政守岐阜，等一切緊急措施處理完，他才到清洲

，謁見三法師丸。本能寺兵變以後，秀吉一手包辦肅清叛軍和安定大局的工作，顯示出霸主的氣度。所以雖然他以家臣之禮來謁見三法師丸，城裡卻浮動著和柴田勝家抵達時不同的氣氛。聽說秀吉要來，連小僮和使女的表情都變了，不但城內庭院打掃得乾乾淨淨，幾處城門也都派兵看守，和接待信長時一樣慎重。

秀吉在中午天氣最熱的時候抵達清洲。茶茶早從使女口中聽說秀吉要來，只是瞞著母親。沒想到黃昏時候，秀吉忽然出現在阿市住的內院。那時阿市剛走進房間，茶茶她們則留在走廊上乘涼。

茶茶注意到有一個武士彎著腰，穿過樹叢，走進院子。那個武士十分瘦小，但是茶茶從他身後跟著好幾名侍衛，立刻猜出他便是羽柴秀吉。

秀吉躬著身子，很快走過來。

「是小姐們吧。都長這麼大了。」

他的態度既不特別慎重，也不傲慢。茶茶站起來，默默看著這個年近半百的武士。在被太陽晒得黧黑的瘦臉上，只有一雙眼睛仍然年輕，皮膚早已滿是風霜。

阿發和小督不知是否已然察覺來人便是秀吉，各自僵硬著身子站了起來。

「令堂呢？」

秀吉低聲問。

「身體不舒服，在裡面休息。」

茶茶馬上回答。聲音顫抖得連自己都聽得出來。

「是這樣的啊。令堂要多保重。如果有任何需要，儘管來找我。我羽柴秀吉今天來城裡拜見公子，順便探望夫人和小姐。」

秀吉說著，把視線從茶茶身上移到院子。目光轉了一圈。

「這裡會西晒，夏天很熱吧？院子裡的樹枝葉太茂盛了。」

正如秀吉所言，院子裡的樹很少修剪，枝葉繁茂，看起來更熱。

「要不要我馬上叫人來修剪？」

聽到秀吉的話，茶茶說：

「修剪枝葉的時機過了，還是等明年四月吧。」

對方吃驚地把目光投向茶茶。

「小姐懂得事情眞不少。」

其實有關樹木移植的事，茶茶還是聽常來城裡修剪花草的老花匠說的，其他她可就一概不懂了。秀吉再度向茶茶致意後，留下一院子繁茂的樹木，躬著背走了。

茶茶目送秀吉離去，浸溺在沉思裡。等她回過神，才發現走廊只剩下她一個人，阿發和小督不知什麼時候進屋去了。

茶茶發現從秀吉來到離開，自己都沒有變更過姿勢。她有些疲倦，很想坐下來休息，可是心裡的另一個聲音卻說不。她無法完全放鬆，總覺得剛才那個有著年輕人的眼睛，和老人皮膚的武士，仍躲在什麼地方偷看。

羽柴秀吉和茶茶預想的完全不同。他一見面就說：「小姐長這麼大了。」口氣似乎和自己很熟，可是他應該是初次和自己見面。上次京極高次帶她參觀安土城時，秀吉正好和信長一起出兵打大阪石山城；後來再去安土城，城中雖然武將雲集，秀吉卻因出兵攻中國而缺席。

秀吉一點也不符合茶茶心目中的滅門殺父的仇敵模樣。也不像她聽說秀吉追求母親之後，塑造出來的粗魯滑稽的鄉下武士。他既不是傳聞中猴般的卑賤，也不具有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精悍威儀。

他留在茶茶心目中只有一對精悍的眸子，和略帶疲憊、沈著的態度。茶茶對他既沒有特別的好感，也不特別討厭。只不過，茶茶必需修正從小留下的印象罷了。

阿市對秀吉來訪感到驚恐萬分。阿發和小督也都好像遇見鬼似的，爭著向母親訴說秀吉是多麼可怕。他的手指太粗啦，喉結特別突出啦，耳朵太大啦……小督只看到秀吉這些特徵。至於可

發則注意到秀吉臉上帶著薄薄的冷笑，來回巡視她們。

「那雙眼睛曾經看著小谷城燒成灰燼，也看著萬福丸被殺死。」

阿發用尖銳的聲調，顫抖著說。茶茶沈默著。她詫異地想：爲什麼我對秀吉的感覺，和妹妹們完全不同？他或許正如小督所說，有著粗手指、突喉結和大耳朵；也正如阿發所言，帶著冷笑盯住自己。然而就算把這些因素通通加在秀吉臉上，也不能使茶茶對他產生惡感。

阿市靜靜聽著。既不阻止女兒，也不鼓勵。茶茶忽然好討厭母親。她想，母親可以因爲秀吉殺害淺井一家而恨他；也可以因爲他向自己示愛而鄙視他。但是在憎恨與鄙視的情緒中，阿市卻因爲對方可能擁有的權力，而感到害怕，進而顯出卑躬屈膝的模樣。母親對死去的兄長是不是也有同樣的情緒呢？

「可是只有羽柴先生一個人來看我們，不是嗎？除了他，大家都忘記我們了。」

茶茶像是要反抗四周僵硬的氣氛，爲秀吉說好話。或許秀吉來訪，是爲了軟化阿市吧。茶茶想到這裡，更加惱恨母親。

茶茶不明白爲什麼自己的心情會變得如此複雜，她只知道她不像母親，也不像年幼無知的妹妹，對命運逆來順受。

秀吉抵達清洲城後不久，統領關東的瀧川一益也來了。他在關東接到信長惡耗之後，很想立

刻趕來，可惜與北條的戰事沒有解決，一直拖到七月。緊接著，信濃海津城的森長可，飯田城的毛利秀賴也先後進城。

由於這些北方將領的來到，使得諸國的情勢略微明朗。甲信地方因爲與信長對峙的德川軍和北條軍自南北夾攻，情勢危急。不過對清洲城的武士們而言，這些都比不上另一個與自身相關的問題嚴重。那就是擁立三法師丸，由誰當攝政？部隊團聚在清洲城外，武士們每天在城裡開會。

阿市母女也聽到不少傳聞。有人說柴田勝家的部隊和羽柴秀吉的起了衝突，也有人說哪一支部隊移到什麼地方。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徵兆。

但是這些亂七八糟的內鬨消息，並沒有打擾到阿市她們悠靜的生活。阿市不准茶茶她們走出內院，只能終日守著西晒的房間。一連幾天罕見的酷熱，連坐在屋子裡，也熱出一身大汗。

聽說重臣要在城裡開會，阿市非常緊張。因爲不管今後由誰當家，都將對她們母女的去留動向有所影響。阿市的不安傳染給茶茶她們，她們也成天把柴田、羽柴、信雄、信孝等人的名字掛在嘴邊。

根據傳言，織田家的重臣柴田勝家，與平定光秀叛亂，聲名鵲起的秀吉之間鬧得水火不容。而信長的兩個兒子信雄和信孝，也因爲同父異母的關係，彼此對立。於是信孝結交勝家，信雄拉攏秀吉，都想爭奪攝政的寶座，掌織田家的兵權。而其他武士則紛紛各自投靠一邊，形成壁壘分

明的兩大集團。

信雄和信孝之間，阿市偏愛信孝。信雄和在二條城自殺的信忠同母，都是信長元配所生。信雄和信孝同年，但比信孝早生。按長幼順序來看，信雄應該是負責保護三法師丸的攝政王。然而阿市卻希望情勢對信孝有利。信雄長相平凡，個性冷酷；信孝卻長得像阿市，面容姣好。而且雖然他的母親出身卑賤，信孝卻刻苦耐勞，個性豁達、溫和。

茶茶她們對這兩位表兄並不了解，只記得見過兩三次面。那時信雄都不理她們，信孝卻一一和她們打招呼。所以她們自然和母親一樣，偏向信孝。

同時保舉信孝的柴田勝家是織田家的第一重臣，阿市和女兒們都對他比較信任。茶茶應該沒見過勝家，但她記得小時候見過一個老武士，彷彿也叫柴田勝家。到底勝家和秀吉誰會繼信長，取得織田軍的指揮權？阿市希望是勝家。對秀吉，阿市是永遠忘不掉他毀家殺子之恨的。

茶茶她們也和母親一樣，決定支持勝家和信孝。茶茶雖然不像母親、妹妹那麼討厭秀吉，但她仍然希望織田軍的司令權落入勝家手中。

七月一日，織田氏的舊部聚集在清洲城，開會討論善後。以信雄、信孝爲首，池田勝入、筒井順慶、蒲生氏鄉、蜂屋賴隆、細川藤孝等人陸續來到。

對阿市和茶茶而言，不管繼任者的決定如何，她們可能仍被遺忘在城堡的一角。

會議舉行那天城裡特別安靜。盛夏熾烈的陽光照在白晃晃的土地上，除了蟬鳴如往昔一樣喧囂，城裡聽不到馬嘶，甚至連來往的武士也減少了，大概是被限制出入了吧。

深夜，阿市忽然接到通報，說信孝來訪。阿市臉上顯出不安的陰影。不久信孝由使者陪著，興高彩烈的出現。信孝和阿市的關係應該是姑甥。他大方的走進房間，在阿市的謙讓下坐在首位。然後直接了當地說：「請小姐們出去一下。」

茶茶立刻帶兩個妹妹走到院裡。院子裡比房間涼快多了。可是她們還沒吹夠涼風，就又被召了進去。

信孝已經走了，只有阿市面色凝重的坐著。

「茶茶，小督，阿發你們坐。」

阿市平靜的說。茶茶她們依言坐下。

「剛才信孝大人爲柴田先生來向我求婚。明天我必須給他一個答覆。不過在此之前，我想先聽聽你們的意見。」

茶茶被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驚得說不出話來。母親要嫁給柴田勝家？茶茶從來沒有想過母親會再嫁。以前秀吉雖然向母親示過愛，可是茶茶總以爲事情僅只於此，如今卻是明目張膽地來

求婚呢。原來一個三十六歲的美貌寡婦，對武士仍然深具吸引力啊！只不過茶茶無法相信那個寡婦就是阿市。

「自從大人死了以後，我們恐怕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安穩地過日子了。不只我們，織田家的信雄、信孝、和其他武將今後將會如何，也是未知數。所以大家才要開會來決定。」

「這次開會也要解決母親再婚的事？」

茶茶問。

「不是的。只不過信孝剛才來，提到我們今後的生活問題？」

「您的意見呢？」

「我嗎？」

阿市略微沈思狀地垂下眼睛。

「我明天會說出我的決定。在此之前，希望你們也好好考慮。至少，我想不能再住在清洲城了，這個城聽說信雄要來住。」

「阿發她們和我也不能住？」

「不是不能住，而是你不覺得會給人家添麻煩嗎？但是如果你們不同意我再婚，當然就得留下來了。這其中許多種情況，你們都要考慮清楚。」

阿市說。阿發和小督彷彿無法面對這突然襲來的命運，只用驚愕的眼神來回注視著母親和茶茶。

阿市聽信孝談起今天的會議，結果出乎她的意料。不管勝家或秀吉，大家都願意妥協。他們一致推出三法師丸做信長的繼承人，由前田玄以和長谷川波守保護，在安土城還沒有復原以前，先留在岐阜。信雄和信孝是監護人。至於勝家、秀吉、丹羽長秀和池田勝入等人則各自回到領地，然後派官吏到京都，來裁決政務。

以上這些事情都經過在場武將的同意，並立下契約書。於是信雄掌尾州，信孝掌濃州，秀吉得丹波，勝家得江州內長濱六萬石領地，池田勝入得大阪尼崎兵庫十二萬石領地……

茶茶不知道這項判決對各武將是利是弊，她只知道柴田勝家的新領地在北方，如果母親嫁給他，茶茶和阿發她們也都得搬到遙遠的北國。

茶茶站起來，一個人走到院子。雖然她希望軍權能落入柴田手中，可是要把母親和自己的命運交託給這個武士，她卻隱隱覺得不妥。這種不安的感覺正如本能寺之變後不久，她聽說京極高次進攻長濱城時的感覺一樣。

她說不出爲什麼會對母親嫁給柴田勝家感到不妥。她完全無法預測勝家的將來，也沒有見過勝家，可是她卻直覺這個人充滿灰澀陰暗。是不是因勝家和秀吉作對，而秀吉給茶茶的印象明朗

自信?她希望母親不要嫁給勝家，但她無法向母親和妹妹說明。

本能寺兵變之後，茶茶忽然發現自己的預感很靈。例如她對蒲生氏鄉和高次的感覺就完全不同。她認爲高次太過急燥，犯下錯誤；而氏鄉沈穩，應變得體。

事實證明她的預感沒有錯。

茶茶在一棵老欅樹下停住脚步。這裡是中庭的一角，她以前從沒在晚上到此。遠處可見從敞開紙門的客廳中透出的燈光。除了那一團昏黃，四周一片漆黑。

茶茶聽母親提起蒲生氏鄉也參加了今天的會議，她忽然好想見氏鄉。這個代替父親出席織田家重臣會議的年輕人，給予茶茶有力的安全和信賴感。她想，或許我可以問一問氏鄉對母親再嫁的看法呢。

回到房間，阿市和妹妹們仍保持著原來的坐姿。阿發和小督看起來很興奮。儘管阿市一直叫她們去睡，兩人都推說不睏。

第二天早上，茶茶派使者到蒲生氏鄉的住所拜訪，同時表示如果有空希望能見一面，不管是氏鄉來訪也好，茶茶過去亦可，總之請氏鄉告知行程。

使者不久回來，帶回氏鄉的口信：他因爲會議完畢，打算今天離開，將順道拜訪。茶茶胡亂地打掃了別室，等待氏鄉。

氏鄉來了。穿著全副武裝，好像要上馬打仗的樣子。身旁沒有侍從。茶茶站在別室前迎接，她覺得氏鄉的言談、舉止比上次相見時更加沈穩。氏鄉應該只有二十七、八歲，然而在他身上看不到年輕人的毛躁，反倒像個中年武將。

「小姐貴體無恙？我一直想來拜訪。因家中有事，急著趕回日野，所以如此裝束相見，請勿見外。」

氏鄉雙手放在膝頭，跪坐在外窗的窄廊上。茶茶先謝謝他特地趕來，接著說出勝家向母親求婚的事。

「你覺得母親應不應該接受呢？」

「這是一件好事啊！恭喜夫人和小姐。」

氏鄉只說了這句話，便閉上嘴。任憑茶茶再怎麼等，他還是不肯開口。

「你覺得如何？」茶茶再問。

「夫人找到好歸宿，我想死去的大人也會高興吧。同時小姐們也不必爲居所躭憂啦！」

茶茶感到氏鄉話中帶了幾分客套。

「聽說他和羽柴秀吉不合……」

「傳說是沒有根據的。昨天在會議上，大家才發過誓，要共同扶持幼主啊！」

「但是以後呢？」

「如果以後織田家的遺臣們起內鬨，那一定也是爲了織田家。我相信這種事不會發生。」

「這麼說，您是贊成母親嫁給柴田先生囉？」

茶茶改變問法。

「我認爲是織田家的一大喜事。」

茶茶一邊問，一邊盯著氏鄉。隨著問題的尖銳，氏鄉的表情也逐漸僵硬。她原本並不期待從這個年輕人口中得到這樣客套式的寒喧哪。如果氏鄉正如他所說對織田家的未來充滿自信，那麼他就是在撒謊。

茶茶對他連在這個時候也不放棄冷靜和愼重，感到有些厭煩。或許氏鄉正因爲有這份沉穩，才能出席像昨天的重要會議。但是他這種不論別人怎麼刺激都毫無反應的態度，茶茶是無論如何也做不來的。同時她也感覺到自己的情緒正逐漸由信賴轉變成憎惡。

「您知道京極高次嗎？」

她把話題由母親再婚，轉到高次身上。果然，氏鄉僵硬的表情鬆懈了。

「他是個剛毅的年輕人。」

「如果他能像您一樣謹愼，恐怕就不會犯下大錯了。」

茶茶略帶諷刺地說：

「他現在到底是生是死？恐怕横屍在某個地方……」

茶茶忍不住說出對高次悲觀的看法。不料氏鄉卻忽然哈哈大笑起來。

「你認爲高次會自殺？」

「是的。」

「不，這個人不會了斷自己的。他會在有生之年，竭盡所有力量復興京極家的聲望，哪怕是斷手斷脚也不會放棄。因爲他身上流著近江豪門京極家的血。」

茶茶愕然聽著氏鄉的話。或許高次正如氏鄉所言。茶茶一直以爲高次會自殺，不只因爲高次是一個二十歲的年輕貴族，有他的自尊和自傲；也因爲高次會貿然採取行動，顯示出他個性中的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的激烈。不過氏鄉說的也有道理。高次會趁著本能寺之變的混亂期，結合光秀，攻打秀吉的長濱城。他的動機除了重整京極家，再也找不出其他理由。

高次可能還活著！想到這裡，茶茶體內激起一陣悸動。

「高次可能還活著？」

她不由自主的說。

「不過，恐怕他躲不了多久。他攻打長濱城，引起羽柴大人極度的憤怒，正命令大軍做地氈

式的搜索，一定要把他抓到。」
氏鄉冷冷睨著茶茶。茶茶一時分不清氏鄉爲什麼要用這麼嚴厲的眼光看自己。
「但是他既然能逃跑，就有可能不被抓到。」
「這要看他有沒有地方可藏。」
「難道沒有嗎？」
「近畿一帶如今都是織田家的勢力範圍。以高次的韌性來看，只要有地方可藏，他就一定能活下去，只可惜目前似乎沒有他的藏身之地。」
有的！茶茶在心底吶喊。只要母親嫁給柴田勝家，高次就可以躲在勝家家了。
雖然茶茶被氏鄉恢宏的武士氣度吸引，可是，只要想到在亂世中力圖振作家聲的高次，她的心仍然偏向高次。
茶茶結束了高次的話題。
「您還是贊成母親再嫁給柴田？」
她停了一會兒：
「如果母親嫁給柴田大人，我們就要搬到北國去住，以後恐怕見不到您了。」
茶茶冷冷地注視著眼前的武將。聽到最後一句話，氏鄉的臉上浮現出難以察覺的微妙表情。

「在您出發前把您請來，眞對不起。」

「那麼我告辭了。」

氏鄉站起來，鄭重告辭後離去。

清洲會議後第二天晚上，羽柴秀吉返回長濱。丹羽長秀和蒲生氏鄉的部隊也一前一後，好像護送秀吉似地，離開清洲。

以後幾天，每天都有武將陸續離開。最後走的人是勝家。就在他出發前一夜，茶茶和妹妹才初次見到這個她們應該叫爸爸的男人。

「北國冬天很冷，你們趁秋天趕快搬來吧。」

勝家沙啞著嗓子說。他才五十三歲，看起來卻比實際老。個子雖然高大魁梧，可是由於常年馳騁在沙場上，疲態漸露，以往「鬼柴田」的封號恐怕要改成「老鬼」了。

茶茶從第一眼就對勝家產生好感。除了喜歡他不多說廢話的個性，也喜歡他眼中流露的沉靜。同時他的身材高大，像貌堂堂，連休息時都帶有統帥三軍的威儀。茶茶想起信孝來向母親提親時，自己對勝家產生的莫明陰晦感，現在已經全被勝家自己驅散。

勝家和阿市的婚禮將於中秋在信孝和三法師丸的居城岐阜舉行，婚禮結束後阿市母女就和勝

家一起回北國。勝家把婚事談妥之後，便匆匆趕回去和上杉軍作戰了。

那年的夏天很熱，秋天也來得特別早。八月起，阿市再婚的消息公開，各方都有賀禮送來。一個月後，阿市母女離開清洲趕到岐阜。離小谷城陷已經十年。在這十年中間，除了茶茶和阿發曾經兩次離開清洲到安土城，小督和阿市都從來沒離開過清洲城的內院。

阿市母女和侍女們乘著七頂轎子，在幾十名武士的護送下，以不同於往常禮轎的快速，趕向岐阜。婚禮就在她們抵達的那天晚上舉行。柴田勝家是在兩天前到的。

茶茶本來以爲母親的婚禮一定十分豪華盛大，事實上卻出乎她意料之外的簡單。婚禮在內室悄悄進行。除了信孝和勝家，只有幾位茶茶不認識的武士參加，使得場面有種不屬於喜慶的肅穆。阿市穿著有菱形花紋的白色小袖和服。茶茶發現母親從未這樣美麗，同時在美麗中還帶有一抹與婚禮不合的哀愁，更使她顯得楚楚動人。

婚禮進行著，勝家和阿市喝交杯酒。

當高大的勝家拱起背把酒杯交到阿市雪白的玉手上時，茶茶忍不住撇過頭去。這一刻，這個全身雪白的女人，就要發誓將自己未來的幸福交到一個名叫柴田勝家的老武士手上了。茶茶感到母親提起再婚時，她直覺的惶恐不安，又再度襲來。

喝完交杯酒，阿市靜靜將目光移向三個女兒。茶茶看見母親的臉上帶著微笑。這微笑暗示，

不管未來的命運是悲是喜，都沒有轉寰的餘地了。阿發和小督看見母親微笑，也綻露笑容，只有茶茶睜睜地看著母親。

接下來的酒席很快結束。

本來婚前講好，結完婚勝家要帶阿市她們一起回北方領地。結果第二天，勝家就一個人率部將先趕回北庄。不只婚禮簡單，連行程也這麼急迫，叫人感到勝家的身後似乎有什麼東西追趕似的。

又過了四、五天，阿市母女和侍女們又再度坐上轎子，在從清洲來時原班人馬的護送下，向北前進。那時才十月初。

離開岐阜沒幾天，經過小谷地區。茶茶在轎子的搖晃下，捲起轎簾，眺望這片七歲以前住過的故土。山丘上高大的城堡不見了，只剩下斷垣殘壁。城牆有一部分在淺井家戰敗時被火燒毀，另一部分據說被秀吉拆下來拿去蓋長濱城了。只有長滿小松和竹林的虎御前山仍保持往昔風貌。城外的小鎮也不見了。聽說大部分人家都搬到長濱去住，只留下一棟棟孤零零的宅院，訴說著時代的興衰。

才不過十年，世事居然起了這麼大的變化。淺井家滅亡了，武田家也滅亡了，接著勝利者信長被殺，織田家也面臨前途未卜的命運。

轎子經過小谷城的正門時，茶茶要求把轎子停下來。武士聽了茶茶的請求策馬前行，不久回來說：

「我們要走快一點，沒有時間停留。」

茶茶知道自己的要求不被接受，絕不是爲了趕路。大概是母親不願意，或是武士們猜測母親的心意，擅自決定的吧。

茶茶想像著坐在兩三頂轎子前，也在搖晃中的母親。她應該有比女兒對這塊土地更切割不斷的慘痛回憶，所以才急著想要避開。以長政、久政爲首的淺井一族，還有歷代的家臣都在這裡喪生。

「我還是想下來走走。你們只要把我的轎子停下來，只一下子就好了。」

茶茶再度懇求身邊的武士。於是茶茶的轎子被抬出隊伍，放在路邊。茶茶走出轎子，踏上十年不見的土地。這裡長滿竹林，遮住陽光，地上留有尙未融化的霜柱。茶茶只在這結凍的泥地上站了一會兒，就鑽進轎子，可是她對自己能踏上父祖曾經擁有的土地，感到無比的滿足。

當天晚上她們住在木本。由於從北庄趕來迎接的部隊加入，使得第二天十六里寬的官道上擁擠起來。田裡到處可以看見跪接的老百姓。阿市她們在今庄、府中兩個驛站各停一夜，每一夜都增加不少迎接的武士。接近北庄那天，時晴時陰，冰雹嘩啦啦地打在東海不曾看見的黑色泥土上

。四周的山野很快換上北國特有的蕭瑟。望著轎外蒼茫的大地，茶茶的心也陰沉下來。

「小姐，看得見城了。」

隨著話聲，轎簾被掀了起來。不管話聲或是掀簾的動作，都顯得十分粗野。茶茶用冷然責難的神情，望向轎旁大兵模樣的年輕武士。她第一次見到這個人。他的身份在四周的武士中顯得十分獨特。茶茶還不及打聽這人是誰，先往旁邊看去。

果然城就在眼前不遠的地方，是一個有著九層樓的龐然大物。上面什麼裝飾也沒有，只是昂然立著，給人一種陰暗沉重的錯覺，就像那一大片籠罩平原的陰霾天空。原野裡點點散落著稻叢，人走過驚起數不清的鳥群。

茶茶一語不發，只用眼示意年輕武士把轎簾放下。武士意外地服從了。原來他是柴田勝家的外甥，素以勇猛見稱的佐久間盛政。

晚上，勝家和阿市母女一家團圓。

在茶茶眼中，新婚的爸爸勝家和在清洲城時所見迥然不同。不論阿市她們說什麼，勝家只是一味地點頭，像個好爺爺。

茶茶注意到勝家的手，這雙手比旁人大一倍，手指粗短，帶著褐色斑點，指甲很大。現在這

雙手正安靜的放在膝頭。茶茶想：原來一生握著武器的手，長得這個樣子啊！

這天晚上還發生了一件插曲。一個不知從哪裡來的使者，拿著信求見勝家。勝家當著新婚的妻子面前打開，才讀到一半立刻臉色大變。

「這猴仔！」

勝家口中洩出呻吟般的聲音。

「秀吉要在十一日爲亡君舉行葬禮。」

勝家的臉不再是好爺爺的模樣，淺黑色的面頰漲得通紅。

「大人的葬禮？」阿市問。

「是啊！聽說要在大德寺舉行，從十一日開始，一連幾天。都是秀吉一個人出的主意。京城現在已經一片混亂了。」

聽著，茶茶眼前不禁現出未曾謀面的京城。在北陸陰霾的天空下，在樸質的古城中，想像出的京城，似乎比從清洲城想像的更加遙遠。舅父的葬禮就要在千里山外舉行。它會是什麼樣子呢？大概不像傳統葬禮那麼陰沉，反倒十分熱鬧吧。茶茶想。

「趁重臣不在京城，這猴崽居然一個人爲主公辦葬禮，眞有膽！」

勝家再度發出呻吟。

阿市大概也覺察出氣氛不對，連忙叫人把女兒帶到隔壁房間。

第二天起茶茶她們就在城裡住下。北庄幾乎天天下雨，而且不像清洲城，沒有什麼好玩的東西，連院子裡種的都只有松樹。這些松樹全部移植自深山，十分高大。傍晚當海風吹過，形成壯觀的松濤。

大約受了環境的影響，平常愛說笑的阿發變得沉靜起來，本來就很少說話的小督更加沉默。在清洲城時，阿市每天會抽空陪女兒們聊天，現在這個工作改由茶茶接替。

另外北庄有來自各方的消息，不像住清洲城時，好似與世隔絕一般。侍女們或來拜訪的武士們總會帶來一些道聽途說。像秀吉在大德寺爲信長辦的葬禮，她們從十一日葬禮開始，每天有幾百名僧侶誦經，到十五日出殯，從大德寺到蓮台野圍上竹籬，有幾萬人參加等等情境，都瞭若指掌。

北庄的人對秀吉充滿敵意。大家都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勝家將會結合前田利家、瀧川一益、佐佐成政和金森長近等人，與岐阜的信孝相呼應，一舉打垮秀吉。來往北庄的武將每日川流不息，大有隨時起兵的模樣。

十月終北國一帶的武將聚集北庄，開了三天會。會議完畢，前田利家、不破勝光和金森長近出發與秀吉會談。他們此行是爲了消彌秀吉和勝家之間的誤會，敦促兩家共同努力扶持幼主。十

一月十日前田利家回到北庄。

人人正說危機已除，和平到來時，才不過一個月，忽然幾匹快馬來報：秀吉圍攻在清洲會議時講好讓給勝家的長濱城。長濱城由勝家的義子勝豐防守，他一見秀吉圍攻，便開城投降。這件事使來往北庄的武將再度活絡起來。茶茶每天都可以聽到今天派使者去見德川家康；派去與宿敵上杉景勝和談的使者回來……各種消息。

不過天正十年秋天最大的事應該是秀吉派三萬兵進入美濃，降伏以大垣城為首的諸城池，圍困岐阜。三法師丸移居安土城，由信雄當監護。消息傳來時，北庄正埋在將近三尺厚的雪堆裡，所以不管事情變化如何，勝家都不可能發兵相助。勝家從那時起顯得格外沉默，每天好幾回一個人爬上城樓或碉堡，往遠處張望。

有一次茶茶在廻廊碰到正打算上西北角碉堡的勝家。

「被雪圍困很無聊吧？」

茶茶一時不知如何回答，勝家接著邀她一起登上碉堡。茶茶跟在繼父身後，爬上微暗的階梯。

在碉堡上可以望見被雪覆蓋的原野。城外正西北角有一座土丘，土丘下足羽川靜靜流過。眼前只有這一抹藍，其他全是一片銀白。除了面向日本海的北方，其他三面只見白皚皚平原和山嶺

。勝家指著遠處的山，連說了好幾個名字，茶茶卻搞不清到底哪個是哪個。

「再忍耐一下。到了三月就不會下雪了。嗯，說是三月，其實二月中旬過後雪就少很多了。
」

勝家望著原野喃喃自語。停了一會兒，他又說：

「只要等到二月，一到二月中旬。」

茶茶抬起頭看著勝家，她明白勝家這句話不是對她說的。

「等到二月就要出兵打仗了嗎？」茶茶問。

勝家彷彿吃了一驚，轉向茶茶。

「或許吧，或許要打仗吧。」

他含混地回答，然後盯住茶茶的雙眸，問：

「你不喜歡打仗，對不對？」

「不！」

茶茶搖搖頭。

「我只是討厭戰敗！」

「誰都討厭被打敗啊！」

勝家首次哈哈大笑起來，然後說：

「天冷了，回去吧。」

說完，勝家便轉身下樓。

茶茶看著勝家的背影，那身形充滿孤傲，使她忽然想起小谷城主祖父久政。

正月二日在被雪封閉的城中，展開新春賀宴。沿日本海散置的各城堡紛紛派使者前來。盛大的酒宴在城樓的大廳舉行。阿市和茶茶姊妹也都參加。那是一個充滿吼叫、咆哮、殺伐之氣的酒宴，但對久居內室的茶茶來說，實在太有趣了。

有時酒喝到一半，會忽然安靜下來。定睛一看，原來是有人在跳舞。鄰座的武士隨著節拍，搖晃著醉醺醺的身體。沒有人出聲，大家的目光全集中一點。他們有著在清洲不曾見過，北國特有的奇妙的順從和虔敬。

整個酒宴上，茶茶只注意到佐久間盛政。這個大兵模樣的年輕人，起先坐在勝家旁邊，過不了多久，他就拿著酒杯跑到下面的武士群中去了。其中有一次，他步履踉蹌的走到茶茶前面，拿著酒杯，請茶茶幫他斟酒。

茶茶不理他，只冷冷看他一眼。

「二月中旬要出兵，我大概只能活到那個時候。請你倒杯酒，好讓我回憶今生。我要死了，

到二月中旬就會死喲！」

然而茶茶還是沒反應，她討厭盛政這樣炫耀死亡。

「你爲什麼會死？」

茶茶停了一會兒，故意問。

「因爲我護送小姐平安到北庄。」

「爲什麼送我們到北庄，你就得死？」

聽了這話，盛政首次露出驚訝的神情，瞪大了眼睛說：

「秀吉是不殺我不會甘心的。眞希望能夠有兩個我。」

說完，他就舉著茶茶斟滿的酒杯，再度回到那一夥喧嘩的同伴中。

茶茶看完由名舞者賀太夫跳的敦盛舞後，起身回房。在長長的廻廊上，她碰到站在房門口的妹妹阿發。

阿發看見茶茶，立刻走上前。

「京極高次——」阿發嚅囁的說。

「京極高次？高次先生來了？」

茶茶失聲叫了起來。

「他在和媽媽說話。」

「我們快進去，怎麼你不進來嗎？」

「唉。」

阿發說什麼也不肯進房間，茶茶只好一個人進去。京極高次坐在阿市對面，手規規矩矩地擺在膝上。他的衣服粗糙，面容也很憔悴，可是當他望向茶茶時的目光，依舊具有名門之子的氣派。那是一雙不服輸的眼。

茶茶坐在前面，感到一陣陣高昇的悸動充沛體內，她輕輕垂下頭。

高次表情僵硬的說：

「我請舅媽幫忙，就像在清洲城時那樣，請幫我找一個進身階。」

阿市向茶茶說明經過，然後對高次說：

「你來這兒住，應該沒有問題。我幫你向大人說說看。」

高次沉默片刻，忽然轉向茶茶。

「你一定以爲我死了吧？」

「不，我不認爲你會輕易地了結自己。而且蒲生氏鄉也說，重振家聲對你比生命還重要。」

「蒲生氏鄉!?」

高次呻吟似的反問。

「是的。」

「你見過蒲生大人？」

「本能寺之變後不久。」

「我並不是因爲蒲生大人所說的理由，才苟延殘喘下來。」

高次用高昂的聲調說。那你是爲什麼活呢？茶茶抬起頭，注視高次纏綿，而又帶著悲光的雙眸。

「我不是爲了重振家聲才活下來。」

「那是爲了什麼？」

高次沒有回答。難道是爲了我嗎？茶茶心中一驚，轉瞬間沮喪起來。她覺得高次好無聊，使她有股衝出去的衝動。

從那天起，京極高次便在北庄的一角，以客卿的身份住了下來。阿發和小督有時會去高次房間玩，高次有時也會來拜訪三位小姐。只是茶茶不再和高次講體己話了。她對京極高次的憧憬已然破滅。

進入二月，雪時下時停。一月九日秀吉回到姬路城，接著進京，赴安土城，發起剿討瀧川一

益的大軍。而實際展開行動則在二月七日。這個消息整整遲了十天，才傳到北庄。

在被雪封閉的城中，勝家召開了許多次會議，商量出兵日期。每天晚上都像她們剛到北庄那夜，到處掛著火把，升起營火，全副武裝的武士走來走去。

二月二十八日清晨，城裡傳出雄壯的鼓聲，也響起法螺的號角。秀吉先奪長濱城，繼而攻打信孝的城池，使權力中心移轉；現在又攻擊瀧川一益，勝家已無法再忍耐下去。登上瞭望台，可以看見數千名苦力正在清掃街上的雪。這雪要一直清掃到大戰預定地的十數里前的柳瀨附近。

三月二日拂曉，第一批戰士出動。由佐久間盛政帶領八千五百名士兵出發。他全身披掛，眞有慷慨赴義的模樣。茶茶和妹妹們在瞭望台上目送他們離去，隊伍好像一條細細的鎖鍊，在雪地延伸。站在最前端的年輕武將的雄姿，深深映入茶茶眼中。

兩天後，勝家率領前田利家以下的兩萬士兵出發。這天，茶茶和母親、妹妹站在擁擠的城門送行。五十四歲的老武士，全副武裝身手敏捷的一躍上馬，然後頭也不回的搶先出城。整個部隊花了一刻鐘才走完。

送行後，阿市和妹妹們立刻回到房間。茶茶則一個人在被踐踏成泥水的廣場上行走。從中庭通往書院的廻廊上，她碰見迎面而來的高次。茶茶輕輕頷首就想走過，不料，高次卻高聲叫道：

「小姐！」

茶茶停下脚步。

「這次大戰恐怕我們不容易打贏。」

高次說。茶茶像是要明白他眞正心意似地，將探尋的目光投注在他的臉上。

高次淸了淸喉嚨，

「勝敗乃兵家常事。要緊的是先做好萬一失敗的打算。」

「萬一打敗了？」

茶茶重覆一次：

「那也命該如此。」

「怎麼說？」

「我將和城共存亡。」

「如果你眞要和城共存亡，應該是在小谷城破的時候。」高次說。

「那時我還小。」

茶茶不知何時抬起頭看著高次。母親嫁到柴田家或許是一個錯誤的決定。這件事她早已知道，可是她是爲了高次才不反對的。她聽了氏鄉的話，以爲高次爲了重建家門，不顧自我了斷。當時她覺得高次的心願是那麼悲壯淒美，以致即使要犧牲母親和妹妹的幸福，只要能對高次有一點

幫助，她也心甘情願。現在她只對高次的背叛感到憎惡。

「嫁過來還不到半年，犯不著爲城殉亡啊！」

「你想叫我逃走嗎？爲了我們的安全，正有武士準備慷慨就義呢。」

「不要說死！再說，我也不想活了。」

茶茶再度在高次眼中，看見初會時那種帶著纏綿的目光。她逃跑似地快步走回房間，房間裡只有阿發。

「剛剛和高次打招呼。」

聽到高次兩個字，阿發的臉一下子紅到耳根。茶茶很有興味地看著她。

當先頭部隊的佐久間盛政於五日進入近江，在柳瀨附近佈陣。勝家則在九日才到近江，在內中尾山豎旗。同時在南方建立幾個碉堡，等待秀吉軍北上。

十七日秀吉親自領兵到柳瀨，但是雙方並沒有交手。秀吉也在陣中建了幾個碉堡，和勝家對峙。

出征的部隊每天都派人回北庄，但武士們只來拿需要的食糧和衣服，沒有報告任何戰況。城裡緊張、不安的氣氛逐漸淡薄，不久進入四月。到了四月，雪漸漸不下了，早春帶著冷光的太陽

開始融解地面的積雪。四月中城裡的內院忽然傳來刺耳的鳥鳴。茶茶問了身邊的侍者，卻沒有人知道鳥的名字。

二十日中午，從近江的戰場有使者騎快馬回城。原來秀吉假裝要離開近江，攻擊岐阜城的信孝，然後忽然發動大軍攻擊柴田軍。使者爲了忙著準備總動員，一直到十九日傍晚才離開戰線。二十一日從戰場上接連有兩位使者來報佐久間軍大捷的消息。到了半夜，第三名使者卻帶來不幸的消息：佐久間的部隊潰滅，勝家率領的部隊也失利敗走，留下的部隊要準備守城。

除了阿市和茶茶她們所住的房間，城裡上上下下一片混亂。茶茶忽然有種該來的總是要來的篤定。

隨著快馬報告戰況失利，沒多久，早些從戰場潰敗的武士已經三三兩兩的迎著早春慘白的晨曦，出現在北國街道。他們三兩成群，步履踉蹌地走進城，有些是佐久間盛政的部隊，也有些屬於勝家率領的本軍。

武士們被安置在城門前的廣場，用人挑出飯菜。這些盔甲殘破，狼狽不堪的武士們，像野狗似的守在幾口底下燒著炭火的大鐵鍋前，等到吃飽了，立刻躺在地上呼呼大睡。

從他們口中得知，敗走於府中的本軍裡，居然滲雜了不少敵軍，如今已經敵我難分。或許這個敵我難分的場面也出現在北庄。至於大軍爲什麼會敗，是怎麼被打敗的，他們全然不知。

留守城中的軍隊只能憑想像猜測，秀吉軍追擊神速，他們的前鋒可能已經到離北庄不遠的地方。至於總帥勝家和佐久間盛政的生死下落不明。

不知勝家什麼時候到，也不知他是否準備棄城，阿市和茶茶還是幫著侍女們準備萬一城破時要用的東西。這時，武士忽然進來說：勝家已到城下。阿市母女立刻出來迎接。她們走過內院，城堡的中心部分，最後來到大門。城裡城外一片漆黑，只有營火發出暗紅色的光芒。不久，火光中出現七、八個騎士，和一隊大約三、四十名步行的武士，緩緩走到門口。爲首的騎士翻身下馬。他們沒有任何旗幟，與其說給人一種慘敗的感覺，倒不如說像是某個秘密軍隊進城，來得貼切。整隊人馬的舉動肅穆，而且有規律。

茶茶的目光一直巡逡在繼父勝家的身上。勝家的上半身在營火的照耀下，依舊魁梧。他拿著一柄折斷的長槍走過來。和五十天前意氣風發率領兩萬人馬踏雪出征相比，此刻的回返顯得格外蕭條。其他的武士都到哪兒去了？茶茶想。

「我被那猴崽子打敗了！」

勝家對阿市和茶茶姊妹們說。五十四歲的敗軍之將臉上非常平靜。女人們沈默著，找不出安慰的話。

接著勝家帶著幾名武士走到城中心的大廳，阿市也跟著進去，茶茶她們則回自己房間。

不久，茶茶聽說大人們決定誓死守城。在不安中，三個女孩擠在一塊兒睡下。只有最小的小督很快發出均勻的呼吸聲。連這時候她也能睡得着，是感覺遲鈍？還是不在乎？老實說茶茶還眞羨慕小督那種穩靜的個性。

黑暗中茶茶知道阿發也沒睡著。阿發一會兒坐起來，一會兒又躺下去，反覆好幾次。最後她坐了片刻，忽然掀開被子。

「睡不著？」

茶茶問。阿發發出含混的回答，再度躺下。過了一會兒，她忽然說：

「高次先生不知道會怎樣？」

茶茶這才知道阿發剛才一直想著高次。她用冷淡的聲調說：

「你不用耽心，他一定能逃得掉的。」

城落之前，茶茶也無法忘記高次。但經妹妹一提起，她只好這樣回答。不過，茶茶認爲自己說的也不全是諷刺，她眞的相信高次有能力從這個不幸的城中脫逃。既然他在二月勝家發兵之時，就預知今日戰果，而且還勸茶茶早做打算，又怎會不爲自己留後路呢？不只高次，茶茶認爲北庄城中大多數人現在都在忙著打算如何脫逃。

兩人陷於沈默中，不知過了多久，忽然阿發把頭從枕上抬起。這時茶茶也聽到有人輕叩院子

那邊的木板套窗的聲音。咚咚咚，那人連敲三下，停了片刻，又再敲三下。

阿發坐起來。

「是誰？」

茶茶直覺認爲站在院子裡的人是京極高次。她和阿發一骨碌爬起。好在睡時沒換睡衣，此刻便可直接衝到走廊。

「是誰？」

茶茶壓低聲音朝院子問。於是木板套窗外傳來：

「是我，京極高次。對不起半夜來訪，我有急事想見你們。」

阿發把窗子打開一道縫。剛剛在房裡不曾察覺，原來今夜和往常大不相同。人聲、馬嗚、武具碰撞的聲音，以及很多人走過的脚步聲，或遠或近絡繹不絕。高次站在離窗不到一尺的地方。

「我想今夜離開北庄城，特別來向你們道別。」

高次大模大樣的說。

「我認爲就算城破，小姐也不會受到傷害。畢竟勝家先生和小姐們只能算暫時結伴，我想秀吉先生會——」

高次說到這裡，停了下來。

「所以，有時城一破，城裡的人會被送往敵方。但如果沒有，你們最好不管發生什麼事，都待在房間不要出來。希望小姐們聽我的建議。」

「謝謝你的關心，也請你要多保重。不知你今後欲往何方？」茶茶問。她想不出高次能逃到哪裡。不只因爲他和北庄城有關係，也因爲他是被秀吉追殺的人。

「我大概只能暫時棲身在若狹了。」

高次的姊姊龍子嫁給若狹的武田元明的事，茶茶曾經聽高次提過。

「也許我們還有機會再見面。也許我會在你們想像不到的時候，猝地冒出來，請求照顧呢。那時——」

「會有這一天？」茶茶說到一半，立刻改口：「你爲什麼會這麼有自信？」

聽了茶茶的話，高次用近乎怒吼的聲音，大聲說：

「在這個動亂的時代，如果不愛惜自己的生命，那就算有九條命也活不過來。再說舅媽才嫁過來不到半年，我請你們不要存有傻念頭。像我高次，我要活下去。哪怕天下再也沒有一草一木可以供我容身，我還是不會放棄。」

他越說越激動，最後好像總結似的說：「所以，我們一定會再見的。」

說完，他略微頷首，轉身而去，身影很快被黑闇吞噬。茶茶和阿發呆立在窗前。

過了半晌，阿發才回過神似的小心的問：

「我們究竟會怎麼樣？」

「現在還不清楚。不過我們要有和城共存亡的決心。」

「我不要！」阿發猛力搖著頭大叫。

「你說不要也沒用，我們今天都是柴田家的一員。既然姓柴田，就要和柴田家的城共存亡。」

「可是我不要，我不想死。」

「你既然不願意，那麼你就去追隨高次逃離本城吧。」

茶茶狠心地說完，一個人先回房間。阿發在走廊呆立片刻，也關上窗戶，回到自己床上。

發生了這事，小督依然熟睡未醒。茶茶想，今夜城中唯一能安然入睡的，恐怕只有小督一個人了。而睡在小督對面的阿發，似乎正在哭泣。茶茶不知道她究竟是在哀傷和高次的別離，還是悲歎自己坎坷的命運。恐怕連阿發自己也分不清。這些日子，所有的紛亂同時襲向年僅十五歲的阿發，難怪她稚弱的身心會承受不住了。

茶茶決定和母親同進退。如果母親想活，她就想活；如果母親想自我了斷，她也跟進。茶茶

整理著自己的思緒，忽然發現她很少想到繼父勝家。想起剛才在大門看見繼父下馬的樣子，這個老武士是多麼寂寞而又充滿哀傷。

過了沒多久，茶茶她們都被吵醒。窗外還一片黑暗。進入寢室的侍女們個個身穿軍裝，可是心中的惶恐卻用武器也打不散。

「敵人的大軍聚結在足羽山，城裡軍隊那麼少，怎麼辦？他們說恐怕保不住了。」

茶茶走到院子，轉往瞭望台。途中看見幾十名昨夜進城的武士和戰馬。靠近瞭望台，也有不少武士慌亂地來回奔走。茶茶和往常一樣從他們身邊經過，爬上瞭望台的樓梯。這時一名武士制止她。

「小姐不要上去，太危險了。」

「我只想看一下，馬上就下來。這或許是我最後一次上瞭望台了。」

武士像被茶茶的話壓倒，默然退後。

從瞭望台的槍眼，可以望見東方的足羽山，此刻小山丘上果然插滿了旌旗。敵人居然已靠得這麼近了。秀吉或許正在山丘的某一角吧。茶茶腦海裡浮現出去年在清洲城見過一次，那個短小精悍的武將身影。她簡直不敢相信，這個小個子和繼父打仗，而且戰勝，還追殺到繼父城下。

茶茶也想起冬天曾經和繼父在這個瞭望台上，說到自己並不討厭打仗，只討厭被打敗的話。當時勝家還笑著說，任何人都討厭被打敗，曾幾何時，他也背負了戰敗的噩運。茶茶喜歡勝家，但是她想起勝家碩大的體格、大手，容易漲得滿臉通紅的個性，似乎都顯示一種難以言喻的愚劣。

二十二日沒有戰事，足羽山的敵兵沒有發來一槍一砲。有人說秀吉的主力軍還在府中，要等今夜調整好對北庄的攻擊陣勢，才會發動排山倒海的攻勢。

這天，柳瀨失利的散兵零零落落的回到城中，有三十人一組，也有五十或一百人一組的，到了黃昏，城裡站滿了士兵。如果再加上附近住的老人、婦孺，總人數將近三千。像中村文荷齋、柴田彌右衛門校尉父子、大尾長右衛門、上村六左衛門、松平甚五兵衛校尉父子、松浦九兵衛校尉、佐久間十藏、小島若狹守等茶茶時常聽說的重臣們，如今都在城中。

許多流言傳入茶茶她們耳裡。其中固然有某人逃走，某人逃走時被抓斬首等喪氣的事，也有不少鼓舞守城官兵的消息。

例如因病無法參戰的小島若狹守嫡子新五郎，在聽到北庄城危的消息後，立刻坐轎子進城，同時在追手門上寫了「小島若狹守男新五郎十八歲，因病無法參加柳瀨大戰，但今卻做守城忠義

者」等一行字：又像六十歲的上村六左衛門穿著白色壽衣守住南門等。

夜裡姊妹三人還是同睡一間。茶茶半夜被不絕的馬嘶聲吵醒，另外還可以聽到斷斷續續的槍聲。這一夜阿發因爲前天晚上沒睡好，疲倦得睡著了，小督卻在半夜醒來。她從床上坐起，側耳傾聽遠處隨風聲傳來的人馬移動的聲音。

「眞討厭打仗。」

小督好像在說別人家的事似的，打了個哈欠躺了回去。

「難道你不耽心？」茶茶忍不住問。

「耽心又沒有用，不如看開一點。反正咱們什麼事也不能做。」

茶茶對小督滿不在乎的態度生起氣來。可是小督卻不理這些。她翻個身，立刻發出輕微的鼾聲。小督剛睡著，阿發就醒了。她一醒立刻撲進茶茶懷裡，一面說：「我好煩。」一面啜泣起來。她歎息繼父勝家的壞運，也歎息自己和母親的不幸爲世間少有，還耽心高次現在不知正在哪兒受苦……。

茶茶不是不明白阿發的傷心，只是看見她哭哭啼啼的樣子便一肚子氣，很想從背後狠狠拍她一掌，叫她振作起來。

阿市從勝家回來以後，一直陪在他身邊。所以這三個女兒自大手門迎接勝家回來之後，也不

曾見過母親。

二十二日的午夜，阿市到女兒們的寢室探望，她只停了一會兒，看了看阿發和小督的睡姿，轉頭對醒著的茶茶溫柔地說：

「醒啦?別耽心，不要緊的。」

「媽媽，要是城破了，我們怎麼辦?」

雖然這樣問有點殘酷，茶茶卻顧不了這麼多了。她想要知道母親的決心。阿市想要說，但又忍了下來。她靜靜的露出笑容。在燭火的映照下，母親的笑容雖然若隱若現，卻彷彿給茶茶吃了一顆定心丸。

不久阿市出去了。茶茶想，母親的笑容是否代表了必死的決心?在這種場合，如果不是有必死之心，是不會笑得這麼開心的。如果母親決定與城共存亡，她們也只有這條路好走。茶茶暗暗決定，心裡反而比剛才還篤定踏實。直到天快亮，茶茶才在迷迷糊糊中進入夢鄉，夢裡繼續著她的萬千感慨。

第二天，圍城的情況一變。原本守在山頭的秀吉，率領由府中趕來的大軍，把北庄城圍得水洩不通。阿市被送到女兒這一間，同時不准她們出來。

早上八點戰爭開始。四月少雨，空氣異常乾燥，逐漸轉強的陽光照進居館中庭的樹上。廝殺

的喊聲不絕於耳。起先她們害怕得躲在一角，慢慢倒也習慣箭矢破空的聲音和廝殺的喊聲。當陽光從樹梢慢慢照進房間時，已決定殉城的茶茶反而覺得戰事離她好遙遠。

十點左右，茶茶她們聽到激烈的喊聲和撞牆的聲音交互傳來。原來這時城的外牆已落入敵人手中。根據往來的武士說，敵人的攻擊部隊已因外牆崩壞，進入離內城牆只有十尺到十五尺的地方。

中午戰爭的廝喊聲忽然停止，戰鼓也不敲了。原來是勝家的養子十六歲的權六勝敏及佐久間盛政被捕，秀吉把他們帶到城內可以看見的地方。茶茶對佐久間盛政被捕感到意外。聽說這次大戰失敗的原因在他。因爲他年輕氣盛，不聽勝家和前田利家的勸告，深入追敵，反而被敵人反擊，整個軍團被打得落花流水，同時還牽連到勝家的本軍也不得不棄陣逃亡。

據武士們說，盛政連被生擒都不屈服。他兩手被反綁在六尺高的身軀後，睜著噴血的眼仰望北庄城。不管那個帶他出來的武士怎麼踢他，他都不肯動。茶茶想像得出盛政的模樣。盛政畢竟是盛政。她想。

午后敵我雙方都沒有再做大規模的戰鬥，只零零星星聽到幾聲廝殺的叫喊。

下午四點，阿市母女移居到城的中心部分，這是爲了應付第二天清晨敵人的大攻擊。她們住在四樓的大房間中，被層層侍女包圍著。茶茶從壁間的狹縫望出去，眼前全是敵人的旗幟。

天黑了，這是一個不尋常的夜晚。城內到處開著最後的酒宴。城樓上下、瞭望台到處傳來酒桶，喝酒猜拳的聲音。

大廳裡，勝家、阿市、茶茶和中村文荷齋、柴田彌右衛門校尉等武將聚集一堂。

茶茶看見勝家向阿市敬酒，兩人對飲的情境，阿市把杯子放在唇邊沾兩次，還給勝家。勝家再把數杯重疊，傳給下方的文荷齋。茶茶想起五十天前的婚禮，原來那時讓她不安的便是酒宴這一幕啊。

茶茶盯著阿市，阿發和小督也看著她。可是阿市等酒宴一開，就好像完全忘記她的三個女兒，視線一次都沒有投向她們。

一向好哭的阿發自從搬到本城住，似乎對自己的命運死了心，不再吵鬧，神情也安祥下來。至於小督則好像全不關心自己未來的命運，一副面無表情的樣子。大概她相信敵人最後一定會派使者來把母親和她們接走吧。

「使者說不定已經到了。」

小督囁囁地說。茶茶卻無法回答。她把目光投向酒宴，瞭望台上酒宴的歡笑變成狂野的喊叫。忽然文荷齋走進房間，先在勝家身旁講了幾句悄悄話，接著又走到阿市身邊不知說些什麼。阿市朝他輕輕點頭。

於是文荷齋走向茶茶她們，跪在她面前說：「你們去向爹娘拜別吧。」

「拜別？」小督失聲叫了起來。

茶茶握住小督的手，靜靜站起身。終於到了最後一刻。阿發和小督被茶茶的態度震懾住，乖乖跟在她的身後，茶茶她們跪坐在繼父勝家和母親阿市面前。大廳突然安靜下來。茶茶知道此刻所有的視線都集中在她們身上。可是她只爲看見母親今夜首次將目光射向她們，而感到心滿意足。

茶茶率先恭恭敬敬的向勝家和阿市磕頭，阿發、小督也跟著照做。正當她們想回原位時，忽然幾名武士擁過來，抓住她們的手腕。

「放手，你們要幹什麼？」

茶茶大叫，而阿發和小督已經被帶往樓梯口了。茶茶聽見小督大叫武士放手的聲音，接著叫聲轉爲哭泣。

茶茶拼命掙扎。她知道只有她們三個會被送走，心裡不願。但是脇下被兩個武士夾住，使她動彈不得。

她在半抱半推中走過兩個酒宴，走過走廊，來到中庭。那裡放著一頂轎子，有十幾名侍女圍侍。茶茶她們被硬塞了進去，所有的反抗和號叫都沒有用。

轎子立刻被抬了起來。三個姑娘在晃動的轎子裡好不容易坐穩時，轎子已經被抬出內城門。只有在經過城門時，轎子才停了一下。因爲負責侍衛的富永新六郎和侍女們要向城訣別。走出外城牆，轎子沒有碰到任何阻攔。在三個姑娘的淚眼中，仍然可以看見轎子兩側一堆堆的營火，透過轎簾的異樣紅光。敵人的士兵紛紛爲轎子通過讓路。

茶茶她們的轎子暫時停放在足羽山山脚秀吉的本營。她們此刻正爲與母親阿市的別離傷心欲絕，根本無暇觀看轎外的光景。過了一刻鐘，轎子再沿著山麓在黑暗中行進。轎子沒有再停下來。她一言不發，任憑身軀隨著轎子晃動。

等走過丘陵頂端的竹林時，東方已露出夏天早到的魚肚白。這時她們聽到遠方傳來厮殺的喊聲。轎子裡的她們嚇得全身僵硬，可是接下來卻沒有再聽到什麼聲音。轎子漸進入足羽山山腰附近，也就是和北庄城相反方向的某個寺廟境內。

茶茶她們第一次踏出轎子。天已經大亮，早晨的風沁涼肌膚。她們待在寺廟的一間內室裡。

這天北庄城展開最後的攻防戰。茶茶她們拂曉聽到的喊聲，便是進攻軍隊一齊發出的吶喊。上午圍繞內城牆的幾個城內，展開劇烈的戰鬥，正午時分，攻擊軍突破防守，進入內城。

儘管秀吉軍已入內城，勝家仍帶領三百名士兵守住城樓，拼死抵抗。攻擊軍派敢死隊，幾次衝向城樓，防守軍不得不由下往上逐層退守。

最後勝家只剩下三十幾名男女部屬，他坐上自殺的位子。阿市先寫下辭世的和歌：即使艷抹，也不過是夏夜夢路上悲鳴的杜鵑。勝家接著和：夏夜夢路悲喲！杜鵑足跡在雲端。

下午四點，勝家下令燃燒城樓。當火焰竄至第五層時，勝家和阿市先後自盡。當時勝家五十四，阿市三十七。擔任介錯的是文荷和德阿彌二人。

阿市自殺時，茶茶她們正好離開寺院，再度坐上轎子。忽然轎子旁的侍從起了一陣騷動，茶茶好奇的掀開轎簾，這才看見天邊一角有著燃燒似的紅光，而且正擴散了滿天。起火的方向正是北庄，茶茶知道昨夜離開的城樓已經付諸一炬，此刻火焰正吞噬著那九層高樓。

轎子忽然停下來。這是一條兩旁盡是田圃的路。茶茶她們從轎子上下來，和侍女一起站在田埂上。不久，有幾千名士兵分成幾組走來。

茶茶發現士兵中有一個昂然騎馬而行的武士，她認出那人是秀吉。秀吉沒往茶茶這邊看，挺直著背脊，快步通過。眼前的秀吉，和清洲城時所見完全不同，變成一個冷酷無情的傢伙。他才在北庄屠殺完，又準備攻擊佐久間盛政的根據地尾山城。

茶茶等冗長的隊伍通過後，又坐上轎子，進入餘燼尚未熄滅的北庄城邊的村莊。然後直接向府中方向前進。直到接近北庄和府中中間的小村落時，才停下腳步。

這夜茶茶她們在一個大農莊上休息。姊妹三人都沒說一句話，只像死人似的躺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一個在轎旁負責保護的武士來報：勝家和阿市已於昨天在城樓自殺。姊妹三人聽了以後痛哭失聲。過了一會兒茶茶率先止住眼淚。

「不要哭了。我們從今天起成爲無依無靠的孤兒，我們只有靠自己的力量才能生存下來。十年前淺井的父親在城破以前，爲了讓我們能活下去，把母親和我們送出城。今天母親也在爲我們留一條活路，我們不能讓她失望。母親和柴田家的繼父雖然遭到不幸，可是他們一定希望我們能快樂的活下去。」

茶茶一面對妹妹說，一面深切地相信自己一定要快樂的活下去。

「快樂是什麼？」

小督抬起滿是淚水的臉龐。茶茶無法立刻回答。好在小督也不追究，便理解似的說：

「只要我們快樂，母親就會高興了。」

一直沉默著的阿發，忽然抬起濡濕的面頰，堅定的說：

「我雖然不知道能不能快樂，但是我一定會活下去。不管碰到什麼事，我都會活下去。」

茶茶想起這番話京極高次也曾經說過。

茶茶和兩個妹妹想的完全不同。對她而言，快樂就是打勝仗。直到十七歲的今天，她看到太多的失敗，所有的親人都因戰敗而死。父親長政、舅父信長，再加上現在的繼父勝家和母親阿市

。

茶茶想起兩個城燃燒的樣子。一個是昨日所見，一個卻遠在十年前。雖然它們一個在白天被火吞噬，一個在夜間變成焦土，但她的親人都在大火中喪失寶貴的生命。火焰都因他們的悲哀和憤怒，而高低流竄。

第三章

茶茶、阿發和小督三人在農家住了兩夜，第三天再坐上轎子出發。陽光似乎不了解三姊妹的心情，依舊燦爛；春風搖曳著路旁大樹的嫩葉。三頂轎子和陪伴的侍女逐漸進入府中附近的城鎮。這裡是前田利家的領地。

前田利家雖然和勝家一起向柳瀨進軍，但他自以前起就和秀吉比較親近，所以不管勝家或秀吉都明白此次發兵純粹是因爲地理上的關係。因此勝家戰敗也不願再牽連利家，而秀吉也不敢馬上和利家採取敵對的態度。從這些地方可以看出前田利家是一個有著微妙制衡作用的難纏人物。

茶茶她們被安置在府中城的內院，受到豐厚的待遇。第二天，她們拜見前田利家。茶茶曾經在北庄和這個有著溫厚風貌，皮膚白皙的武將見過兩次面，這回是第三次。茶茶有著複雜的心情。利家和繼父勝家站在同一個陣線上和秀吉對抗，如今繼父和母親自殺，而利家卻好像和戰敗毫無關係似的坐在自己面前。

茶茶姊妹面無表情的走到利家面前，她們自從進城便沒有再開過口，臉上也毫無表情。

「小姐們辛苦了。」

利家用沙啞的聲音說。茶茶抬頭看到利家時，感到輕微的憤怒。以前在北庄城見利家，利家都是站在下位，曾幾何時情勢改變，輪到她們站在下位了。

「我的女兒在北庄城陷時也住在城裡，我一直躭心她的安危，好在今晨平安回來。小女就暫時和小姐們住在一起。」

茶茶不知道利家的女兒住在北庄城。

「能平安無事就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茶茶禮貌的說。

利家聽了，也客氣的回答：「小姐們本來應該移居安土城的，只是暫時住在我這裡。過去不幸的事情，希望你們都能忘記。」

走出利家的房間，茶茶才聽侍女說：利家的三女阿滿從正月起就搬進北庄當人質，要和勝家的部將佐久間十藏結婚。可是由於未婚夫十藏戰死，阿滿便在城陷之前和一個名叫阿茶的侍女逃出來。

傍晚，茶茶在院子偶然碰見阿滿。兩人相見彼此都震了一下，茶茶輕輕點頭示意後，一語不

發的擦身而過。阿滿看起來比茶茶小三、四歲，有著和父親一樣的白皙皮膚和修長的身材。茶茶雖然要和她住在一起，卻直覺彼此不會變成好朋友。因爲阿滿本來是在北庄當人質，過著形同監禁的生活。而現在情勢變了。反倒是茶茶姊妹變成失敗者的孤兒，落魄到要靠人家決定生死。

就在茶茶住進府中後沒幾天，趁著北庄城大捷的餘威，一舉攻下能登，平定加賀的秀吉，在回城途中，順便到府中拜訪。

聽到秀吉要來，阿發和小督都嚇得臉色大變，躲到房間一角。茶茶不明白兩個妹妹對秀吉的感覺如何，大概是憎惡中夾雜著恐怖吧。茶茶和她們略有不同，她對他既沒有好感，也沒有不共戴天的大恨。

仔細想想，秀吉是十年前直接攻擊小谷城的人，以致祖父、父親和淺井一族都遭到滅亡。同時他還將哥哥萬福丸斬首示衆。現在繼父勝家和母親阿市也爲了他自殺。照理說她應該對秀吉有很深的恨意，可是連茶茶自己都不明白，爲什麼她沒有。

這年夏天，姊妹三人就深居在北國的小城裡，過著寂寞無語的日子。大概是才遭到喪父喪母之痛，當茶茶聽到住在岐阜城的織田信孝被住清洲城的信雄攻擊，終於追隨勝家，於五月二日自殺的消息時，她已無力傷痛。好像在北庄見過的人一個接一個都死了。

阿發可能是想到阿市，時常突如其來的放聲大哭。茶茶和小督只有默默看著她，任憑她發洩

個夠。小督變得愛鬧彆扭。如果問她怎麼了？她就會在嘴角掛起一個自嘲的微笑，回瞪對方。這時她看起來不再像只有十三歲。茶茶能體會阿發心中間歇性湧起的悲哀，卻無法進入小督那小小的心靈。這個不直接悲歡卻橫眉冷對自己不幸身世的少女，對茶茶有點威脅性的厭惡。

夏天快過完時，姊妹三人聽一個進出府中的商人，說出佐久間盛政的死。原來秀吉把盛政帶到京都，勸他為自己的效力，卻被盛政嚴詞拒絕。最後只好如他所願綁赴法場，半夜在宇治的槙島斬首。

「他穿著寬袖有金箔和大紅紋的衣服，坐在囚車上，身體被綁得直挺挺的。」

商人仔細描述著。同時他還說，當初在敦賀幫秀吉抓住盛政的十二名老百姓，不獎反罰，沒多久都被殺光了。佐久間盛政已經成為民間眼中柳瀨大戰中柴田這邊的一個英雄。

阿發和小督聽到一半就走了，只有茶茶從頭聽到尾。商人的話不無誇張，可是這個傳言正和盛政的作風相配。茶茶眼前浮現出盛政穿著漂亮的衣服，被綁著坐囚車遊街的樣子，就激動得無法自抑，好像夏天的陽光突然增強似的，令她坐立難安。

這個說過為了使茶茶她們能安穩在北庄城過日子，情願自己犧牲的年輕武將，茶茶想不到他的死居然如此壯烈。

這一整天，茶茶的腦子裡只有佐久間盛政。傍晚她坐在外廊邊，把連對繼父、母親的死都不

肯輕灑的眼淚，一骨腦兒的全傾洩給這個幾乎可說是素昧平生的年輕人。

儘管阿發，小督和從北庄跟來的侍女們都認爲柳瀨戰敗，全怪佐久間盛政一個人，茶茶卻不做如是想。她認爲盛政只錯在年輕血氣方剛，卻不應背負繼父勝家遲早總要敗亡的命運責任，勝家終究不是秀吉的對手。就像和小谷城一同滅亡的父親淺井長政，終究不是信長的敵手一樣。茶茶以自己住過的兩個城失陷的經驗，根本不需任何人敎導，自己就可以冷靜的分析事情。

這一年天氣變化異常。七月裡京都、三河、常陸地方下大雨，聽說有許多房舍被冲毀，八月駿河又再度傳來大雨成災的消息。這時北國已染上濃濃的早秋氣息。天空呈現透明的藍色，空氣清新涼爽。茶茶她們頭一次體會北國之秋，而這個秋天充滿了難耐的蕭瑟。

深秋之後，再度傳來新的血腥消息。這一次是秀吉和信雄展開大對決，所有擁護信雄的織田舊部都準備和秀吉大戰一場。連府中城也好像在爲傳言做備註，城裏的武士突然增加許多。

十一月，府中城派遣三名武士到秀吉新蓋的大阪城道賀。秀吉自五月以來，就在大阪大興土木，到十一月已蓋好九成，於是便從山崎天王山的寶寺行館搬來居住。

十一月下旬，三個道賀的使者才回到府中。其中一個帶來令三姊妹作夢也想不到消息。高次還活著，而且做了官！高次自從那夜從北庄逃出以後，下落不明，大家都認爲他一定住在若狹。

沒錯，他是前往若狹，投靠嫁給武田元明的姊姊龍子。可是武士說，事情並沒有那麼單純。

原來龍子的丈夫武田元明在本能寺之變以後，站在光秀那邊，所以沒多久便在貝津伏誅。所以龍子現在已經是一個寡婦。讓茶茶吃驚的是，龍子居然肯屈身做秀吉的妾，而高次便靠著這層關係，得到近江附近的領地。

據武士說，元明被秀吉殺了以後，留下他和龍子生的二男一女，目前下落不明，在坊間有不少臆測。

連才到大阪沒幾天的武士都聽到有關高次和龍子的傳言，可見它散佈得有多廣，而且其中夾雜了不少非議。這和民間流傳著的佐久間盛政的傳言大不相同。畢竟龍子有肯嫁給曾經殺死自己丈夫的敵人做妾的理由，而高次也有依附這層關係活命的人生觀。

聽到高次姊弟的傳言，茶茶姊妹各有不同的反應。

「唉啊，好噁心。」

小督明顯地表現出輕蔑的樣子。她露出厭惡的表情，呼地站起身，穿著木屐跑到細雪紛飛的庭院。

阿發則哈哈大笑起來，不過笑聲很快停止。阿發臉色凝重的說：「他說過不論碰到什麼事，他都會活下去，原來是用了這個方法。」然後他像爲小督露骨的輕蔑表示辯解似地說：「只要活著就好，只要活著就有希望啊！」

茶茶聽了這個消息，也說不上是贊成，還是反對高次的行爲。她只覺得高次正逐漸露出本來面目，同時爲氏鄉說過「高次爲了重振京極家，會想盡一切辦法活下去」提出有力的證明。

茶茶想起高次剛來北庄城時，曾暗示過他是爲茶茶而活，當時她瞧不起高次。是她錯怪他了嗎？可是高次的話裡明明帶著求愛的口氣。或許他正如氏鄉所言，是個爲了使家門振興不擇手段的男人。那麼當時他是想得到自己，以便鞏固在北庄的地位，正如現在他要依附當秀吉侍妾的姊姊一樣。

太遲了。茶茶想。她對高次曾經燃燒的情懷，現在已消失殆盡。她小時候曾經對京極這個近江的名門，有著又敬又畏的心理，但是經過十年的磨練，這種心理已經消失，同時她對高次曾經一度擁有的關心，也不見了。

茶茶現在倒是對龍子比較好奇。她想到龍子不顧子女的生死，把自己奉獻給殺夫仇敵時，有種奇妙的殘酷快感。

十二月初，前田利家突然發表要把居城從府中遷到加賀的金澤。城裡立刻爲了搬家忙碌起來。茶茶姊妹也趁這個時候，移居安土城。安土城現在是織田家的繼嗣三法師丸的居城，由前田玄以和長谷川丹波守二人擔任輔佐。茶茶她們有織田家的血脈，所以算做同一族，歸入安土城。

十二月中旬，茶茶踏上一年前曾經走過的路。那時護送的隊伍有長長一列，現在則只有幾個

人，朝著相反的方向前進。路上的風景她還依稀記得，只有飛舞的雪花和捲起的轎簾不同。

等看見琵琶湖青黑色的湖水時，姊妹三人都開始爲未來的新生活感到不安，而沈默不語。只有小督時常從自己的轎子上下來，走到姊姊的轎子邊，爲她們捲簾子。小督已揚棄府中時候的神經質，恢復她慣有的明朗無所謂的神情。

天正十二年的新年，茶茶她們是在湖邊的安土城渡過。

原來的安土城在本能寺之變時被明智光秀燒掉了，現在重建的這個和原來相比，規模小很多。似乎也代表著信長在世時和他死以後，織田家的威勢一落千丈。新年期間各國的武將上京，有的也會禮貌性的繞道來拜訪織田家的幼主。可是新年一過，城中立刻顯得門可羅雀。

茶茶姊妹帶著兩個侍女住在有一個小院子的內室。這裡雖然不像北國那麼凍得人發抖，從湖面吹來的風也冷冽刺骨。雪一直沒下。

二月時，阿發不知打哪兒聽來，京極高次領近江地方二千五百石的采封，現在住在大阪城的消息。

「高次君如果聽到我們的消息，一定會來看我們的。」

阿發說。茶茶雖然也希望在這寂寞的日子裡，有人來探望，但她並不期待。

來到安土以後的日子表面上很平靜，實際上每天都可以聽到家康和信雄結盟，同盟軍之間開戰等驚心動魄的消息。可是留守在城裡的士兵卻好像與世隔絕似的，毫不關心外界的發展。

三月初，傳言實現。城裏的櫻花還未謝盡。一天早上，茶茶被許多馬匹的嘶叫聲吵醒。不知從哪裡來了一大批少見的部隊，城裡一連混亂了十天。這個月二十一日秀吉領十萬大軍，從大阪出發，沿著城南的街道，陸續東進。茶茶在碉堡上看見他們。部隊一整天絡繹不絕，掀起漫天灰砂。羽柴秀勝、羽柴秀長、蒲生氏鄉、崛秀政等一連串武將的名字，從一旁觀看的城內武士口中吐出。

茶茶懷著某種感慨的心情，眺望蒲生氏鄉的軍隊。彷佛昨天他才和自己談論過母親嫁給勝家的親事呢。這個二十九歲的武將所率領的部隊都井然有序，十分美麗壯觀。

家康、信雄的聯合軍與秀吉的對決，出人意料的久。雙方主力都沒有出動，兩軍從春天一直對峙到秋天。

十一月，秀吉先和信雄單獨講和，接著又和家康訂立和約，雙方各自從戰場撤兵。結束長期野戰生活的部隊，和出發時一樣，每天從安土城南方的街道走過。只有近江的武將森長可戰死，他的部隊散漫寂寞。

部隊從戰場撤離後不久，茶茶看見蒲生氏鄉。那天茶茶她們聽說氏鄉到安土城拜見三法師丸

後，要到她們住的地方，趕緊打掃房間，換衣服。這可是她們搬到安土城後，第一次迎接自己的訪客。

氏鄉一進門，便不客氣地坐在茶茶她們安排好的位子上。兩年不見，氏鄉已完全脫離年輕人的稚氣，變成一個堂堂的壯年武士。

「小姐們都好嗎？我雖然知道你們去年就搬來安土城，可是戰爭老打個沒完，直到今天才有空拜見。」

茶茶向前傾著身子聽氏鄉說話。

「我馬上要搬到伊勢松崎，如果搬過去，以後就沒有機會來拜訪了，所以今天特地來看你們。」

照氏鄉的說法，今天是專程來看茶茶她們，不是拜見三法師丸囉。姑且不論他話中的其他含意。從他不經意的話語中，至少可以看出織田家幼主的地位多麼低落。儘管如此，茶茶仍對氏鄉能特地來看她們，感到暖洋洋。

「在我們隱居的這段日子裡，蒲生君益發雄壯威武了。」

茶茶誠實的說。前兩天她才聽人說、氏鄉如今是伊勢松崎十二萬石的領主。受信長生前喜愛的年輕武士，如今承受秀吉更多的寵愛。氏鄉和京極高次不同，他做事謹慎。面對也是信長遺臣

的秀吉，他的立場曖昧，一步一步腳踏實地的做事，才可趨吉避凶。

聽到茶茶的讚美，氏鄉眼中忽然放出光芒。

「人永遠不能預測未來。但是人可以有計劃，只要天時、地利、人和，計劃就能成功。」

「你是說要我們靜待在此，等待我們的時機？」

茶茶說完，湧起一股異樣的興奮。氏鄉聞言，沈默片刻。

「小姐們決不會碰到不好的事情，前途一定光明幸福的。」

「爲什麼？」

「如果小姐們不幸福，誰幸福？所以——」

氏鄉說到這裡，好像要考慮下一個措辭似的停了一下，卻沒有再開口。

「所以我們應該在這裡等待幸福來臨。」

茶茶結束了這個話題。

接下來氏鄉簡單描述了小牧大戰的情形，又說下次再見不知會在什麼時候，便起身告辭。

茶茶送氏鄉到中庭。本來她想送氏鄉出城，臨時改變主意，走到能看得見琵琶湖的平台。隔著湖的比良山被白雪覆蓋，湖風吹皺了一池冬水。

茶茶忽然想到，爲什麼京極高次都不來看她呢？她不明白，爲什麼每次見了氏鄉，就會想起

高次，見了高次，又會想起氏鄉。

天正十三年，茶茶十九，阿發十七，小督十五歲。她們在湖畔過第二個春節。

安土城比去年更加寂靜。去年還有幾個織田的舊臣利用上京之便，過來拜訪，今年連一個人都沒有。茶茶想，去年年暮來訪的蒲生氏鄉，不知道會不會再來？當她知道兩個妹妹也有同樣期待時，顯出不高興的神色。

「蒲生君不是說過，以後恐怕很難相見了嗎？他又沒事，來這裡幹什麼？」茶茶說。

「那你也不用這麼生氣啊？你自己還不是也在等他來？」阿發也生起氣。

「我爲什麼要等他？我又沒有理由要等他。」

「我怎麼知道！反正你就是這麼想，不對嗎？」

阿發轉向小督求證，小督擺出和事佬的樣子，說：

「我覺得最好誰都不要來。來了只是讓他們知道我們過得有多慘！」

小督的話使兩個女孩子沈默下來。的確，這時最好任何人都不要來，來了只是讓他們知道自己的地位有多麼卑下。

侍女們和偶爾出城的武士們仍然不時傳來大戰的消息。秀吉和家康保持和平，另外在紀州展

開大戰。連在安土城的這個小房間中，她們也能感受到大軍的移動。

三月初，三姊妹有一個意外的訪客——京極高次。他事前沒有打招呼，忽地一個人出現在中庭。小督第一個看見他，趕快跑到隔壁通知正由侍女梳頭的二位姊姊。

「高次來了。」

聽到小督的話，阿發和茶茶都露出驚愕的神情。

「帶他到客房。」

茶茶一面吩咐侍女，一面對阿發說：

「你快點準備，好去見他。」

「你呢？」

「我隨後就到。」

阿發急忙整理好衣服，出去了。茶茶則慢慢的梳頭髮，換衣裳。

聽到高次來訪，茶茶的心情也波動起來，可是她很快地壓抑住自己。反而對剛剛的激動，有點困惑。

茶茶走進房間。高次坐在靠走廊的位子，阿發坐在他對面，兩人正一邊說一邊笑。小督坐在他們旁邊，也露出快樂的神色。小督聽到高次和龍子的傳言時，曾氣憤地說：「好噁心！」可是

今天看見高次，她彷彿忘記自己對他曾有的憎惡。高次看見茶茶，立刻把身子坐端正。開始兩人中間奇妙的僵硬的交談。

「上次北庄城分別時，你曾經說過，假如我們都能活著，一定可以再相見。我當時還不相信呢。」

茶茶看著高次說。這個二十三歲的年輕人有些憔悴，但仍保持象徵貴族的額頭和堅毅的眼神。

「僥倖活了下來。」

高次苦笑著。簡短的話語中包含多少感慨。

「你吃了不少苦。」茶茶說。

「說到吃苦，小姐們才算遇到不少坎坷，和小姐們相比，我——」

他接著說：

「不過，不論怎樣，我要活下來，京極家才有希望。」

他確實如自己所言，不管碰到什麼事，都盡全力保住自己的生命，和京極家的希望。

高次激昂的話聲還在耳邊迴響，茶茶忽然問：「我聽到有關龍子的傳言。」

話才出口，她就後悔自己不該問，可是業已追不回來了。高次臉上閃過一抹痛苦的表情，隨

即抬起自信、蒼白的臉。

「和京極家相比，姊姊的一生就不算什麼了。」

說到最後，他的聲音顫抖起來。

「是嗎？」

茶茶仰起臉問。

「連現在正紅的氏鄉，都把妹妹嫁給秀吉做小老婆。何況我們京極家已經滅門，這也是不得已啊！」

「蒲生的妹妹？這是眞的？」

茶茶反問著。她以爲自己聽錯了，她簡直無法相信氏鄉的妹妹會嫁給秀吉做妾。

「你沒聽說過京都的三條局？」高次說。

茶茶曾經聽人提過三條局，只是不知道那就是氏鄉的妹妹。

茶茶把目光投向院中因寒冬枯萎的枝條，心裏充滿了難以言喻的寂寥。她一直認爲氏鄉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就算秀吉提出這種無理的要求，他也絕不會答應。想不到氏鄉推翻了她的期望。這一瞬間，氏鄉雄霸一方的武將光彩，在茶茶眼中褪了色。

高次和茶茶她們閒談了一會兒，相約還會再來拜訪後，回到任地田中鄉。高次一離開，三個

在高次面前沈靜不語的女孩兒們立刻嘰嘰喳喳的談論起來。

「沒有人知道京極家，可是龍子卻爲了這個家，嫁給殺夫的仇人。啊！眞討厭！」

茶茶向阿發說出對高次姊姊龍子的不滿。

「那麼松之丸呢？」阿發問。

「松之丸？」

「按照龍子原來的處境，他一定過得很不好。」

「所以龍子才肯做小老婆？可是，我討厭用姊姊的幸福來換取自身安全。」

這次是責備高次了。高次不一定爲了自己的安全才答應姊姊做秀吉的側室，他應該是爲了復興京極家。雖然茶茶曾對他有過這樣的期待，可是現在她對他只有感到不悅。

爲什麼曾經沸騰燃燒的東西，一下子就冷却下來？不只高次這個年輕人在茶茶心目中失去原有的份量，就連京極這個曾經顯赫一時的名門，也不再對她具有吸引力。所以面對高次情願忍受一切屈辱，復興家門的悲願，她反而覺得無聊和厭煩。

這天茶茶想了很多事，首先她想到蒲生氏鄉。氏鄉和高次不同，他既不必畏懼強權，把妹妹送人；也不必利用妹妹光顯門楣。

另一個進入茶茶腦海中的是五十歲的強權者——豐臣秀吉（羽柴秀吉）。聽傳言說，秀吉自稱

「霸主」，事實上他也已掌有八成的天下。如今這個霸主便擁有高次的姊姊和蒲生氏鄉的妹妹。而這兩個女人便是茶茶最關心的兩個人的姊妹。

茶茶很難想像秀吉是個什麼樣的人物。第一次和他交談，是在好幾年前，還在清洲城的時候。那時茶茶對他的印象只不過是一個有著五短身材，個性溫和，又不起眼的中年武將。另一次看見他，是在北庄城破那天，在田埂邊看見他策馬而行。除此之外，便是那一次又一次使她家破人亡的經驗了。

直到這一年的九月，茶茶有機會第三次見到秀吉。兩個月前，秀吉被任命爲關白。茶茶雖然不明白關白到底有什麼作用，但大概就是霸主的意思了吧。爲了慶祝，安土城的廣場上還特別擺了好幾處酒宴。

就在大設宴席後第二天，茶茶在碉堡上看見大批軍隊開拔向東。據安土城的武士們說，這些軍隊是秀吉的部下，要去北陸打仗，不過不知道秀吉是否在裡面。九月初，秀吉的大軍平定北陸，凱旋歸來。其中一支隊伍忽然轉向安土城。

安土城立刻騷動起來。連茶茶姊妹也受城裡人們的緊張影響，躲進房間裡。傍晚，茶茶姊妹接到通知，叫她們準備謁見秀吉。聽到消息，三姊妹的臉色大變。小督和阿發好像隨時都會喪命似的，哆嗦著走近茶茶。茶茶臉色蒼白，神情卻很鎮定。

「我們要抬起頭好好看著這位天下第一的霸主，不可以畏畏縮縮的。知道嗎？」

茶茶以從未有過的嚴厲聲調說。

「我們怎麼辦？」

阿發一臉以爲自己小命不保的模樣。倒是小督還能維持一貫鎮靜的神情，說：

「瞪他啊！霸主如果瞪我們，我們就回瞪過去。」

姊妹三人好不容易在從城中心調來的侍女協助下，打扮妥當，等待侍者來接。在不安的等待中，阿發和小督異口同聲的說，茶茶和亡母阿市簡直一模一樣。

八點左右使者才到。姊妹三人在兩名武士和三名侍女的陪同下走出自己住的別館，走過秋蟲唧唧的庭院。風很冷，好像暴風雨來臨前的急促，月亮高掛天空，雲被風吹得急速飄過。

走到城中心，女孩子們立刻被帶到城樓的大廳。本來她們以爲一定會燈火輝煌，沒想到只點了幾盞燈。昏黃的燈光下，大廳一角出現十幾個朦朧的影子。

當茶茶她們靠近時，那些人立刻把上身伏下來示意。她們被帶到上座。茶茶就座時發現伏下的十幾名男女中，只有一個女人把頭抬起。她覺得對方很面熟，一時卻想不起在哪兒見過。茶茶輕輕向她鞠躬致意，這時突然靈光一閃，忍不住小聲叫了出來。原來那個女人是前田利家的三女阿滿，曾經在府中城見過。

阿滿好像才十六歲，比阿發還小一歲。可是她個子高，看起來比實際年齡成熟。而且她在北庄城當過人質，未婚夫又在城破時喪身。歷經這麼多波折，更使她提早脫去少女的純眞。

「這位是以前常照顧我們的前田家的小姐。」

茶茶向阿發和小督介紹著。阿發和小督微微欠身示意。阿滿雖然也跟著欠身，可是一句話也沒說。茶茶第一次在府中城看見她時，就不喜歡她。現在還是覺得她冷冰冰，一副高深莫測的樣子。

這時，有脚步聲傳來。大家又把身子伏下，連阿滿也不例外。茶茶想：來的人一定是秀吉了。帶著爽朗的笑聲，這個人快步走來，坐在阿滿上方。然後揚聲問：

「小姐們交談過了？」

「還沒。」

阿滿用清澈的嗓音回答。這是茶茶第一次聽到阿滿說話。

「爲什麼不聊天呢？」

話聲方歇，他又問：

「安土城的小姐們好嗎？」

「好。」

茶茶把頭抬起，注視著離自己只有一間之遙的男人。果然是秀吉。不知是不是燈光的關係，秀吉黧黑的臉頰帶著酒醉般的紅暈，雙眼迷濛的笑著。

「茶茶，你妹妹叫什麼？」

「阿發。」

「再下一個呢？」

「小督。」

「哦，都是大美人呢。你們以後要和加賀的小姐做好朋友啊。」

然後秀吉轉向阿滿。

「如果你到大阪覺得厭倦，就來這裡玩玩嘛。」

「我不要。」

阿滿忽然說出使全座吃驚的話。

「不要，爲什麼？」

「無聊啊！」

「無聊？那可糟糕。」

秀吉像是哄小孩似的笑著說。

茶茶對阿滿的話不以爲忤，她的注意力這時全集中在這個自稱霸主的男人身上。他雖然出身卑賤，卻能滅了淺井一家，逼得柴田繼父和母親自殺，現在又奪得關白之位。

茶茶好奇地瞪著秀吉。本來她打算等秀吉把目光轉向她時，才要把視線移開。誰知秀吉自始至終都不再看她一眼。其實秀吉不只沒看茶茶，他也沒有注意在座的任何一個人。他只是好像大人在看小孩子辦家家酒似地，問一問阿滿和茶茶姊妹喜歡吃什麼，有沒有養鳥、釣魚之類瑣事。

「太晚了，大家去睡吧。」

最後他下了這道命令。茶茶姊妹欠身準備離席。忽然茶茶發現只有阿滿一個人沒有動，冷冷地看著大家躬身離去。

在她好奇的詢問下，侍女說出阿滿已成爲秀吉的侍妾，正要和他一起去大阪。茶茶乍聽之下簡直不敢相信。接著她陡然明白爲什麼這個比自己還小三歲的少女，會說出看不起自己姊妹的話，會故意裝出高貴冷漠的樣子，原來是意識到身份不同啊。

想到這裡，茶茶不寒而慄。和自己同年齡的貴族小姐們，似乎都變成秀吉的側室了。先是龍子、再來阿滿、氏鄉的妹妹，不知什麼時候也會輪到自己姊妹身上。茶茶第一次在感覺到在秀吉的庇護下生活，隱藏的難耐的不安。

第二年，小督十六歲。春天，前田玄以代表佐治與九郎向小督求婚。這消息對小督本人，甚至阿發、茶茶來說，不啻是晴天霹靂。

準新郎佐治與九郎雖然是尾張大野城主，領有六萬石薪俸，其實不過是個十八歲的小夥子。與九郎的母親也是信長的妹妹，所以他和茶茶她們算是表兄妹。可是茶茶姊妹從來也沒聽過佐治與九郎的名字，更不曉得還有親戚關係了。

後來茶茶才知道婚事進行得這麼快，主要是因爲與九郎的表兄信雄爲與九郎物色妻子，結果看上淺井家的三女兒小督的緣故。也有人說，這件婚事和信雄無關，完全是秀吉在作主。

當時她們可無暇分辨婚事由誰作主，擺在眼前的問題是，到底小督該不該答應？然而她們完全沒有任何資料來協助判斷。唯一清楚的是，對方和小督門當戶對。站在政治的角度來看，佐政與九郎是信雄麾下的一員大將。由於信雄和家康結盟，以後一旦信雄和秀吉關係惡化，與九郎便會站在家康的陣容。現在如果小督嫁給與九郎，和秀吉間又產生了另一層微妙的關係。

前田玄以提親後過幾天，茶茶問起小督的意願。小督畢竟才是個十六歲的大孩子，露出對湖畔單調的生活厭倦的模樣，平靜的說：

「大野，在尾張吧？聽說不錯呢。」

阿發不放心妹妹嫁到名不見經傳的大野去。

「我們應該先查查看，搞不好是一個小城呢。」

聽到阿發的話，小督說：

「小城大城有什麼分別？大城要亡還是會亡。小谷城應該算大了吧？結果還不是破了？北庄城更大，還不也被一把火燒光？就連安土城，在沒被燒壞以前，不也是全國最大的城池嗎？」

小督說的沒錯。看來茶茶雖然爲小督的婚事躭憂，而小督這個當事人卻一點也不煩惱呢。

那年初夏，小督的婚事終於談定。十月正式嫁到大野，本來媒人信雄應該要來帶新娘的，後來不知怎地作罷。

一入夏，姊妹三人就忙個不停。佐治家派了好幾次使者洽談。等到秋天，許多久無音訊的織田舊臣紛紛派使者前來送禮道賀。

小督出嫁的日子已近初冬。雖然還沒有下雪，灰濛濛的天空壓在湖畔的平原上。那陣子正好家康到大阪城會見秀吉，大夥兒的注意力似乎全集中到這件大事上，忘記了安土城還有小督要出嫁。

「我走了。」

出嫁早上，小督還半吐著舌頭，開玩笑似的對姊姊說。可是在姊姊眼中，穿著白色綾子小袖和服的小督，卻有股勇赴刑場般的悲壯。

阿發碰到這種場合最愛哭。也不曉得她是爲了和小督分別難過，還是以爲小督會步上母親後塵，一別永訣？淚水像氾濫的河水流個不停。

茶茶一直到小督快要離城，才越來越不安。她想到小督就要和一個完全陌生的年輕男人，生活在一個小小、孤立無援的城中。這樁婚姻不會幸福的。她被自己的預感焦燥得坐立難安。

「小督。」茶茶呼喚著妹妹。

「哪怕城毀了，也要勇敢的活下去。」

小督沉吟片刻，笑著回答：

「你放心好了。」

這時使者進來催促上轎。茶茶她們送小督到燒著火把的安土城門。小督向二位姊姊欠身致敬後，坐進轎子。於是一行擁有五頂轎子，三十多名武士護衛的不甚壯觀的迎親隊伍，沿著湖畔向尾張出發。茶茶雖不明白這場婚姻的含意，但也已意識到喪失了一個妹妹。

小督完婚後沒多久，第二年正月，前田玄以又來向阿發提親。

「茶茶大小姐的婚事最慎重，對象很難找，所以不得不往後延。我們先來談談阿發小姐的婚事。」

前田玄以客氣地說。

「對象是誰？」

茶茶望著這個秀吉最信任，被推選爲五奉行之一的僧侶模樣的中年武士。

「是小姐們認識的人。」

「是誰？」茶茶再問一次。

「京極高次殿。」

說到這裡，前田玄以眼中射出銳利的光芒。

「不論家世或者人品……」

對方說到一半，茶茶忽然挿口。

「都相當不錯，我想我和妹妹都不會反對的。」

茶茶強忍心中寶貝被人搶走的刺痛，裝作不在乎地問：

「京極方面也同意嗎？」

「還沒有向他提起，不過他應該不會有問題的。」

前田雖然沒說，可是任誰都聽得出來這又是秀吉的主意。

茶茶回到自己房間，立刻把阿發叫來。

「剛才奉行來，幫京極高次提親。」

她停了一會兒，繼續說：

「不是和我，是和你。」

「我和高次？」

「你不願意？」

阿發羞紅了臉，掩不住滿臉興奮的表情說：

「可是他──」

「你不用躭心，這可是關白的意思呢。」

茶茶帶著點不悅，刻薄地說。可是阿發一點也不在意。她滿臉春風，掩不住心中的高興，噗哧一聲狂笑起來，一直笑到茶茶顯出生氣的模樣，才轉爲空洞的乾笑收場。

前田玄以爲阿發和高次提親後不久，準新郎高次親自到安土城拜訪茶茶姊妹。當時是一月下旬，這一年從新春開始下雪，雖然雪並沒有堆積起來，但是每天都可以看見雪花飛舞。高次來訪那天，從早上就開始下小雪。湖面上吹來的強風，吹起了漫天雪花。有時雪略歇息，便露出一角藍天。

和上次一樣，高次一聲不響地出現在中庭。那時茶茶正好拉開起居室的紙門，想透透氣，一

眼瞧見院子裡站著一位混身是雪的武士。從他微聳的雙肩流露出的傲氣，茶茶立刻明白他就是京極高次。

高次上回來是十三年三月，一眨眼已經過了兩年。

阿發不在，和侍女一起參加城池附近的寺廟所辦的茶會去了。阿發本性雖然活潑，可是到安土城以後，也學著深居簡出。直到茶茶向她提起高次求婚，這才勾起她躍動的心，再也耐不住寂寞，時常出去遊玩。同時阿發走起路來像一陣風，把地板踩得砰砰作響。

「你不能輕一點嗎？」

如果茶茶罵她，她就會說：

「沒法子啊，人胖嘛。」

一面還好像展示自己多肥似的，扭轉著上半身。茶茶驚異地發現阿發的身子像吹了氣似地，漲大了一倍，顯示出成熟女人的豐腴。和阿發相比，茶茶不禁為還沒有發育成熟，像個青澀果子似的，但已在去年七月嫁掉的小督傷心。

高次走近走廊，才注意到坐在房間裡的茶茶。他略停一下脚步，接著注視著茶茶，大踏步走來。大概是走急了，高次蒼白的臉頰上染著一層紅暈。

茶茶招呼高次進入房間，關上紙門。

「前年一別之後，您怎麼都不來看我們了？」

聽到茶茶的話，高次回答：

「其實去年夏天我曾經來過安土城。像今天一樣走到內庭，後來聽到房間裡傳出說話聲，所以就回去了。」

「你為什麼不進來打招呼呢？」

高次又說：

「我去年年末還來一次。那時是晚上，我一直走到房子前才回去。」

聽到這番話，茶茶感覺面對高次有種窒息的壓迫。她垂著頭前傾著身子。她知道此刻只要抬頭，就會看見高次剛到北庄城時求愛的眼神。

茶茶覺察出高次想要對自己說什麼，於是更對只和高次二人共處一室感到不安。她好奇的想：不知道高次對於娶阿發這件事，作何感想呢。

「你不是要娶我妹妹了嗎？」

「沒這回事，誰說的？」

茶茶接受高次的說法。她想，或許高次還不曉得這件事吧。

「我是覺得這是一椿好婚姻。」

茶茶才說到一半，高次忽然用顫抖的聲音說：「流著京極家血的我如果和繼承淺井家血統的茶茶結婚，不是更好嗎？」

「我好幾年前也曾經做過這樣的夢。」

茶茶誠懇的說。她明白高次終究要屈服在秀吉的命令下，娶阿發爲妻。縱然他有雙眼流露出的似火熱情，終也無濟於事。想通了這一點，茶茶反而鎮靜下來，她像年長者傾聽小孩子胡言亂語似地，同情卻不爲所動。

「可是現在念頭已經消失。」

「念頭消失？」

「京極家和淺井家輝煌的歷史已成過去，時代在改變。我一度曾經想過，淺井家滅了京極家，如果你和我能夠結婚，就可以消彌京極家對淺井家的仇恨，然後由你來振興我們兩家的聲威。——可是，那已是好多年前的想法了，我現在不這麼想了。」

「爲什麼？」

「因爲時代在改變，如果堅持這個想法，反而顯得可笑。在這十年裡，幾乎所有名門都滅亡了。武田滅亡了，明智滅亡了，連柴田也亡了。織田家現在也在風雨飄搖的狀態。又有誰還記得淺井家呢？」

「你說的沒錯。那麼讓我們忘記京極和淺井，就以一個大溝一萬石的小小城主京極高次向你求婚，你願意接受嗎？」

「大溝一萬石？」

茶茶抬起頭，她沒有聽說高次要成爲大溝城主的傳言。

「這是昨天才說的。恐怕要到夏天才會正式公佈出來。」

「恭喜你。是誰告訴你的？」

高次兩手平放膝頭，沒有回答。

「是關白大人？」

茶茶不假思索地問。她雖然無心，話中卻充滿諷刺的味道。高次依然不回答，但他的雙肩像在極力壓抑內心悲苦似的拱了起來。

茶茶站起身打開紙門，細細的雪花仍然狂亂地飛舞著。

這時——

「茶茶小姐。」

高次雙膝在地上磨擦著，跪走過來。

「你瞧不起我成爲大溝城主，對不對？」

「爲什麼?·這——」

「對，應該是這樣的。我姊姊給秀吉大人做小老婆——。」

「不——」

茶茶強行打斷高次的話，站著往下直視著眼前的男人，然後她改變語氣，說：

「我一點也沒有想到你所說的地方。我想的是，你現在雖然只是大溝城主，也許不久之後你就會移居更大的城，再移到更大的城……只要你們姊弟倆同心協力，沒有什麼辦不成的事啊。」

「那麼——」

高次欲言又止。

「不！」

茶茶像被高次火熱的雙眸灼傷似地，趕快把目光移開。這時，她感覺自己的衣服好像被什麼東西抓住。低頭一看，原來是高次。高次的右手粗野地抓住茶茶衣裙一角，手背上的青筋一根根爆起。茶茶從沒被別人這麼粗野的對待過，但是她一點都不生氣。

茶茶拍手叫喚侍女，高次只好把手放開，同時將身子稍微挪開一點。

「我剛才說的都是眞心話。」茶茶用平穩但含有些抗拒的冷峻的口氣說。

「如果不該接受大溝城，我會推辭。我現在已顧不得京極家了。」

「——」

「我今天是來表明自己的心意。」

這時，侍女走進來。茶茶本來想叫侍女奉茶，轉念一想，乾脆說：

「京極先生要回去了。」

她爲自己說話的無情感到內疚。

高次像爲自己來訪做結論似的說：

「請再考慮。」

然後靜靜鞠躬返身而去。

春天，京極高次和阿發的婚事公開，阿發身邊突然熱鬧起來。和去年小督結婚前不一樣，前田玄以調配了許多侍女爲婚禮做準備，所以兩個人的房間整天川流不息。婚期定在八月底。

高次在七月成爲大溝一萬石的城主。茶茶想：「高次果然沒騙我。」可是高次卻估算錯了一件事，那就是茶茶聽到這個消息時的反應。乍聽之下，茶茶會想到又是秀吉的傑作。不論把阿發許配給高次，或是讓高次成爲大溝城主，可能都是秀吉的意思，但也可能是秀吉的側室，高次的姊姊爲弟弟爭取來的。

茶茶想起那天高次抓住自己衣裾，滿懷柔情的雙眸，再看看因爲能嫁給高次，掩不住滿心歡喜，容光煥發的阿發，茶茶爲自己和高次擁有不爲阿發所知的祕密，而有種異樣的感覺。

初夏，高次爲了正式洽談婚事，到安土城拜訪。茶茶吩咐妹妹一個人接待，她不知道面對高次，會不會露出心虛的表情。

上花轎的那天，暑氣已消，湖畔染上初秋的氣息。早上，侍女跑來說，看見湖上出現難得一見的天鵝，是吉祥的瑞徵，小姐和京極公子一定能白頭偕老。大家聽了都好奇的跑去看。天鵝像個白紙片似的漂浮在秋陽下泛著銀光的湖面。

迎親行列十分隆重，任誰也想不到新郎竟是五年前倉惶從北庄城逃命的落魄武士。阿發坐進夾在女官和侍女中間的朱紅色喜轎。她和小督一樣，當轎簾快要垂下時，向茶茶點頭示意。小督那時還能維持一張笑臉，阿發卻用白綾子衣袖遮住雙眼，彷彿不勝離別的悲哀。

茶茶走近她，用斥責的語氣說：

「振作點！你和小督不同，你只是嫁到湖的對岸罷了！」

於是十九歲新娘畫著濃粧的臉上，流下兩行淸淚。想起阿發前一刻還爲婚事興奮不已，這會兒反倒哀傷起來的複雜心情，連茶茶也不禁嘆息著：女人心海底針。

迎親的隊伍出發了。前面是十二頂坐著女官和侍女的轎子，後面跟著三十頂，不知乘坐的是

什麼人。然後是七名騎馬的武士，還有一長條挑著長衣櫥、屏風箱、櫃子等傢俱的行列。隊伍走到大津，然後坐船到大溝。

茶茶在城門看著隊伍走遠，連忙爬上城中的碉堡。果然沿著湖畔，有一列細長帶狀的人馬，以極緩慢的速度前進。這時茶茶看見十幾隻天鵝從南到北，編成人字形，飛略過湖畔的平原。剛才侍女說，天鵝是瑞徵。在茶茶眼中，鳥群飛去倒象徵著阿發和小督的離去，只撇下她一個人過著孤獨的日子。

回到房間，茶茶覺得好寂寞。她這輩子還不曾像今天這般寂寞和坐立難安。連房間都變得陌生了。母親、小督、阿發一個接一個的離開，只剩下茶茶一個人。她似乎嗅到未來不可知的危險，正張牙舞爪的等著她。

然而，危險並沒有降臨。日子還是像往常一樣，在平靜中渡過。只有侍女們提起秀吉在京都建了一座巨大的宅邸——聚樂第。整個城池東起大宮，西到淨福寺，北起一條，南到下長者町。在這麼一大片土地四周挖壕溝，造假山，掘池塘，還建造了好幾棟大城樓。九月十三日，秀吉把所有家眷都接來聚樂第居住。

從九月到十月，受聚樂第騷動的影響，安土城內更顯得安靜。茶茶逐漸習慣一個人的生活。十月上旬，前田玄以拜訪茶茶，問她是否寂寞，想不想和自己一起到聚樂第玩玩。茶茶無可奈何

的說好，因爲她意識到前田玄以的提議中，也包含了秀吉的旨意。

於是茶茶坐著轎子，從大津前往京都。前田派了三十名武士和五頂轎子保護她的安全。茶茶隱隱湧起一股巨大的不安，她不知道自己進入聚樂第，還能不能再回安土城。

於是茶茶叫停轎子。問旁邊的武士，前田玄以在哪裡。她想向前田說明自己這次去京都，純粹只是爲了參觀聚樂第。沒多久，前田玄以騎著馬，來到茶茶的轎旁。

「我什麼時候可以回安土城？」

茶茶嚴肅的問。於是這個政治手腕高明的中年人笑著說：

「想早點回去嗎？這麼想家？」

他揚聲大笑後，又說：

「其實什麼時候回去都可以。不過明天要參觀聚樂第，所以請小姐暫時忍耐一下。」

從前田的話語中，茶茶找不出其他含意。

轎子再度出發，茶茶是第一次看見京都的街道。風很冷，茶茶沒有掀起轎簾，只從轎簾搖晃間，看見城牆和街上熙來攘往的人群，裡面有男，有女，有武士，也有一般老百姓和僧侶。女人們穿的衣服都很漂亮。

當天晚上茶茶住在聚樂第四周的衆多武士宅第中的一間。

第二天，她在前田玄以的帶領下進入聚樂第。進門是一片鋪著白砂的庭院。茶茶在一個老女官和許多侍女的陪伴下，由前田玄以帶領著參觀一間間房間。房間裝飾得十分漂亮，但沒有什麼東西特別吸引她。所以剛開始她還仔細觀看幾十個榻榻米大的壁畫，後來只瞧一眼就懶得看了。聚樂第的另一個特色是庭院特別多，幾乎每個房間都有一個庭院相連，庭院各自有所不同，但是看多了，也就大同小異了。

「請到這邊來。」

一直面無表情的老女官忽然開口。這時茶茶才發覺，不知何時前田玄以和侍女們都不見了，只剩下她和老女官兩個人。

茶茶踏進不怎麼寬敞的接待室。牆上掛著一幅畫著孔雀的長軸，旁邊架子上放著一些裝飾用的畫屏風。房間正中央有一張異國情調的大黑桌。茶茶坐在桌前，不久門外傳來和安土城那夜相同的腳步聲，以及旁若無人的談笑聲。

等秀吉走進房間，茶茶才發現他老了。上回在安土城，由於燈光昏暗看不清楚，現在出現在茶茶面前的是一個小個子，多皺紋的平凡老人。只不過這個老人也就是當北庄城陷落時，騎馬向北進發的武士。

「茶茶長大了。」

秀吉站著說。

本能寺之變後，秀吉曾到清洲城，那時他稱呼茶茶爲「小姐」。後來在安土城，他還是叫她小姐，現在卻改稱茶茶了。

茶茶沉默著對眼前全日本最有權的男人趴下身。只有秀吉一個人站著，其他幾名隨侍的男女都跪下來，趴在地上。

「晚上和我一起吃飯吧。」秀吉說。

「我很累。」茶茶回答，她不想和秀吉一起吃飯。

「累？來聚樂第玩可不能累喲！」

他停了一會兒：

「怎麼了？把頭抬起來，讓我看看！」

茶茶依言抬起頭。

「嗯！臉色不錯，不用躭心。既然你累了，就早點休息吧。帶什麼土產回去好呢？應該城裡每個都有一份吧。」

「我要一個人帶回去？」

「當然不是。不需要你自己拿啊。」

秀吉說完大步走出房間。等他到走廊，茶茶還聽見他自言自語地說：茶茶以為要自己帶回去……之類的話，然後他哈哈大笑，笑聲漸去漸遠。雖然秀吉像一陣風似的，把隨從通通帶走，但是房中似乎仍留有他精力充沛的笑語聲。

茶茶在侍女的帶領下，走過寬廣的庭院，從外面觀賞城樓。城樓的院子裡種著幾十株胡枝子，淡紫色的小花開得璀璨。茶茶唯有看到這些胡枝子，才打心底讚美。庭院裡舖著細砂，除了胡枝子，沒有種任何樹。茶茶停下腳步，看著花朵發呆。

於是一個侍女說：

「這裡是加賀太太的別館。」

「加賀太太？是前田家的——」

「是的。」

「這裡不是城樓嗎？」

「但也是加賀太太住的地方。她喜歡胡枝子，為了太太，院子裡才特別種滿胡枝子。去年才種的，起先我們還躭心今年花開不多，沒想到這麼茂盛。」

當茶茶知道這個開滿胡枝子花的庭院，是阿滿的院子，好像被澆了一盆冷水。由她能在聚樂第照自己喜愛改造院子，茶茶便可想像她的權勢。阿滿是一個晶瑩剔透的美人，可是她卻對自己

充滿了敵意呢。

茶茶在京都住了三天，由前田玄以帶領著參觀郊外及市內的寺廟，最後疲倦萬分地回到安土城。

剛回到單調的生活，茶茶整日反覆想著旅行及京都的種種。嵯峨及醍醐的風光，好像進入仙境般豪華的聚樂第，以及開滿胡枝子的阿滿的院子，和秀吉爽朗的笑聲。

小督嫁了之後，很少來信，倒是阿發不到十天，就會寫一封。內容不外乎是邀茶茶到大溝玩。茶茶也想去。她曾考慮到見高次時，可能表情會不自然，但是阿發嫁了這麼久，兩個人應該可以坦然相對吧。

她向前田玄以提起要去大溝的話，前田露出意外的表情，說：

「小姐可能不便輕易前去探望。至少要得到許可。」

「誰的許可？」

前田沒有回答。只是說小姐尊貴，要仔細準備，才能出發。

茶茶回到自己房間，此刻，安土城的這個房間對她而言，簡直就是牢房。她第一次驚懼的發現，自己只不過是一個被囚在湖畔城池一角的俘虜。

第四章

天正十六年的春節，茶茶一個人在湖畔的小城中靜靜渡過。阿發和小督都不在身邊，侍候她的兩名侍女也不常講話，所以茶茶除了有事才叫她們，平常幾乎都不開口。茶茶對自己的未來有著不祥的預感：自己會不會步上前田利家的女兒阿滿、京極高次的姊姊龍子和蒲生氏鄉的妹妹三條局相同的命運？

其實到目前爲止，茶茶並不像母親、阿發和小督那樣憎恨秀吉。她和秀吉見過四次面，每次秀吉都給她不同的印象。不過基本上，除了他全副武裝騎在馬上除外，其他三次只給茶茶一種老好人的感覺。儘管淺井家和柴田家都毀在他的手上；父親、母親和祖父也因他而死，她卻沒有因爲這層關係仇視秀吉。直到最近她突然發現自己成爲被秀吉關在安土城的俘囚，這才對秀吉產生新的畏懼，甚至一想到他，就怕得全身寒毛豎立。

就在城中櫻花蓓蕾初綻之際，茶茶的預感成眞。大批使女出入茶茶房間，忙東忙西得好像在

準備婚禮。她們帶來許多漂亮的衣服和豪華的傢俱。

忙了十天後，前田玄以來拜訪茶茶，問她願不願意搬到聚樂第？前田玄以說時，口氣十分嚴肅。茶茶不敢忤逆，只好問：

「什麼時候搬去？」

「再等十天，等聚樂第櫻花全開了再去。」

茶茶沉默著，心裡暗暗盤算不管怎樣，要趁這十天做個了斷。如果要自殺，就趁現在。父親、祖父、繼父不都自殺了？連一向嬌弱的母親都可以做得到，何況是我呢？

第二天茶茶派使者到大溝，說有急事請京極高次來訪。

派出使者後，茶茶開始憂心等待。高次現在是大溝城城主，不能說出來就出來，可是自己刻意派人去請，他應該不致於不關心吧。

第五天傍晚，京極高次終於出現。茶茶摒退左右，打開房門，等待高次。不久，高次帶著一城之主的架勢，穩健地走來。進門後，他客氣地向茶茶打招呼。口氣與其說是驕傲，倒不如說是冷酷，甚至有點憎恨茶茶。與上回抓緊衣角的他簡直判若兩人。

「請上座。」

茶茶示意，高次坐在房門口一動也不動。

「你聽到傳言了？」

「是的。」高次兩手放在膝上，簡單地回答。

「啊，有點冷。」茶茶起身想關上房門。

高次忽然說：

「打開它吧。」

「爲什麼？」

高次沒回答，只用略帶嚴厲的口氣又說了一遍：

「還是打開吧。」

茶茶頹然坐下。春天溫暖的夕陽從敞開的房門射進來。

「你的看法呢？」茶茶問。

「很好。」

「眞的？」

「嗯。」

「可是大人曾經滅了我們兩家啊！」

聽到茶茶的話，高次好似被針插了一下。

「你上回不是說，時代在改變嗎？」

「沒錯，時代在改變。可是這件事關係到我，無法輕易割捨啊。」

「請原諒我不想談這件事。特別把我叫來談這件事，簡直像在開玩笑。」

高次臉色蒼白的說。

的確如高次所言。上回他情願不要一萬石的大溝城，不要光顯門楣，只要跟她長相廝守的模樣還留在茶茶腦中，而今她居然要問這個男人，自己該不該做秀吉的側室，豈不是太爲難高次了？再說高次就算反對，也不敢明講。畢竟秀吉的命令是絕對的，違逆他只有死路一條。

兩個人沉默地對坐著。不久——

「天快黑了。」

高次看著院子說。

「明天我再來拜訪吧。」

他像畏懼和茶茶單獨坐在關上門的房間裡那樣，也避免和茶茶單獨坐在黑暗的房間中。茶茶默默伏下身子。她知道高次起身離去，而沒有加以攔阻。茶茶一個人坐在黑暗的房間裡，直到侍女拿燈進來。她想：我爲什麼要把高次老遠從大溝請來？跟他商量也已經於事無補了啊！

過了片刻，茶茶呼喚侍女命她打聽高次今夜的住所。不久侍女回報：

「高次大人住西北角的鷹之間。」

晚上八點，茶茶摒退侍女，走出房間。外面月光明亮，一走到院子立刻感覺寒風刺骨，只有光禿禿的樹梢上的新綠，訴說著春天的脚步近了。

茶茶沿著房子向前行。途中，她聽到波浪的聲音，以及遠處傳來微弱的宴飲的笑聲。

茶茶沿著牆角走，刻意不讓身子暴露在庭院微弱的月光中。一直走到靠近西北碉堡，高次住的鷹之間附近，她才停下脚步，察看房內動靜。房間裡沒有一點聲息。看來高次不是不在，就是已經睡了。

茶茶輕輕敲打外窗，沒有反應。她稍微用點力再敲，這次裡面有了動靜，有人從房間走到走廊。茶茶趕緊藏到右手邊的樹叢裡。

外窗打開了，一個男人走出來。茶茶從他仍穿著白天的服裝，知道他就是高次。茶茶從樹叢走向他。高次看見茶茶，吃了一驚，赤著脚走到院中，好像拒絕茶茶靠近似地，堵在她的面前。

接著，他又覺得兩個人站在院子裡不妥，招呼茶茶走上走廊。

「你爲什麼這樣？我不懂。」

高次嚅囁地說。

茶茶剛要開口，他又接著說：

「請你快點離去。」

「我決定如你所說，嫁到聚樂第。」

聽茶茶這麼一說，高次帶著不安的神情，請茶茶進房間。高次好像在寫東西，房間安置著一張矮几，旁邊還放著燭台。從走廊走進房間，四周立刻明亮起來。

兩人隔著桌子相對坐下。

茶茶說：

「我決定去聚樂第，我把這個決定告訴你。希望你今夜留我下來。」

高次一眨也不眨地瞪著茶茶，壓低聲音說：

「你瘋了！」

「你看我像瘋了嗎？」

茶茶面對高次，直視著他的眼睛。茶茶瘋狂的是外表，這二十年來，她從來沒有像現在這般清醒。她的頭腦好像浸在冰裡，可以仔細回憶過去漫長的歲月。

在她腦海中，一一浮現出已經模糊的小谷城破之夜；平靜的清洲城內時光；嫻淑的母親阿市

；還小的兩個妹妹；父親長政的畫像；接到本能寺之變惡耗那夜的心驚；以及安土城的萬燈會。接下來則是活生生的母親的婚禮；北國陰霾的天空和細雪；繼父勝家出征；北庄城破時轎子走到幽暗的山道……

這二十年的生涯中所發生的點點滴滴都像跑馬燈似的地，在她腦中一一晃過。她從來沒有像今天，回憶起這麼多往事，甚至連發生事情當天的天氣等細節，她都記得一清二楚。

「我想，我是命該如此。本來我打算自殺，了結自己的生命，可是現在我卻要堅強地活下去。因爲我的父親、母親、祖父甚至繼父都活到最後一刻，他們不肯放棄任何的希望。我也是。」

高次靜靜聽著，他的沉默表示他對茶茶的贊同。於是茶茶更加大膽，面不改色地說：

「我可以留下來過夜嗎？」

因爲上次高次曾經表示喜歡她，茶茶才決定奉獻自己。不過這不是愛。她現在一點也不愛京極高次，只是她相信高次在要求她和他在一起時，眼中閃爍的光芒不假，所以與其將貞操獻給秀吉，倒不如給高次。

「你是認眞的？」高次問。

「當然。我又沒有瘋。」

「你還說沒瘋？正常的人不會說出這麼無理的話。」

「無理？」

「沒錯。」

「我求你。」

茶茶盯住高次的雙眸，好像誰先把目光移開，誰就輸了。

「請你出去。」高次說。

「——」

「你如果不出去，我只好出去了。」

茶茶不說話。高次挪動身子，想站起來。這時茶茶忽然抓住高次的衣裾，就像上回高次抓住她的衣服一樣，只不過當時高次眼中燃燒著愛戀的光芒，此刻茶茶眼中一片清亮。

高次撥開茶茶的手走出房間。茶茶一個人呆坐好一陣子，知道高次不會回頭，才站起身。茶茶慢慢走回自己住的別館。這時她明白，自己已不再是一個普通的女人，而是秀吉的女人。京極高次因爲懼怕秀吉，拒絕了她。

就在高次走後第二天，蒲生氏鄉忽然來訪。上次碰見他，是在天正十二年年尾，那時才打完小牧之戰。一晃已經三年半了。

茶茶鄭重迎接這位松坂三十二萬石的領主。三十二歲的氏鄉完全脫離年輕人的稚氣，舉止穩重，尤其和往常一樣低沈的聲音，更給人安心的感覺。

「恭喜小姐。」氏鄉仍用往常的稱呼。

「可惜小督和兩位小姐還沒出嫁的時候，我抽不出空去拜訪。不過這次我無論如何一定要來拜訪您。」

氏鄉似乎是來祝賀茶茶成爲秀吉的側室。

「你認爲値得恭喜？」

茶茶像要究明氏鄉眞心似的說。氏鄉垂下眼，

「當然，而且是可喜可賀。如果小姐能產下麟兒，這孩子不就可以繼承淺井家的血脈了？而且——」

氏鄉說到這裡打住，茶茶想，他大概要說這個孩子也可以繼承天下大業吧。

「我生孩子？」

「是的。」

「我的孩子？」

忽然茶茶止不住一陣鼻酸，眼淚一顆顆從腮邊滑落。她從來沒有想過要和秀吉生孩子，和害

得自己家破人亡的仇敵生孩子。她並不難過，只是想到自己不但背負奇異命運，還要負擔女性的天職，忍不住情緒激動。

氏鄉任茶茶哭個痛快。

過了一陣子，茶茶擦乾眼淚，說：

「對不起。我剛才有點激動。」

氏鄉問：

「小姐到過聚樂第嗎？」

「去過一次。」

「是個相當漂亮的地方吧？」

「我不這麼認為。」

「那可眞糟糕。」氏鄉想了一下，又說：

「如果你不喜歡聚樂第，另外再造一個城來住也可以啊！」

「眞的？」

「當然。除了小姐，還有誰可以這麼做呢？」

「要在哪裡造城？」

「小姐要住的地方——選在淀川附近吧。用當地原有的城也行，另外再造一個城也行。那兒離大阪、京都都近。我想爬上城樓觀賞淀川流過城角，四周平野一望無際，一定很美。」氏鄉好像親眼所見似的，描繪出一個嶄新的城池。

茶茶的眼淚再度滑過兩頰。當這個不存在的城池浮現在她的眼前，她所想的只是一座關住她的監獄。

「我就照氏鄉所言，努力生下孩子，搬進新城。」

「對啊！這才是可喜可賀。」

「是的。」

茶茶如同母親，再一次把命運交到氏鄉手裡。母親結果自殺身亡，那麼自己的命運呢？

氏鄉停留片刻後離去。他走沒多久，前田玄以就從京都回來，同時告訴茶茶。

「明天搬到聚樂第。早上七點出發。」

果然，聚樂第的櫻花全開了嗎？那一定是十分壯觀的。但是茶茶一點也不開心。她在眼前努力描繪著自己即將要繼小谷、清洲、北庄、安土之後居住的第五座城市。那是蒲生氏鄉在淀川邊架築的空中樓閣。

上午八點茶茶一行由安土城出發到聚樂第。茶茶臨上轎前，望著這個自天正十一年起，住了

六年的地方。在這裡，她和妹妹們悄悄地由少女長成女人，然後先是小督，再來阿發，現在輪到她邁向另一段嶄新的命運。

雖然到了三月底，今年的春天似乎來得特別遲，湖畔的陽光仍舊清冷。聽說聚樂第的櫻花都開了，而安土城門邊的櫻花還含苞待放。一行人有的乘轎，有的騎馬。他們既不像迎親隊伍那般華麗，也不似一般旅人。聽說豪華的傢俱隨後運送，這隊人馬行來倒也輕鬆。隊伍前面是三十幾名武裝騎士，後面跟著三十幾頂轎子。茶茶的轎子被夾在中間。

茶茶不認識前後頂轎子中坐的女人。她們不知打那兒來，早上茶茶要上轎子前，她們才冒出來向茶茶致敬。每個人臉上都無表情，態度既慇懃又冷淡。在這些女人的轎子後，跟著大約三十名騎馬武士。

整個隊伍在嚴密的保護下，失去婚禮行列的喜慶，反倒像一隊保護什麼貴重物品的保鏢。隊伍快速前進著。茶茶透過低垂的轎簾，曾見路旁有好奇的孩子，看熱鬧似的佇足觀望。也有人鞠躬敬禮或立正致敬。

一直到大津，大家才停下脚步吃午飯。除了茶茶，其他女人都從轎子裡出來走動。茶茶則以身體不適爲理由，沒有出來。她不喜歡讓別人看見她走到人生叉路上的徬徨模樣。轎簾間可以看見深藍色的湖水，湖面上沒有船。這裡的櫻花也大多含苞待放。

直到進入山科，路上才出現盛開的櫻花樹。花瓣是幾乎偏白的粉紅色。茶茶不認爲花美，反而覺得它有些褪了色的骯髒。

京都還是十分熱鬧。上次來時是秋天，現在已入春，大街上人們穿梭如織，行色匆忙。大家都爭著觀看這一長條隊伍。上次茶茶住在聚樂第前的武士宅邸，這一回轎子直接進入鋪滿細砂的聚樂第大門。

轎子停在一棟房子前。茶茶才踏出轎門，便忍不住驚叫起來。因爲映入眼簾的全是盛開的櫻花。那些櫻花和以往所見不同，不論花形、顏色都比較厚重、華麗。沒有風，盛開的櫻花沒有一瓣掉落。層層的花枝在茶茶頭頂形成一把大花傘。等她回過神，才發現自己四周只剩下女人。她們垂著頭跪在地上。

茶茶把視線由櫻花移向她們，帶著點惡作劇的心態，故意站著不動。別館的玄關打開，裡面也有幾個女人跪接。茶茶忽然被一種異樣的感覺擊倒。這些女人像櫻花似的全不會動，彷彿除了自己，四周沒有一個是活生生的東西。

茶茶邁步走向玄關。女人們爬起身，動作整齊地跟在茶茶身後。玄關入口有一個老女人接待，不是上次那個。別館像普通住家，有內院，那裡也全是櫻花。茶茶望著內院滿樹的櫻花，不由想起那個被胡枝子包圍的房子。她雖不特別喜歡櫻花，可是總比待在寂寞的胡枝子花叢中要自在

多了。

茶茶的寢室在最裡面，旁邊是換衣服的房間，再過去又是另一間寢室。走廊邊還有幾個房間，是下女房。從安土帶來的女傭全住在這裡。茶茶把自己安置妥當後不久，前田玄以出現了。

「小姐對這裡還滿意嗎？聚樂第中這裡的櫻花最美。小姐現在是這裡的主人。」

前田接著說：

「小姐一定覺得很寂寞，不過請安心住下來。最近城裡爲了迎接天皇巡行聚樂第，忙得不得了。要等巡行的儀式完畢，大人才有空來看你。」

照前田玄以的說法，要等天皇巡行完秀吉才會來找茶茶，那麼至少還要再過半個月呢。

茶茶住進聚樂第的第一晚，出乎意料地京極高次的姊姊龍子來訪。龍子現在叫京極局，和阿滿的加賀局、蒲生氏鄉的妹妹三條局都是深受秀吉寵愛的小妾。

茶茶上次看見龍子，大約是在十三、四年前。茶茶還記得那是天正二年的一個秋日，高次和龍子第一次到清洲城來。龍子跟在高次身後，比自己大四、五歲。當時是個十三歲的長身少女。

在茶茶幼小的心靈裡，京極家小姐給她難忘的高雅和對命運逆來順受的印象。她不像一般貴族小姐那麼驕傲，只有名門後代的嬌美和脆弱。

京極局帶了許多侍女過來，可是卻一個人走進茶茶房間。

「茶茶小姐，好久不見。我還記得上次相見是和弟弟一起去清洲城拜訪呢。」

龍子安詳的笑容浮現在茶茶記憶中雪白的臉頰上，笑聲意外地明亮。茶茶本來以為做別人的姨太太，生活一定陰暗不安，可是在京極局的臉上找不到一絲陰影。

「自此之後眞是世事多變化。我聽說茶茶小姐經歷了許多事，我也是一樣。」

京極局說。茶茶簡直無法相信眼前這個年輕貌美的女人，曾經嫁給若狹的武田家，丈夫死後，又嫁給殺死丈夫的仇敵秀吉做偏房。茶茶的經歷固然多變，京極局的遭遇更是複雜。在這段時間茶茶失去了母親和繼父，京極局失去丈夫和孩子。有人說她的孩子被殺，也有人說行蹤不明。

茶茶忽然發覺京極局風霜不曾留下痕跡的容貌，有點像母親阿市。她們都是那種歷經大風大浪，仍能保持平和的女人。茶茶的心一片寧靜，反而找不出話回答。不過，她對京極局有著一份同血源的親情。

茶茶帶著京極局到走廊，打開通往內院的紙門，觀賞夜晚的櫻花。院子裡沒有放木屐。京極局拍拍手，立刻侍女送來兩雙木屐。

「請。」

茶茶照京極局所言，先從走廊下來。兩人一起到樹下賞櫻。茶茶走著走著，忽然發覺剛才那

麼快就順從了京極局的話，簡直就像是她的侍女了嘛。看著京極局坦然自若的模樣，茶茶無法想像姨太太的生活倒底是什麼樣。

櫻花落盡已是四月。城裡忙著準備後陽成天皇巡行的事宜。這次天皇巡行是關白在新春時奏請，才過十四天就實現。天皇出巡是件大事。自室町幕府以來，典故廢欠，要參考舊文獻資料，查出正確迎送方法，頗不簡單。所以城裡連日來在前田玄以總指揮下，忙得團團轉。

不過這些紛擾只經由侍女口中傳到茶茶耳裡。像是最近十天，有不少武將上京，裡面包括前田利家、蒲生氏鄉、京極高次。侍女們也傳說，德川家康在三月中就上洛了。

四月初開始下雨，一直下到十三日。十四日放晴。早上，秀吉率領前田利家以下各級武將迎接天皇。巡行的隊伍很長，聽說前頭進入聚樂第，尾巴還留在宮門裡。各地來的民衆聚集在京都的各個街衢，爭相拜見天皇。秀吉特別派遣六千多名士兵擔任警戒。

巡行隊伍的最前端是戴著烏帽子的武士，接下來是新上東門院和女官的轎子；大典傳御局、勾當御局和其他侍女的轎子一共三十多頂。另外還有一百多名轎伕；供奉之衆的轎子十四、五頂；前驅、近衛、住持、大將等各小隊。

四十多名樂師演奏著安城樂，天皇的鳳輦在樂聲中迎著和煦的春風中緩緩行進。鳳輦之後是

由左大臣近衛信輔、內大臣織田信雄、德川家康、宇喜多秀家、豐臣秀次等武將組成的隊伍。秀吉乘坐轎子跟在後面。

另有石田三成等七十多親信充當秀吉的前驅，有五百多人分成三列當秀吉的後衛，而前田利家等二十七位大名跟在他們身後，再下去跟隨的武士就多得算不清了。

從十三日傍晚起，就守候在路旁的男女老幼，欣賞著這一隊裝束豪華，炫爛奪目的隊伍。

天皇移駕聚樂第的第一天中午設酒宴款待，晚上還有歌舞助興。茶茶在指定的地方迎接天皇駕到後，心神不寧的回到房間。今天聚樂第湧入比平常多十倍的人，可是整座大城裡靜悄悄的。晚上，茶茶踏著青冷的月色，在院中散步。她想：如果舅父信長沒有死在本能寺，那麼今天恭迎天皇出巡的人應該是信長了。淺井亡了，織田亡了，秀吉取代他們，成爲天下第一霸主。是因爲他卓越超人，還是他運氣好？茶茶也不知道。

茶茶走在月光裡，想起幾乎淡忘的父親長政、母親阿市、舅父信長和繼父勝家，她忽然發現這些人的臉上居然都帶著不幸的陰影。

第二天本來要舉行和歌會，後來因爲天皇駐蹕日期延長，從早上就響起饗宴時吹奏的鼓笛樂音，樂聲隨著風飄到茶茶房間。這天秀吉獻上銀兩五千五百三十多兩，給天皇壯行色。也送了八百石米給上皇和其他皇族，連親王、公卿、諸侯都有敬獻。另外，秀吉還和家康、利家等大名共

同宣誓效忠天皇。

第三天，從早上起天就陰沉沉的下著小雨，正是和歌會的好日子。天皇以「祝詠寄松」爲題，當場吟出「今日聚永結松柏長青之好」。秀吉也唱出「萬世之君駕臨，如高松玉柏」；家康則說「願我主千秋萬歲如松長青」。與會的九十七人都各自以「夏日天皇巡幸聚樂第同詠祝賀」爲題，吟唱和歌。和歌會結束後是酒宴，一直喝到半夜。

第四天舉行舞蹈慶祝。有萬歲樂、延喜樂、太平樂等舞樂，一直熱鬧到半夜。十八日正午鳳輦出聚樂第。和來時不同，回去時走在隊伍前面的是刻有菊花紋樣、上金鎖的長櫃及唐式方櫃二十幾個。這些都是秀吉的獻禮。

迎接天皇巡行的儀式順利完成。第二天刮起暴風雨，好像在宣告儀式結束。

茶茶一整天待在房間裡注視雨水打在地面激起的水花。所有的儀式都已完畢，秀吉今日是否會來看我呢？茶茶心中暗暗嘀咕。她一方面認命自己淪落到和阿滿、龍子相同的命運，一方面又不甘心成爲殺死父母的仇人的側室。她看著雨絲，想起蒲生氏鄉的話。氏鄉叫她生一個兒子，然後就可以住進自己的城裡。只有當她想起氏鄉這番話，才多少有些活著的希望。

十九日下了一整天的大雨，二十日早上仍不見變小。內院的窪處積了水，變成小池塘。院子的櫻花樹，被風吹斷許多樹枝，散落一地。

二十日正午過後，風漸漸停息，雨勢也逐漸變小。可是到傍晚雨又大了起來。茶茶坐在起居室，望著到處是殘枝樹葉的院子。天空中的雲跑得飛快。

這時，茶茶聽到玄關傳來一陣喧嘩。正在想是什麼事，侍女匆匆跑進來說：

「關白大人來了。」

由於秀吉沒有事前通知，茶茶來不及準備。她走到廊前迎接，老遠便看見矮小的秀吉快步走來。茶茶跪在廊前，垂下頭，以手撐地。從眼角的餘光中，她看見秀吉停在自己的面前。

「樹被風刮壞了一些，大致沒什麼變嘛。」

秀吉說著，粗魯地衝進房間。秀吉身後本來跟著兩個侍女，等秀吉坐下，她們立刻彎腰退去。

「茶茶！」

聽到秀吉的叫聲，茶茶遲疑一下，鼓起勇氣站起身，從走廊走進房間，坐在秀吉下方。

「恭喜大人迎接天皇出巡一切順利。」

「你看到隊伍了嗎？」

秀吉用哄小孩的口吻說。

「我在城門口迎接。」

「怎麼樣？」

「氣派豪華。」

「你沒有看到臉吧？」

「咦？」

茶茶不由自主抬起頭。秀吉說沒看到，是指誰的臉？

她正詫異時，秀吉又說：

「我因爲準備的關係，一連幾天沒睡好。幸好你沒看見我的倦容。」

他說完哈哈大笑起來。原來他指的是自己。

「舞蹈怎麼樣？」

「沒看見。」

「爲什麼？」

「沒有通知我去看哪。」

「沒有通知？哦！」

他帶著點疑惑的神情，說：

「原來如此，眞是不應該。不過看了恐怕你會覺得無聊。」

他安慰地說完後，低下頭，好像在想什麼。

起居間陷入一片沉默。這是茶茶第五次看見秀吉。第一次在淸洲城；第二次在北庄城陷落的第二天，秀吉全副武裝策馬而過；第三次在安土城，看見秀吉和阿滿；第四次是去年秋天末參觀聚樂第。儘管他們已見過這麼多次面，今天還是第一次兩人單獨相對而坐。秀吉這時五十二歲，近看黧黑的臉上有許多細小的皺紋，不過整個人仍給人朝氣蓬勃的感覺。或許這種年輕的感覺是從他問茶茶有沒有看到自己的倦容之類地方，散發出來的吧。

茶茶爲兩人之間的沉默感到不安，她抬起頭想開口打破僵局，卻看到秀吉正在發呆。秀吉的目光茫然射向庭院，一副在思索著什麼的樣子。

忽然，他問茶茶：

「有人在嗎？」

茶茶呼喚隔壁間來人，於是一名侍女走來。茶茶命她傳喚一個和他一起來的侍從。不久，那個中年侍從出現在走廊邊。

秀吉說：

「獻到宮中的和歌署名爲菊亭殿、勸修寺殿，再加上一個中山殿。」

說完摒退使者，回復剛進房時的穩健神情，對茶茶說：

「老天亦感君威，——接下來呢——嗯，降雨到庭雨。這歌不錯吧？你會做和歌嗎？」

「庭雨好奇怪。」

聽到茶茶的話，秀吉說：

「改成庭水吧。」

「唔，我想還是用庭雨比較好。」

秀吉像吃了一驚似的瞪著茶茶：

「——這歌不錯吧。天皇來的前一天下雨，當天立刻放晴，巡行完又開始刮暴風雨。」

「是大人剛才做的嗎？」

「剛才？不是剛才做的。」

「那麼，是昨天？」茶茶又問。

「嗯，昨天，就是昨天了。」

他說著，像往常一樣大笑起來。然後忽然收起笑臉，一本正經地說：

「再叫一個人過來。」

這次出現另一個中年侍衛。

「獻到宮裡的和歌上要寫日期，告訴他們塡上二十日。我本來講十九日，現在改成二十日。」

」

等侍者走後，他再度放鬆神情說：

「你覺得安土城和這裡哪裡好？」

他說話時的口吻和神情都很專心，好像在說我現在不會再想其他的事了。

「我喜歡安土城。」

「哦？那可眞糟糕。茶茶可能還不知道聚樂第哪裡好玩吧。這裡有很多好玩的東西你都沒見過，還有漂亮的房子，很多侍女，好玩的遊戲……」

他停了片刻——

「而且就算你喜歡安土，我也不會放你回去了。」

秀吉哈哈大笑著說。只是茶茶明白，他最後這句話，便是宣判她命運的旨令。

秀吉笑完之後，板著臉孔：

「我本來還想和你多聊一聊，可惜忽然想起一件事—我還是自己去說比較放心。」

他說完，站起身。茶茶想：可能是不放心剛才兩度改和歌的事吧。

送走秀吉，茶茶全身被強烈的疲倦襲倒。討厭的事似乎不會完。晚上七點，一個老女人來拜訪茶茶。

「抱歉打擾，大人召小姐過夜。」

老女人好像戴了一張面具，面無表情，只有一張嘴巴在動。

「我知道了。」

茶茶臉色蒼白的回答。現在要去那個天下獨尊的強人房裡，和他生孩子，好爲自己蓋一座城了。

老女人伸出乾癟、粗糙的手拉住茶茶，帶著兩名年輕侍女走出別館。暴風雨剛過，天上的雲迅速飄向西方，皎潔的明月灑下一地銀白色的月光。夜風有點暖洋洋。

直到天亮，茶茶才從城樓秀吉的寢房出來，經過幾棟不知給誰住的房子，回到自己房間。老女人走在茶茶前面，好像爲她帶路，早先那兩名年輕侍女則跟在茶茶身後。

老女人走了一陣子忽然停下脚步，照她停住不走的架勢，似乎想強迫茶茶停下來的樣子。茶茶討厭這個不懷好意的女人。體內的屈辱，化做無名火，她從老嫗身邊擦過，理都不理的往前走。

「小姐冷嗎？」老嫗問。

「不冷。」

茶茶沒好氣的回答。

早上的天氣的確不冷，大概是已到初夏的關係吧。天大亮了，城裡仍然靜悄悄的，不見人影。

三名侍女送茶茶到別館門口後，另有兩名館內的使女迎出來。她們帶茶茶回到房間。房間裡仍留著昨夜鋪好的被褥。茶茶受辱的感覺再度湧上心頭。她打開走廊的外窗，企圖趕走凝聚不去的夜，然後摒退使女，一個人跌坐在床上發呆。從打開的紙門可以看見走廊邊盛開的隸棠花，茶茶很累，但她不敢睡下來，因爲她怕汚染再度爬上她的身體蹂躝她。

直到中午茶茶才倦極，昏昏睡去。起床時秀吉正好送點心過來。是豆沙餅和糯米糕，盛在兩個漂亮的漆器盒子裡。

以後一連五天，秀吉每天只送點心來。等到她受辱的感覺稍微消退，又再度被秀吉召喚。這次她和秀吉一起到城樓豪華的大廳，坐在鑲貝的異國形式椅子上，觀賞捲髮凹眼的南蠻人跳舞。由於南蠻的國度不同，跳的舞也不一樣。秀吉觀察著茶茶的反應。茶茶如果表現有興趣模樣，他就命令那些人跳久一點；如果她把目光移開，秀吉立刻命令他們退下，換下一隊進場。

茶茶那天晚上頭一次喝酒。玻璃杯中注入了紅色汁液。茶茶在秀吉勸說下，把酒杯靠近唇邊，立刻一股甜美的芳香在口中化開。茶茶一口氣連喝兩杯，沒多久便進入茫茫醉鄉。等她稍微清醒一點，才發現秀吉不知什麼時候走了。她在侍女的攙扶下，一路歪斜的走回別館。茶茶走到自

己的房間，正要進門，忽然停住脚步。原來秀吉在裡面。

半夜茶茶醒來，雨點打在屋簷上發出叮叮咚咚的聲音。雨大概是半夜開始下的。她看著身邊熟睡的男人，發現自己其實可以很輕易地結束他的性命。這個天下獨尊的霸主把顯出老態的臉朝著院子，呼呼大睡。茶茶想：我只要掏出匕首，就可以要他的命。這樣想著，她的心情反而沉靜下來。

父親長政、祖父久政以及淺井一族都因爲秀吉，與城共存亡。母親阿市，繼父勝家以及佐久間盛政等柴田一族，也爲了他喪失寶貴的生命。茶茶幼小的心靈永遠也忘不掉當母親聽說秀吉將哥哥萬福丸斬首示衆時，那種悲痛的神情。

幾乎所有茶茶認識的人都因爲秀吉而喪命。可是現在只要她一出手，這些仇就可以報了。茶茶想到這個自己從小就怨恨畏懼的人，現在他的生殺大權反而操在自己的一念之間。那麼肉體的屈辱，也就不算什麼了。她也可以忍受和這個老頭子同床共枕了。

茶茶被秀吉納爲妾後沒多久，大約是五月十三日，忽然傳來宮中的內侍部演奏御神樂的消息。

原來秀吉的元配北政所當天皇巡行聚樂第時，被封爲「從一位」。她特別獻上御神樂，表達謝意。聽說演奏時藏人頭左近衛中將中山慶親杖劍，後陽成天皇跟在後面，萬里小路充房捧衣裾

，中御門宣泰捧草鞋，還有許多名門持燭，十分盛大。

消息在城裡熱鬧地傳了好幾天。茶茶這時才開始注意秀吉元配北政所的存在。以前北政所一直住在大阪，茶茶沒見過她，也很少聽到有關她的消息。她不僅不明白爲什麼城裡會爲北政所獻御神樂的事喧嘩不已，也不相信秀吉身邊居然會有這麼一位權高位尊的女性。

第二天茶茶想去拜訪京極局，也算答謝京極局上次來訪。沒想到侍者回來說，因爲這幾天北政所住在聚樂第，京極局認爲茶茶還是等她走了以後再去比較好。茶茶吃了一驚。原來連自己拜訪京極局這種小事，也要避開北政所啊。

就在同一天北政所邀請茶茶。茶茶一時不知所措，急忙派人去問京極局。

最後茶茶在京極局的指示下，換了衣服到城樓拜見北政所。起先茶茶和許多侍女並坐在遙遠的末席，不久北政所召她上前。

茶茶施禮後看著這位四十左右臉色凝重，冷冷注視自己的女人。

「嗯！眞漂亮。茶茶今年幾歲啦？」

北政所冷冷地問。她的口氣好像長輩在問晚輩，也像上司在問屬下。

「二十二。」

茶茶迎向對方的視線。她不喜歡眼前的女人。她長到這麼大，還沒有其他的同性敢這樣對待

她。除了母親阿市，其他女人都對茶茶很客氣。雖然她明白自己是俘虜，但她卻無法因此先低頭。

「把你叫來辛苦你了。」

北政所說著，叫侍女搬出一些衣服和漂亮的玳瑁梳子。

「謝謝。」茶茶道謝，卻沒有低頭。儘管對方並沒有惡意，茶茶心裡卻對北政所充滿反感。不是因爲自己有和北政所爭寵的心理，也不是因爲對秀吉產生愛意，因此嫉妒對方。她只是氣自己受到不平的待遇。想想自己可是淺井家的女兒，織田信長的外甥，而那個秀吉的糟糠聽說出身卑微。想到這裡，茶茶的身體忍不住輕輕顫抖起來。

茶茶抬起頭看看北政所，客氣地說：

「請原諒我先告退。」

隨後只隨便點個頭，就轉身離去。

茶茶想不通。爲什麼光靠想像能取走秀吉生命，儘管實際上什麼也不能做，便讓她受辱的悲痛緩和下來。而現在她這樣冷漠地對待北政所，依然揮不去縈繞不散的不快。

第五章

天正十六年日子過得特別快，春去夏來，夏去秋至。就在有不少遊客到八瀨賞楓葉時，茶茶感到體內產生異狀。最早發現的是一個名叫阿快的中年女侍，她是跟著茶茶從安土城搬來住的。阿快請大大夫診察的結果，發現茶茶懷孕了。

茶茶懷孕的消息立刻傳遍整個聚樂第。其中最高興的當然是秀吉。他因爲興奮漲得滿臉通紅，連聲叫道：

「茶茶，你要生了，要生了。」

茶茶簡直無法理解這個男人怎麼會爲女人懷孕，興奮得近乎瘋狂。

以後秀吉時常到別館來看茶茶，好像非親眼目睹茶茶的身體狀況一切良好，不能安心。茶茶的別館也突然熱鬧起來，不但添了很多女侍，還有不少有生產經驗的老媽子注意茶茶的身體狀況。

秀吉的興奮不是沒道理的。他今年已經五十三歲，仍然沒有子嗣。別人都說他不會生，甚至連他自己也這麼認爲，沒想到竟能在茶茶身上種下果。至於茶茶，她無法分辨對腹中這塊秀吉的骨肉，是喜還是怨。有時她會氣身上多出一塊累贅，有時她會希望這個小生命和秀吉無關。

早先氏鄉拜訪她時，曾經說過她可以生一個孩子，住自己的城。由於這個念頭，使她放棄自殺，甘心做秀吉的側室。可是一旦眞正懷了孕，才知道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現在體內的小生命正流著滅門仇敵和自己的血呢。

茶茶自從懷孕之後，對秀吉時常露出不悅的神情，可是秀吉一點也不以爲忤。他對茶茶是言聽計從，對她惡劣的態度也逆來順受。儘管孩子還沒生，他已經管茶茶叫「孩子的媽」了。

有一次秀吉來看茶茶，看見她正坐在走廊邊發呆，便問：

「你在想什麼?」

茶茶愣了一下，回答：

「沒有啊。」

秀吉沉吟片刻又說：

「你想要什麼東西?說出來聽聽。」

「我想要一座城堡，是屬於我的城堡。」

「城？」秀吉露出驚愕的神色，

「爲什麼會想要一個城？」

「我想住在自己的城裡頭。」

「茶茶眞是麻煩哪。不過，既然你要，就爲你蓋一座好了。」

秀吉難分眞假的說。

茶茶想：如果我眞能有一座城，就可以不必和秀吉住在一起了。

除了秀吉，高次的姊姊京極局是對茶茶懷孕，最表示關心的人。她用侍女向女主人諂媚的態度，祝賀茶茶。依照出身貴賤來說，沒有人比得過京極局。茶茶雖然說是集合了淺井、織田兩大名門的血統，但這兩個所謂的名門都是暴發戶，比不上從室町時代就任四職之一的京極家，在近江一帶所享的盛名。

京極局對別人或許會因家世好而孤芳自賞，對茶茶卻不一樣。一方面是因爲京極局小時曾受茶茶母親的照顧，另一方面茶茶也確實比京極局好。京極局從出生時家就滅了，接下來過的都是顚沛流離的生活。

由於這些複雜的心理因素，京極局嫁給秀吉之後，從不和北政所、加賀局阿滿、三條局等人打交道。和她們既不特別交惡，也很少到對方別館拜訪。直到茶茶成爲秀吉的側室，京極局才好

像找到一個志同道合的同志。茶茶對這個比自己年長，貌似高次的女人，也有著同一血緣的信賴和親切感。

只是茶茶對京極局有一點不明白，那就是京極局很愛秀吉。她很在乎保有一份和北政所及衆多妻妾共同擁有的秀吉的愛。而且她不想排除其他勁敵，只甘於滿足秀吉給她的那一點點，並把它當成自己的全部。

「請保佑平安生下麟兒！」

茶茶聽侍女們說，京極局每天都這樣虔誠的禱告。

天正十七年一日，秀吉公佈特別爲茶茶選擇淀這個地方築城。由秀吉的弟弟豐臣秀長擔任監工，日夜兼程的趕工修建。秀吉打算趕在茶茶生產之前，把城蓋好，茶茶就可以在新城中生孩子。

築城開始，細川忠興派人幫忙量地，京城附近的武士也都派出人手幫忙切運石塊、木材。甚至秀吉自己都常到淀去視查。

三月工程完畢。是一座符合年輕女主人身份的小小城池。叫城當然是有城樓，不過沒有厚實的城牆。它位居山崎平原，城的三邊爲淀川、桂川、木津川環繞，另一邊則是一片沼澤，擁有絕

佳的天然屏障。

城蓋好沒多久，茶茶便挺著大肚子搬到淀城。新城和京都不同，眺望時視野遼濶。往北可以看見叡山和愛宕山，晴天甚至可以看見比良山。向西可以看見天王山，向南隔著長滿蘆葦的沼澤，可以看見男山。

五月二十七日，茶茶産下一名男嬰，看來京極局每天向神祝禱靈驗了。

秀吉的喜悅自不待言。孩子立刻取名叫鶴松。

茶茶生産後，宮中送來嬰兒衣和許多祝賀的禮品。公卿、武將也連日到淀城祝賀。還有各方紛至的禮物，甚至一般百姓也送來包著紅色蒿皮的禮品。

蒲生氏鄉也趕來祝賀。茶茶因爲躺在床上，不便接見，只馬上吩咐下人把氏鄉送的賀禮抬進房間。氏鄉送給茶茶蒲生家祖先俵藤太秀鄉在近江三上山上射殺蜈蚣時用的箭鏃，聽說它原本是蒲生家的傳家之寶。茶茶在産後略帶感傷的情懷中，仔細玩味氏鄉送的禮物的含意。他是祝福鶴松能長成一個像秀卿一樣豪勇的武士吧。茶茶把這個曾經說服自己爲秀吉生孩子的男人所送的禮，擺在床頭，一眨不眨地瞪著。

秀吉不知從哪兒聽來，說叫小孩「棄」，可以保孩子長命百歲，於是一到淀城便管鶴松叫棄，城裡的人也都仿傚秀吉，叫鶴松「阿棄」。

茶茶生下鶴松大約一百天，忽然傳來鶴松要搬到大阪城的消息。事前茶茶毫不知情。九月十三日鶴松穿戴整齊被送往大阪。鶴松走後，茶茶整日恍然若失。雖然鶴松移居大阪之後的點點滴滴，都有人很快來報，像後陽成天皇送大刀；每天都有幾十名大臣前往祝賀……但這些消息絲毫不能安慰茶茶。茶茶住在失去鶴松的淀城中，暗暗嫉妒著北政所。那是對有權任意奪走嬌兒的正室的怒氣。

自從茶茶搬進淀城，一般人都改稱她爲「淀君」或「淀局」。連秀吉對別人提到茶茶時，也常說「住淀城的那口子」或「淀城的老婆」。

茶茶好幾次想要求秀吉把鶴松從大阪接回來，話到嘴邊又給硬生生地吞回肚裡。這段時間唯一能支持她渡過的只有蒲生氏鄉的忠告。

鶴松被送往大阪城那天，茶茶含著眼淚，派使者去找蒲生氏鄉，問他對於此事的看法。她認爲氏鄉當初能勸她生下小孩，現在也一定能有好主意。過了三天，使者從氏鄉那兒騎快馬回報。氏鄉在信上寫著：是自己的孩子，不管他到哪裡都不會變。太閤殿下會把小孩移居大阪，一定有他的想法，還是聽他的安排比較好。

這封信沒有什麼創意，而且是任何人都會說的話，可是茶茶看了居然言聽計從。她認爲不論母親嫁給柴田勝家，還是自己當秀吉的側室，都是聽了氏鄉的建議，那麼現在這件事不論結果好

壞，也應該聽從氏鄉。或許茶茶並不自覺，但她從凡事任憑氏鄉作主上，也獲得某種快感呢。

由於鶴松被北政所搶到大阪，使得茶茶沮喪得在病床上躺了好一陣子。這段期間秀吉不斷往來大阪和聚樂第之間，偶爾興起也會到淀城看望茶茶。

茶茶驚異地發現，自己不知從何時起竟習慣於期待秀吉出現。只要侍者通報說大人要來，哪怕她躺在床上，也會立刻爬起來上粧，迎接這個滅門仇敵，但也是自己孩子父親的老霸主。

有一天，秀吉來看茶茶，隨口說：

「你最近心情不好，請你兩個妹妹過來陪你散散心，怎麼樣？」

秀吉的話使茶茶想起了許久不見的阿發和小督。她兩個人都想，尤其是小督。阿發嫁給高次，生活美滿，再加上她感情比較豐沛，所以每隔三、五天就會寄封信報告近況。可是小督自從嫁過去之後，音訊全無。生鶴松時，小督的丈夫曾派賀使，但並沒有帶來小督的隻字片語。茶茶想：小督終究還是小督啊。

「如果可能的話，我想請小督來玩幾天。」

聽到茶茶的話，秀吉笑著說：

「好啊！趕快派人去佐治！」

十一月初小督在十幾名侍女和三十幾名武士的護送下到淀城。小督嫁給佐治與九郎時是天正

十四年的年尾，一晃眼三年過去了。那時也和今天一樣下著小雪。可是當年在安土城踏進花轎的小督才十六歲，現在她已是兩個孩子的媽媽。她臉上的稚氣全消，身體也比以前豐腴了許多。

「別後雖然沒有大恙，可是我一直很想見你。」茶茶心中充滿做姊姊的親情。

「我也是因爲思念姊姊才來的。」

小督笑著說。小督在城裡只待三天，第四天就打算回去。

「再多玩幾天，還可以去京都看看哪。」

「我不想去京都，我來這裡時已經看到很多街道和房子了。」

小督似乎對京都一點興趣都沒有。

「多看看當然好。我也知道很多不認識的地方有好玩的東西，只不過我並不特別想去。」

「那麼你回家時順道去大溝城，阿發看見你不知會多高興呢。」

小督聽著，並沒有露出期待和阿發相見的模樣。她還是像小時候那樣，說她冷漠也行，說她沒感情也可以，總之她好像只關心自己一個人。茶茶發現自己也和小時候一樣，微微討厭著這個對身邊事物無動於衷的妹妹。

但是接下來發生一件讓小督也動容的事。

前田玄以突然跑來淀城，吩咐茶茶把小督留下，其他人員放回大野。

「大人想把小督留下來？不讓她回婆家？」

「是的。」

前田玄以面無表情的傳達著命令。

依前田玄以的說法，秀吉對小督的丈夫大野城主佐治與九郎一直十分不滿。主要原因在天正十二年小牧大戰時，秀吉打算切斷佐屋川的船，使家康沒有辦法回三河老家，沒想到這時佐治與九郎竟然派船救家康出險，爲這件事秀吉一直對佐治與九郎耿耿於懷。但是小督已經是兩個女兒的媽媽，不讓她回家豈不是太殘忍了？茶茶暗下決心要幫助妹妹改變秀吉的心意。

同時她也不得不把這個消息告訴小督。小督乍聽之下臉色大變，接著她好像放心似的堅定地說：

「我的兩個女兒還留在大野。茶茶疼愛阿棄，我也疼愛我的女兒。請不要讓我們骨肉分開。」

小督從這天起把自己關在房間裡，一步也不出來。茶茶十分耽心，每次到她房門口偷看，卻看見小督哭腫了雙眼坐在房間一角。

茶茶希望能早一點見到秀吉，好談小督的事。可是十一月過去，到了十二月秀吉仍然沒到淀城。這段期間秀吉寫了許多信給茶茶，信上說由於準備向關東出兵，所以沒空去淀城，不過他仍

然時常到大阪去看棄松，看棄松現在已經成爲他最開心的事。他也希望早一點去看年輕的淀君，只是現在要暫時忍耐一下。信尾還用了一個女人用的結尾語。署名也改成「爸爸」。

這段期間秀吉的確在爲關東出兵的事忙碌。十二月秀吉向各國頒佈「來春關東陣軍役之事」檄文，表明征伐北條的決心。軍役分爲五畿、中國、四國、北國、駿遠三甲信等五國，每個地區徵半役到七人役。秀吉還任命長束正家爲兵站奉行，以下置小奉行十人，每年徵二十萬石，第二年開春就能送到江尻、淸水二地。同時他還徵調人手購買東海道上諸國米糧，運到小田原地方。任命毛利輝元擔任京都守護；小早川隆景擔任東征沿道諸城守備。

十二月十日上洛的家康、上杉景勝、前田利家開會，家康任前鋒，第二天派使者往駿府送動員令。

一直到十二月下旬秀吉才有空到淀城。他事先沒有通知，半夜三更來訪，說第二天又要趕回京都。晚上茶茶幫小督講好話，希望能化解秀吉對小督丈夫的怒意。秀吉聽了笑著說：我不知道佐治與九郎曾經幹了什麼，我現在也沒空和他算這種舊帳。然後他收斂起笑容，嚴肅的問：

「你知道我爲什麼要把小督留下來嗎？」

「因爲小督的丈夫就是我的兒子鶴松的姨父。如果我死了，茶茶和鶴松要交給一個值得信賴，又有力的人，佐治不夠資格。」

他最後那句佐治不夠資格有如一聲驚雷。的確如他所言，秀吉已五十四歲，他必需考慮自己死後妻兒託付給誰。茶茶聽了秀吉的話，只得默不作聲。如果爲小鶴松著想，雖然委屈了小督，但讓小督和仰德川鼻息，只是個無名小城的城主離婚，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送走秀吉後，茶茶在自己房間裡看見小督。

「我可以走了嗎？」

小督抬起這一個多月來失去笑容的臉。

「我向他說了。他表示在小田原之役結束以前，請你先住在這裡。他最近忙著準備打仗，跟他說什麼都沒用。」

小督抬起頭，用含有幾分憎恨的眼光瞪著茶茶，只說了一句：

「知道了。」便轉身離去。

第二年開春，有關大戰的消息陸續傳到茶茶耳裡。聽說從二月中到三月初，家康、織田信雄和蒲生氏鄉的聯軍將由東海道出發，上杉景勝和前田利家則自東山道出兵。

其間還傳來家康和秀吉抗命，並且投靠北條等捕風捉影的小道消息。正月三日，家康爲了消除謠言，命十二歲的長子長丸由井伊直政、酒井忠世等名將陪同，送往聚樂第，想要當做人質。

秀吉卻爲長丸舉行冠禮，賜名秀忠，配金刀，結直髮，打扮成駿河少年後，將他送還駿河，表示不需要人質。

到了一月底，傳入茶茶耳中的幾乎全和戰爭有關。例如在三條爲了運送大軍架了一座大橋，橋墩貼著一張由秀吉署名的告示：

一、人人有責嚴懲在軍區從事不法勾當者。

二、應將營中搗亂份子繩之以法，如任其逃逸，主管亦將受罰。

三、米糧、柴火由主管分配。

淀城便在各種有關戰爭的消息紛至沓來的情況下，由二月邁進三月。其間好幾次傳出秀吉要親自出征，可是最後仍然按兵不動。

從駿河回來的使者說，蒲生氏鄉在二月初離開伊勢松坂城，豎起主帥的旗幟，親自領兵打頭陣東行。茶茶聽了，眼前不禁浮現出他的影子，可是對於他的消息，她已不再興奮。似乎茶茶從小對氏鄉的印象，現在已有了轉變。

二月終，秀吉來看茶茶。這是他今年第一次造訪。長期被秀吉冷落的感覺已使得茶茶平添幾分不安。每當她想到秀吉在聚樂第還有那麼多妻妾，而淀城又離得那麼遠時，忍不住一股強烈的嫉妒湧上心頭。可是等到和秀吉相會，茶茶才發現自己澎湃的情感無處渲洩。秀吉這時滿腦子戰

爭，就連茶茶年輕的肉體，也無法使他忘卻戰爭的興奮。秀吉像例行公事似地匆匆愛撫完茶茶以後，立刻展開戰事話題。

「頭陣已經到達黃瀨川，後面的部隊也陸續從美濃、尾張出發了。」

他又說：

「我打算三月一日拜神，然後從京都出發。那時你可以來欣賞我們壯觀的軍容，我們在好些地方都設了看台呢。」

秀吉一整夜話題離不開戰爭。可是從他口中說出來的戰爭一點也沒有血腥暴力的色彩，反而像是一場熱鬧的遊行。

三月一日，茶茶爲了要看秀吉出兵，離開淀城。這是她搬進淀城以後，第一次出遊。茶茶一行在擔任嚮導的武士引導下，到設在三條河原市的看台。這種看台沿著出征隊伍的路線一直延續下去。據擔任嚮導的武士說，看台一直會到粟田口、日岡峠、山科甚至大津一帶，有不少人從大阪、奈良等地跑來看軍容呢。

茶茶坐在看台上，一點也沒有送丈夫出征的悲傷。部隊的先頭部分出現了。武士們穿著全副盔甲，拿著武器，緩緩地走著。好幾百隻小旗和長條布幅，在春陽中迎風招展。隊伍裡還有各馱著三百枚黃金的馬匹、脖子上掛著一貫錢的苦力以及拿著工具的木匠，他們和持刀在手的武士們

，一副與戰爭無關的神情，悠閑地走著。或許他們也知道人數太多，而且住在大津，所以不必匆忙趕路吧。

忽然茶茶在行列中看到一個異樣的人物。這個人傲然騎著一匹駿馬，頭上戴著高聳的兜冠，身上穿著纏有緋色皮帶的鎧甲，手上握著朱紅色藤編的弓。茶茶花了一點時間才分辨出這個衣著華麗的人是秀吉。乍看之下秀吉戴著往上翹的假鬍鬚，所以和平常的相貌截然不同。不過再仔細一看，還是認得出來。連他騎的馬也裝飾得非常漂亮，綴有金瓔珞的馬鎧，還舖著厚厚的紅絨毯。

茶茶忍不住吸了一口氣。她絕沒想到秀吉會打扮成這個樣子出征。其實吃驚的何止茶茶，成千上萬的夾道民衆，也都被這個有著異樣風采的指揮者吸引，然後發出驚訝的歡呼。

茶茶一直看到部隊的尾端消失在山科方向，才離開看台。她以前從沒有想過秀吉是如此特殊的人物，更沒有料到他會用一種近乎愚蠢的熱鬧方式出征，儘管它表面上看起來有點愚蠢，不過秀吉想讓世人驚歎的願望達到了。往更深一層來看，秀吉未嘗不是利用這個機會向女人展示自己不可動搖的地位和權力呢。

茶茶的眼前浮現出隱藏在假鬍子下的秀吉的臉。她想：我終究是逃不出這個老武士的手掌心，而且除了他也沒有第二個男人可以抓住我的心了。

本來茶茶打算到聚樂第向北政所問安，臨時改變計劃，直接回淀城。從遠處看過去，夕陽把淀城附近的沼澤映成一片紅色。茶茶一面想著秀吉好像是去看別人打仗，一面懷著落漠的心情回到自己的家。

從這天起她對秀吉的感情起了很大的變化。她每天想像著今天秀吉到柏原，明天到大垣的模樣。留守京都的大和大納言秀長每天派使者到茶茶處，報告秀吉動靜。秀吉十日進入吉田，十八日到駿府，接下來進軍速度加快，二十三日到淸見寺，二十六日到吉原，二十七日到沼澤城。

接下來傳出北條的箱根山中城被攻破，以及四、五天後包圍小田原城的消息。

茶茶不時的去看小督，有時勸她到院子裡散散心，她却不予理會。而且看著茶茶的眼中充滿冷漠和敵意。

茶茶想盡辦法討好她。茶茶明白小督被硬生生地從丈夫、女兒身邊拖走的心情，也明白這種悲痛很難安慰。可是一旦看見小督充滿敵意的眼神，仍忍不住心中不快。

「茶茶你變了。」

有一次小督對來看她的茶茶說。

「哪裡變了？」

茶茶追問著。小督並不回答，只說：

「如果阿發看到你這麼快樂的模樣，一定會很吃驚。以前那些不幸的遭遇算得了什麼？」

茶茶雖然被她諷刺的言語刺中，卻沒有什麼感覺。的確，過去不幸的種種已經從她心底消失。清洲城、安土城，甚至大雪封閉的北庄城的種種，現在回想起來，都好像很遙遠，簡直不像親身經歷過。

現在茶茶唯一不滿的是秀吉遠離和鶴松不在身邊。可是連鶴松被抱走這件事，她也逐漸能了解秀吉的長子不能養在側室身邊的事實，爲了愛子的將來，只好忍耐分離之苦。

四月下旬茶茶意外接到北政所的口信。北政所表示由於小田原包圍戰看樣子會持續很久，爲了安慰出征的秀吉，希望茶茶能去小田原一趟。茶茶立刻對使者說：謹遵北政所之命。本來她有些介意命令來自北政所，後來轉念一想，或許這本是秀吉的意思，只不過透過北政所而已。

二、三天後，北政所又派人來吩咐茶茶儘早做好準備，隨時等待小田原方面派人來接。一直等到五月中旬小田原才派人來接茶茶。茶茶和八名侍女坐著轎子，在幾十名武士的保護下走出淀城，靠近聚樂第時，小田原派來的稻田清藏問茶茶要不要過去拜訪。茶茶制止了他。

「我們先去小田原吧。太閤殿下一定等得不耐煩了，現在沒有空到聚樂第打招呼了。」

於是轎子橫越京都，直接往山科方向進發。沿東海道的諸城，早已接獲秀吉的通報，準備好

馬匹、腳伕接替。隊伍行進得相當迅速，再加上秀吉吩咐各地小心侍候不得延誤，所以住宿的地方都早已準備妥當，一大早出發。

過箱根山時，來往的人馬忽然增加。茶茶一行人好幾次都被迫停下來讓路。

在一個下著梅雨的黃昏，茶茶到達秀吉位於湯本的本營。它距離小田原雖然才一里之遙，但絲毫沒有感染到戰爭的氣息。村子裡人群熙來攘往，有武士也有商人，有老也有少。一棟棟剛蓋好的房屋並立著，來往的人馬絡繹不絕。細雨中有一些小型部隊穿過湯本鎮，可是仍然不能給人大戰將近的感覺。反倒是賣東西的小孩和路旁酒舖前塗著脂粉的女人，爭著湧向這些士兵。

離開市區接近早雲寺，四周忽然安靜下來。兩邊出現大型宅邸，茶茶在護城與石牆間穿梭了好一陣子，終於走進早雲寺。她本來以爲早雲寺只不過是一間廟，誰知它佔地相當大，連箱根山和早川的一部分也收入它的寺界，形成一個巨大的城廓。

走進城門的本營有一段距離，斜坡上生長著葱鬱淸翠的杉樹，中間夾雜著武士的崗哨。中途可以看見山坡上的陣城和陣屋。陣城不論城樓還是軍火庫都塗上白色石灰，陣屋則漆成褐色，插滿旌旗。寺廟本殿前，擔任警戒的武士冒著雨站崗。茶茶從大房子前繞過去，轉到內庭，這是本殿附屬的別館，有幾間小房子連在一起，茶茶和侍女們在這裡住下。

透過五月梅雨滋潤的庭木，看得見秀吉住的大客廳。這時有燈光點燃，同時好像有很多人進

進出出。

茶茶一到房間立刻命人準備洗澡水，好沐浴更衣，一掃十幾天旅途的疲憊。然後去拜訪秀吉。

房間裡除了秀吉，還有幾位茶茶不認識的武將。秀吉見到茶茶。

「老遠跑來很累吧？不過你待在這兒可以看見許多好玩的東西！這裡比京城還熱鬧。」

他不苟言笑的說完，又繼續剛才的話題。

「你們說岩槻城破了。可是帶領兩萬大軍，才攻下一個有如房子大小的城池，是幹什麼吃的？到底是誰說開城的？去把常陸和彈正給我召回來！」

秀吉的聲音由於震怒微微顫抖著。原來秀吉爲了孤立小田原城，特別命令木村常陸介重茲和淺野彈正長政攻打散置關東的北條氏要塞。然而他們兩個花了一個月的時間，來攻打千葉附近的幾十個毫無抵抗能力的小城，使得秀吉非常不滿。所以趁這次武將們報告岩槻城的攻城情況，秀吉的怒火終於爆發出來。而且他也很在意沒有經過他的同意亂開城，以及延緩報告部隊的動向。他要求所有部下都能像他一樣，攻略疾如風，快如閃電。

茶茶坐了一下便告退回房。久不見面的秀吉雖然對茶茶的態度冷淡，可是在茶茶眼中，年老的秀吉在訓斥部下時，展現出一股蓬勃的活力。那天晚上秀吉到茶茶房間求歡，茶茶帶著前所未

有的愛戀，將自己徹底奉獻給這個因爲戰爭而年輕十歲的老獨裁者。秀吉表示攻小田原城恐怕要費一番手脚。茶茶希望這場戰爭最好能夠拖上一、兩年，這樣秀吉就可以暫時離開北政所和其他小妾了。

第二天，茶茶到戰場參觀。一直下到昨天的梅雨停了。轎子沿著早川的小路前行。早川本來以河灘美麗聞名，可惜現在因爲雨水太多，河水變得混濁。

路上到處都是武士和商人，路的兩旁林立著小吃店和雜貨舖，大多是賣些輕巧的手工藝品。不但沒有戰爭來臨時的蕭瑟肅殺，反倒有些假日市集的味道。

靠近河口，才看見攻防軍的各個陣營。丹羽、堀、長谷川和池田的精銳部隊守在河的這一邊，對岸是北條氏和松田憲秀的大軍。對岸敵軍陣中插著幾十支色彩鮮艷的小旗子，看來十分美麗。

茶茶的轎子經過最靠近河口的丹羽長重的陣營，走向海邊。海邊是另一番熱鬧的景像。好幾百艘運糧的大船停泊在海邊，來自全國各地的商人，在碼頭開滿了各式的小店。離這裡不遠的地方有一條街是綠燈戶。這種反常的熱鬧狀況不只在小田原城的西方，其他三面也都一樣。秀吉麾下的精銳部隊雲集，將小田原城層層包圍，準備長期作戰。

另一方面，淺野長政和木村重茲等人組織機動部隊，將散置關東南部的北條氏幾十個要塞一一攻陷。上杉景勝、前田利家、眞田幸村等將則進入上州，攻下松井田城，接著又入武藏攻陷以松山城爲首之諸要塞，眼前正圍攻鉢形城。茶茶到小田原時，秀吉正以以逸待勞的姿態圍住小田原城。等待它完全孤立。

到小田原之後，茶茶的生活忙碌起來，她陪著秀吉檢視軍容，也幫忙準備爲了酬勞來往連絡軍務的武將開的酒宴。酒宴上，茶茶眞正認清楚秀吉的各個層面。

茶茶到小田原後沒多久，早川口的南部攻擊軍總將領堀秀政病死了。秀政才三十八歲，極得秀吉的信賴。所以這個消息對秀吉而言，不啻是晴天霹靂。

當時秀吉正在酒席上，聽到秀政死訊，他的臉色大變，立刻站起來，走到門口。茶茶跟在他的身後，從他面對庭院的身子微微顫抖中，知道他正在啜泣。茶茶呆立著，說不出一句話。

過了一會兒，秀吉回到房間，臉色凝重地說：「秀政可謂天下指南，可謂名人左衞門。今夜，我們失去了自信長公以來最珍貴的寶貝。」

沒有人說話，秀吉的言語已經深深打動他們。茶茶這時初次發現秀吉另外一面，而這一面是她完全不知道的。

六月七日茶茶意外的見到前田利家。利家本來負責圍攻鉢形城，這次是應秀吉徵召回來。正

好這天一直採取觀望態度的伊達政宗閉居小田原，利家的行動可能與他有關。

前田利家到茶茶的房間拜訪。

「好久沒有拜見淀君夫人了。」

利家在房門口，很鄭重地伏地拜跪著說。他的頭髮已經全白了。茶茶也爲八年前離開北庄時蒙利家照顧一陣子的事致謝。儘管口中說謝謝，茶茶心裡卻對他沒什麼好感。

利家是秀吉非常寵信的大將之一，或許就是因爲他八面玲瓏的手腕，使茶茶厭惡。不過追根究柢，眞正的原因應該是因爲利家乃是側室加賀局的父親。茶茶對高傲的加賀局沒好印象，當然也轉嫁到利家身上。

接著利家說出一件讓茶茶吃驚的事。

「淀君夫人和京極局夫人到前線來看望大人，實在太辛苦了。」

起先茶茶沒聽懂利家的話，等利家走後她向侍女打聽京極局要來小田原。四名侍女中有三個說不知道，只有一個說：

「確實有這樣的傳言。」

茶茶命令侍女們再去調查，果然查出京極局在幾天前到小田原，而且就住在城裡。

茶茶喜歡龍子，對於龍子來訪她並不生氣，只不過她對瞞著她的秀吉有些耿耿於懷。

晚上，茶茶故意對秀吉說：

「我一個人住這裡好寂寞，你叫京極局來好不好？」

聽到茶茶的話，秀吉若無其事地說：

「她兩三天前就來了。」

「你召她來的？」

「沒有啊。」

「那麼是她自己要來的囉？」

「我還沒見到她，所以不清楚。我只知道她是自己來的，也許是路過。」

茶茶對秀吉的回答不甚滿意，但沒有再追問下去，也沒有問這件事是不是出自北政所的主意。

兩三天後，京極局來看茶茶。京極局仍像往常那麼慇懃，一臉很高興見到茶茶的樣子。照秀吉的口氣，京極局很可能是接到北政所的授意，但是北政所眞有那麼大的權威？茶茶十分懷疑。也許京極局就像自己，是秀吉透過北政所，命令搬來小田原的吧。茶茶想。

另外秀吉還撒了一個謊，那就是他騙茶茶說還沒見到京極局。事實上京極局到小田原那天，秀吉就去見她了。

茶茶再見到秀吉時，特別問了他。

「哦？我說過那樣的話？我是去迎接過京極局，我以爲你也跟我一起去了呢。」

秀吉巧妙的閃躲過茶茶的追問。茶茶笑一笑，沒再問下去。對方是京極局，茶茶對她總是無法產生對其他側室一樣的嫉妒心。

爲了解除長期圍城的苦悶，有時秀吉會召部下來開茶會。茶茶若是陪秀吉參加，就會在席間看見家康、細川玄旨齋、茶匠利休、織田信雄、蒲生氏鄉等武將。

氏鄉那時三十六歲。茶茶發現自己對氏鄉已完全失去往昔的親密，而轉變成另一種全然不同的感覺。

除了開茶會，有時也會舉行能劇。有一次一名武士不顧本陣庭正在演能劇，就騎著馬，帽子也不脫地想衝過去。維持秩序的武士罵他，他也不甘示弱大聲的說：

「能上陣殺敵的大將，還需爲能劇下馬嗎？」

說罷揚長而去。他傍若無人的高傲話語傳到一旁秀吉耳中。茶茶當時正好在旁邊，忍不住抽一口氣，那少年氣盛的模樣多像年輕時的京極高次啊！

秀吉立刻命人調查這個無禮至極的武士是誰，使者不久回覆，說：「是宇喜多秀家的部將，名叫花房職之。」秀吉當天就把秀家找來，命令他將花房職之綁赴刑場處斬。秀家點頭，轉身即

將離去，秀吉把他叫了回來。

「這個人倒也不失爲一個剛直之士，就叫他切腹好了。」

才說完，他沉吟片刻，又說：

「他這個人膽子眞大，連我都不怕。殺了可惜，還是留下來爲我們效命吧。」

茶茶聽到這話，不由鬆了口氣。只因他的聲音像京極高次，使她不忍見花房職之被殺。

六月十四日，關東平野的要鎭鉢形城終於落入前田、上杉、眞田、淺野、木村的聯合軍手裡。捷報在十六日傳到秀吉耳中。這段期間秀吉正積極發動斷斷續續的小規模攻擊，和與小田原守軍和談。以前家康和已死的堀秀政只會悄悄和守軍較勁，現在則是明目張膽了。

二十四日瀧川雄利和黑田孝高二人受秀吉之命，帶和議見小田原城久野口的守將太田氏房。同時宇喜多秀家也送酒肴到氏房陣中，預祝和談成功。

與和談相呼應的是津久井城、八王子城相繼傳來陷落的消息。現在北條擁有的城池只剩下武藏的忍城了。小田原城的情勢岌岌可危，城裡不時傳來槍聲及不明原因的喊聲。

二十六日石垣山的碉堡建造完成，本陣就由湯本移到石垣山。茶茶和京極局也隨著秀吉搬到新的大碉堡。這天夜裡十點，圍城的軍隊對小田原城展開攻擊。

七月三日和小田原城一樣被圍攻的韮山城開城投降，使得守軍的情勢益發危急。

七月五日北條氏直出城乞和。秀吉免氏直一死，但要以氏政、氏照及松田憲秀、大道寺政繁四人的生命換取和平。秀吉之所以會饒氏直一命，恐怕還是因爲他是家康女婿的關係，不無顧忌吧。

七日守城的官兵離開，接著八日、九日兩天老百姓也陸續出城。十日攻城大軍開進城內。十一日氏政、氏照切腹自殺，於是長時間統治關東的北條氏滅亡了。

茶茶眼看北條氏一步步邁向滅亡，卻感覺它和淺井家、柴田家不一樣。淺井和柴田家是一族人都在城中，然後放把火燒個精光。

氏政、氏照自殺那天，茶茶問秀吉：

「大人什麼時候出發？」

秀吉吃了一驚。

「去哪裡？」

「去哪兒都行。」

「爲什麼？」

「大人不是最喜歡趁著城破之際，出發進兵的嗎？」

茶茶想起北庄城破的第二天，秀吉向北進兵的情形。

於是秀吉嚴肅的說：

「我明天就走。」

第二天，秀吉率領大軍向奧州進兵，茶茶送他到石垣山的新城門。馬上的秀吉威風凜凜。新春自京都發兵時那個黏著假鬍鬚，打扮得好像洋娃娃的秀吉已不復見。他現在已取得關東，奧州自然成爲囊中之物。

茶茶渾然忘我地盯著這位聚集大軍的老武士，她早已不把秀吉看做滅門的仇敵。能和秀吉在一起，茶茶身心都感到無比的充實，這是她在其他人身上無法得到的。茶茶一直看著秀吉的身影遠去，才驚覺初夏陽光的炎熱，她帶著酒醉似的暈眩和氣悶，站在蟬聲如雨的院子裡。

秀吉出發後第二天，茶茶和京極局也乘轎子離開小田原，朝和秀吉相反的方向前進，茶茶和京極局的轎子一前一後緩緩前行。有時轎子停下來休息，京極局會走出轎子，來到茶茶身邊，問：

「累不累？」

有一次，茶茶忍不住問像侍女般躬身站立轎邊的京極局：

「太閤殿下幾次邀你到小田原？」

京極局羞得滿臉通紅，甚至快要哭了。看到她的模樣，茶茶明白秀吉是喜歡她的。本來她有

些因嫉妬而生氣，旣而轉念一想，放開心笑著說：

「眞希望大人是只屬於我們兩個人的，不是嗎？」

她的聲音很低，有點像自言自語。聽到茶茶的話，京極局默不作聲，臉色卻逐漸轉白。茶茶也沒再說話。她知道她討厭以北政所爲首的所有秀吉的女人，唯有對具有高貴血統，完全放棄自我的溫柔的京極局，就算知道她和秀吉在一起，茶茶也能忍耐。

第六章

茶茶和京極局在七月二十六日抵達大津，二十七日的早上進入京都。除了原先的轎子，隊伍中還增添了不少行李和挑伕。這些都是一路行來，沿途駐紮的武士送的。

一入京城，茶茶立刻到聚樂第拜見北政所。當初前往小田原，她以早點見到秀吉爲藉口，故意不到聚樂第，現在所有的藉口都無效了。而且她很想鶴松，這還是鶴松被送到聚樂第後，茶茶第一次來看兒子呢。

到聚樂第，茶茶先在京極局的房間休息，同時派人去問北政所，何時拜訪適宜？侍女回來說：「什麼時候都可以。」於是茶茶稍微整理一下，立刻到北政所的別館，拜見北政所。

通報的侍女一進去半天不出來。茶茶由於匆忙，沒有帶使女，只好一個人坐在接待室等候。過了好一會兒，北政所才在一群使女的陪伴下來到。看見茶茶連招呼都不打，直接走進旁邊的房間。茶茶氣得全身發抖。天並不熱，她卻流了一身汗。

不久，侍女過來，帶茶茶到北政所的對面。

「剛剛從小田原回來。」茶茶伏在地上說。

「辛苦你了。一定累了吧？」

北政所用她一貫平靜，但有明顯距離的客氣口吻說。茶茶不用抬頭，也能感覺那像戴著能面的女人，所投射過來的妬意。

再一次，茶茶心底油然升起一股自豪，她爲自己高貴的出身驕傲。她抬起頭，心想：我是淺井家的女兒，織田信長的甥女，斷然沒有向這個出身卑賤的女人低頭的道理。

「小寶寶長大許多，你想看一看嗎？」

北政所的口氣彷彿把茶茶當做是鶴松的侍女或奶媽似的。

「好。」

茶茶答應著，停了一會兒，她忽然抬起頭。

「我想把鶴松帶回淀城。」

這句話已經在茶茶心中盤旋好久。今天她實在再也壓抑不住了。她想讓對方明白，到底誰才是鶴松的母親。北政所毫無表情的臉孔抽搐一下。

「可以啊。大人知道嗎？」

「他說由我作主。」

「那麼，我和石川豐前商量一下，再說吧。」

照北政所所說，石川豐前是負責養育鶴松的武人。

茶茶回到京極局的別館，等候北政所的通知。晚上使者來了，說小少爺明天中午就可以出發回淀城，只是他最近身體不適，請夫人千萬注意等等。

中午見北政所時，她爲什麼不說？茶茶想到這裡，心情激動起來。如果我知道鶴松病了，絕不會說出要把他抱回淀城之類的話。她在心底暗暗喊著。

第二天鶴松坐著轎子從聚樂第出發到淀城。由於小田原城才被攻陷，沿路的警衛十分嚴密。茶茶和侍女們的轎子跟在鶴松後面。茶茶像取回小寶寶的母貓似的，一面享受著透過轎簾的微風，一面帶著心滿意足的情緒，祈禱鶴松的父親，也就是往東北出兵的霸主秀吉軍旅平安。這是她第一次以秀吉的側室自居。

回到淀城，茶茶趕緊抱起鶴松。許久不見，鶴松似乎比以前瘦多了。她很想好好抱抱已經兩歲的兒子，可惜體弱多病而又脾氣彆扭的鶴松只哭著找奶媽。不過茶茶已經覺得十分滿足。她連忙派使者到奈良的興福寺和春日神社祈求鶴松病體快些痊癒。

秀吉趕在和小田原城破同一天出兵東北，經鎌倉、入江戶，在江戶城北的法恩寺住到二十四

日，二十七日到宇都宮，八月初到會津，等從關東到奥羽一切準備妥當，八月十二日由會津出發，凱旋回京。

他在九月一日回到京都，距離出發的日期，已有半年之久。

秀吉回到京都那天，京城所有的公卿、武人，都到粟田口迎接。茶茶也知道秀吉凱旋回京的消息，只因鶴松的病還沒好，所以沒有前去道賀。倒是秀吉回聚樂第沒多久，便寄了封信來。信上寫著斗大的字。先爲疏於寫信向茶茶道歉，接著問小鶴松好？囑咐茶茶當心火燭，注意下人的言行。同時寫著：「我二十日必定過來看你和小鶴松，與你共渡良宵，盼之。」最後好像仍不放心鶴松，又加了一句備註：「鶴松回淀城有沒有著涼？你要多注意。」

茶茶怔怔的看著秀吉的信，她很在意秀吉最後那個備註。難道他在怪我沒有照顧好鶴松，使鶴松生病？這一定是北政所那個女人在嚼舌根。茶茶恨恨地想。

秀吉雖然在信上說二十日左右才到，事實上他比預定時間提早了幾天到淀城。茶茶看見秀吉，本想詢問他，是不是認爲自己該爲鶴松生病的事負責。可是等她看見秀吉面對半年不見的鶴松，自然流露出慈祥的父愛時，話到口邊又嚥了回去。同時鶴松的身體也在漸漸康復中，只有一點微燒，其他沒有什麼大礙。

小田原之役大捷，秀吉論功行賞。其中以家康的移封最引人注目。秀吉將北條的領土武藏、相模、伊豆、上總、下總、上野等六國轉封給家康，安房、下野爲其屬地，還可在近江、伊勢、遠江、駿河一帶享狩獵、朝覲用的十萬石封享。表面上看家康儼然成爲取代北條，統治關東的人物；其實家康一旦移封，原有的根據地駿河、遠江、參河、甲斐、信濃全落入秀吉之手，改封給秀吉的心腹大將。

秀吉靠著這次分封戰果，明升實降，把有功但亦爲自己最大敵手的家康發配到箱根去。不過不管怎樣，至少表面上家康受了極大的賞賜，是很風光的。至於表裡都叫苦連天的則爲織田信雄。聽說他被流放到下野那須，只享有兩萬石薪俸。其中原因不明，據說秀吉打算把家康的舊根據地封給信雄，可是信雄不願意，反而要求秀吉改封尾勢二州。秀吉大怒，乾脆把他他流放。

受信雄流放影響最大的莫過於小督的丈夫，大野城主佐治與九郎。主子失勢，他的城池也跟著被收回。據說，大野城被收回之日，與九郎不知是自殺，是逃跑，總之自此下落不明。

九月底，佐治與九郎的閒言閒語終於傳到茶茶耳中，她沒有告訴小督。小督到淀城一晃也一年了，其間她沒有事絕少出門。

就在佐治家傳出家變後大約一個月，有一天茶茶有事到小督房間，一進門，沒看見小督和侍女，茶茶往裡走了幾步，這時忽然發現架子上多了一個奇妙的東西。茶茶走近一看，赫然發現是

三個牌位，一個寫著佐治與九郎，另兩個寫著阿來和阿濃。

茶茶立刻退出房間。看來小督不知打哪兒聽來的消息，已知夫家橫遭巨變了。茶茶十分心痛，她雖然沒有直接參與計劃，把小督硬生生地從夫家奪下，但是她也沒有反對啊。

以後茶茶見到小督，總是避免談到有關佐治家的一切。好在小督的模樣十分平靜。

天正十九年的新年，鶴松跟著母親在淀城渡過。一連幾天，茶茶都忙著應付各地趕來向鶴松拜年的武士。

秀吉五日來看鶴松，沒待多久，就急著離去。他一直反覆唸著：

「忙啊，忙啊。」

「忙什麼？小田原不是已經降服了？難道還要發動東北大戰？」

茶茶故意諷刺的說。

「東北有氏鄉在，我不躭心，不過今年入秋以來，東北地方似乎安靜不少。」

小田原之役後不久，蒲生氏鄉便封會津城主，領九十二萬石，並奉命平定東北。氏鄉才三十五歲，就能從三十二萬石的伊勢松坂城主跳升爲九十二萬石的大領主，實在是異數。不過新上任的氏鄉日子過得似乎不好受。傳說他和伊達政宗僵持不下，士兵不慣北國寒冷的天氣，紛紛凍傷。

「既然不是爲東北躭心，那忙些什麼？」

「你應該知道啊！還不是爲了評鑑？每天都忙得連睡覺的時間都沒有。」

正月起每天是在不停的開著評鑑會議，只是這些事絕不致讓秀吉忙得連覺都不能睡。

秀吉下次再出現在淀城時，評鑑的工作已大致成形。秀吉命沿海諸國大造軍艦。民間紛紛傳說著，不知造這些船要做什麼，是要打朝鮮？還是準備攻打南方國度。

秀吉雖然沒有對茶茶明說，不過從他望著大海的熱切眼神，茶茶已窺知他的心意。但她無法原諒秀吉離她遠行。

「我討厭寂寞，我想搬回聚樂第住，好不好？」

秀吉露出驚愕的神情。

「這個城不是爲阿棄的母親建的嗎？有什麼地方不好？」

「這裡沒什麼不好，只是沒有城樓。我很想住城樓。前一陣子我看書，書上說城樓不適合女人住，我倒不信邪，想住看看呢。」

「我明白了。」秀吉笑著說。

「我會叫阿滿搬出天守的。」

兩三天後秀吉果然實現諾言。十九日加賀局從中庭種滿胡枝子的別館中搬出來，住進城裡前

田娘家。

二月初，本來已經恢復健康的鶴松忽然發起高燒，高燒持續幾天不退。秀吉接到消息，趕來淀城。大概是心疼孩子吧，居然一口氣待了三天，同時秀吉還命人到京都附近各神社寺廟祈福，也在奈良的春日神社添了三百石香油錢。後來鶴松的高燒雖然退了，卻轉變成久咳不癒。

三月初，京極高次突然來到淀城，探視鶴松病情。高次在十八年二月，也就是小田原大戰前不久，由大溝城主轉任八幡山，成爲享有二萬八千石薪俸的領主。茶茶當時曾寫了一封簡單的信道賀，阿發也立刻寫了回信。阿發單純地爲丈夫高次飛黃騰達感到高興，更感激秀吉提携之功，願意爲秀吉做牛做馬。想到阿發少女時代聞秀吉名喪膽，視他如同蛇蠍，與今日的看法簡直判若兩人。

那一年高次二十八歲，他和數年前大不相同。不但徹底脫除往昔慣有的高傲反抗表情，動作也都符合貴族武士應有的冷靜和穩重。

茶茶看著許久不見的高次。想到三年前在安土城居然會自願獻身給他，實在不可思議。

「謝謝你老遠來看小兒的病。阿發好嗎？」

除了客套話，茶茶再也想不出任何話題。高次的情形也差不多。他沉默半晌，忽然顯出好像想到什麼似的神情。

「你知道千宗易大人的事嗎？」

「利休怎麼了？」

「聽說他被大人賜死了。」

「咦？」茶茶吃了一驚。

根據高次的說法，利休在半個月前就被勒令搬出聚樂第的不審庵，到邊境歸隱。然後在兩、三天前自殺。

茶茶在小田原之後，曾見過利休幾次。他外表冷漠驕傲，看起來既不像僧侶，也不像武士。茶茶對利休沒有什麼好感，不過乍聽利休被賜死的消息，仍然內心激盪。她彷彿看到秀吉個性中的另一面。秀吉儘管重用利休，但並不信任他。其實從利休離開不審庵的那一刻起，就註了他悲慘的命運。只要得罪秀吉，是絕不會好受的。

身為秀吉側室的茶茶也對這件事反感。她認為用人不疑，既是身邊的人不管出了什麼事，都不該叫他去死啊！

春去夏來，茶茶沒離開淀城一步。她喜歡待在鶴松身邊。所以當北政所派使者來邀茶茶賞櫻，茶茶也以身體不適做藉口，推辭了。

茶茶在六月請京極局來玩。兩個人談了很久，十分愉快。茶茶望著京極局矜持的臉孔，心中

不覺激動起來。她想起去年兩人從小田原回京時，曾經說過希望秀吉只屬於她們兩個人，這一次茶茶舊話重提。

「你知道是我把加賀局從聚樂第趕回娘家的？」

茶茶說完，京極局立刻露出一臉好像快哭出來的爲難表情。

「還有沒有必需趕離聚樂第的人？」

「這個——」

京極局欲言又止。

「是誰？」

「唉！」

京極局盯著茶茶的眼睛搖搖頭，似乎想停止這個恐怖的話題。

「是三條局？」

「不，是——」

「宰相局？」

京極局被逼得沒有辦法，只好坐直了身子，抬起臉，用低沉而平靜的聲音說：

「是北政所。」

現在輪到茶茶大吃一驚了。她不假思索地立刻瞪著對方，這個看來溫和的女人竟會丟出個燙手山芋啊。

「請不要再提這件事了。我永遠是站在茶茶這邊的。」京極局說。

直到京極局告辭離去，茶茶才警覺到剛才京極局所說的話，其實應該是自己說的才對。

八月，鶴松一直穩定的病情忽然轉劇。茶茶幾乎徹夜不眠地守在鶴松的病榻旁。從京城方面請來的名醫齊聚淀城。秀吉到全國各地的神社寺廟祈求，只要保佑鶴松健康，一定大大敬獻。他還特別到高野山和興福寺祈福，也派人到各地藏王寺去誦經念佛。

可是這些祈福一點用都沒有，八月五日三歲的鶴松一命歸陰。茶茶因爲悲傷過度，幾乎瘋狂。秀吉也悲痛萬分。那天他在京都的東福寺，聽到鶴松的死訊，便把自己關在房間裡一整天，六日剪下髮髻致哀。家康和輝元來探望，也學秀吉把髮髻剪下，所以後來來致哀的武士全都仿傚著剪下髮髻。

秀吉七日住進清水寺，還是一個人關在房間裡。九日到有馬和湯治，仍一人獨居。

鶴松葬在妙心寺，原先負責撫養工作的石川豐前守光重在妙心寺歸依法名南化玄興。

鶴松的葬禮完畢後，茶茶整個人好像虛脫了。她終日無所事事，只等著秀吉來到。似乎除了

秀吉，再也沒有任何事可以安慰她傷痛的心靈。

十月中秀吉到淀城過夜。這是自從鶴松死後，兩個人第一次有閒暇可以相聚。晚上茶茶命令城裡所有的僕役伺候，在客廳開了一個賞月酒宴。月亮映在淀川上有些寂寞，兩人喝著酒，話題故意避開鶴松。秀吉談到去年小田原大戰後，到東北所做的旅行，他對武州岩槻所見胡枝子之美，以及興津的清見寺和田子海邊景色，讚不絕口。

談者談者，話題談到小督身上。

秀吉說：

「把小督嫁出去吧。」

「要能令小督喜歡的人才可以。」

「好，那就秀勝吧，馬上派人去提親。」

秀吉興奮地說：

「婚期定在什麼時候呢？這個月？下個月？」

當初爲了鶴松，硬生生地把小督和丈夫女兒拆散。如今鶴松死了，這件事變得毫無意義，只留下小督一個人沉溺在家庭破碎的苦海裡。恐怕秀吉也覺得小督可憐，才這麼積極地爲她再找一個婆家。

酒宴上，秀吉特別請來跳亂舞的藝人梅松表演。因爲鶴松生前喜歡看亂舞，秀吉此舉多少有些供養的意思。茶茶和秀吉懷著相同的心情看梅松跳舞。他們唯有這一刻心意相通。對茶茶而言，秀吉不是仇人，也不是可以任意蹂躪自己，使自己妬火中燒的好色武士。他們共同喪失了愛兒，一起被同樣的悲痛打倒。他們是一對老夫少妻。

這夜，酒宴還沒結束，茶茶又聽到另一個驚人的消息。秀吉第一次說出要讓秀次當養子，同時把關白之職讓給他，把聚樂第也讓給他。茶茶明白五十五歲的秀吉喪失愛子的悲哀和莫可奈何。

茶茶問起戰艦的事，秀吉毫不遲疑的說：

「我決定出兵攻打朝鮮。」

只短短的一句話，便已暴露出這個老權力者從身邊到國家大事都安頓妥當，無從著力的空虛寂寞。茶茶能體會得出秀吉的悲哀。

茶茶很少對秀吉的所作所爲提出反對的意見，她大體上和秀吉的看法是一致的。對出兵攻打朝鮮這件事，她也只淡淡的問：

「這樣好嗎？」

秀吉在淀城的賞月之宴中才提到讓位給秀次，沒多久這個念頭就成爲事實。

秀次是秀吉的姊姊日秀和三好武藏守一路所生的長子，也是和秀吉最親的人。秀次常年跟隨秀吉參加大小征戰，也在小田原大戰中攻佔山中城，於奥羽建立戰功。除了近江的領土外，也在小田原大戰後兼併原爲織田信雄領地的尾張和北伊勢，成爲百萬石的大領主。

秀吉在十一月收秀次爲養子，十二月四日向內大臣表明心意，好爲讓位舖路，二十八日秀吉正式將關白之位讓給秀次，自己自稱爲太閤。

就在秀吉發布消息，將關白之職讓給秀次的同時，秀吉也向茶茶透露，要把小督許配給秀勝。秀勝是秀次的弟弟，是一個才二十四歲的年輕武士。他在天正十三年成爲秀吉的養子，後來封丹波龜山，又任左近衛少將，一般人都叫他丹波少將。他的領地在越前，俸祿五萬石，小田原之役之後又分封了甲斐信濃中部地區。後來經生母日秀要求，希望兒子和自己住得近一點，才移居岐阜。秀勝只有一隻眼睛。

茶茶再度爲秀勝和小督的婚禮充當傳話人。雖然秀吉的命令不容忤逆，但她希望小督能多一點時間做心理準備。

新春的賀使漸漸少了。一天，茶茶去拜訪小督。小督鄭重地請姊姊到房裡坐下，然後問：

「突然前來，有何貴幹？」

她的口氣平靜，彷彿變了一個人似的，而且用詞的禮貌，更超出茶茶想像。

「也沒什麼，只是有關丹波少將的親事……」

「是和我的親事？」

小督紋風不動，沉穩的抬起頭問。

「是的，是太閤殿下的旨意。」

茶茶這時對小督說話的口氣，也變得像一般人寒喧時那麼客套、生疏。聽到茶茶的話，小督連眉毛都沒動一下，低聲說：

「我知道了。」

說完輕輕鞠躬，一副完全任人擺佈的模樣。茶茶想：這個可憐的女人在被迫和丈夫女兒分開，又聽到他們的惡耗，實在也找不出更好的辦法來面對現實了。

二月初，小督上花轎被送往岐阜。幾天前從岐阜派了二十幾名使者迎接小督。當時小督二十二歲。

茶茶送小督到淀城門口。離小督嫁給佐治與九即已整整六個年頭。那天的光景像是覆蓋湖面的寒冷灰暗的天空，和穿著白綾子婚禮和服的稚嫩少女，一一清晰地浮現在茶茶的眼前。這時她忽然警悟親情是永遠割捨不去的。

和六年前一樣灰暗的天空籠罩著山崎平原。小督一向很少主動找茶茶講話，這時卻從轎前走到茶茶面前，說：

「這段時間承蒙你的照顧，感激不盡。」

說完，低頭施禮。

茶茶用安慰的口氣說：

「岐阜離我們小時候住的清洲很近，應該比其他地方都親切。」

「我不認爲美濃或尾張和我特別投緣。上次我到尾張，結果遇到許多不幸的事。這次到美濃，不知道會怎麼樣？」

聽到小督的話，茶茶無言以對。每天在大野望著的景色，到岐阜又會看見。這一點對小督而言，將會多麼辛酸。茶茶對自己的漠不關心感到慚愧。

秀吉另外還向茶茶透露了一個消息，那就是他要向朝鮮發兵。果然在小督嫁到岐阜後沒多久，就展開行動。

秀吉在正月五日對諸將下達外征動員令，可是一月過去了。到了二月，整整兩個月沒有動靜。街頭巷尾人們都在談論著太閤殿下要出兵朝鮮的事，可是每個人也都半信半疑。不只一般老百姓，就連被征調的武士也不十分相信呢。

三月十三日，秀吉向麾下大軍發佈出兵的消息，同時公佈大本營設在肥前名護屋，各地軍隊自行前往。

和上次攻打小田原一樣，這次秀吉也帶著茶茶和京極局隨軍。本來出發日期定在三月一日，由於秀吉患了眼疾，不得不延到二十六日，方得成行。這次出征和上回一樣熱鬧。

要到肥前，從大阪出發比較近。秀吉爲了使京畿附近的百姓能看到強大的軍威，仍然從京都發兵。當天秀吉穿著朝衣參拜，上午十點先頭部隊通過皇宮，武士們衣著光鮮，武器閃閃發光。後陽成天皇和正親町上皇還一起到四足門和唐門之間的看台，觀賞秀吉出兵

秀吉打扮得和上次一樣華麗。他穿著織錦戰袍，佩大刀，騎著配有金鞍的馬，站在三萬大軍最前端。秀吉前後被做山僧打扮的武士、騎披著錦襴的馬隊和手持金刀金盾的武士包圍保護。關白秀次一直送秀吉到向明神祠前。沿路擠滿了從各地趕來看出兵的民衆。

部隊以日行六里的速度前進。只在安藝的廣島休息一天，其他日子都在趕路。等到肥前名護屋正好花了一個月的時間。

茶茶和京極局在數十名武士護送下，晚兩天才從大阪出發。茶茶十分滿意肥前的生活，她想不到居然能托戰爭之福，獨佔秀吉，天天和他在一起。京極局雖然也是秀吉的女人，可是她很拘謹，從不明著爭取秀吉，所以倒也不對茶茶的獨佔心構成威脅。

有時秀吉不在茶茶房裡夜宿。茶茶當然明白他去看京極局，奇怪的是她並沒有因此嫉妒京極局。

半島捷報頻傳，陣中便開慶祝酒宴。像黑田長政攻昌原，加藤清正渡龍宮豐津。五月二日小西和宗的聯軍渡漢江，進入京城。

隨著捷報，名護屋也頻頻增派人手到朝鮮。六月，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和大谷吉繼相繼渡海。

七月，傳來大政所（豐臣秀吉的母親）病危的惡耗，秀吉在七月二十一日趕回大阪探親，茶茶不情願秀吉離開，卻找不出任何理由阻止。就在秀吉赴京的同時，大政所結束了她八十歲的生涯。

秀吉二十九日到大阪，接著趕到京都，爲大政所舉行喪禮。等他重返名護屋，已是十月底。其間茶茶忍受著秀吉被京都、大阪的女人包圍的妬火煎熬。秀吉在時，茶茶很少和京極局碰面，但等秀吉走，她立刻請京極局到自己住所，本來秀吉在時，她對京極局還有點反感，雖然不像對秀吉的其他女人那麼討厭，但看到秀吉到京極局那裡，心裡總有些不舒坦。秀吉一走，情形有了微妙的改變。茶茶開始把京極局當成和自己站在同一戰線上的人，格外親切。

秀吉回到肥前後不久，茶茶感到體內起了異常的變化，當她知道自己再度懷孕時，眼中不禁閃爍光芒。她原本以爲老人不會再有生子的能力，沒相到上蒼特別眷顧茶茶。

聽說茶茶懷孕，秀吉比茶茶還高興，連大捷的消息都顧不了了。遭喪子之痛後，秀吉本來已經絕望得把全副精神放在戰爭上，然而這一刻老人的心再度活躍起來。

文祿元年十二月。快過年了，一天茶茶聽使女說，聚樂第的加賀局阿滿爲秀吉送來過年時要穿的衣服。這本來也無可厚非，但是茶茶卻氣得不得了。她怒氣冲冲的跑去質問秀吉，然後趁秀吉還一頭霧水的時候，命人拿來阿滿送的衣服，到後院放把火燒掉。茶茶自從懷孕以後，變得暴燥易怒，連秀吉對她也退讓三分，深恐她一不小心動了胎氣。

接著茶茶更派人偷看秀吉送給京都及大阪那些側室們的情書。她雖然知道自己的行爲卑鄙，可是又想不出其他方法消除心中妬火。一天，使女拿來秀吉寫信給加賀局時丟掉的信紙。信上寫著「蒙你贈衣，心中無限歡喜」、「新春新衣，更思伊人」之類的話。顯示出這個老權力者一方面儘力取悅女人，同時也掌握了女人們的心。茶茶忍不住氣得火冒三丈。

正如秀吉爲海對岸的大戰心急如焚；茶茶也爲秀吉能任意對身邊的女人予取予求，而憂心忡忡。不過就在她對秀吉的行爲感到極度厭惡的同時，她發現自己根本沒有能力反抗。

所以等她見到秀吉，什麼也沒說。要不然事關秀吉，哪怕是情書之類的小事，追究起從哪兒來的，都會引起軒然大波。

文祿二年新春過後，茶茶挺著大肚子從名護屋搬回淀城。秀吉吩咐下人一路上仔細照顧，連

最細微的地方也不放過，所以茶茶像珠寶似的被小心呵護著。本來只需走一個月就到的路程，磨磨蹭蹭居然多花了一倍的時間。

等茶茶回到淀城已近三月中旬。淀川的冰融了，環繞著城四周的原野也冒出了新綠。茶茶感到腹中的胎兒一天天的長大，她逐漸忘記對秀吉的嫉妒，把全部精神放在胎兒身上。

有時茶茶會想，只有京極局一個人留在名護屋服侍秀吉，秀吉一定不會滿足。他或許不敢明目張膽地叫加賀局或三條局到名護屋，但他說不定會召茶茶不認識的其他側室去。不過茶茶已經不在乎了。隨著體內生命日漸長大，茶茶似乎從嫉妒痛苦的泥沼中掙扎出來。

春去秋來，秀吉寫了好幾封情書，信上只說一件事——未出生的寶寶。同時稱呼茶茶做「媽媽」，自稱「達達」。對正在進行的戰爭隻字未提。似乎他心中只有孩子，其他一切都不重要。

這一年的夏天特別熱。每天晚上茶茶都熱得睡不著，要把大冰塊搬進屋來，才稍微涼快一些。八月一日，茶茶做了一個夢。她夢見一座城被烈焰包圍，茶茶盯著這座被火吞噬的城池，似乎可以感覺到灼熱的火舌撲向自己。茶茶在大火焰中，但她一點也不害怕。她想，這是哪一座城呢？好像小谷，又像北庄。

等她醒來，才發現全身都被汗水浸濕。腹部起了一陣劇痛。

她和間歇而至的陣痛纏鬥，也不知經過了幾小時還是幾天。其間，她特別派人到近畿的神社

祈求安產。

八月三日茶茶產下一個男嬰。距離她做那個大火的夢，正好相距二天一夜。駐留京都、大阪的武將公卿紛紛派使者來道賀，祝賀的禮物堆了一屋子。連北政所也馬上送來明石的鯛魚和初生嬰兒的衣服。

不久，北政所又派使者帶來秀吉的口信，秀吉表示要茶茶故意把嬰兒拋棄，讓松蒲讚岐守撿到，然後爲嬰兒取小名「拾」，松蒲讚岐守是負責照顧茶茶生產的武人。大概秀吉發覺，上回叫嬰兒「棄」，沒想到他眞的早夭棄世，這此才反過來叫「拾」。

五十七歲的秀吉興沖沖的爲了見兒子一面，八月二十五日自名護屋出發。行前，他讓寺澤正成留守，讓毛利民部大輔守對馬豐崎，自己則一心一意只想趕回淀城。

秀吉一到淀城，立刻吩咐手下準備將阿拾母子搬到大阪去住。

「叫阿拾住大阪城。不過這麼一來，太閤我就沒有地方住了。怎麼辦呢？趕快再蓋一座城吧。」

秀吉這麼說。茶茶以爲他在開玩笑，沒想到他眞的緊鑼密鼓進行起來。

京極局和秀吉一起回來看茶茶。秀吉也命她從聚樂第搬到大阪城西之丸居住。可能是知道京極局和茶茶相好，才叫她搬去陪茶茶吧。

十月初，名護屋突然傳來一個惡耗——小督的丈夫秀勝死了。秀勝是在去年和細川忠興等人一起渡海到朝鮮，任第九陣將軍。沒想到他在唐島得病，九月就一命嗚呼。

茶茶爲小督感到悲哀。這樁婚事雖然是被秀吉硬撮和成，不過聽說夫妻倆婚後感情很好，茶茶還正在暗自爲小督苦盡甘來高興，不想她轉眼間又變成寡婦。

小督嫁給秀勝時曾說，這次不知會遇到什麼不幸，結果竟被她一語讖中。茶茶立刻寫信慰問這個背負不幸命運的妹妹。

十一月初，茶茶帶著阿拾搬進大阪城的二之丸。秀吉也暫時不回戰場，把全副精神放在物色自己居城上。茶茶以前從沒見秀吉如此性急，大概是因爲他老了吧。茶茶想，秀吉在肥前名護屋的一年半中間，明顯地衰老下來。尤其是跟初生嬰兒相比，更顯蒼老。

文祿三年正月，秀吉發表要在伏見擇日開工築城。伏見在宇治川旁，離大阪近，又是京都城郊，風光明媚，戰略上也很重要。

工程自正月開始，秀吉每天從京都到伏見督工。同時他每隔幾天去大阪看阿拾，如果隔久一點沒去，也會寫信給茶茶，信上除了問阿拾好不好，再也沒有其他的話。信上經常以「阿拾有沒有哭？」或「阿拾有沒有好好玩？」等做開場白，有時也會寫「我即刻趕回來看你們，爸爸不在時多保重。」

三月伏見城完工。茶茶立刻準備帶阿拾搬進伏見城。這座美麗的城堡本來就是秀吉爲阿拾蓋的，可是什麼時候搬家卻成爲大問題。本來，秀吉想趁四月櫻花開時搬家，後來想到鶴松就是在兩歲多時死去，阿拾還沒過這個難關，現在搬家似乎不宜，所以決定讓他在大阪城多住一年。

茶茶專心地在大阪撫育權力者的繼承人。生阿拾這段日子，可算秀吉一生中最多事的時期。伏見城還沒蓋好，他就搬進伏見城。不時在伏見、京都、大阪之間穿梭，又要躭心海對岸的戰況發展。茶茶幾乎沒有辦法和秀吉單獨坐下來聊天。每次秀吉一來，先忙著看兒子，接著便一頭栽進成堆的工作中。

儘管秀吉這麼忙，他仍不忘寫信給茶茶，問阿拾好不好，尤其是關心他吃奶的狀況。信上寫滿了「請好好餵乳」或「阿拾吃奶否」之類的話。他似乎認爲只要孩子肯好好吃奶，就代表愛兒無恙。對茶茶頂多是「要多吃一點才會有奶水」或「不要太累以致奶水不足。」把茶茶當成了阿拾奶瓶的補充者。

不過茶茶已經感到很滿足。她的健康狀況十分好，好到令秀吉的躭心顯得可笑的程度。她自從生了阿拾，身體胖了一圈，兩個乳房漲得沈沈甸甸的。生鶴松時固然她也不算瘦，但不像現在身上每個細胞都圓潤飽滿。茶茶現在的皮膚濕潤光澤，而且只要一動身體就可以感覺得出皮膚下的重量。每回她餵阿拾吃奶，都要把兩手放在乳下支撐，感覺到自己體內的東西，流進眼前的小

生命。這實在是件無比歡愉的事。茶茶完全忘了孩子的父親，甚至覺得秀吉和懷中的嬰兒是兩個不相干的人。有時她回憶起自己種種不幸，也覺得這些不幸全隨嬰兒的出生結果。

所以茶茶一點也不爲秀吉滿腦子阿拾，忘了自己而耿耿於懷。在她眼裡，老獨裁者只不過是自己兒子的僕人。

派遣到朝鮮半島作戰的遠征軍，遭遇大明的軍隊，戰況時敗時捷，兩軍僵持不下。茶茶最早聽到議和消息時，還懷著阿拾，轉眼已到盛夏。在雙方議和之下，佔領京城的小西行長退出京城，其他諸將也各自退居釜山、熊川。不久小西行長帶著明朝使臣到名護屋。

這些事發生在茶茶產後沒多久。秀吉在伏見城接見明使，但因發現對方帶來國書中不遜的文字，勃然大怒，不但下令驅逐明使，還命大軍再度開拔。

不過茶茶是在很久以後才知道的。當時秀吉只和茶茶談阿拾，周圍的僕人大概也因秀吉特別吩咐，絕口不提遠征的事。只有小督丈夫秀勝的死訊傳入茶茶耳中。

從文祿三年春天開始，秀吉似乎能夠忙裡偷閒。他下達了出征令，也在不久前征調大軍開拔。但在這時，茶茶聽到秀吉熱中能劇，時常在京都開茶會的消息。茶茶很高興。熱中作戰的秀吉和遊興方熾的秀吉相比，她喜歡後者。

櫻花落盡沒多久，一天茶茶忽然聽一名侍女說，秀吉召北政所到伏見城。北政所雖然也和茶

茶一樣住在大阪，但茶茶並不特別想到她。秀吉到大阪一定會來看阿拾，所以他不能偷偷摸摸的和北政所相會，同時大概也爲了擺平北政所和茶茶中間的嫉妬，秀吉往往藉口工作忙，當天就回京都，很少夜宿大阪。若是留下來過夜，也一定一個人陪一夜。秀吉到北政府所房裡的晚上，茶茶抱著阿拾，盯著孩子的小臉蛋，看得忘記時間。她想不起自己怎麼會曾經執著於那個草草了事，立刻鼾聲大作，睡得像死人樣的老人肉體。

不過，當她說北政後被召進連自己和阿拾都沒去過的伏見城，心裡仍十分不自在。伏見城聽說建成的石材是從醍醐、山科、比叡等地運來，木材則來自木曾谷和高野山。石城牆有兩三層，建築在宇治川邊二十多丈高的山上。茶茶很難想像這個未曾謀面的城池長的什麼樣。她只聽人說不論規模或周圍風景，淀城都無法和它相比。這座本來是蓋給自己和阿拾的城，居然讓北政所那女人捷足先登，茶茶想起來就嘔。

秀吉到大阪城時，茶茶含混地針對這件事提出抗議：「阿拾不喜歡去伏見城。」

「阿拾已經大到可以分辨喜不喜歡啦？」

秀吉把嬰兒的臉偎著自己面頰，說。

「阿拾說，除了茶茶以外他不喜歡其他的女人住進伏見城。」

「哦？這樣嘛……」

秀吉露出怎麼會有這種事的表情。

「既然阿拾不喜歡，就不要給人家看好了。」

「人家是誰？」

秀吉支唔著。

「哎，反正她馬上就回去啦。」

北政所已回到大阪。那麼秀吉口中的這個馬上就回去的女人是另有其人囉。這一點大出茶茶意料。她不難想像秀吉身邊可能有一、兩個她不認識的女人，但她們不可能被召進伏見城啊。

「你是說誰？」

「阿滿來了。」

秀吉小心翼翼地說。聽到阿滿兩個字，怒火立刻湧進茶茶胸中。秀吉先召北政所到伏見城，接著又召和北政所要好的加賀局，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茶茶不願說出髒話，污蔑了自己，所以忍著一直沒再開口。但她心中始終耿耿於懷。

大約過了十天，茶茶派使者去請京極局。一方面是因爲好久沒見面，十分想念，另一方面則是急於向唯一的同黨一吐苦水。

沒想到京極局因爲眼疾跑去有馬溫泉治病正好不在。茶茶聽到這個消息，心中疑雲叢生。她

從來沒聽京極局提過有眼疾，而且就算京極局眞的要暫時離開大阪，到有馬療傷，也該先到茶茶這兒打聲招呼吧。難道連京極局也被秀吉召進伏見城了？想到這裡，茶茶忽然覺得一切都變得離她好遙遠。

大約又過了十天，京極局回到住所，聽說茶茶曾遣人相邀，急忙過來。她說自己確實是因爲眼疾，到有馬去住了一陣子。

和茶茶身子日趨豐腴一樣，京極局這一、兩年來也胖了不少。不過京極局由於沒有生過孩子，身材仍保持年輕的曲線。茶茶看著她併攏膝頭，如葱尖般帶著粉紅色的手指，心中不由升起一股妒意。

「太閤什麼時候去有馬？」

茶茶略顯不悅地問。京極聽了，很認眞的搖了搖頭。

可是茶茶仍然不信，她認爲秀吉不是和京極局一起去有馬，便是兩人一前一後。總之京極局一定是隱瞞著什麼。

「你爲什麼瞞著我？」

茶茶不由得提高聲量。

「我眞的是一個人到有馬。」

茶茶報以無言的沈默。

「我和我母親一起去的。你如果不信，可以問太閤殿啊！」

「問這種事？」

茶茶砰然回答。

「你一直都和我無話不說的，不是嗎？」

「哎。」

京極局伏下身子說，她的臉色蒼白。

「你在有馬時，太閤大人要是沒去，也會派使者看你的。對不對？」

「是的。」

「你可以給我看他寫來的信嗎？」

聽到茶茶的話，京極局吃驚地抬起頭。

「如果你不願意，我也不勉強。只不過，我無法相信你眞的是一個人去有馬。」

「不，我願意。」

京極局堅決地搖了搖頭。

「那麼，你去把信拿來吧。」

茶茶帶著幾分馬上答案就要分曉的看好戲心情說。

當天京極局在茶茶房裡待了沒多久，便告辭回去。第二天，她果眞帶著一封信，再來拜訪茶茶。

信是秀吉寫的，日期是四月二十二日，受信人爲西之丸主人。

——心常念之，唯因公務繁忙不克時常相伴。聽說你染上眼疾，欲往溫泉療傷，特遣前田主水慰問。

茶茶看到這裡，已知京極局確實因爲眼疾，一個人到有馬洗溫泉。

她不動聲色地繼續看下去。——聽前田主水說，溫泉對眼睛很有幫助，同時二十七、八日有馬寺廟落成，你可以懷著看熱鬧的心情，去洗溫泉。只帶母親一個人去也好。沒有我同行，西丸殿想必很寂寞，但是爲了使眼疾早點康復，只有多忍耐了。按摩、針灸固然也有效，恐怕都不如洗溫泉來得好。洗溫泉再按摩，說不定效果更佳。

和寄給茶茶的信一樣，秀吉斗大的字像咒語一般，充滿了牽動女人細微神經的體貼和柔情。

茶茶從頭再讀一遍，然後對在自己面前，僵硬地伏下身子的京極局說：

「請原諒我瞎疑心。你的眼睛好了嗎？」

聽到茶茶的話，京極局如釋重負地抬起頭。本來她以爲茶茶看了信，又會引一場風波，不料

茶茶的反應竟如此平和，看來兩人的交情並未受損。

茶茶想的卻和京極局不一樣，透過這封信，使她了解秀吉愛的絕不只自己一個人，茶茶是茶茶，京極局是京極局，各自享有秀吉給予的不同的愛。秀吉給茶茶信中流露出的眞情，同樣也出現在給京極局的信上，恐怕這個情形也出現在北政局、加賀局和三條局身上。大概秀吉每次一提筆，眼前就會浮現出對方臉孔，纏綿的情話便毫不費力的傾洩而出吧。

茶茶送走京極局後，一個人好像虛脫了似的，獨自在前庭散步。

她想起蒲生氏鄉和京極高次，這才發現自己已好久沒想起他們了。自從做了秀吉的偏房，茶茶便把心意放在秀吉身上，甚至懷疑自己以前爲什麼會喜歡氏鄉和高次，自然也很少想到他們。忽然之間，這兩個茶茶年輕時代心儀的武士，出現在她的眼前。

茶茶明白秀吉是愛她的，同時她也明白秀吉愛的不只她一個人。在這麼複雜的感情生活裡，茶茶弄不清她對秀吉的感情是眞愛，還是摻有其他因素。或許她曾經對氏鄉和高次懷有的那種情愫，才叫做愛。

最主要的是，她對身爲鶴松和阿拾父親的老權力者的執著，顯得那麼無力。就算這種感情不是愛，但它卻和愛情一樣的苦澀、濃冽。

在初夏的晚霞中，茶茶回想著往事。剛剛成爲秀吉側室時，茶茶曾夢想可以任意取擷秀吉的

性命。經過六年以後的今天，她還是浮現出同樣的念頭。不過這個念頭一閃即逝，茶茶立刻否決了它。秀吉不能死，他得長命百歲！茶茶想起了阿拾，轉身回房。

想起阿拾，茶茶空虛的心靈充實起來。她發現對兒子的愛，是割捨不斷也取代不了的。有了阿拾，秀吉的生命便不再重要。甚至她希望老權力者能為阿拾活到最後一分鐘。

茶茶回房立刻抱起阿拾，夕陽照在沈睡的嬰兒臉上，顯得有點蒼白。茶茶一直看著這個流著淺井家和織田家血液的孩子，直到侍女進來點燈。

第七章

看了秀吉寫給京極局的信，茶茶興起調查他和其他側室間關係的念頭。負責調查的阿福回來報告說，伏見城蓋好之後，秀吉曾經兩次召北政所到伏見城，也曾兩次帶北政所離開聚樂第，參加關白秀次的宴饗。加賀局阿滿曾經陪著秀吉到吉野賞櫻花，也曾三次被召進伏見城，最後一次在城裡一連住了七天。蒲生氏鄉的妹妹三條局曾陪秀吉到醍醐賞花，也一起到京都的大名家。不過阿福不知道那個招待秀吉和三條局的大名是誰。

至於京極局，除了她曾一個人到有馬以外，沒離開過大阪城。可能是秀吉怕引起同住一城的茶茶不滿。不過聽說秀吉打算在伏見城蓋一棟松丸別館，以後叫京極局搬過去住。另外秀吉老早還有一個姨太太，是信長的第五個女兒。她平常沉默寡言，以致茶茶幾乎忘了她的存在。聽說秀吉也打算把她安置在伏見城的三丸別館。秀吉因人而異，用不同的方法對待自宰相局以下的幾位太太。有的太太帶出去看能劇，也有的太太負責招待茶會。

夏天快結束時，秀吉難得在茶茶的別館裡住了三天。這一陣子北政所回京都掃大政所的墓，不在大阪城。

茶茶等了好久，才等到和秀吉兩個人談話的機會。有一些話在短暫的溫存時說不出口，也有一些話若不是把秀吉和自己只單純地看做阿拾的父母，也說不出口。然而這些話茶茶今年幾乎每天晚上都在思索。

傍晚，茶茶在走廊邊放好桌子，叫侍女端來酒菜，然後吩咐她們先回房休息。把桌子放在走廊邊，一方面可以享受夏夜涼風，另一方面也可以馬上看出有沒有人經過。

「我有一個願望，一直想說，可是始終沒有機會。」茶茶開門見山地說。

「你想要什麼？」

秀吉用帶著點警戒的複雜神情問。茶茶想，大概他衆多侍妾提出要求時，他都會露出這種表情吧。

「你從來沒帶我去吉野看花，也沒看過能劇，更不要說一起參加茶會或去有馬洗溫泉。」

茶茶慢慢地、一字一句地說。秀吉照例沒開口，一副啼笑皆非的發呆樣子，默默聽著茶茶的話。

「我可以提出我的願望嗎？」

茶茶壓低聲音問。於是秀吉把原來投向庭院的視線，轉注到茶茶身上。

「你說。」

「鶴松死的那年，你曾陪我在淀城賞月。」

「唔。」

「那是我們心情最惡劣的一段時期。就在痛苦中，您做了許多決定。例如小督的再婚，以及向朝鮮進兵。」

茶茶說到這裡，秀吉忽然插嘴：

「茶茶。」

他的聲音低沉略微沙啞。

「你要說秀次的事嗎？」

「是的。」

茶茶說著把頭抬起，兩眼直視秀吉的眸子。兩個人的視線很快地接觸，然後各自移向他方。

鶴松死後，秀吉選擇秀次當自己的繼承人，將關白之位讓給他。當初做這個決定，確實如茶茶所言，是在三年前賞月的那個晚上。

「我愛我們的兒子。」

聽到茶茶的話，秀吉說：

「怎麼辦才好呢？——怎麼辦呢？」

這一刻秀吉既不是太閤，也不是權傾一時的霸主，只是一個年老的父親。

「好在秀次有個女兒，快點把她許配給阿拾吧。」

秀吉是想讓兒子娶關白秀次的女兒，這麼一來，秀次便可把關白的位子再讓給阿拾了。只不過讓兩歲的女娃兒當新娘，實在不是個高明的主意。茶茶的看法不同，她想只要秀吉肯出面，一定可以強迫秀次辭去關白，讓阿拾成爲秀吉的正式繼承人。只不過，這些話她說不出口。

「我來請前田利長夫婦當媒人。」

秀吉繼續說。茶茶沒講話。照秀吉的辦法，未來阿拾是否能順利取得豐臣家的繼承權，實在無法確定。

兩個人暫時沉默著。不久，秀吉大概也覺得剛才提出阿拾的婚事不甚妥當，於是又改口說：

「要不然先把國家分成五分，把四分分給秀次，一分給阿拾。」

這個念頭不知是否可以馬上實現，但總比沒有好。茶茶沉默了好一陣，忽然發覺秀吉也沒再開口，只不停喃喃發出「唔、唔」的聲音。好像他又有了新點子。

接著秀吉忽然面向茶茶，在陰影裡，茶茶發現秀吉的面容又老又醜。

「太貿然了啊！」他低聲說，這段談話便中止了。

三個月後，茶茶和阿拾從大阪搬進伏見城。幾乎在同時，京極局也搬進伏見城的松丸別館。

茶茶第一次看見伏見城，感覺它比想像中的還美。城南是宇治川，北邊是京都郊外，從城裡高處可以望見綿延不斷的人家屋頂。由於蓋了伏見城，城北一帶聚集了不少商人，店鋪一間接一間，顯得十分熱鬧。木津川流經東邊，更遠處爲長滿松林的山嶺。往西看，可以看見八幡和山崎，淀川像條藍色細帶蜿蜒通過平原。

這座城是茶茶住過城池中最漂亮的一個。正屋、西丸、松丸等幾棟建築物巍然豎立，城中還有不少大名的宅邸。

茶茶住在正屋。她爲這個城是阿拾的，感覺十分滿足。秀吉卻一時難以取決到底要住大阪，還是伏見，最後決定兩邊輪流住，好擺平北政所和茶茶。

文祿四年，阿拾三歲。秀吉在大阪城過新年。茶茶特別用阿拾的名義，寫了封賀年卡，同時送了把修指甲刀給秀吉。

第二天，近侍帶回秀吉的回信。

——接到賀年卡及禮物不勝歡喜。以後可以好好修指甲，甚感滿足。我不久將來看你，

請等候。

信末寫著「給阿拾，爸爸寄自大阪」，後面還附加一句「好想你，盼早日與你相見」。這封回信的對象可以是阿拾，也可以是茶茶。茶茶一想到秀吉這段日子一定也收到其他側室送來的禮物，然後回類似的信函，便不由火冒三丈。

一月底到二月終，秀吉暫時住在伏見城。一有空，他便會跑到茶茶房裡來抱阿拾。他留意侍女對待阿拾的態度，看阿拾穿的夠不夠。如果阿拾看起來悶悶不樂，他便會下令調查是不是有什麼地方沒處理好，反正，只要和阿拾有關，秀吉就變得很難侍候。

這段期間，茶茶探知秀吉也收集關白秀次政務及私生活各方面的消息。每當報告傳來時，秀吉便會臉色大變，雙手顫抖著瞪著京都方向，彷彿把秀次當成自己的仇敵。有時他會猛然站起，如枯樹般老朽的身體，瑟瑟發抖。

有關秀次的報告很多。例如，文祿二年正月五日正親町上皇崩逝，在大喪齋戒期間，秀次居然煮鶴爲晚餐；同時在大喪期間到近郊冶遊；六月八日奏樂，七月十八日在聚樂第舉行相撲，同年九月十一日在聖地比叡山狩獵。

其他還有，秀次廣向諸大名奪取骨董、財寶；姨太太的數字更多的嚇人。

漸漸的，茶茶在每天從使者那兒聽來有關秀次的消息之後，也和秀吉一樣，對秀次產生越來越強的憎惡。但是她什麼也沒對秀吉說，秀吉在茶茶面前也絕口不提秀次。

三月二日舉行阿拾搬來伏見城的祝賀禮。朝庭特別派使臣，賜予劍和馬。從二月底起，城裡上上下下就開始爲迎接使者忙個不停。茶茶那天正好感冒，躺在床上，不能迎接勅使。她想像著阿拾即將獲得的榮光，沉醉在孩子爲己所出的得意裡，同時也下決心要爲阿拾爭取更大的榮耀。不管怎樣，她都要設法爲阿拾成爲豐臣家的繼承者，成爲號令天下的霸主。唯有如此，她才覺得生活有意義，有價值。從小谷的烈焰中逃脫，從北庄的烈焰中逃生，她苟延殘喘著到底爲什麼？原來阿拾便是答案。這樣想著，茶茶的身體在微涼的房間中瑟瑟顫抖，臉也變得像蠟一樣白。

大約自六月間起，關白秀次身邊籠罩著令人害怕的烏雲。城裡傳出秀次對太閤懷有叛意，太閣特別派出石田治部少輔等五人調查眞僞的消息。接著不只城裡，連附近鄉鎮也傳說紛云。茶茶碰見秀吉時從來不提。雖然這件事茶茶只要一問，便可明白眞象，可是她不問，秀吉也不說。兩人不知從何時起建立了這種默契。

大約十天後，茶茶終於明白傳言屬實。那天石田治部少輔三成到伏見城拜見阿拾和茶茶。三成是一個相貌堂堂，沉默寡言的武士，大約三十五、六歲。他輕描淡寫地提起自己和其他四人被派往聚樂第。

七月八日早上秀吉忽然派使者到聚樂第，請秀次來。這個消息立刻傳入茶茶耳中。茶茶想不出秀吉打算怎麼做，但是她明白秀吉和秀次的關係已到最後階段。

那天城裡飄蕩著詭異的氣氛。天很熱，一點風都沒有，只有蟬聲嘹亮地響著。中午時分關白秀次進入伏見城。接著便傳出秀次住在城外木下大膳亮的宿舍裡，和他準備剃髮，帶百餘人去高野山的消息。

第二天秀吉臉色凝重，好像另外一個人似地離開伏見城，到京都去處理秀次事件的善後。他一入京都，立刻住進聚樂第。他首先選派前田利當當阿拾的監護人，接著以增田右衞門和石田治部少輔爲名義，要求諸大名宣誓對阿拾效忠。宣誓文的第一條是「願無條件追隨阿拾大人，聽候差遣」，第二條則是「願遵守太閤殿所定諸法則行事，絕不違背」。

茶茶在第二天聽到有關宣誓文的消息，以後沒幾天，便傳來秀次在高野山青巖寺被賜死的消息。秀次賜死離他被召進伏見城，只不過相差七天。

又過了兩、三天，秀吉有空到茶茶房裡喝茶。

「秀次有三十幾個老婆吔。」

秀吉只說了這句話。茶茶起先不明白他話中的含意，接著醒悟他可能在詢問自己的意見，於是她說：

「總要使世上沒有人恨阿拾才好。」

聽到這話，秀吉眼中閃出異樣光芒。茶茶的念頭或許有些殘酷，但如果她不說，秀吉可能會有更惡毒的主意呢。

八月二日，秀吉命令劊子手在三條河邊將秀次三十幾名姬妾子女全部斬首。行刑之日有不少人圍觀，當人們看見無辜的女人、小孩在哭叫聲中踣倒時，忍不住大罵劊子手無情。

當晚，市井傳出打油詩，說：天下終歸天下的天下，只是手段太粗暴。還有一首說「世中因果雖不明，報應循環終不爽」。

文祿四年對茶茶而言，宛如做了一場噩夢。秀次被迫自殺，姬妾全遭斬首……這些事使茶茶一連做了半年的惡夢。

茶茶雖然恨關白秀次搶走阿拾的繼承權，可是她不曾想到會使他遭到如此不幸的命運。她只要求秀吉罷黜秀次，讓愛兒取代秀次的位置。然而事情卻演變到不只秀次喪命，連他姬妾三十餘人也遭處刑的悲慘下場。

其實在文祿四年開春已有預兆。被封爲會津九十二萬石大名的蒲生氏鄉突然於二月七日在京都因便血不止而去逝。氏鄉在文祿元年因朝鮮之戰，離開任地會津到名護屋，參加運籌帷幄。就在那一年他突然發病，只好匆匆束裝返回會津養病。文祿三年春天又到京都來養病，可是入秋以

後病勢加重，在年關之際終於不治，成爲不歸客。死時享年四十歲。

茶茶在氏鄉死時便收到訃文，只因那時正好在舉行阿拾搬入伏見城的慶祝活動，城裡忙著迎接天皇的勅使，所以當她接到惡耗時，既沒有時間回信，也來不及悲傷。直到八月秀次的事情告一段落，擋住阿拾前途的大石清除乾淨，氏鄉的死才進入她的腦海，氏鄉對茶茶的一生是非常重要的。好幾次轉捩點她都是聽從氏鄉的指示，甚至連做秀吉側室，擁有阿拾和今天的地位，也都是聽了氏鄉的話才做到的。所以，氏鄉對她和阿拾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氏鄉和京極高次不同，他一直和茶茶保持某種距離。氏鄉雖然很年輕就出人頭地，但他給人穩重踏實的感覺。有時茶茶會嫌他冷漠，不過這或許便是氏鄉之所以爲氏鄉的原因吧。氏鄉現在和前田利家、德川家康並列秀吉手下三大虎將，氏鄉的死是秀吉不可彌補的損失。

茶茶沒有爲氏鄉的死流一滴淚，不過她感到少了一個知己的悲傷心情卻久久無法平息，這個失落的感覺或許將會陪她一輩子。

八月終秀吉在伏見城勾留五天。處理完秀次以後，秀吉的臉上便有了笑容。不過，他們絕口不提秀次的事。

住伏見城的日子裡，秀吉和茶茶提起打算把小督許配給家康的長子秀忠。小督頭一次嫁佐治與九郎，再嫁秀勝，這次是梅開三度。

「秀忠幾歲？」茶茶問。

「哎，幾歲啊？小督比他大多了，不知道好不好。」

原來這一年小督已經二十三，而家康的長子秀忠才十七。

茶茶不反對這樁婚事。家康長年是秀吉的競爭者，現在雖然隸屬秀吉臣下，但如果把妹妹許配給客卿身份的家康做兒媳婦，倒也可以改善兩家關係。秀吉似乎也打著同樣的算盤。他之所以會慎重處理小督的婚事，最主要的原因在小督和阿拾有著甥姨的血緣關係，秀吉必需將阿姨的功能發揮到極致。

阿拾的另一個阿姨是嫁給京極高次的阿發。

既然提到小督，秀吉順便談起阿發。

「高次現在從八幡山搬到大津去了。」

茶茶也希望高次能從現在八幡山二萬八千石的領主身份，再上一層樓。尤其氏鄉死後，往日比較親密的朋友就只剩下京極高次一個人了。他和茶茶的關係曾經曖昧不明，不過茶茶可以確定他一定會站在阿拾這一邊。

有關小督和秀忠的婚事，秀吉沒多久便向家康提起。現在家康爲了表現對秀吉的忠誠，不管秀吉有什麼要求，他都答應。

茶茶則負責把秀忠的婚事，告訴自秀勝死後一直住在伏見城的小督。

小督揚起失去喜怒哀樂的臉龐，說：

「謹遵吩咐。反正我的生命已經在五年前隨著我的女兒們結束。」

她的意思是說，自從第一任丈夫佐治與九郎被賜死以來，她的心便已死去。茶茶小心地怕刺激到妹妹，說：

「聽到你答應，我好高興。」

「我前一次也聽你的話啊！反正不答應也不行，跟誰結婚都一樣。」

小督一副生殺大權握在他人手上的表情說。

接著小督問對方幾歲，當茶茶回答只有十七歲時，小督頭一次露出笑靨。茶茶好多年沒看見小督笑了。

「我的先生是越嫁越年輕了，第三次是十七歲，第四次大概要我嫁一個才出生的嬰兒吧。」

聽到小督的話，茶茶自責地說：

「可是，是我的先生使他們一個個死於非命。」

她的口氣帶著幾許認命的味道。

茶茶簡直無法把小時候的小督和眼前的女人連想在一起。小時候，小督是三姊妹中個性最豁

達的。她長得雖不很漂亮，可是不拘小節，又樂觀。然而現在小督彷彿變了一個人。經歷兩次椎心刺骨的巨變，使她變得面無表情。雖然她的長像還是很平凡，但憂傷卻使她增添了另一種寂寥的美。俗語說相由心生，小督的容貌改變，個性也從樂天知命，變成凡事都不關心和冷漠無情。

二十三歲的三嫁新娘和少年的婚禮終於進行。秀忠雖然年輕，不過因爲個子高，舉止也有大人模樣，看起來是一個很穩重的青年武將。兩人喝交杯酒時，沒有人會覺得這一對夫妻有什麼怪異。小督在年輕的丈夫面前露出少女的嬌羞。第二天；小督坐花轎到德川夫家。茶茶第三次送她到城門口。

小督臨上轎前微微向茶茶頷首爲禮。

「死在北庄的媽媽只不過做了二度新娘，我現在是第三次。」

「假如母親也嫁三次，說不定命運就不一樣了。」茶茶眞心地說。

小督出嫁後沒多久，京極高次由八幡山移往大津，薪俸改爲六萬石。茶茶才把送給高次和阿發的賀禮托使者帶去，沒想到收到他們寄來的信函，原來阿發又懷孕了。

那年十一月秀吉到京都上朝，受了風寒，雖然立刻就回伏見城養病，但一直高燒不退，食物都嚥不下去。

茶茶日夜陪在秀吉的病榻旁。這個五十九歲的老人才病兩三天，就瘦得變了個人。他的兩頰

凹陷，眼眶都落下去了。茶茶看著老人的病容，懷疑他是否能夠再度康復。她想，萬一秀吉死了，我和阿拾怎麼辦？想著，不安襲上心頭。她找不出任何證明，證明秀吉死後阿拾就是豐臣家的正式繼承人。她祈求上蒼保佑秀吉一定要好起來，而且她決定等秀吉病好，她便要求秀吉儘快公佈阿拾爲豐臣家的繼承者，同時鞏固幼主周圍的勢力。

茶茶到祇園、北野、愛宕、賀茂、松尾、清水、八幡、春日諸神社祈福。似乎有意和茶茶一別苗頭，北政所也奏請宮中，請來青蓮院的尊朝法親王在清涼殿舉行十七日的不動法令。這次茶茶沒有對北政所的行爲不滿。對她而言，不管是借誰的力量，只要能使秀吉痊癒就好。

秀吉在病床上整整躺了二十天，到十二日才爬起來。他每天叫人把三歲的阿拾抱進病房。有時他想自己抱，茶茶卻以大夫禁止爲理由，不准秀吉碰到阿拾，免得病菌傳染。

茶茶望著老人一直凝視著身邊的阿拾，忽然覺得很悲哀。他現在不像是權傾天下的人物，只像一個垂死的醜老頭。同時她也發現正如秀吉把對茶茶的愛轉注到阿拾身上一樣，茶茶也把愛從秀吉轉到阿拾。

於是有一天茶茶終於開口。

「殿下能夠痊癒實在太好了。如果萬一出了什麼事，您叫阿拾怎麼辦呢？」

秀吉彷彿被茶茶說中心事，連連點頭。

「是啊，是啊。一月，我叫大家再簽一份切結書。」

「只寫一次還不夠？」

茶茶問。

「這種文件多簽幾次不要緊。」

「只能這樣了嗎？」

「誰叫阿拾才只有三歲，沒什麼好辦法。」

阿拾滿四歲時或許可以被封以豐臣家繼承者的官銜，但想握有實權，恐怕言之過早。茶茶儘管不滿，兒子畢竟只有三歲，又能做什麼？

秀吉想了一下，說：

「對啊！叫阿拾也去上朝。」

然後好像很滿意自己的點子似地，再說了一次。

「對，叫阿拾上朝。」

茶茶不太明白秀吉話中含意。她想，既然對阿拾好，那就去做吧。

慶長元年正月，秀吉再度要求諸大名宣誓對自己和阿拾效忠。幾位重要首長，如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前田玄以和淺野長政等人紛紛宣誓效忠。誓約內容與去年七月的大同小異。只在強調

，不論有任何變故一定效忠阿拾。

接下來秀吉發表阿拾上朝的消息，時間定爲五月，前三個月是準備期。依秀吉打算，阿拾一旦上了朝，便可由天皇封爵，同時也可以掌有某種形式的權力。上朝的儀式一定要非常隆重。

五月秀吉爲了準備，搬進京都。從各國來參加上朝儀式的武將絡繹不絕地趕到京都。

這天早上阿拾一行人從伏見城出發。從伏見城到阿拾行館——前田玄以宅邸，只有八十八町（一町約一百零九公尺），但道路兩旁擠滿了愛熱鬧的人群。警戒也十分嚴密，每隔十公尺就有一名騎士，道路兩旁搭著帳篷。

隊伍在五月的和風中緩緩前進。最先是兩排長櫃，其次爲長刀、長槍和洋槍。使者全部穿著緋紅色的羽織，背著大小兩把刀。後面有一隻穿著中國綢緞衣服的狗，口咬紅繩拖著車。接下來是一隊大約五十名少年組成的隊伍和一些轎子。阿拾被奶媽抱著，坐在其中最豪華的一輛。然後是衆妻妾的轎子和諸大名十歲以下的子女組成的一隊。小孩旁邊有土佐馬相隨。隊伍最後是由家康的家臣和利家的家臣擔任警衛。

家康和利家特地到東福寺迎接，家康穿蘭染的布和服，紅褲子。利家穿黑緞子做的衣褲。

從五條橋到十八町之間，阿拾被乳母抱下轎，和其他妻妾們一起步行。看熱鬧的人立刻起了一陣騷動。秀吉自己帶了五十名騎士到三條迎接阿拾，然後一起住進前田玄以家。

十三日，秀吉帶阿拾上朝，行列比昨天更壯觀。

十三日阿拾上朝，坐著繪了圖的數人座大馬車。除了奶媽抱著阿拾之外，太閤和前田利家也一起同乘。後面跟著家康等大名的轎隊，和一隊穿著袍衣、戴烏帽子的騎士，十分壯觀美麗。

太閤領先上朝參拜天皇，接著用阿拾的名義，敬獻寶劍兩把、銀子千枚、沉香、綢緞和天鵝二十隻。夫人、女官等也接著獻出禮品。

天皇賜阿拾天林，及從五位的上位，以回報。

隔了一天，太閤再度上朝答禮。十六及十七兩天，天皇特別準備能樂，太閤自己擔任配角。然後他再陪阿拾回伏見城。二十五日，朝廷派特使到伏見城，城裡也在這時舉行因秀吉生病，被迫延遲的元旦大典。各地的大名、鄉紳紛紛派使臣祝賀，德川家康、前田利家、上杉景勝和小早川隆景等人當然坐在首位。

茶茶坐在秀吉身邊，環視四周，發覺少了蒲生氏鄉，忍不住一股淒涼湧上心頭。其實就算氏鄉還活著，伏見城離任地那麼遠，他也不可能趕來。自小田原之役後，大阪和淀城舉行過好幾次慶祝酒會，氏鄉都沒出席。如果他的領地距離京城近一點，那麼他就會和家康、利家這些老人坐在首席。茶茶從沒見過氏鄉高坐首席的模樣，她多希望能看見年輕的氏鄉坐在一群老人中啊！

想著，茶茶忽然有種窒息想吐的感覺。她不能站起來跑出去，只好用一隻手撐著地，稍微將身子向右傾斜，瞇著眼睛。她的膝蓋瑟瑟發抖著，忍受著難耐的苦痛。

終於，茶茶平靜地抬起頭。襲擊她的痛苦，在一瞬間消失。茶茶逐漸冷靜的頭腦中浮現出，假如氏鄉在小田原之役後身體依然健康，說不能會被趕到更遠的地方。因爲恐怕沒有人不畏懼他的年輕、勇武和沉著。就連他的死因也十分可疑。誰會怕氏鄉呢？家康？前田利家？幾乎所的武將都畏懼他。茶茶將目光一一掃過在座的武士，最後把目光停佇在身邊的老人臉上，窒息的感覺再度湧上來。茶茶閉上眼。她想：就連秀吉也會畏懼氏鄉的，說不定在他最愛、最知氏鄉的背後，竟是最畏懼他呢。

不過茶茶的疑惑隨著茶會的結束而消失。不過，幾年以後，這名和茶茶交情匪淺的年輕優秀武士之死，仍困惑著茶茶。每當疑惑產生，茶茶都會感到暈眩、窒息，使她無法懷疑其眞實性。然後疑惑很快地消失，她又再度取笑自己的多心妄想。

元旦慶典過後，茶茶忙著整理各方送來的賀禮。銀子、絹布、做幔帳用的薄布堆滿伏見城的房間，秀吉與由奶媽抱著的阿拾、茶茶相伴，一一清點這些東西。

初夏阿拾搬到大阪，茶茶因爲與阿拾分開感到寂寞，不過爲了阿拾好，也只得忍耐，畢竟阿拾以後要當大阪城城主啊。

十二月十七日，秀吉爲阿拾改名做秀賴，朝廷特別派特使送來寶劍及紋銀五千枚。王公貴族們紛紛趕來爲阿拾祝賀，並獻上禮品。茶茶也趕來和阿拾一起在城裡觀賞靜之舞，享受久違的天倫之樂。

從這天起，阿拾是豐臣家繼承者的地位越來越明顯。茶茶感到十分滿足。只一件，那就是和秀賴分開，讓秀賴和北政所住在一起這件事，叫她耿耿於懷。

一天，茶茶忍不住向秀吉抱怨，把秀賴留在大阪。她以秀賴經常發燒爲理由，證明秀賴與大阪不合。然後她建議秀吉在京都附近找棟房子，給秀賴住。

「乾脆爲秀賴蓋棟房子吧。秀賴明年就滿五歲，可以舉行元服儀式，應該爲他蓋一個屬於自己的小城。現在這些城哪配得上我兒子？」秀吉贊同地說。

第二年，秀吉實現了他的諾言。爲秀賴築城的消息發表時，京城引起一場騷動。住宅東起三條門，西至東洞院，在一片廣大的土地上圍起了繩網。宅邸是附近的大名負責建造，在他們日夜趕工下，九月初便接近完工。

秀吉急著讓秀賴早點搬進新居，所以在九月七日先讓他從大阪搬到伏見，茶茶才能和久別的兒子相聚。

秀吉在二十一日巡視剛落成的新屋，占卜後，於二十六日正式陪秀賴遷入，各王公大臣紛紛

來祝賀喬遷之喜。搬家後沒多久，秀賴和秀吉上朝行元服之禮，接受朝廷册封爲從四位下官職，任左近衛少將。

秀賴行元服之禮的消息傳到伏見城。已入秋，城裡秋意甚濃。茶茶坐在靠院子的廊下，抑不住心頭百感交集。她彷彿這一刻才知道生存的價値。茶茶想起天人永隔的母親，眼淚撲漱漱的流個不停，連她也搞不清，自己爲什麼哭。

流著淺井家血液的秀賴，現在能出入宮廷，做高官。雖然她委身給殺父仇人，但是卻也因此使有淺井家血緣的五歲幼兒，成爲名符其實的豐臣家繼承人，甚至在不久的將來，一統天下。

如此想來，相形之下北政所和秀吉那些女人算得了什麼？茶茶對以前那種恐怖的妬意，感到好笑。

她在侍女的陪伴下，走到院子。從內院走出去，上一個斜坡，可以看見宇治川像一條銀色的帶子，泛著璘璘波光，流過翠綠原野。茶茶把目光投向淀城的方向。那個她曾經住過的小城，現在已然傾塌，雖然四周濃密的樹林使她看不見城跡，她仍將目光停佇在那裡。如今回想起來，淀城充滿悲哀的回憶。淀城是茶茶刻意要求秀吉爲自己建的，她一心想擁有一座屬於自己的城池，好和北政所別苗頭。然後她在淀城生下鶴松，又失去鶴松。

這天，她忽然醒悟到自己沒有必要留在城中。留在伏見城，過的日子只不過是不分晝夜的等

待，然而秀吉這個老權力者對茶茶已然失去魅力。與其留在伏見城，等秀吉偶爾來相伴，倒不如陪在秀賴身邊。秀賴才是茶茶今後生活的重心。

兩三天後茶茶向秀吉提起，希望也能搬到京都的新宅。秀吉果然也不希望伏見、京都兩邊跑，而且秀吉他對到京都看兒子，比到伏見看茶茶興趣大得多。

「如果你喜歡，就搬去京都住吧。把秀賴交給奶媽和侍女，我也不放心。最好媽媽能在身邊照顧。」

幾天後，茶茶便從伏見城，搬進京都秀賴的新居。

第八章

慶長二年秀吉異常忙碌。在京都爲秀賴蓋新家，好讓秀賴搬進去，是一件事；另一方面，從那年年初朝鮮之役又開始了。十三萬大軍在小早川秀秋的統率下渡海進攻。這回秀吉沒有在名護屋設陣，改在大阪、伏見、京都一帶下達出征令。

戰況不斷來報，也陸續傳入茶茶耳中。茶茶覺得秀吉對此次進攻，似乎不如上次熱心。雖然她不很清楚海峽對岸作戰的眞實狀況，但發現秀吉經常朝令夕改，而且似乎欠缺某種對整體的概念和冷靜。例如每次有捷報傳來，秀吉自然很高興；可是如果戰況進入膠著，他就會立刻勃然大怒，而且不分出征者是誰，一律破口大罵。

慶長二年秀吉明顯地衰老下去。回到京都家中，他喜歡溺在兒子身邊。似乎只有在兒子身旁，他才能找到生存的意義。

茶茶冷冷觀察著秀吉，她並不討厭秀吉溺愛秀賴。她只是爲一個曾經叱咤沙場的大人物，如

今把心神全放在兒子身上，感到有些悲傷。她似乎無法把攻破北庄、害繼父柴田勝家自殺的武人，與眼前的老者連想在一起。其間十四年的歲月，將包圍秀吉的眩目光彩消磨殆盡。

慶長三年一月，秀吉忽然提出：

「春天在醍醐舉行一個賞花大會，茶茶也來吧。」

「我願在旁陪伴。」

茶茶說。這一陣子她儘量避免陪秀吉到大名府飲宴，或參加茶會。

「不過假如茶茶出席，兒子就落單了。」

每回茶茶這麼說，秀吉便會收回成命。

這次茶茶不等秀吉開口，先決定要去。她想：久聞醍醐櫻花之美，這次帶著秀賴，一家三口賞花，豈不是件快樂的事？

不久，茶茶便知道原來自己打的算盤，和秀吉的想法差以千里。秀吉把賞花看成了一件大事。二月九日秀吉親自到醍醐寺觀察，命令寺方將破損的地方修補好，接著十六日又去看了一次。同時命令修築大寢殿。擴大櫻馬場，也督促寺方修理塔及仁王門。二十日他三度赴醍醐視察，從預定的賞櫻所櫻馬場，走到檜山。

他對賞櫻的熱心，任誰看了都會覺得奇怪。二十三日、二十八日秀吉兩次到醍醐。二月期間

，爲了準備賞櫻，秀吉一共跑去醍醐五回。三月他又在三日、十一日，及賞櫻前一天十四日，去了三次。

茶茶踏上往醍醐的旅程，這才發現與自己想像中的完全不一樣。醍醐以三寶院爲中心，五步一警衛，十步一岡哨。住在京都、大阪一帶的大名，爲了湊秀吉的興，不論是醍醐山的山峰、山谷，或是溪流邊，全蓋滿了茶屋。

賞花前幾天天氣還很好，十三日忽然下起大雨，風也轉強。十四日風停了，可是小雨淅瀝瀝的下個不停。

大家正在躭心不知賞不賞得成花，不想老天爺幫忙，十五日居然放晴。大夥兒都鬆了一口氣。這天秀吉在早上七點離開伏見到京都，先把秀賴接出來，再一起出發到醍醐。賞花的隊伍很長，前後也都派了士兵保護，不過一行人的裝扮仍是輕鬆的。北政所坐在隊伍最前端的轎子裡，接下來是三條局、京極局、秀吉和秀賴，茶茶和加賀局的轎子殿後。木下周防和石河掃部在茶茶轎旁陪侍。

茶茶從轎簾揚起處往外看，秀賴和秀吉坐的轎子被層層武士擋住，看不眞切，身後加賀局的轎子也一樣。從山科走到小路，山迎面而來，山間村落裡點點櫻花綻放。

黃昏時他們來到醍醐三寶院。從總門到仁王門之間的櫻馬場開滿了櫻花，道路兩旁垂著紅白

幔幕，千萬朵櫻花，隨著交錯蔓生的枝條，爲路搭了一座天然篷架。

他們進入三寶院，在這裡略做休息。三寶院也有很多櫻花，而且現在正好全開。院中特別爲今天的盛典放了大小許多石頭，石與石之間有清溪流過。北政所和側室們在房裡，由侍女幫忙著更衣。

片刻後，大家在仁王門前集合。女人們各自刻意粧扮，有心趁今天別別苗頭。茶茶望著仁王門前的女人們，心裡很不是味道。女人們以北政所爲首，京極局、加賀局、三條局，和秀吉所有的女人都來了。她們穿著漂亮的衣服，在侍女包圍下，幾乎分不出誰是誰。

不久，秀吉帶著秀賴和太太們，一家大小爬上登山口賞櫻。茶茶暗自納悶，搞不清秀吉把一次賞花弄得那麼盛大，到底有什麼用意。

秀吉似乎很怕單獨和哪個太太走在一起，每到一個地方，一定把大夥兒都叫來。不過，不久茶茶打消疑念，她想或許秀吉想讓全家人一起分享與子同遊的樂趣吧。她以身爲秀賴母親爲榮，不喜歡別人把她和其他側室等提並論。沒生秀賴以前，她只有以出身高貴這點自傲，那時還有競爭對手，現在可沒有了。只有她，茶茶才是豐臣家繼承者的母親。

一行人走過金堂跡和五重塔，來到女人堂。路開始上坡，兩旁一段竹籬笆，一段幔幕。

茶茶時常停下脚步望著秀吉牽著秀賴爬山的背影。六歲的秀賴好像可愛的洋娃娃，只要路平

一點，他就跌跌撞撞往前跑，惹得秀吉在身後猛追。女人們銀鈴般的笑聲不斷在他身邊響起。走了一會兒，來到增田少將所搭的茶亭，穿著紅色衣裳，繫嫩黃腰帶的增田夫人出來迎接，她牽著秀賴走進茶亭。秀吉喝了兩三杯茶，起身繼續前行。秀吉休息這段時間，其他人也紛紛停下來喝口茶，只有北政所和她的侍女一直往前走。茶茶很在意北政所的態度，她覺得北政所正仗著她是秀吉元配，根本無視秀吉行動。

倒是其他側室紛紛站在茶茶身後。當茶茶把目光轉向久違的阿滿時，加賀局立刻點頭為禮。若以美貌而論，加賀局長得最漂亮。年輕時瘦削的臉頰，現在豐腴又有彈性。和茶茶最親密的京極局，這時簡直像個侍女，態度極為恭謹，說話也非常客氣。在茶茶眼中，京極局略帶憂鬱的美，比年輕的加賀局更具吸引力。

京極局一直走在最後，從京都到三寶院的途中，她的轎子雖然被排在秀吉和秀賴前面，可是一開始爬山，其他女人就跑到前面去了。

走出茶屋，茶茶感覺京極局故意跟在自己身後，她一回頭，正好看見京極局帶著微笑的面龐，表情中還有幾許迷惘。

第二座茶屋是新庄道齋所設，傍著杉林中的小溪，河中有鯉魚和鯽魚游來游去。第三座茶屋由長谷川宗仁德昭所設。從此直到山頂，陸續有好多座茶棚，供秀吉一行人休憩。

等他們走到檜山眺望台時，一度陰霾的太陽露出臉來。平台上已有數十名侍女、夫人和內侍近臣等候。平台四周種著好幾百株櫻花，開得正璀璨。和櫻馬場的櫻花相比，這裡的花瓣較白，一朵朵像假花似的，附在交錯的枝頭。

大家忙著在平台上擺起酒席，一時杯觥交錯，各自的名酒紛紛送到席上。曾經在茶棚表演過的傀儡戲，再度上演。

茶茶坐在席前。忽然不知哪兒傳來一陣鈴聲透過人們嗡嗡的說話聲傳來茶茶耳中。茶茶一時尋不到秀賴，正想問旁邊的侍女，忽地看見幾個年輕的侍女正在拍手，往這邊走來。秀吉和秀賴也混雜在這些年輕侍女中間，一起拍著手。有時會有一個女侍追著兩手伸出跳著舞的秀賴。

茶茶痴痴望著眼前的景像，忽然她看見秀賴停下脚步，朝茶茶這邊望來。秀賴看見茶茶，顧不得遊戲才玩到一半，立刻離開原先的伴侶，朝茶茶走來。

茶茶呆呆望著秀賴在盛開的櫻花樹下，朝自己奔來。秀賴似乎張嘴叫著什麼，可是聲音被周圍嘈雜的環境干擾，聽不清楚。茶茶渾然忘我地看著自己與秀賴之間的距離越來越短，不知怎地，忽然有種幸福即將逝去的恐慌。在她三十歲的生涯裡，從不曾像今天擁有這麼大的幸福。

茶茶抱著秀賴小小的身軀，激動得全身顫抖。

秀吉這天詠了三首和歌。

幽然雪山中，花落塵埃化成露。

幽然雪山暮，難忘花容。

思念花影，再見幾時？

茶茶也和了一首：

花爲君留，世間春有幾何？

那天聽說一共詠了一百三十一首和歌，包括自己的在內，全都充滿空虛淒涼，特別是秀吉自己做的那三首。爲什麼在賞花這麼快樂的時候，會說出人生無常之類的話語呢？

醍醐賞櫻大會結束後，秀吉整日埋首於朝鮮大戰中。茶茶時常以秀賴爲名，寫信給在大阪的秀吉，秀吉接到信後，也會立刻回信。以前他總是寫阿拾吾兒收，自從秀賴當上權中納言，秀吉便改口稱呼阿拾爲中大人。

這時的秀吉腦子裡似乎只有朝鮮大戰和秀賴。秀吉雖然不大在秀賴身邊，可是對秀賴身邊的事卻瞭若指掌。有一次秀吉寫信給秀賴，上面說——

我早知侍候你的四名侍女不盡心盡力。我一再給她們機會，若她們太過份，你告訴我，爸爸立刻就把她們給殺了。

的確，侍候秀賴的侍女們出了一點問題，可是消息怎麼傳到大阪的秀吉耳中？茶茶覺得很奇怪。而且她們所犯的錯，也犯不著生這麼大的氣啊！茶茶這一邊看信，一邊躭心秀吉會對侍女們採取什麼行動，想得頭都痛了。

茶茶躭心的事並沒有成眞，因爲秀吉在這之後沒多久，就從大阪趕到伏見，然後生了一場大病，躺在床上動彈不得。

茶茶起先還沒在意，直到五月中旬帶秀賴去看秀吉，才驚異的發現秀吉彷彿變了一個人。短短幾天，秀吉便瘦得脫了人形，伸出來的手，簡直細的像鳥爪。

茶茶六月又帶秀賴再探一次病。她有預感，秀吉這次恐怕再也爬不起來了。

六月中，秀吉的體力明顯衰竭。他召來王公大臣。當時秀賴陪侍在旁，另外還有淺野長政、石田三成、增田長盛等近臣。秀吉親自用盤子裝著點心，賜給這些近臣，並且說：

「我期待見到秀賴十五歲時，你們也能像今日一般効忠他。如此余願足矣。只可惜我已病入膏肓，見不到了……」

他說著，流下淚來。茶茶第一次聽人說秀吉流淚。身旁的人個個垂著頭，一言不發，大家似乎也都感覺到死神的脚步近了。

這天，茶茶的心情非常鬱悶。秀吉八成自知離死不遠，已然放棄求生的意念，才會對秀賴的

事那麼躭心。秀吉死了之後，足以號令天下的，恐怕是家康和利家了。他們雖不是秀吉的家臣，也曾做過戰友。但是茶茶不能肯定到時候他們是否會站出來，助秀賴一臂之力。對家康而言，小督雖然是秀賴的阿姨，不過她和家康長子秀忠的婚姻，任誰看了都知道是一樁政治買賣，隨時可能會變質。利家的情形也一樣，他把阿滿許配給秀吉當偏房，又把阿滿的妹妹嫁給秀吉的養子宇喜多秀家，何嘗沒有利害關係？

除了他們，秀吉身邊的淺野長政、石田三成、加藤清正、福島正則等人，又因爲官卑職小，產生不了什麼作用。

茶茶明白秀吉爲什麼會哭。只是，她必需比秀吉更冷靜地考慮到秀吉身後的事。想到嫁給秀忠的小督時，茶茶怵然一驚。如果小督要報仇，現在就是時候了。秀吉恐怕也和自己一樣，躭心當初的安排恰成反效果。小督有一陣子確實恨透了茶茶和秀吉，如果她的怒氣還沒有消……茶茶自心頭湧起一股莫名的惡寒。至於阿滿對秀吉的感情如何，現在也很難判斷。同時不只阿滿，所有側室有誰會眞心疼愛茶茶和秀吉生的秀賴呢？假如光以阿滿是秀吉偏房這一點，就認定秀吉和利家之間有什麼特殊關係，那可是大錯特錯。

茶茶每天都在不安中度過。

六月底，秀吉召來家康、利家、秀家、輝元和景勝五位大名，把秀賴託付給他們，由他們任

五大老，負責輔佐。又任三成、長政等近臣為五奉行，負責政務。儘管如此，秀吉仍無法除去心中的不安。他不斷的把家臣一個個召到床邊，委託他們照顧秀賴。

七月十五日，順秀吉的意思，利家召集五大老和五奉行，簽署一份誓約書，大家都宣誓自文祿五年正月起，効忠秀賴。

到了八月，秀吉的病益發嚴重。他在熱病中，不斷發出囈語，叫五奉行和五大老互相交換血書。可是，就連五奉行和五大老交換了血書也不能使秀吉安心。過了兩天，他和五奉行結拜，希望藉著五奉行成為豐臣家的一分子，多少對秀賴的忠誠有點保固作用。

等秀吉把對外一切事宜安排妥當，就只剩下遺囑了。他在遺囑中再次懇託家康、利家，以及家康的長子秀忠和利家的長子利長輔佐秀賴。同樣他也再度要求宇喜多秀家、上杉景勝及五奉行確實做好託孤的事。他並命令家康在伏見掌天下之政，利家在大阪擔任秀賴身邊的監護人。

遺囑最後寫著「秀賴事僅託諸位，望勿違吾意，謹謹」。

寫完遺囑，秀吉似乎虛脫了，到下午便陷入半昏迷狀態。秀吉似乎一連昏迷了兩天。到八日，他時昏時醒，醒來時口中喃喃不知要命令近侍做什麼，可憐這個老權力者只剩下皮包骨，等待著死亡。

茶茶等秀吉昏迷後，便不再一直陪在病榻旁，只每天帶秀賴去探視一下。秀吉病房不論日夜

都有武士交替看護。

八月十六日凌晨兩點，秀吉在家康、利家、輝元、秀家四大老的陪伴下嚥氣。享年六十二歲。

秀吉嚥氣時，茶茶和秀賴陪侍在旁。茶茶因爲早有覺悟，所以並不特別悲痛，她明白今後想讓秀賴成爲豐臣家眞正的繼承人，並不是件容易的事。伏見城裡這麼多的武將，有誰能猜到他們明天的向背？

秀吉死訊應故人要求，沒有大事聲張，悄悄葬在京都東南方的阿彌陀峯。

從秀吉死後那年夏天開始到年底，茶茶和秀賴都沒離開過伏見城。

由於秀吉的死訊沒有傳開，所以茶茶身邊也沒有起什麼大的變化，日子就在奇妙的靜謐中度過。入秋後沒多久，茶茶忽然聽說北政所落髮爲尼，法號高台院，接著京極局也相繼落髮的消息。第二天京極局來拜訪茶茶，說明剃髮出家的決心，同時表示要搬出去和弟弟京極高次一起住。

茶茶發現京極局這陣子瘦得簡直變了形。每當她們提起秀吉，京極局便露出痛不欲生的表情。茶茶以前一直以爲深愛著秀吉，如今和京極局相比，才知道其間的差別有多大。京極局一直隱忍著不讓自己鋒芒太露，也從不和其他側室爭風吃醋，她總以自己所得到的那一點點自滿，而且

透過秀吉所給的一點點，反注入無人能比的最多愛心。

茶茶一點也不奇怪京極局會削髮爲尼。秀吉一死，京極局變成寡婦。茶茶卻不同，她還得擔負起養育秀吉獨子的責任。爲了使身兼淺井、織田和豐臣三家血緣的秀賴，早日成爲眞正號令天下的霸主，茶茶是不能不全心投入的。

「請告訴高次大人，我會盡心養好小主君。」茶茶對京極局說。雖然高次只是大津城六萬石的城主，但以他和茶茶的關係，京極局、阿發和茶茶的關係，高次才是秀賴眞正的同盟。

就在京極局離開伏見城，茶茶開始時常聽到人們抱怨家康專制的話。不是家康不遵秀吉遺訓，便是他和利家、石田三成等武將不合。

慶長四年，秀賴由伏見城搬到大阪。秀賴是豐臣家的繼承人，當然應該搬到豐臣家的舊根據地——大阪，茶茶沒有反對的理由，她唯一提出的條件是，她要一起跟著搬過去。以前秀賴一個人住大阪時，茶茶會因對北政所有顧忌，不好時常去探望。可是現在不同了，茶茶是秀賴的生母，北政所卻和秀賴沒有一點關係。

正月十日秀賴和茶茶搬到大阪。以利家爲首的諸大名負責護送，連家康也送秀賴到大阪。家康在片桐市正家住了一夜，第二天回伏見城，然後照秀吉遺囑所託，在伏見城視察政務。

就在茶茶她們搬進大阪沒多久，已經落髮的北政所如她所願地從大阪搬到京都。茶茶聽到時

，只淡淡的說：

「是嗎？那也好。」

茶茶永遠記得剛嫁給秀吉時，曾經在京極局的陪伴下拜見北政所，北政所當時冷漠的眼光至今仍深刻地印在茶茶腦海中。雖然事隔十年，但是只要她一想起當時所受的屈辱，就氣得混身發抖。她和北政所一直沒有惡言相向，其實卻是恨對方入骨的仇敵。

北政所要離開大阪時，茶茶以為她會向秀賴辭行，還特別換了衣服，打算送北政所出城，以做為向秀吉大房的敬意。

誰知左等右等，北政所都沒有露面。聽近侍報告，北政所已逕自出發了。茶茶一想，自己也沒必要出去送她，乾脆藉口身體不適，派兩名侍女代替到城門送行。

等派去朝鮮的軍隊全部回國後，政府才正式發布秀吉的死訊。二月二十九日舉行正式葬禮。和秀吉生前喜歡熱鬧相比，他的葬禮雖然參加的人多，卻顯得沉寂多了。

秀吉下葬時，輝元、景勝、秀家、利家和家康五大老，以及長束、石田、增田、淺野、前田五奉行之間，簽署了一份盟約，約定今後共同輔佐秀賴，不論任何事都要取得十個人的協議。這件事聽在一般人的耳中，實在是有點不入耳，尤其是茶茶。當她知道這件事立刻明白，秀吉對他們發出的敦促信根本沒有用，他們是靠彼此之間勢力互相牽制，才取得平衡。

茶茶對每日瞬息萬變的局勢感到害怕，卻對它無能爲力。她想，現在可能是她一生中最動盪不安的時刻了。她知道這個日子遲早要來，只是沒想到秀吉死了還不滿一年，這個日子就來到了。

茶茶決定把一切交給利家處理。怎麼說，自秀吉死後，天下只有利家和家康兩大家族能分庭抗禮。論交情茶茶和利家的關係也很深。十五年前茶茶她們姊妹逃出北庄城，就是寄宿在前田府中。

茶茶在不安中，隱忍著不問利家任何事，利家也什麼話都沒有對她說。況且每當茶茶見到利家，一切疑問都卡在喉嚨。利家的健康令人躭心，這個六十二歲的老武士顯得似乎有些體力不濟的樣子。直到三月底，茶茶才第一次問利家，最近有沒有發生什麼大事。

利家表情略顯凝重，瞇起眼睛，說：

「我已經完成對秀賴少主的一切措施。萬一我出了什麼事，在我寫給老妻的遺言中會詳細列出二十一條，執政者應該注意的事。」

「也能應付作戰嗎?」茶茶問。

「是的。」

老將誠實的回答。

「你認爲戰爭會馬上展開？」

「可能，至少在三年之內會打仗吧。可惜利家恐怕已不能陪在少主身邊了。」

利家說時，顯出無限的無奈和惋惜。

果然不到十天，利家就死了。失去利家，茶茶覺得在遺臣的對抗賽中，少了一個擎天巨柱。利家的死使茶茶陷入絕望的谷底。

利家死了以後，茶茶身邊立刻熱鬧起來，每天都有許多武士來拜訪。茶茶也親切的接待他們，恨不得多拉一些人做自己和秀賴的同伴。其中宇喜多秀家最常出現，他便自然而然接替利家，成爲茶茶有事諮詢的對象。接著五奉行中的石田三成和三朝老臣小西行長也經常在大阪城出現。

從這些出入的大阪武士口中，茶茶聽到了淺野幸長和聖田長政在北政所身邊，不知圖謀何事的傳言，也聽說家康正在暗暗調動軍隊。有人說家康自秀吉死後，立刻對北政所示好；也有人說，加藤清正和福島正則無視秀賴，暗自和北政所、家康等人互通款曲。茶茶無法辨別這些傳言的眞假，而且每一個傳言進入她的耳中，總會爲她帶來不快。

就在前田利家死後不久，石田三成突然被調回居城佐和山。原因不清楚，一說石田三成和豐家老臣不和，被罷黜了。另一個說法是家康爲了保護他，才調他回老家。不論哪一種說法都使得大阪城變得毫無生氣。

利家死後，政治舞臺上只見家康一個人在唱獨角戲。他任意號令武將，同時像秀吉一樣要求大家簽署効忠家康的契約書。

大阪城現在只剩宇喜多秀家和毛利輝元等人，不過他們也紛紛發佈要離開大阪回家的消息。茶茶不明白他們爲什麼這樣做，大概是爲了秀賴的關係吧。別離的酒席既哀傷又悲壯。

九月中旬，家康接著住進大阪城。家康以輔佐秀賴爲名，住進大阪。表面上仍稱秀賴爲少主，其實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大權握在誰的手中。

茶茶討厭家康，討厭他的長相和舉止。家康對待茶茶和秀賴，仍和秀吉生前一樣恭謹，可是眼光卻是高傲冷酷的，讓人完全猜不透他的心。家康今年五十七歲，比秀吉年輕七、八歲，可是和秀吉是兩個完全不同典型的人，家康無論在任何場合，都不會動聲色的。

家康住進城後大約十天，茶茶意外地接到家康的邀請，說要開一個賞菊的酒宴，請茶茶出席。

茶茶問來送信的武士。

「要少主一起參加嗎？」

「沒聽德川大人提起。」使者回答。

「請讓我考慮一下再答覆你。」

武士得令走了。茶茶摒退使女，一個人坐在屋子中發了好久的呆。她想，家康爲什麼只請她一個人參加賞菊酒宴？難道他把我當成一個普通的女人，要追求我嗎？想到這裡，茶茶的臉不由得因生氣而漲得通紅。

茶茶吩咐近侍去告訴家康，就說謝謝家康特意相邀，只因身體不適，無法參加。茶茶決定維持目前和家康的關係。她想反正不是自己打垮家康，就是被家康殺掉。不管家康的勢力多麼龐大，終究是有不少重臣受過秀吉好處，感恩圖報，也有不少豐臣家的老臣願意爲豐臣家效死命。只要靜待時機，未嘗不可放手一搏。

第二天家康來看秀賴，和茶茶一起喝茶。其間家康沒提賞菊的事。

「最近好多煩人的事，例如我不得不向加賀出兵。」家康說。

加賀是前田利家的長子利長的領地。

「是嗎？眞是煩人哪！」

茶茶回答。看來家康打算一一鏟除傾向秀賴和茶茶的異己。她心底翻攪著幾乎沸騰的恨意，表面上仍不動聲色的看着家康。家康也靜靜的回望著她。

就在傳出家康要出兵討伐加賀的前田氏後不久，忽然所有有關攻打加賀的消息卻都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前田利家的正室被送到家康處當人質的消息。大概加賀夫人用自己換取了和平。

茶茶認識前田利家的正室。記得和她初次相會，是在北庄城破，茶茶姊妹寄宿在古府中城時。那是十六年前的事了。從此以後，兩人又見過好幾次面。茶茶不喜歡利家的女兒阿滿，對阿滿的母親卻不討厭。她長得有點像加賀局，也和加賀局一樣嫺靜，對茶茶總是客客氣氣的。

茶茶想，利家夫人不知道會不會對做人質感到後悔呢？而且萬一她也住進大阪，我要怎麼辦？最後她決定為了避免尷尬，還是裝作不認識，也不要派使者去探望。

討伐加賀的流言平息後，傳出上杉景勝對家康懷有二心的消息。這次和討伐前田不同，每個傳言都有確實的證據。景勝是自蒲生氏鄉死後，統領東北的大名，擁有一百三十一萬八千石的領地，景勝的向背對家康而言，當然分外重要。

本來上杉景勝打算在這一年八月回會津，就在這時傳出他要與家康一決雌雄的消息。原來景勝趁回領地之際，悄悄和石田三成結盟。甚至連結盟地點，和陸續有不少浪人投入景勝陣營的消息，也傳入城內。

混亂中又過了一年。慶長五年元旦，城裡和往常一樣，有不少大名派賀使道賀，顯得格外熱鬧。有人先來向秀賴拜年，再去見家康；也有人先去拜訪家康，才見秀賴。以茶茶為首，秀賴身邊的人對武士拜年的順序特別敏感。尤其家康接見武士的作法和秀賴相同這一點，更惹得茶茶一

肚子氣。

三月，城裡的武士公開討論征伐景勝的事。有人說家康催促景勝上京，可是遭到拒絕。接著又傳出景勝的近臣藤田信吉背叛景勝，從會津出發，跑到大阪。不過這件事並沒有被證實。

事實上，家康不只一次派人去向景勝要求簽署効忠書，又派人請景勝上京，可是景勝態度傲慢，而且沒有任何道歉的意思。

茶茶聽到這樣的消息，表面上雖然裝作沒什麼，心裡卻十分高興。整天唯我獨尊的家康，說不定會被這股反德川的勢力擊垮呢。

六月二日，家康召集手下，宣佈征伐會津。大阪城上上下下立刻陷入大混亂。城內每天開軍事會議，十五日家康忽然跑來找茶茶和秀賴。家康一直沒提過要打上杉景勝，這時才提出正式報告。

「因爲要出兵東北，恐怕暫時無法照顧少主。」家康對八歲的秀賴說。秀賴這陣子個子忽然竄高。

「你不在寂寞多了。什麼時候出兵呢？」

茶茶問。心中卻暗暗祈禱，希望家康會在這次戰爭中失敗，再也不要回大阪。

「明天就出發。我不在時請夫人多留意。我爲了遵照太閤遺囑，不得不平定這些亂臣賊子。

」

家康冷冷的看着茶茶，笑了一下。是那種皮笑肉不笑。

家康如其所言，果眞第二天就離開大阪。軍隊從早上開始出發，一直到下午兩點過後才全軍離去。城裡這大半天吵得要命，馬嘶聲、鞍具磨擦聲……不斷傳到離天守甚遠的茶茶別館。侍女和內侍們都跑去看家康出征，更顯得房間冷冷淸淸。不久，當一名侍女來報，家康已經出城時，茶茶虎地站起身，氣呼呼的說：

「任何人出了城，秀賴都不准他們再進城。」

茶茶說完，像要徵求秀賴同意似的，盯著秀賴。她忽然想起家康昨夜的冷笑。他會不會打算趁東征之名，向以秀賴爲中心的勢力開火呢？茶茶眼前浮現出幾十個曾經受過豐臣家恩澤的武將。如果家康在期待秀賴舉兵，我們是不能讓他們失望的。茶茶想。

家康當天住進伏見城，第二天派鳥居元忠爲伏見城守將，十八日繼續東行。茶茶聽到這件事，氣得全身發抖。主君住的大阪城不派一兵一卒保護，反倒在伏見城設下重兵，家康的意圖已經非常明顯。

二十日以後，出入大阪城的武將忽然多了起來。茶茶雖然不一定都見到，但她知道一股反德川的勢力已然形成。前田玄以、增田長盛、長束正家等武將打算取家康而代之。

城裡每日悄悄傳著有關武將動向的流言。例如大谷吉繼會不會離開垂井，進入石田三成的佐和山城？安國寺惠瓊如何如何……。傳言中以有關毛利輝元的揣測最多。連茶茶也感覺到一旦在上方的家康走開，底下的暗流立刻洶湧。

第九章

七月中，留守大阪的細川忠興夫人忽然自殺。細川忠興本人隨家康東征，家康要細川的太太留在大阪城做人質，結果發生抗拒自殺事件。

這一天毛利輝元來到大阪，他把家康命令留在大阪西丸城的佐野綱正趕走。彷彿和毛利輝元入城約好，城裡的武將這天也聯合簽署一份文告，公佈家康違背秀吉遺囑的十三項罪狀。輝元和秀家更出面要求諸大名盡心扶持秀賴。

大阪城陷入備戰狀態。茶茶忙著招待一個接一個的武將。有時茶茶眺望著尚不更事的兒子，睜著好奇的雙眼，來往巡逡眼前武士的模樣，忍不住有暈眩的感覺。秀賴稚嫩但有威嚴的面龐，很像父親秀吉；白皙的皮膚和神經質的表情又像織田家的人；至於沉靜的氣度則應該遺傳自淺井名門了。

這天茶茶聽增田長盛提起久違的京極高次。

「已派使者到大津去了。」

增田長盛似乎因爲京極是茶茶妹夫的關係，特地向茶茶報告有關高次的措施。

「你向大津夫人問好。」

茶茶此刻心情十分複雜。高次不只是妹妹阿發的丈夫，也是自己和秀賴唯一可以藉助一臂之力的人，她不懷疑高次對自己和秀賴的忠心，只是想到往日的意中人，如今要爲自己捨命，不由感慨萬千。在茶茶心目中，得大津城主高次爲同伴，比增加千軍萬馬還有效。

第二天城裡比昨天更嘈雜。奉家康之命留守的佐野綱正，一方面爲了送家康妻小到淀城避難，自己也帶了五百士兵退到伏見城。

十九日，傳來宇喜多、小早川和島津的聯軍圍住伏見城。入夜後展開猛烈的戰鬥。戰況不時傳到大阪。

八月一日伏見城被攻破，守將鳥居元忠戰死。五日，以秀賴爲名，論功行賞。除了攻下伏見城，茶茶對整個狀況不甚明瞭。似乎到處都在發生小規模的戰鬥，可是卻完全無法預測未來發展的趨勢。另外，茶茶也無法掌握遠方武將的向背。儘管每天都有派往各地的使者回來報告，但是聽了他們的報告，只會感覺局勢更加複雜。連眞田昌幸是敵是友，這麼簡單的事都分辨不出。

茶茶覺得西軍中缺乏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心人物。石田三成是一個中心人物，可是他經常換地

方住，今天大阪，明天伏見，後天又搬到佐和山，給人一種像無頭蒼蠅，沒事忙的感覺。命令隨處發，與秀吉在世時作戰的情形完全不同。茶茶想，現在就是因爲缺少一個像秀吉這樣的人物，才會使天下如此混亂啊。

八月中，不少家康的大將停止東征，聚在清洲城。聽到這個消息，茶茶十分不安，她派使者向小早川秀秋詢問戰況。不久秀秋安排好出兵的事，親自拜訪秀賴和茶茶。秀秋表示情況十分危急，必需立刻向近江出發。這一天，大阪城動員了僅有的部隊，黃昏時刻城裡一片靜悄悄。只留下毛利輝元和少數部隊。不久，輝元也帶著大部分手下向東方出發。直到第二天才由從各地調來的兵源補充。

八月底，前線已方敗陣的消息陸續傳來，以岐阜城陷爲首，石田軍和大谷軍都陷入不利的局面。

九月八日下午，茶茶接到一個難以置信的消息。那就是一直受茶茶殷切寄望的京極高次在大津城屯兵，同時在逢坂、粟津等地設陣，有意遮斷西軍東上之路。問題是高次從一開始就表現出和西軍站在同一陣線上，其實他也和德川暗通款曲，最後發出砰然一擊。

聽到報告，茶茶整個人楞在那裡，她怎麼也不相信這是事實。京極高次應該不會把箭頭對向她和秀賴，一定是傳言有問題。阿發和京極局到底和茶茶是敵是友？

對嫁給秀忠的小督，茶茶已經完全放棄要她幫忙的念頭。可是她對阿發和京極局卻極度信任的。京極局那麼愛秀吉，甚至願爲他削髮爲尼，她怎麼會背叛豐臣家，投入敵對的德川陣營？

「大津的夫人和德川的夫人也是姊妹啊。」

報告高次背叛的武士說。

茶茶楞了一下，的確如這名武士所言，茶茶怎麼可以篤定高次要幫她？阿發是她的妹妹，小督也是阿發的妹妹啊。

茶茶這才發現錯估了自己和高次的情誼關係。但是撇開親戚關係不談，高次和茶茶之間也曾有過一段不足以爲外人道的秘密。茶茶十分重視它，不過現在想來，這段過去也不一定對茶茶有利。茶茶想起在安土城時，高次曾經抓住她的衣角，而她毫不考慮的把高次的手撥開。高次對她的恨恐怕到現在都還沒平息吧？後來她想獻身給高次，卻遭到拒絕。不過這樣並不能使高次釋然。

「人心眞是難測啊。」

茶茶喃喃自語著。忽然興起一股想笑的衝動。

茶茶一個人坐在廊邊。略帶秋意的陽光灑在樹梢，胡枝子的紅花開得滿地都是。將要左右自己和秀賴命運的情勢，似乎馬如上就要降臨。而此刻只有風雨欲來前的寧靜。不管茶茶輕視也好

，憎恨也好，這個和她一起長大的京極高次在她心目中佔有很大的份量。小時候她只要一聽到京極的名字，就會產生愛慕的情愫，這個心情直到現在都不曾改變。

茶茶全身浸在汗水裡。秀吉死後到今天，她才能以比較自由的立場思考。現在她可以不必再顧忌秀吉，做她想做的事。茶茶心裡只有一個念頭，那就是讓秀賴成爲統治天下的霸主。爲了達成這個願望她也可以和高次要好，本來她就愛著高次，高次也愛她。前一陣子她只不過是把高次暫時寄放給阿發，現在她要收回來。

茶茶想著，忽然從白日夢中驚醒。事情已經發展到另一個方向。京極高次想背叛茶茶和秀賴，保住大津。爲了自己，也爲了秀賴。茶茶想：我一定要設法打消高次的念頭。茶茶暗自盤算做說客的人選，忽然想起一個七十歲的阿婆，名叫阿茶。她和京極局很好，或許說得上話。

阿茶當天便離開大阪，前往大津。隔兩天才回來。阿茶表示，透過京極局，她和高次見了面，並勸他打消背叛秀賴的念頭。可是高次說，一切已成定局，他只能祈求上蒼保佑茶茶母子平安。同時高次還說，目前的紛爭並不是針對他們母子，所以希望他們不要插手，乖乖待在大阪城。

據阿茶形容，大津城內外的宅邸大多已經燒毀，城門口設有堅固的柵欄，也派兵守衛，隨時準備做圍城戰。另外城南新造了五十間寺柱，不過只有一道濠溝和城牆，恐怕到時候會守不住。

阿茶回來後沒多久，到了九月十一日夜晚，大阪方面確認高次有叛變的意圖，決定攻擊大津

。於是由毛利元康任主將，毛利秀包爲副將，結合大阪七手組、大和諸將及九州來的兵力，一舉攻向大津城。

茶茶不知道大津的戰況，也不知道東方應該已經展開了戰鬥。自從部隊向大津開拔，大阪城便被異樣的緊張籠罩著。不只因爲大津，也因爲東方馬上就要展開決定性的一戰。儘管使者每天不斷湧進大阪，茶茶和秀賴卻關在房間裡。

十六日半夜，使者來報，說大津城已被攻破。只有這時，茶茶才吩咐使者去問輝元，戰況如何。她心裡著急的是高次的安危，但又怕問得太露骨。使者回來說，輝元只說大津城的激戰到十五日結束，大津城被攻破，請夫人放心。至於其他事情，輝元並沒有提，可能連他也不太清楚戰況吧。

茶茶一夜輾轉反側，難以成眠。她怕這回高次恐怕兇多吉少。茶茶想起高次短暫的一生，從他幼時艱苦，到奮力振興家業，不禁爲他感到悲哀。她想起信長亡於本能寺時，高次也曾貿然出兵攻擊秀吉居城，現在他又再度犯下貿然出手的錯誤。似乎每當局勢產生大轉變時，高次都會押錯寶。不知怎地，茶茶很能了解到高次此刻的心情。或許是背負著名門聲譽的同時，也連帶著背負了不幸的命運吧。

第二天一大早茶茶被侍女喚醒，說輝元來拜訪。輝元從沒這麼早來過，茶茶直覺的感到事態

的嚴重性。她的臉色一下子變得慘白。輝元全副武裝走進房，坐在茶茶面前說：

「關原之戰我軍武運不濟，以致敗陣。」

他的臉色十分憔悴。

「什麼時候的事？」

「十五日下午。」

「不是和大津城破同一天嗎？」

「是的。不論發生什麼事，輝元一定盡力保佑主君和夫人的安全。請你們放心。」

「我已經經歷過好幾次城破，你不必爲我躭心。」

茶茶老實的回答。

小谷城和北庄城燃燒時的火焰，至今仍銘刻在她的心田，同時她也已經習慣於親人不斷的死於非命。從父親長政、母親阿市、繼父勝家、舅父信長，甚至鶴松和秀吉也死了。如今想起來，她身邊已經沒有一個親人，唯一的親人便是京極高次，現在如果連他也戰死，那麼活著眞的沒什麼意思了。

接著茶茶想到秀賴，秀賴是一定要活下去的，而她爲了幫助秀賴完成霸業，也不得不活下去。想到這裡，她不禁對這些凡事沒有找她商量，貿然出手以致扼腕失利的傢伙們，生起氣來。

「恐怕接下來城裡會來一大票沒事幹的人，我看快要住不下囉。」

茶茶諷刺的說。

正如茶茶所言，那天傍晚起戰敗的部隊一小波一小波的進城。晚上登上天守，可以看見城外到處都是營火，照得四周如同白晝。

根據內侍打探的結果，茶茶知道城裡武將分成兩派，一派主戰，一派主和，正展開激烈的辯論。城裡原來就保留不少兵力，後來加入散兵游勇不斷向城外溢出。假如眞的放手和德川一搏，倒也不一定會輸。不過城裡缺少一個像秀吉那樣優秀的主帥，恐怕城破只是遲早的問題。尤其是關於石田三成、大谷吉繼等多少值得信賴的武將，自出征後便音訊全無，更叫人躭心。

十八日晚上，茶茶聽近侍說高次在大津城破時，逃到高野山。假如這個傳言屬實，就表示京極高次還活在人間。茶茶想到高次可能還活著，不但爲自己曾經替高次的死惋惜，感到可笑。也感覺一股被出賣的怒火湧上心頭。

「要是他能再堅持一天，不就可以領家康的賞賜了？可惜沒堅持到底。」

茶茶惡狠狠的說。她緩緩走出院子，將近全圓的皓月高掛天空，帶著蒼白的光芒照向四方。面對未卜的前途，茶茶心裡出乎意料的平靜。她想起小督和阿發，命運將他們姊妹三人帶往完全不同的立場。現在唯一不必躭心生死的是秀忠的妻子，也就是住在江戶的小督。小督在三年前產

下一女。當時茶茶曾經特別寫信道賀，可是回信有如石沈大海，不見踪影。倒也頗像小督的作風。

茶茶每天都在惶恐不安中渡過。她無法想像外界是否正在大戰，或者發生了什麼大變化，至少在她深居大阪城的日子，是平靜的。她很少向近侍詢問外面的情形，城裡的武士由於移防，嘈雜了好幾天，現在也一切恢復正常。

二十七日，茶茶忽然接到通知，說家康要來拜見秀賴。茶茶不知道家康什麼時候到大阪。其實家康是二十七日到的，才住妥便派使者通知茶茶。聽說秀忠也跟家康一起來了。城裡原先的武士全不知移到哪兒去了。

不久茶茶在房間裡跪接傲然大步走進的家康。茶茶叫秀賴坐上座，自己打横相陪。

家康坐在秀賴面前，說：

「小主君一陣子不見，長大許多。」

然後他轉頭面向茶茶：

「前些日子子叛逆作亂，騷擾到夫人和小主君。現在戰事已然平定。對不起，給淀君夫人添了麻煩。」

「多謝大人的關心，凡事都仰仗大人操勞了。」

茶茶遣詞雖然十分客氣，口氣卻在不失自尊心下，儘量保持冷漠。

家康停了一會，又說：

「石田治部、小西行長和安國寺惠瓊等人被捕，現正送往大阪。如果淀君夫人有什麼吩咐，但請直說無妨。」

「我沒有什麼事。」

說完，茶茶像忽然想起似的問：

「他們三個會被怎麼處置？」

「二十九日在大阪遊街，下個月初一斬首示衆。」

家康面不改色的說。

「頭就掛在三條橋，好叫世人有所警惕。」

茶茶望著家康平靜的雙眸，同時從裡面讀出一些訊息。他的眼神似乎在說：本來你們兩個應該也要遭受相同命運，這次不知是誰救了你們。可是下回別再讓我碰上，可就絕不容情。你們也一樣會被斬首示衆的。

茶茶回瞪著家康說：

「人生實在很難預料。想不到治部少輔他們也走向和我先父長政、繼父勝家一樣的命運。」

她話中的含意是，家康你現在雖然權傾一時，可是說不定哪時也會遇上斬首示衆的命運呢。爲什麼降臨到石田三成、長政、信長的命運，獨獨漏了你？茶茶心中充滿了恨意。

十一月一日，如家康所言，石田、小西、安國寺等人在京都六條磧被斬首，三個人的首級和稍早自殺死亡的長束正家的首級一齊懸掛在橋邊示衆。

血腥鎭壓的耳語繼續傳播著：伏見城有十八個人被殺，聽說他們曾給大阪城做內應；大阪有幾十名武士按兵不動，也遭斬首……

關原合戰之際，武將並沒有來看茶茶和秀賴，可能一方面是對家康有所顧忌，另一方面也可能心向茶茶、秀賴的武將已被家康一掃而光。比較明朗的傳言是，京極高次得到長狹九萬二千石領地，比大津六萬石高升了。高次這次開城投降，表面上是被大阪方面的軍隊打敗。可是換另一個角度來說，他無形中牽制了一部分的軍隊，使他們來不及趕去參加關原之戰，未嘗不是大功一件。所以家康才決定大大褒賞他。

假如高次再堅持一天，或許大阪軍隊就會退走。那時他的勳功和今天相比，相差又何止幾倍？這一點或許是高次不幸，但也正和他平日作風相似。

從高次投靠德川軍，到他走霉運被人圍攻，又不戰而降，逃到高野山躲起來。甚至後面否極泰來，不被降罪，反而擢升爲若狹九萬二千萬石的領主，都是只有高次才能辦得到。

不論如何，茶茶不能對高次和阿發的背叛釋懷，她每次只要一想到，全身就會氣得止不住發抖。

第二年六月，京極局來看茶茶。京極局似乎非常不滿弟弟的作爲。據她說，當大阪軍攻打大津中，她正在城中心的城樓，一顆炮彈打來，正中本城，她受到強烈爆炸的震盪昏了過去。

「你也歷經了可怕的遭遇啊。」

聽到茶茶的話，京極局蹙起眉頭，說：

「對於弟弟背叛少主的事，我都幫不上忙。我眞慚愧，以後有什麼臉到地下見太閤呢？」

京極局來拜訪茶茶的目的，主要是想藉著茶茶之力，在京都附近謀一個住所。她表示，經過這件事，她不願再寄居在弟弟家了。另外，她還說，找房子的事她也拜託住在京都三本木的北政所留意。秀吉在世的時候，京極局很討厭北政所。可是隨著秀吉入土，往日一切恩怨情感也隨之淡薄，京極局對待北政所和對茶茶的方式也變成一樣。

茶茶把京極局的希望轉告留在大阪負責監督的片桐且元。不知是否正好奏效，大概一個月後，茶茶收到京極局寫來的謝函，說已經搬到西洞院的一個小小庵室住下。

就在京極局找房子的這一陣子，茶茶知道加賀局的阿滿再嫁權大納言萬里小路。這也像加賀

局的作風。她似乎已然忘記秀吉，而以目前公卿美麗的太太自居，甚至相當得意。

關原之後，天下的主權眞正落在家康手中，秀賴在家康眼裡變成一個可有可無的角色。以前不論做任何事，家康總還會禮貌上來知會秀賴，現在則根本把秀賴和茶茶撇在一邊，不聞不問。使得秀賴和茶茶在大阪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

家康的根據地在江戶，平常他只在江戶和伏見之間往來，很少到大阪，可是大阪佈滿他的眼線。所以大阪城說是秀賴的城，其實秀賴根本掌握不住。

過了三年，到了慶長八年二月十二日，家康任右大臣，拜征夷大將軍。三月二十五日家康上朝，隨行的武將有德川秀康、細川忠興、池田輝政、京極高次、福島正則等人。都曾受過秀吉提拔。

家康上朝的事街頭巷尾傳了好幾天。茶茶想起秀吉以前極盡奢華的儀式，現在那些當時隨秀吉上朝的人，又再隨家康做同一件事。想來不禁心中充滿苦澀。

除了家康任征夷大將軍，秀忠和小督生的女兒千姬和秀賴的婚事也被提起。這樁婚事是秀吉生前訂的，天下皆知，家康想反悔都不行。

茶茶提起親事，並不是希望他們馬上成婚，只想在秀吉的遺言中找一樣家康不能反悔的。茶

茶知道，就算秀賴和千姬完婚，也無法擔保秀賴的地位一直平穩。畢竟秀賴才十一歲，千姬才七歲，將來很難預料。

同時以家康而言，根據他過去的記錄，他不是那種把自己孫女嫁掉，就能不殺孫女婿的人。家康爲了和信長和親，可以把長子信康殺死。爲了滅北條氏，也能把自己女婿北條氏直全族殲滅。所以，對於秀賴和千姬的婚姻，茶茶實在不敢抱太大的希望。茶茶唯一仰仗的是千姬是妹妹小督的女兒，以小督和自己的關係，或許可以網開一面。秀賴和千姬是淺井家的兩個女兒懷胎十月所生下的寶貝，憑這一點便和一般的政治婚姻有所不同。

千姬嫁過來的日子預訂在七月。從春天到夏天，大阪城爲了婚禮忙得團團轉。總負責人是片桐且元。當時家康住在伏見，秀忠、小督和千姬則住在江戶。七月，小督帶著千姬自江戶出發，乘船到大阪，然後住在伏見，直到婚禮結束。茶茶爲多年不見的姊妹相聚，感到高興。

七月二十一日小督和千姬的船抵達大阪。茶茶和出城迎接的武將們一起陪伴小督、千姬到大阪城。茶茶發現這幾年小督簡直變了一個人。不但臉龐、身體都胖了許多，自小就缺乏表情的臉頰垂著贅肉。眼睛是清澈的，但是閃著冷酷的光，動作十分緩慢。茶茶滿心歡喜的來接小督，看見小督無動於衷，慢條斯理的模樣，彷彿碰了一鼻子灰。茶茶猛然醒悟到，曾幾何時自己和小督的地位，竟做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

小督和千姬在大阪只住了一夜，第二天直接到伏見。當天晚上，茶茶因爲她們坐了很久的船，一定很累，沒有去打擾，所以也就失去聊天的機會。

迎娶千姬的前幾天，城裡忙成一團。本來有人建議從喜轎停放的大手橋，一直鋪白陵到大廳。可是又怕大神君家康會覺得奢侈，考慮再三，最後決定由大久保相模守到伏見城陪轎，再由淺野紀伊守到大手橋迎接。茶茶對辦喜事的人處處考慮家康好惡，以致東改西改，十分不快。

結婚那天是個萬里無雲的好日子，天藍得可以擠出水來。千姬乘著彩飾的船沿淀川而下，沿岸諸大名都派兵警戒。船緩慢的在翻起白浪花的河上航行，不時順千姬的意停靠或回航，一點也不像嫁娶的新娘船。有時船遇沙洲走不過去，堀尾信濃守便會率領三百名苦力，拿著鐵鍬跳下水，挖開河床。船上不時響起千姬的笑聲。

婚禮在大阪城的大廳舉行。茶茶和秀賴坐在一起，小督則和千姬坐在對面。紙門全部拉開，從大廳可以看見幾株蟠距的老松和鋪著白砂的庭院。

喝完交杯酒，千姬立刻站起來走到院子裡。女侍跟著她走下去。秀賴顯出少見的不悅，坐在位子上一動也不動。

「你跟她們一起去院子裡玩啊。」

聽到茶茶的話，秀賴將蒼白的神經質的臉孔轉向茶茶，沒有說話。

那一夜，茶茶和小督就在大廳一邊享受著涼風，一邊吃晚飯。她們找不出什麼話題，而且一開口恐怕會引起對方不快。她們既是姊妹，又是仇敵。席間她們只好說些不關痛癢的場面話，唯一可以有的共同話題就是阿發。聽小督說，阿發和她見過好幾次面。聽到這個消息，茶茶內心一陣刺痛，阿發可以千里迢迢從若峽跑到江戶探望小督，卻不肯來看一看這個近在眼前的姊姊。

茶茶在和小督談話中，了解秀賴和千姬的婚姻毫無意義。小督和茶茶相會不感興趣，同樣的也對這椿婚姻毫不在意。茶茶忍不住想，假如秀吉還在，恐怕情形就不是這樣了。大廳表演著能劇，也有相撲和雜耍，諸大名一連飲宴了好幾天。

可是飲宴是爲參加婚禮的武將們準備的，那些喧嚷的歡笑此處完全聽不到。

「啊，月亮出來了。」

忽然小督這樣嚷著，同時扭動身軀仰望著對面築山上的月亮。從仰頭看月亮的小督的側面，茶茶彷彿看見她少女時代的影子。只有這一刻，茶茶才眞正覺得小督是自己的親人。

「江戶的月亮呢？」

茶茶問。

「江戶的月亮和這裡差不多！」

小督說著，露出思索的神情。

「仔細想來，我也看過不少地方的月亮。例如大野——」

話才出口，小督立刻怵然住嘴。或許小督想說的是，其中最令她懷念的還是大野的月亮吧。以前茶茶硬生生的拆散了她和大野城主佐治與九郎，秀吉又迫死與九郎，小督大概至今都不能忘記。

「事情可以從好多方面來看，其實小督沒在福井城被燒死，也算不幸中的大幸。如果當時落得和母親一樣的下場，今天就不能在這裡和茶茶一起賞月了。」

「你眞的這麼認爲？」

小督頭一次把目光直視著茶茶問。

「我也時常在想這個問題，只是那些在城裡死去的人又怎麼辦呢？如果今天換做茶茶呢？你還是有同樣的想法？」

「我有秀賴。」

「我也有和秀賴一樣的兒子。」

「你恨我嗎？」

「不，我不恨茶茶，但是我恨太閤殿下。」

小督淸楚的說。

「可是，以前的恩恩怨怨都隨著秀賴和千姬的婚禮一筆勾消了。」

「勾消了嗎？」

小督立刻反詰著：

「如果少主和千姬生下小孩，那麼這個孩子擁有太閤、茶茶和我小督的血，他一定會受不了的。」

說著，小督低聲笑了起來。

茶茶感到自己膝頭輕輕顫抖著。正如小督所說，把秀吉、家康、小督和自己的血液混雜在一起，將會出現一個什麼樣的人啊？這四個人的個性簡直是水火不容嘛。

「太閤殿下曾經做過對不起你的事，你千萬不要再放在心上。」

茶茶和小督的會面就在不十分愉快的情況下結束。看來小督對茶茶和秀吉的恨，歷經這麼久，仍然沒有消弭。

茶茶這一夜決定，與其讓千姬做為秀賴的妻子，倒不如把她當做人質。她要再為秀賴選一個妻子。

第二年七月十七日，小督在江戶產下老二，這次是一個男孩，小名竹千代，也就是後來的三

代將軍家光。前半生遭遇許多不幸的小督，現在開始逐漸進入佳境。其實從她嫁給家康長子秀忠開始，幸福便已經在向她招手。只不過在她生下竹千代之前，過去不幸的亡靈仍壓在小督心頭，使她無法展露歡顏。現在小督生下德川家的長孫，也等於透過自己的身體，在德川家取得牢不可破的地位。她不必害怕自己和秀忠的婚姻，會像佐治與九郎的一樣，被外力硬生生的拆散；也不必就心秀忠會像羽柴秀勝，一出征便戰死，害得她做了寡婦。德川家的勢力當今天下找不出足以匹敵的，戰亂也已逐漸平息。

一個月後小督產子的消息才傳到茶茶耳中。茶茶對他們生小孩一點也不關心，只是礙於情面，送了一封祝賀的信過去，同時以秀賴的名義，送了些東西給家康和秀忠。

沒想到小督立刻寄了回信，大大出茶茶意料之外。信很簡單，在茶茶熟視的斗大男性化的字間，流露出遮掩不住的歡愉。信有兩個地方寫錯了，小督乾脆用墨塗黑，倒也像她平日的作風。不過信上對去年嫁給秀賴的八歲的千姬，隻字未提。好像有子萬事足，就把千姬給忘了。一般的母親不論生幾個孩子，只要是腹中骨肉離開，一定都會傷心、想念，唯獨小督不一樣，彷彿她認定千姬是女兒，遲早總要嫁掉，早嫁早了。

只有在閱讀小督來信之時，茶茶才想起那個寄放在大阪城的德川家的小東西。此刻她覺得千姬很可憐。茶茶一向把千姬當成人質，不但沒有去看過她，也不曉得同住一城的千姬日子過得如

何。她猜想千姬在從江戶帶來的侍女和武士伺候下，日子一定不會過的太差。

慶長十年三月，發佈秀忠上京的消息。秀忠爲什麼上京，不但茶茶不知道，和茶茶相熟的武士們也不清楚。根據大阪城內的傳言，秀忠是依照以前賴源的古禮，表示軍勢已達十萬。也有人說秀忠是爲了朝延去年賜他右近衛大將，特別上京謝恩。茶茶卻不以爲然，她認爲其中原由並不像表面那麼單純，唯一可以解釋的理由是家康想藉此向自己示威。

終於到了三月，秀忠帶著威風凜凜的行列抵達京城，京裡到處都在傳誦著秀忠的風采。茶茶不准侍者在她面前提起秀忠上京的事，她聽了便一肚子的火。近侍和侍女之間彼此悄悄交換著消息，但是在茶茶面前提都不敢提。

就在秀忠上京後一個月，發生了一件大事。家康忽然要辭去將軍職，把職位讓給兒子秀忠。當這個消息傳到大阪時，茶茶臉色大變。她雖然從沒想到家康會做出這樣的事，不過仔細想來，倒也有跡可尋。依家康的個性，他是會在掌握實權後，把將軍之位讓給秀忠，好叫秀忠的地位和權力在自己的呵護下壯大。

「想不到啊！」

茶茶對聞訊趕來的加藤、福島兩位武將說。她心裡雖然明白，嘴巴上卻不肯承認。

沒多久，秀賴受封由內大臣改爲右大臣。再過三天，四月十五日傳言成眞。家康悄悄的在七

天前辭去軍職，由秀忠取代任征夷大將軍，升爲內大臣正二位。

消息證實後的第二天，大阪城被不尋常的氣氛所包圍。從早上起便有許多武士來拜見秀賴，城中也響起久違了的馬嘶聲。

茶茶至此方知秀忠率領十萬大軍上京的眞正目的。原來家康是怕讓將軍之位給秀忠的事，萬一刺激到以大阪爲中心的前朝老將，秀忠可以立刻率兵由京都出發，攻打大阪。

家康既然把將軍之位讓給秀忠，就等於向天下表明不打算還政給豐臣氏。以前茶茶也不敢奢望家康會輕易的還政，只是她還抱著一絲希望，沒想到這個希望在秀吉死後不到七年，就破滅了。

茶茶逐漸看清家康的猙獰面目。

秀忠接任將軍職的第二天，北政所的使者來到大阪城詢問茶茶，是否有意趁秀忠就職將軍之際，讓秀賴上京，和新將軍寒暄？這個主意雖然由北政所出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家康的主意。

「北政所的意見我不能接受。就算他是將軍，不管怎麼說，豐臣家是主，德川家是臣。假如秀忠大人要見少主，他可以移駕大阪。請你這樣回覆北政所吧。」

這件事立刻傳遍全城，甚至傳到鄰近的村落。大家都在說，大阪要和德川家康開戰了。彷彿爲這些喧嚷的傳言做註脚，這些天不知打哪兒冒出一大堆浪人，頻繁來往於大阪、京都間。有人到大阪，也有人到京都。有單槍匹馬的，也有二、三十人的小團體。另外大阪城外的市鎮，每天都有人携帶家當到郊外避難。

唯一不相信傳言的人是家康和茶茶。家康明白大阪城裡的兵力還不到一萬。而茶茶也明白假如一旦京都的十萬大軍傾巢攻來，大阪根本沒有還手的餘力。

五月十日如茶茶的希望，上總介忠輝奉將軍之名前來拜訪秀賴。

茶茶許久緊繃的心，終於得到片刻鬆弛。秀賴表明不肯到京都的態度後，將軍立刻派人來。從這一點可以證明，秀賴還是有某些威嚴的。茶茶彷彿看見前途出現亮光。

到了黃昏，茶茶一度放鬆的心情再度起了變化。她越想越不對。這件事表面上看起來，好像秀賴迫使將軍低頭，其實秀賴得到了什麼？茶茶一面任由涼風吹拂，一面思索著秀賴和她的未來。叫上總介以將軍之名來大阪的一定是家康，搞不好連秀忠都不知道。

六月中茶茶聽說再嫁給萬里小路充房的加賀局死了。加賀局才三十四歲，那麼年輕就天人永隔。茶茶想起以前常和她賭氣，現在看來只能說加賀局和茶茶沒有緣份。秀吉在世時兩個人的爭風吃醋，隨秀吉死去，也變成了陳年往事。在秀吉衆多側室中，加賀局可能是最美的。茶茶至今

仍然記得秀吉生前最後一次到醍醐山賞櫻花，阿滿慢慢走在北政所身後，那妖嬈多姿的身影。秀吉死後沒多久，阿滿再嫁給萬里小路充房，當時她一定受到不少指責，現在看來，倒也不失加賀局的作風。

加賀局的個性聰明伶俐，但不會對事情太過執著。她是會嫉妬秀吉對別的女人好，可是在她心中是否曾經愛過年齡大她一倍的秀吉，恐怕很難說。所以秀吉死後，她才會不顧世俗眼光，選擇女人應該走的路。或許她仗著前田利家三女的特殊身份，才敢做出這種行動吧。

茶茶一面派人到加賀局埋葬的紫野大德寺弔喪。一面心想，假如上京一定要去參拜。

秀忠當上將軍以後，德川氏的覇權似乎牢不可破。秀忠將軍在慶長十一年開始修築江戶城。從全國各地請來的木匠、石匠聚集江戶。從伊豆用三千多艘船載石頭好築城牆。據說完工時連秀吉自誇天下第一的大阪城也要自嘆弗如。

德川氏不只在伏見、江戶築城，慶長十三年更發表要修築駿府，十四年建丹波篠山城，十五年建尾州名古屋。

家康自從讓將軍之位給秀忠之後，先搬到江戶西丸住，十二年搬到駿府城，以江戶和駿府兩地爲政治中心，天下號令盡發自江戶，貫徹全國。

慶長十三年的夏天，大阪城來了一位稀客——京極高次。茶茶自秀吉死後已有十年沒見到高

次了。再加上關原之戰時高次倒戈傾向德川，使得兩家更形同陌路。不過最近幾年高次會在新年或夏冬之際，寫封信來問候，慶長十三年茶茶寫了簡單的回信，等於宣佈兩家恢復交情。

高次已是一個四十五歲的中年武將。他顯赫的身世亦是家康所忌諱的。茶茶很感激上蒼還能安排他們再見面。關原之戰時茶茶很氣高次倒戈，不過假如他那時傾向大阪，恐怕此刻早已戰死或被家康問斬了。

茶茶留高次下來共進晚餐，兩個人都很少開口。高次已經失去年輕時意氣風發的脾氣，說話的口氣沈穩，用詞精鍊，但也失去年少時的俏皮。

茶茶不明白高次爲什麼要刻意跑來大阪看她，只聽出高次表示時代變了。他說，如果秀忠或家康再邀秀賴上京，秀賴最好不要拒絕。目前的局勢已不容許秀賴再做無謂的面子之爭，否則將會帶來令人悔恨的後果。

「我知道了，我會照你的話做的。」

茶茶說。

「目前實在不能耍脾氣，你要一切以忍耐爲上。」

高次又說。

與高次年輕時激烈的個性相比，茶茶簡直不敢相信他會說出「一切以忍耐爲上」的話。同樣

的，茶茶也無法相信自己年輕時曾經愛過高次。高次變了，她也變了。不過和故人聊天仍然是件快樂的事。

當晚高次住在大阪城，第二天再來拜訪，然後告辭離去，臨行時還特別叮嚀茶茶牢記他的話。

第二年，高次以四十六歲之齡死亡。高次的死給茶茶帶來不算小的打擊。不過如果一年前她沒有和高次見最後一面，恐怕茶茶會因爲對高次的特殊感情，悲痛得更厲害。如今她對這個臨死前特別跑來叫她一切以忍耐爲上的武將，只有妹夫之情。茶茶立刻寫信去慰問阿發。

茶茶完全孤獨了。秀吉、氏鄉、高次相繼而亡。現在她既是十七歲的秀賴的母親，也是他的愛人，更是爲了秀賴不願輕言喪生的臣子。茶茶想，我要忍著，和傷害秀賴的人比誰先進棺材。

第十章

慶長十五年的新年，茶茶頭一次派特使拜訪駿府的家康。本來茶茶認爲秀賴派人向家康道賀，就表示地位低了一級。可是禁不住片桐且元的勸說，再加上高次臨死前的叮嚀言猶在耳，也就只好暫拋少主的尊貴，聽從且元的建議。

秀忠任將軍職一晃已經五年。想當初茶茶曾經拂逆家康的命令，不准秀賴上京道賀，反而要求秀忠來看秀賴，後來茶茶的要求雖然實現，然而這樣的事已不可能再發生。現在所有的政令不是出自江戶，便出自駿府，位居大阪的茶茶和秀賴對政治的影響力幾乎沒有。不過茶茶卻不想因此屈服。她想：就算看死去的舊情人的面子，只此一次下不爲例。那一年駿府接到賀禮後立刻派人送來回禮。

等第二年元旦，且元再度提出依去年舊習向家康祝賀時，茶茶遲疑了。她有預感，今年如果再去道賀，恐怕是不會有回禮的，與其蒙受羞辱，倒不如悄悄回復以前的樣子，來個兩免。

但是事情不如茶茶想的那麼簡單。德川方面的態度越來囂張，也越來越不把大阪放在眼裡。目前只有片桐且元、加藤、福島、淺野幾名武將，一方面和德川家交好，另一方面也顧及到豐臣家的舊誼。其他武將全都避之唯恐不及，生怕和大阪太親近，會激怒江戶或駿府。

慶長十六年，在片桐且元的強迫下，茶茶答應派使者到駿府。那一年果然如她所料，駿府受之當然，沒有任何回禮。

一月過去了，剛進入二月，茶茶在城裡的梅樹林開了一個賞梅宴。秀賴和城裡大部分的武士、侍女都來參加。茶茶望著由侍女斟酒，同時輕輕舉杯到脣邊的秀賴，恍然發現他已長成一個堂堂武將。

秀賴今年十九歲。大眼睛、高鼻樑和白皙的皮膚，構成一個美少年。在茶茶的眼中，秀賴與其說像秀吉，倒不如說像她。甚至還帶著祖父淺井長政、舅公信長的影子。秀賴的個性有年輕時秀吉的大膽，再加上神經質和細心。只有個子長得特別高，一點也不像父母。茶茶每次和秀賴站在一起，只到他的肩膀。

席間茶茶也看到了千姬。大概是負責安排賞梅宴的且元去邀約吧。這些年茶茶幾乎快要忘了千姬。千姬嫁過來時才七歲，一晃眼她已是個十五歲的婷婷少女。八年前，她以德川家的特殊身份，嫁來大阪。婚禮的第二天，茶茶便決定不把千姬當成媳婦，只把她當成德川家的人質。這個

決心過了八年都沒有改變。茶茶的看法也影響到秀賴和千姬，他們都不把對方當做是已經喝過交杯酒的終身伴侶。

茶茶召喚千姬到自己和秀賴的席上。不久千姬在數名侍女的陪伴下走來。她輕輕垂著頭，坐進秀賴挪過身體後讓出的空間。千姬長得像父親秀忠，一張小小的瓜子臉。舉止則和母親小督一樣沈靜。千姬和秀賴一樣，在茶茶不知不覺中長成美女。

千姬和秀賴互相點頭打招呼後，陷入沈默。尤其是千姬，被叫來作陪，卻不知如何才好，只有不停的抬頭看樹梢，或低頭看自己放在膝頭的雙手。

茶茶冷眼看著千姬，她對千姬無話可說。命運自從千姬離開江戶時，便已註定。同時茶茶對正月駿府沒有回禮的事耿耿於懷，正好可以把氣出在千姬身上。

「我要換個位子。」

茶茶說著猛然站起身，把剛叫來的千姬撇在一旁。伺候茶茶的近侍們也跟著站起來。可是秀賴卻坐著不動，所以席間仍留了一半的人。

冬天微弱的陽光透過樹隙灑向大地。茶茶在十幾名侍女的簇擁下散著步。女人們一邊走一邊說笑著，茶茶偶而回答兩句，大部分的時間都在靜靜邁動步伐。走著走著，茶茶不經意的把目光投向剛才的位置。秀賴仍坐在那裡沒動。茶茶並不期待秀賴會響應自己的行動，只是秀賴不動，

反而顯得是茶茶一個人孤單的走了。千姬坐在秀賴下方，沒有人理她，一副可憐兮兮的樣子。

過了十天，茶茶忽然聽侍女說出一件意外的事。據說有人看見秀賴每天晚上從千姬房中出來。

茶茶不相信傳言。表面上秀賴和千姬是夫妻。但是秀賴對千姬應該只有恨，沒有愛，那麼他跑到千姬房中做什麼？

茶茶命令侍女去調查傳言眞僞。不久侍女的報告粉碎了茶茶的幻夢。原來自從賞梅之宴以後，秀賴便經常去找千姬。茶茶知道十九歲的秀賴偷偷和幾個女人相好。身爲母親的她，也無法禁止青春期的兒子享受女體之歡。只是她不曉得秀賴居然會喜歡上千姬。秀賴和千姬八年前便結了婚，他們要同床共枕自然無可厚非，但是這麼一來便破壞了茶茶一心只想讓千姬當人質的幻想。

茶茶不得不重新考慮這件事。她想：秀賴不應該會對千姬產生特別的感情，八成他是遺傳了秀吉的好色，只把千姬當成普通的女人，玩玩而已。這麼想著，茶茶心裡才舒坦些。而且她也決定不管怎樣，她都不會改變對千姬的看法。千姬仍然只是一個被她控制生殺大權的人質。

三月二十日家康由駿府上京。他派人送信來表示，很想念秀賴，所以特別請秀賴到京都。

大阪城因爲德川的信，引起一陣騷動。茶茶立刻召集以且元爲首的近臣們，詢問他們的意見

。大部分人都表示，家康自從秀吉死後，一直是執臣子之禮來拜見秀賴，為什麼這次反客爲主，要求秀賴上京？如果家康承認秀賴長大成人，更應該到大阪來看秀賴才對。

茶茶隱隱嗅到家康暗示的危險，同時她也被身爲豐臣家臣子的家康，居然任意對主君秀賴呼來喚去，氣得手脚發輭。

「假如太閤還在，看他敢不敢這麼囂張！」

茶茶氣得連說話的聲音都顫抖著。

秀賴起先靜靜聽著大家的意見。但是當茶茶發出怒吼時，母親的憤怒也逐漸爬上十九歲年輕武將的心頭。正當全席的人都受茶茶的影響，感到悲憤塡膺的時候，一直沈默著的且元開口了。

「可是假如少主不去京都，大御所一定會以此做藉口，和我們不合，說不定還會發動戰爭。我想以目前雙邊的實力來看，不用我說，大家也知道結果會怎樣。所以爲了免除不必要的紛爭，秀賴公應該去京都。如此一來，大御所才會相信少主沒有異心，也才能相安無事。」

且元說完，全座寂靜無聲。且元的說法扯破了茶茶的尊嚴，不過茶茶並不怪他。茶茶想，難道沒有其他自保的方法了嗎？萬一打仗怎麼辦？十九歲的秀賴應該託付給誰？到底有多少以前受過豐公恩惠的武將如今願意爲秀賴出力？

「把白井龍白找來，請他占卜一下吉凶。」

茶茶說。

「我知道了。」

且元毫無表情的回答。

第二天同一時間再度召開大會。茶茶在席間沒看見白井龍白，也不知且元到底去請他了沒。只由且元獨自公佈占卜結果，說白井占了兩回，兩回都是上上大吉。茶茶十分不滿，這麼草率的占卜，簡直像在騙人。她正想開口，秀賴忽然說：

「既然占卜出來是大吉，我就去一趟京都吧。說起來大御所算是我的岳祖父。我想我去京都見他，也不會玷辱豐家的威信。」

茶茶懷疑自己的耳朵是否聽錯了，剛才的話果眞出自愛兒口中？茶茶眼前浮現出千姬的影像，秀賴剛才的話語倒有幾分千姬的影子呢。一直被茶茶當做人質的千姬，忽然在茶茶眼前膨漲起來。她不再是被人操縱生殺大權的可憐蟲，反倒成爲一個砍不斷的危險人物。

不過秀賴說的是實話，家康的確是秀賴的岳祖父。茶茶儘管躭心，卻找不出其他話反駁。

「就照少主的意思吧。」

茶茶以自暴自棄的口吻，向全天下最鍾愛的兒子提出嚴重抗議。茶茶一說完，瀰漫整個房間的緊張氣氛立刻消除。

城裡立刻爲秀賴上京做準備。由加藤、淺野、福島諸將護送秀賴，由且元充當聯絡人。

二十七日秀賴帶著三百名騎兵離開大阪城，溯淀川到淀城。淀城有二名家康的兒子和池田三左衛門、加藤肥後守等二武將相迎。從淀城起，秀賴改乘轎子，在百人簇擁下走向京都。

茶茶自秀賴離開大阪，便不敢奢望他能平安回來。這段時間她把千姬叫進自己別館，以防千姬逃走。同時她還準備萬一聽到二條城出了什麼事，她立刻一刀刺死千姬，再自殺爲秀賴報仇。可是二條城方面一直沒有傳出任何異狀。秀賴在離開大阪後的第二天進入二條城，拜見家康和義母北政所，然後離開，再循原路回大阪。

第二天下午五點，茶茶知道秀賴已平安回到大阪，才叫千姬回自己房間。這兩天千姬住在茶茶隔壁，她在茶茶的監視下，依然若無其事的整日和侍女們談笑生風。茶茶不時聽到千姬爽朗的笑聲，感覺好熟悉。仔細想來，不正像小督的笑聲嗎？小督直到第一椿婚姻慘遭拆散之前，一直有著天塌下來有高個兒頂著的灑脫勁。千姬也遺傳了母親的個性。唯一不同的是，小督長相平凡，而千姬則是個不折不扣的美人胚。

茶茶完全被千姬打敗。這個人質過的一點也不難過，甚至還相當自得其樂。

有一次茶茶很想知道她們到底爲什麼事發笑，特別走到門口。看見茶茶，千姬連忙收起笑臉，裝作一本正經的看著茶茶。

「剛才你們在笑什麼？」

茶茶問。於是一名侍女代替千姬回答。

「我們正在猜少主現在在哪裡，吃些什麼呢。」

千姬對秀賴的態度，和茶茶日夜懸念愛兒會出事的心情大異其趣。

四月六日，保護秀賴上京平安歸來的淺野長政，因疸瘡不治身亡，享年六十五歲。兩個月後堀尾吉晴以六十九歲高齡去逝，同月二十四日，五十三歲的加藤清池也相繼去逝。據說清正回熊本的途中突然發病，有人懷疑他可能是被毒死。和茶茶相識，不忘豐家舊恩的武將接二連三的死亡。加藤和淺野雖然偏袒秀賴，但是他們本來不和茶茶同一陣線。他們是茶茶的死對頭北政所的人。不過自從秀吉死後，他們於公於私都常和茶茶接觸，漸漸變成茶茶不可或缺的左右手。

現在值得茶茶信賴的，就只有且元、池田輝政、淺野幸長、前田利長等寥寥可數的武將了。茶茶覺得慶長十六年的秋天分外寂寞。就像梧桐樹葉一片片的掉落，保護自己和秀賴陣營的外衣也被一件件剝下，使她感到刺骨的寒冷。

慶長十七年的春天，茶茶聽一個剛去過駿府、精通茶道的人說，家康看起來衰老不堪。本來家康那年已經七十二歲，自然應該看起來衰老。只是這話傳進茶茶耳中，卻變成家康離死期不遠

的暗示。

茶茶突然覺得眼前顯出光明。自從淺野、加藤死後，一直陰霾著的心，也因爲家康到達瀕死高齡，重見天日。假如家康死了……茶茶想著，那麼眼前危機的局勢不就有轉機了嗎？

從那時開始，茶茶異常熱心於建造佛寺神社，表面的理由是爲秀賴祈福。慶長九年她建了大阪四天王寺及醍醐寺三寶院金堂，十一年建南禪寺法堂、北野經堂及石清水八幡宮，十二年改建北野神社，十三年出資爲伊勢建大神樂殿。

興建佛寺時，茶茶和秀賴的名字都刻在寺廟門扉及木柱上。除了爲秀賴祈福，茶茶也暗自祈求家康早日升天。十七年春天再建方廣寺的大佛殿。這個工程始自十五年夏天，大阪方面投注了大批的人力和心力，由且元負責監工。落成那天，茶茶一心一意的祈求家康早點死。她認爲只要除去家康，天下自然就會回到秀賴手中。秀忠只不過是代替秀賴，暫時任將軍之職罷了。

接著在十九年三月，爲了鑄造大佛殿的巨鐘，大阪特別聚集了三十九名鑄鐵師傅，四月十九日正式動工。同月二十四日，且元到駿府報告銅鐘鑄造完成，五月三日謁見家康，同時決定八月三日舉行開眼典禮，十八日供養。

可是四月二十九日，家康忽然派人來命令大阪方面延緩供養日期，並且要求大阪提交梵鐘的銘文。據說銘文上有暗示家康早死的文句，引起家康的震怒。茶茶的確爲了祈求家康早死才再建

佛堂，鑄梵鐘，可是她不記得銘文上有任何提到家康早死之類的字眼。

大阪和駿府雙方以梵鐘事件做導火線，引發一場爭執。任憑且元說破了嘴，也不能稍釋家康的怒氣。且元幾次想向家康當面解釋，都遭拒絕。茶茶知道事情的嚴重性，她立刻派大野治長之母大藏卿局前往駿府做說客，希望家康能接見。

不久，大藏卿局回到大阪，說已經見到家康，家康看起來很溫和。不過她也聽到另一個傳言，便是且元已經答應將秀賴和茶茶做人質，把大阪城讓給關東。

茶茶和秀賴不明白家康爲什麼對且元冷酷，卻對大藏局和藹有加。在茶茶眼中，且元成爲一個身在大阪陣營，卻爲駿府做走狗的陰險小人。到底他是怎麼出賣自己和秀賴，又怎麼將秀吉辛苦建造的大阪城拱手讓人？

茶茶被前所未有的盛怒包圍。不只茶茶，秀賴和滿城將士都覺得且元不該任意將大阪城讓出。茶茶決定等且元一旦回大阪，立刻加以審問，假如情況屬實，定斬不饒。可是，且元大概發現自己身處險境，乾脆躲回屬城茨木，對茶茶來個相應不理。

整個夏天，城裡幾乎天天開會。直到九月中旬，終於有了結論，大阪決定和德川開戰。同時公佈且元自大阪陣中脫逃的消息。茶茶以秀賴之名向天下昭告檄文，同時希望聚集各地的浪人共同勤王。槍炮和火藥不斷送進城，邊界也派人去守衛。

大阪城由茶茶、秀賴、大野治長和織田有樂坐鎭指揮。每次開會，指揮者都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散居各地的武將出乎茶茶預料，幾乎沒有一個人響應。尤其是加賀的前田、薩州的島津和奥州的伊達，態度更是冷淡。甚至有的人反而趁機向德川氏遞上効忠的誓約書。不論如何，片桐且元背叛大阪，對大局是很有影響的。

另一方面，大約有將近十萬名浪人陸續來到大阪。城裡不久便被慷慨激昂的言論和悲憤的情緒所淹沒。浪人中不乏知名之士，例如眞田幸村、後藤基次、塙直之及長曾我部盛親等人。他們大多是在關原之役以後長期懷才不遇的武將，現在則成爲大阪方面的棟樑。

十月初大阪舉兵的消息傳到家康耳中。家康在十月十一日親自率二十萬大軍自駿府出發，將軍秀忠則於二十三日自江戸出發。一百二十里長的東海道全被兩批向大阪進軍的隊伍佔滿。

東軍的舉動不論巨靡，一一傳到大阪。城裡對這種局勢拿不出一個妥善的對策。不管他們喜不喜歡，目前看來只有守城一條路了。茶茶不喜歡被困在城中，可是問大野治長和織田有樂，有沒有其他出兵的戰法，答案都是否定。

茶茶對軍事完全沒有主張，再加上連秀賴也贊成守城，她只好相信除此之外，再也沒有其他良方。同時她也希望這座由秀吉建造的名城，不要落得和其他城池一樣，城毀人亡。

守城的準備花了五十天才完成。十萬名武士被安排在各個要塞，務使滴水不進。茶茶自己也

每天全副武裝，在近侍陪伴下到各處巡視。自從決定起兵以後，茶茶很多天沒見到秀賴。身爲守城軍主帥的秀賴，每天忙得恨不得長出三頭六臂。有時茶茶想和他說句話，年輕大將也像風似的擦身而去，理都不理她。

城裡幹部級的將領每天召開軍事會議，茶茶並不出席。其實就算她想參加，那些武將也沒通知，再加上會議舉行的時間和地點又不固定，常叫她撲個空。

有時茶茶不知打哪兒探聽出開會的時間和地點，便自己一個人悄悄跑去，在秀賴的座位前放置秀吉最喜歡的葫蘆形主將標幟。秀賴似乎很討厭母親的舉動，可是茶茶卻樂此不疲。她覺得唯有這樣，年輕主帥才會在父親蔭蔽下，更加威武雄壯。

大阪城周圍駐紮了不少從全國各地趕來的德川派軍隊。駐紮的人數一天比一天多，以大阪爲中心，奈良、攝津等地幾乎都被兵馬淹沒。茶茶還聽說家康爲了攻佔大阪，特別在天王寺、今宮、茶臼山、今福、守口、天滿等十餘處設置碉堡。雙方都不輕易開戰，只是不停地做著戰爭前的準備。

茶茶特別在千姬的別館加派武士看守，現在這個德川留下的人質，變成一場政治鬥爭的籌碼。茶茶想，德川一直遲遲不發動攻擊，恐怕也是對千姬的安危有所顧忌。

一天，茶茶藉口探望千姬在守城時的生活狀況，特別到千姬的別館。千姬在門口迎接，然後

請婆婆進入中庭。在面對中庭的客廳，可以看得見築山。茶茶當時既不是全副武裝，也沒有穿著家居服。倒是千姬爲了婆婆來訪，刻意的打扮了一番，在她身上一點也嗅不出戰爭的氣息。

「我是來看看你的生活，有沒有受到戰爭影響？」茶茶一面環視室內的擺設，一面帶著諷刺的口吻說。

「戰爭倒是對我沒什麼影響。」

「大御所已經兵臨城下，可惜你不能和爺爺見面。」

「等大戰結束，和談的時候，我自然就能見到父親和祖父了。」

千姬的話令茶茶大吃一驚。

「和談？我連想都沒想過。這次大戰不是你們德川家死，便是我們豐家滅亡。」

「是嗎？」

千姬一臉無辜的表情。茶茶想，這些話要是換做別人說，搞不好會被砍頭呢。茶茶心裡在震驚之餘，居然沒有生氣。

「你以後不可以再說那些話了。你要當心言詞，要是給少主聽到，可不是好玩的。」

茶茶故意裝出震怒的聲調。

這時千姬忽然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你笑什麼？」

茶茶責問著，千姬卻沒有回答，只是笑個不停。

「你到底在笑什麼？」

這下茶茶是眞的生氣了。千姬彷彿也察覺到婆婆的不悅，連忙收起笑容。

「我是在笑你們母子二人都說同樣的話。」

「我們母子二人？」

茶茶反問。

「難道你跟少主提過和談的事？」

「是的。」

「那麼他——」

千姬沒有馬上接腔，停了一會才說：

「他和婆婆回答的一模一樣。什麼以後不可以再提啦！要是給別人聽到，是要被砍頭的。」

說著千姬又忍不住笑了出來。

茶茶吃了一些千姬準備的茶點後離開。一踏出千姬別館，她便開始懊惱自己怎麼忘記當初去見千姬的目的，甚至連千姬胡言亂語，自己都不生氣。看來千姬雖然身爲人質，卻絲毫沒有覺悟

，這件事還眞有點難辦呢。只有等雙方開戰，箭矢齊飛，千姬才會知道厲害。到時再做打算吧。茶茶想，至於是什麼樣的打算，她自己也不清楚。

戰火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於大阪城的東北方展開。雖然守軍在那裡設了防禦工事，德川派的上杉、佐竹兩部隊仍然選擇這個地點。攻擊的戰況傳到城裡，城裡立刻沸騰起來。

茶茶急忙爬上天守。槍聲清晰可聞，茶茶雖然看不見戰場，但身邊的侍衛告訴她，戰場就在眼前。遠處可以看見如螞蟻般小的人影，蜂湧的戰線。另一名武士則說，天守隨時會被炮彈擊中，太危險了，強迫茶茶離開天守。就在茶茶轉身下樓時，一隊士兵帶著柵欄前來，準備防衛天守。

這一夜大阪城籠罩在槍聲和嘶喊聲中，一直到清晨都沒有停歇。半夜茶茶被喊叫聲驚醒數次。叫聲有時遠，有時近。

聽守軍報告，夜裡今福的防禦工事曾經一度被攻破，不過守軍又把它奪回。戰線逐漸擴大，除了各地戰況激烈外，茶茶也搞不清詳情。

就在這時，茶茶聽到議和的建議，聽說本多正純的使者曾入城和大野治長接洽，也有其他的使者來找過後藤又兵衛，大約都是希望能夠和談，茶茶聽到消息以後，立刻詢問秀賴。秀賴矢口否認。

「就算德川想和談，我也不會改變決心。」

秀賴的口氣十分堅決。自從戰爭開始，秀賴就變得冷酷無情，似乎一心想與大阪城共存亡。這場戰爭對他而言，已不再是單純的面子或爭一口氣的問題，戰爭一定要定出勝負。當秀賴慘白著臉，這麼說時，令茶茶也感覺毛骨聳然。

另一方面茶茶不敢對和談抱太大希望。和談的條件，搞不好是屈辱的任對方予取予求呢。儘管秀賴反對和談，但是城裡都認爲德川遲遲不肯動手，便是和談的前兆。

十二月十二日，大阪城忽然浴身於敵方的炮火中，炮聲震得大阪城隆隆作響。茶茶一整天躲在房間裡。第二天清晨，一顆炮彈飛進茶茶別館，茶茶站在一羣惶然不知該往哪裡逃的女侍中，說：

「自古戰爭就是要求勝。如果萬一我們不幸打敗，太閣殿下若有靈，一定會說是因爲少主運氣不好，沒有大將可以依靠。」

這天城裡再度召開軍事大會，在大野治長的要求下，茶茶也出席這個會議。會議在天守的大廳擧行，守軍方面的主要將領幾乎全部參加，氣氛十分嚴肅。

會議上大野治長首次提出幾天前便蘊釀的和談計劃。現在到了決定接不接受的階段。

「今天和京極忠高大人陣中的本多正純，阿茶局碰面，聽說德川方面請了京極若狹守的母親

做說客。」

京極若狹守的母親便是茶茶的妹妹阿發了。自從高次死後，阿發就變成寡婦，她的兒子忠高加入德川陣容，現在也來攻打大阪。

茶茶想起多年不見的阿發，實在想不到今天會在這種場合和她見面。

會議上秀賴不顧其他武將對和議動心，他依然堅持不了解和談內容，如果有損豐臣家的威信，他絕不接受之類強硬的態度。

兩三天後阿發來到大阪。她這次是以特使的身份來和姊姊和談。所以阿發一進城，先不找秀賴或其他武將，直接衝進茶茶別館。

兩姊妹多年不見，茶茶發現阿發顯得十分年輕。本來小督年紀最小，應該看起來最年輕，可是八年前小督來參加千姬和秀賴的婚禮時，看起來就比眼前的阿發還蒼老。

「您看起來眞年輕。」

茶茶用少女時代絕不會使用的客氣字眼說著。

「這麼說來茶茶夫人看起來要比實際年齡大一些了。」

阿發遣詞用字也極小心。茶茶還是頭一次聽人說她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蒼老，大概是在不知不覺中老的吧。八年前見到小督時，小督比少女時代整整胖了一圈。不過阿發卻沒有發福，反而好

像清瘦了一些，是體質的關係嗎？也沒聽阿發提起她生過病啊。總之阿發臉上身上都沒有多少肉。

她們談到母親阿市，也談起京極高次，不久所有的話題都談完了。茶茶起先有點排斥阿發的身分，不過阿發一直沒提她此行的目的，只談著姊妹倆共同的話題。

茶茶開始爲一直沒談到正題而坐立難安。閒聊了一會兒，阿發忽然說：

「茶茶應該很清楚的。城被燒毀，切腹自殺之類的事多麼血腥恐怖。」

阿發的表情在這一刻變得十分嚴肅。

「我當然討厭血腥的戰爭。我到現在還記得小谷城和北庄城被燒的模樣呢。」

「哦，不要提了。」

阿發好像看到小時候燃燒二城的火焰迫在眉睫，搖著頭說。接著她從懷裡取出一份文書，放在茶茶面前。

「請你答應和談。」

德川開出的和談條件有三：一是立刻解散浪人，恢復以往情形。二是交出大野、織田二將做人質。三是填平大阪外城的壕溝。

茶茶看完，鬆了一口氣。條件中看不出任何對秀賴構成傷害的地方。

「我知道了，我想少主也會答應的。」

茶茶的聲音有些顫抖。

和談的條件立刻由茶茶告訴以秀賴爲主的武將。大家開了一個長長的會。似乎除了秀賴，大家都欣然同意。秀賴則耽心這是第一波，如果答應，更嚴苛的第二波條件就會開過來。

他說：

「雖然我相信京極若狹守的母親不會騙我們，可是……」

然而在滿座人都同意的情況下，秀賴也只好答應。

簽約後一連十天，茶茶都很開心。她認爲自己已經把愛兒從燃燒的城堡中救了出來。這時她想到千姬，千姬倒有未卜先知的本領哩。

然而過了沒多久，秀賴耽心的事情發生了。德川的軍隊不但塡平了三丸城外的壕溝，連不在和解條件中的二丸城內壕溝也塡平了。同時他們還拆毀了二丸的千貫瞭望台、西丸、以及織田有樂和大野修理的宅邸。

茶茶知道以後，沒有問任何人。現在再來問怎麼回事，或者說德川違背和約，都已經於事無補。城裡的武將都認爲和約一旦簽訂，就表示能夠保命，所以這種形式的違約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茶茶卻很生氣，她認爲和約就是和約，一旦對方反悔，自己便不能沈默。

茶茶叫來大野修理，大野露出不同於往常的煩燥神情，說：

「夫人請把一切事情都交給我來處理，凡事都要忍耐。不論如何，修理都會陪伴夫人和少主堅持到最後。」

對茶茶而言，修理說會陪少主堅持到最後，簡直是廢話，難道他還要自己道謝嗎？

德川秀忠的軍隊塡平壕溝後，立刻如潮水般湧回伏見城。一月十九日茶茶不顧近侍的阻攔，堅持爬上天守。其實做這個決定之前，茶茶十分猶豫，假如在天守閣看到德川的士兵在那裡塡壕溝，拆房子，心情一定不佳。她在臨上樓前，暗暗告訴自己，不管發生什麼事，都不可以慌亂。

可是當她從高處往下看，發現大阪城全變了個樣，仍然禁不住悲憤塡膺。她兩隻手顫抖著，嘴唇也不住的打著哆嗦。這就是名聞天下的大阪城？是太閤殿下修築的大阪城？

城樓除了自己所在的天守閣，其他都被夷爲平地。天守閣孤零零的曝露在陽光下，就像一個被剝光衣服的人。壕溝只勝本丸前的一條。大阪的防禦工事已經全部瓦解，只要對方想進攻，根本不必費吹灰之力，就能到手。

「去叫修理來見我，快！」

茶茶面色鐵青的命令侍從。風很強，似乎要把身子撕成兩半。茶茶一語不發的站在強風中。不久侍者回來說大野修理出城了，找不到。

「那麼替我叫少主來。」

茶茶話才出口，立刻收回成命。秀賴應該比自己更知道大阪城的慘狀。大阪街上幾乎不曾遭受戰火蹂躪，唯一受到破壞的只有大阪城。連城附近的武士宅邸和村鎮也都毫無異樣。鎮上滿是豆狀的人羣，空中飛舞著被強風刮下來的招牌。

茶茶想，眞正的戰鬥就要開始了。和平最多只能維持到夏天，搞不好春天還沒到，家康就要率兵來宰殺這隻被拔了毛的雞了。

茶茶頭一次眞正了解自己和秀賴的處境。還沒爬上天守以前，她還幻想時運有可能轉向自己，她還有可能會打倒德川，再度擁有天下。可是現在可憐兮兮的大阪城整個暴露在茶茶眼前，叫她勝利的夢想完全粉碎。她明白以目前的局勢，自己絕不可能打贏。大野、織田有樂和秀賴也沒有扭轉乾坤的能力。

茶茶心中的怒火逐漸化成悲哀。死神就要降臨在她和秀賴身上。這個應該生來要繼承天下的孩子，怎麼會如此時運不濟？不管她怎麼努力，悲劇終究要發生。茶茶一面用手扶著天守的柱子，支撐身體，一面把頭略往後仰。秀賴的悲劇在於仇敵太多，也在於缺乏一個強而有力的輔佐者。

茶茶回到房裡，命人取來火盆取暖，然後吩咐大家不要打擾，一直坐到天黑。連大野修理求

見，也被她以身體不舒服作藉口，擋了駕。

如果這時高次還活著。茶茶想起六年前死去的京極高次。如果高次還在，就算他身在敵陣，也不會眼睜睜的看著我們母子陷入絕境。茶茶想。他一定會教我應該怎麼做。茶茶想起和高次在人生的旅途中，反覆著愛戀、鄙視，有時親有時疏的特殊關係。高次最後一次來看茶茶，曾經反覆叫她要忍耐。假如他現在還活著，仍然會叫茶茶忍耐嗎？他會像大野修理那樣，不論碰到什麼事，都只會說要忍耐嗎？

提到高次，茶茶也想起蒲生氏鄉。假如氏鄉還活著，那麼局勢就不一樣了，說不定家康根本沒有出頭的機會呢。氏鄉的死對秀賴實在是一個不可彌補的損失啊。茶茶想起以前人們曾經傳說，氏鄉的死因可疑，他會不會被家康暗中害死的？茶茶想著，連二十年前愛人的死，也歸罪於家康。

夜深了，茶茶一個接一個的想起許多故人。以前田利家爲首，曾經受豐家恩惠的武士一一浮現眼前。淺野長政、堀尾吉晴、加藤淸正……這些優秀的股肱之臣，如今通通死去，只留下一些惡人當道。茶茶把所有死去的武將都看做頂天立地的漢子，就連太閤側室中她最討厭的加賀局，現在也變得可愛起來。高次的未亡人阿發和秀忠的妻子小督雖然都是茶茶的親妹妹，可是茶茶與其要跟她們打交道，寧可選擇加賀局。茶茶對小督是舊仇加上新恨。而阿發居然也忘了和茶茶的

情誼，跟去投靠小督，甚至把兒子忠高送進德川陣營。就以阿發充當和談使節一事來看，她恐怕多半是爲了自己的利益，根本沒有爲茶茶和秀賴著想。

這一夜茶茶輾轉反側，難以成眠。忽然她坐起身，心中暗自下了決定——不管成或不成，她都要爲自己和愛兒的命運下一個賭注。她要儘快把埋好的壕溝挖開，把鏟平的城樓蓋起來，同時再度向天下大名下檄書。這次對德川的所作所爲不滿的武將想必不會少，而且太閤屍骨未寒，威名仍在。不管有多少武士、浪人來投靠，大阪城一律照單全收。這麼一來，就挑明了要和德川決一死戰。既然委屈求全，最後也免不了一戰，倒不如早早準備，說不定還能有勝算。

第二天茶茶比平常早起，雖然睡眠不足，但是精神卻異常亢奮。她一起身立刻跑到秀賴房間，想把昨天晚上思考一夜的決定告訴秀賴，並且徵求他的同意。可是茶茶在門口被千姬的侍女擋了駕，侍女說秀賴還沒有起床。茶茶一看，馬上明白秀賴和千姬在一起。她怏怏不樂的回到自己房間，大約過了一刻鐘，再去找秀賴。這次秀賴起床了。等茶茶說完自己的看法之後，秀賴說：

「仗是一定要打的。當初二丸外的壕溝被填平時，我就下了這樣的決定。城裡的將士也都有相同的看法。只是壕溝既然已經填平，就不必再挖開。沒有壕溝固然防守會比較困難，可是也無可奈何了。總之，這將是我和德川的最後一仗。」

秀賴平靜的回答。茶茶明白秀賴一戰的決心，但是她不明白秀賴爲什麼不肯再挖壕溝，再築

城樓？看起來，秀賴似乎只求堂堂一戰，卻根本不想打贏這場戰爭。

茶茶氣鼓鼓的說出心裡的話，於是秀賴說：

「媽媽還希望戰勝嗎？但那已經是不可能的了。現在就算老天再怎麼幫忙，我們也打不贏的。所以我只求能有一個漂亮的最後一戰。」

秀賴的口氣十分平靜，似乎已經做好戰死沙場的覺悟。茶茶聽了，一陣心如刀割，既然她知道秀賴不想活，便萬萬不能叫他去送死。秀賴還年輕，還有很遠大的前途。在茶茶眼中，秀賴雖然年紀尚輕，卻有著比父親秀吉還出色的軍事才能。只可惜他生不逢時，否則他的成就可能比秀吉還高！

茶茶離開秀賴住所，直接去找大野修理。修理聽完茶茶的意見。

「我也這麼認為。如果要打仗，當然就要挖壕溝，修城堡。正好秀忠要返回江戶，我們可以趁機進行工事。等我們做好，他們也來不及干涉了。」

大野修理想的和茶茶完全一樣。

「不過修城恐怕要一、兩個月，這段期間不能出事，所以必需麻煩京極夫人跑一趟駿府。」

「如果阿發肯去駿府，又該如何？」

「假如她肯去，事情就好辦。至於需要的文件我會準備的。」

修理是想準備一些假文件叫阿發帶到駿府，好轉移家康對大阪的注意力。茶茶也認爲這個計策倒不失爲一良策。

二十八日秀忠離開伏見回江戶。大阪得到消息，立刻展開修復的工作。兩三天後，茶茶派人到京都，請阿發出面充當和解人，到駿府拜見家康。的確，除了京極家的未亡人，還眞找不出另一個和德川、豐臣兩家都有交情的折衝人物呢。最後阿發決定和渡邊筑後守的母親二位局，大野修理之母大藏卿局以及渡邊內藏助的母親正永尼四個人，一同去駿府。大野修理提出的文書，內容大約是說戰後封地民生凋敝，懇請協助之類求救話語。一行人三月初在大阪集合後出發。

據茶茶估計，阿發她們大約在四月初才會回大阪。這段時間大阪可以準備一切戰爭所需的東西。就在四位女使出發後兩、三天，茶茶到千姬的別館去看千姬。她希望這次能看見千姬狼狽的模樣。

千姬和上次一樣很愼重的迎接茶茶，等茶茶坐穩，千姬忽然問。

「是不是又要打仗了？」

「戰爭是避免不了的，這次我們打算要戰到剩下最後一兵一卒。」

千姬聽了說：

「上次我以爲大阪城一定會被燒成灰燼，沒想到還能逃過一刼。本來我也以爲我的生命就此

結束，沒想到還能活到今天。想來已經很僥倖了。」

「可是你以前不是一直認爲會和談的嗎？」

「我不敢奢望眞正的和平，就算和平恐怕也只是暫時的權宜之計。全城只有我和少主這麼想。」

千姬用略帶抱怨的口吻說。茶茶忍不住有股刮目相看的衝動，她怔怔的望著千姬。以前茶茶總把千姬當做德川家的人質，可是現在千姬心中似乎不會流有一滴德川家的血液。

「我從來沒有見過城被燒毀的模樣，想必是很悲慘的。」

千姬露出十分悲傷的神情。茶茶發呆似的看著這個說出自身感受的十九歲少女，目光久久不能移開。

忽然茶茶對千姬產生一種比對小督和阿發還濃的親情。千姬不像茶茶自小顚沛流離，搬過好幾座城，也看過兩座城燃燒。她那不經世事的身心，在這段日子裡成熟了。

茶茶離開千姬的房間，快步走到含苞的櫻花樹下。她被一股輕微的暈眩侵襲，眼前出現火舌自四面八方迎面撲來的幻覺。少主！茶茶叫道。火焰中露出秀賴因痛苦而扭曲的臉。千姬！茶茶又叫。「在！」茶茶耳邊傳來千姬淸脆的嗓音，眼前則出現一張帶笑的臉。雖然臉在烈火中，卻看不出絲毫痛苦的樣子。千姬還不知道危險已經迫在眉睫了呢。茶茶心想。

暈眩持續片刻消失。茶茶放開身邊扶持的侍女的手，一個人往前走。

日子在混亂中過去。每天都有很多工人聚在城的四周，工程卻看不見明顯的進展。有時茶茶爬上天守，監看工程進度。只見土地被挖得東一個洞西一個洞，到處都是類似壕溝的東西。

前往駿府的使者快回大阪之前，忽然傳出德川派要攻打大阪的消息，還有人說這次進攻的規模很大，幾乎全國總動員。這時，曾經和大野修理共同執掌兵符的織田有樂，帶着全家逃離大阪城。茶茶並不太信任織田有樂，但是在這節骨眼上，大將棄城逃亡，對民心士氣的打擊可想而知。

今年的櫻花開得特別早，三月初便已盛放。櫻花全開的那一夜，茶茶在兩名侍女的陪伴下，散步賞花。她忽然想起，這也許是她一生中最後一次賞花了。念頭很快轉過，茶茶告訴自己千萬不能放棄希望，秀賴活這麼大，還沒像父親秀吉那樣，舉辦過醍醐賞花大會。秀賴不能死，他要和茶茶一起舉辦賞花大會啊！

茶茶賞完夜櫻回到房間，發現秀賴和大野修理兩人等在房中。修理先開口，他表示根據每天傳到大阪的消息顯示，駿府出兵的事已迫在眉睫，儘管大阪好幾次派使者求和，家康都不接見。戰爭已經是不能避免的了。

「派使者求和？除了京極夫人，你們還派別人求和？我怎麼不知道？」

茶茶口氣有些不悅。到底遣使者求和是什麼意思：難道還要秀賴向家康乞和嗎？於是大野修理繼續說，家康提出很多要求，像放棄浪人，秀賴遷出大阪城，搬到大和寺。怕茶茶生氣，所以沒告訴她。

茶茶聽了嚇出一身冷汗，半天說不出一句話。憤怒使她的臉孔扭曲，聲音沙啞。

「和談的事進行的怎樣？」

「和談的條件恐怕是家康一時的權宜之計，目前我們派出去的使者全留在駿府，沒回來。」

「我明白了。」

茶茶一個字一個字的說，說完把目光停置在膝頭。過了一會，茶茶才抬起頭，看著秀賴說：

「少主打算如何？」

一直沈默的秀賴，終於開口：

「我沒有什麼好打算。我也是剛剛才知道。修理和媽媽白費力氣了。」

秀賴說到這裡，停了一下，接著繼續說：「修理和媽媽應該快點做交戰的決心。講你們放棄還要持續豐臣家聲名的幻念，今天晚上就向德川宣戰，再遲恐怕對我們更不利。」

茶茶偷看大野修理的臉色。

「我們早就做好大戰的準備。只是我認爲沒有必要那麼早宣戰。」

聽完修理的話，茶茶鬆了一口氣。這時茶茶才發覺自己和秀賴的想法是不一樣的。或許局勢正如秀賴分析，但是萬一有什麼救星出現吧？如果照秀賴所說，立刻宣戰，那麼所有希望都將成爲泡影。

「就算我不宣戰，家康也會宣戰的。」

秀賴認爲先宣戰，一方面可以昭告天下大阪才是眞正的主君，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城內士氣。茶茶明白秀賴的心意，但是她害怕。這一場戰爭會不會毀了大阪？會不會毀了豐臣家？家康對秀賴新仇加舊恨，是絕不會饒了秀賴的。

「至少到三月底先聽從大野修理的話吧。」

茶茶像下結論似的說。

秀賴沒有強烈的反對。

「好吧！就讓城裡的士兵先養精蓄銳，等下個月照我的話宣戰。」

秀賴說完起身告退，大野修理也接著出去。

等他們走後，茶茶一個人在館中來回踱起方步。

四月，城裡熱鬧起來。大廳每天都在開會。由於馬上就要宣戰，有人建議應該淸除近畿附近

的德川勢力。茶茶和大野修理極力想壓住呼之欲出的戰事。修理直到三月底還送了一個使者到駿府，他不死心堅持要看到結果，茶茶也是一樣。除了他們，城裡少數將領和他們抱著相同的看法。秀賴雖然覺得修理和茶茶在白浪廢時間，但是他怕城裡將士會因爲這件事分成兩派，所以宣佈最多等到十日，十日如果使者再不回來，立刻宣戰。

四月一日到十日之間，發生了許多事。聽說有一部分軍隊進攻京都伏見，也有一支部隊不等命令就自行攻打尼崎。

「再等一下，不然就功虧一簣。」

大野修理拚命安撫手下的大將。

在這種混亂的情勢中，傳出秀忠向諸將頒四日軍令，同時駿府的家康也向名古屋進發。德川家的武將陸陸續續向大阪靠攏。九日清晨，令秀賴、茶茶、大野修理震驚的事發生了。不等秀賴宣戰，德川派已經展開行動。德川軍隊移駐的消息不斷傳進城，武將們慌忙聚在大廳。以眞田幸村等人爲首幾乎所有重要武將都出席了。大野修理正向大家說明事情發展經過時，又有新的戰況傳入。原居津城的藤堂高虎率軍到淀城，防衛宇治川、桂川沿岸。彥根的井伊直孝也在伏見出現，另外伏見、鳥羽一帶衆集了大批軍隊，可能是美濃、尾張、三河一帶的。

秀賴聽著忽然放聲大笑。武將們全垂著頭，任他笑個夠。只有茶茶瞪著秀賴。她想，秀賴是

不是發瘋了？怎麼笑得那麼奇怪？

秀賴好不容易止住笑。

「我們這邊的人太好心了，才會被家康騙。秀賴今天不惜以身殉城，只求能和德川大軍打一場漂亮的仗。我不曉得今天的會議請了這麼多人，看來我眞是全日本最幸福的人。」

秀賴說完，轉向茶茶。

「媽媽請你要有覺悟。不必再想什麼豐臣家的存續問題，把戰事交給我。」

秀賴一副不容茶茶置喙的神情。

「我知道了。」

茶茶死了心。席間彌漫著埋怨修理的氣氛，認爲今日處境都因他而起。茶茶卻一點也不埋怨修理。

目前城中守將人人願爲豐臣家犧牲生命，這點固然令茶茶感動，但是大野修理爲了振興豐臣家，忍受百般責難的心意，更令茶茶心存感激。茶茶了解修理的想法，只可惜一切努力都成泡影。

作戰會議至此宣佈休息，下午再開。上午會議結束後，大野修理在城門遇刺，被人抬到本丸。下午全身包著白布，參加會議。

茶茶也參加了下午的會議。秀賴雖然不准她發言，她仍然不放心。自冬天一戰以來，因爲愛護秀賴而遭抹殺的自尊心再度拾起。茶茶那一年四十九歲。本來豐腴的身子，三四年前逐漸消瘦，更加有威嚴。蒼白的臉上流露出不准任何人中傷豐臣家的氣度。

下午會議中武將們分成好幾派，大家對德川的迎擊方式產生不同的意見。最後秀賴裁奪把十萬大軍兵分二路，在天王寺前攔截德川軍。駐屯大阪近郊的部隊於那天黃昏，各自由駐紮地向佈置地點出發。

第二天，秀賴到假想主力戰場——天王寺巡視，並揷上主帥大旗。茶茶目送秀賴在各式軍旗包圍中出城，恍然如見太閤出征。

十八日家康到京城，二十一日秀賴也在伏見佈好陣。二十六日阿發一行使者回到大阪。她們帶來家康的詰難，說既然要和談，爲什麼不肯履行放逐浪人、遷出大阪等承諾？

茶茶在自己房中接待阿發。謝謝她出使家康後，茶茶說：「我今天恐怕是最後一次和你見面了。」

阿發聽了連忙說，事情還沒有到那種地步。不過這些話現在聽來已經毫無意義。阿發知道，茶茶也知道。

她們坐在走廊邊，眼前庭樹正冒出一樹新葉。茶茶望著茂盛的綠樹，說：

「你，秀忠夫人和我都是親姊妹，可惜造化弄人，使我們姊妹三人如今處於敵對的立場。不過你雖然和我的立場不同，卻常幫助我。我很高興能有和你這樣交談的機會，只是恐怕沒機會與小督暢談了。如果你以後有機會見到她，請代替我向她問好。千姬小姐從七歲起就嫁到我家來，由我撫養長大……」

茶茶說到這裡，把後面的話硬生生地嚥了回去。她的言下之意是小督的女兒千姬，自然也免不了要和大阪城一起燒毀了。

這時阿發稍稍地抬起頭望著茶茶，欲言又止的說：

「你不要生氣。儘管大阪城被燒毀，我仍然希望你和秀賴能活下去。要達成這個願望，只有一個辦法——」

茶茶不等阿發說完，連忙打斷她的話。

「你的意思是只有千姬才能救我們？」

接著，茶茶露出堅定的表情，繼續說：

「我也希望千姬能平安活下去，只是恐怕千姬不肯聽呢。她已經下定決心，要陪秀賴度過最後關頭。我雖然不忍，但這已是人力無法挽回的事實。請你見到秀忠夫人時，轉達她女兒的心意。」

茶茶不知道阿發所說是她自己的意思，還是出自德川授意，但是不論如何，她都不能允許城破時只有千姬一個人倖免於難。她要讓家康、秀忠、小督痛苦地看著燃燒大阪城的火燄一寸寸吞噬千姬的頭髮、臉蛋、身體。

阿發在黃昏時分離開大阪。茶茶送妹妹到別館前，分離之際茶茶忽然說：

「我預祝忠高武運昌隆。」

這是茶茶第一次向妹妹提起她的兒子。忠高現在已經是圍攻大阪的一員大將。阿發聽了，淡淡地說：「謝謝。我希望你能有機會和他見面，他長得很像父親高次。」

茶茶眼前浮現出高次年輕時的面龐，大概個性也像高次那麼激烈吧。奇怪的是茶茶對忠高並沒有什麼敵意，反倒充滿親情。她想，如果眞要死在德川軍手中，她希望能死在忠高手裡。

第十一章

冬日一戰，大阪以守城做主要戰略。現在壕溝塡平了，城樓也倒了，根本沒有防禦工事可守。所以不管他們喜不喜歡，都必需採取主動出擊。城裡諸將一致認爲，德川軍會從奈良方向進攻。大阪軍應該在從天王寺到河內方面主力軍的配合之下，趁敵軍由山丘進入平原時，予以重擊。

大戰前零星的小戰鬥自四月二十八日開始。這場戰役中，城裡以勇猛聞名的塙直之不幸戰死。茶茶沒見過塙直之，但常聽人說起他的驍勇善戰。沒想到他這麼快就犧牲了，而且是死在一場根本算不上戰爭的戰爭中。難道是不祥的預兆？

五月，城裡每天以秀賴爲中心，召開軍事會議，制定作戰計劃，調配部隊。茶茶也每天參加。每當散會時，茶茶總沒來由的有種暗澹的感覺。她不能說那些計劃有什麼不好，但她知道那些計劃無法爲她帶來勝利。大軍對峙不是個人廝殺，必需有更大的擔當者來統御。現在不論秀賴、大野治長，還是木村重成等武將，沒有一個人能擔當此任，所以不論多小的事，都沒有人能做決

定，必需靠大家一起協調，修正彼此的意見。

茶茶覺得以秀賴二十三歲的年齡就要求他負起成敗之責，未免有些殘忍。假如戰爭能拖延兩三年，等秀賴長到二十五、六歲，那時他已經成熟，才可以有本錢應付危機。茶茶真恨，恨秀賴還這麼年輕，恨上天不肯多給一點時間。

五月二日的會議上，茶茶問大野治長德川軍目前的行動。秀賴雖然曾經要求她不要干涉軍事，可是她忍不住。

大野治長回答：

「家康仍在京都二條城，秀忠也待在伏見。敵人主力在河內一帶嚴陣以待，先鋒部隊則進入國分，另外藤堂軍在千塚，井伊軍在樂音寺。」

「那麼，我軍打算如何應付？」

茶茶鐵青著臉問。敵軍主力眼看著就要攻來。

「我們這邊由後藤基次、真田幸村、薄田隼人等打頭陣，另由木村重成、長曾我部盛親的部隊做第二波預備隊。」

「勝敗機率如何？」

茶茶又問。

「要看後藤他們了。如果他們打贏了，往後的戰爭便會對我們有利。假如他們失去先機，恐怕木村的第二軍也維持不了多久。」

茶茶看著大野治長平靜的面孔，心中湧起一股怒火。他們說目前不利守，只能攻，可是現在敵人已經包圍住大阪城。假如太閤殿下還在，絕不會叫敵人靠近京伏。

「你們的作戰計劃全打不贏，眞傷腦筋。」

茶茶氣呼呼的說。等會開完，茶茶在走廊叫住準備要回自己房間的秀賴。

「右府。」

秀賴聽到叫喚停下腳步，同時命令其他侍者先退下。茶茶覺得有些意外，但隨即爲母子二人能有機會單獨在一起覺得高興。他們好像已經有好久沒在一起了。

「母親大人。」

秀賴對茶茶說。

「您知道城破只是遲早的問題，請您做好心理準備。恐怕就這幾天了。」

「什麼？」

茶茶驚叫起來。

「就這幾天？是眞的嗎？」

「不只秀賴這麼認為，大野治長也這麼想。恐怕城裡其他武將都曉得了，只是大家都沒說出口而已。」

庭院鋪的白砂反射出初夏刺眼的陽光。隔開院子前和一棟建築物的櫸樹和檻樹，已長出新芽。夏天到了。春天在茶茶不注意時已然離去。

城裡很安靜。兩天前還人馬喧騰，現在因為大部分的部隊出城，恢復寂靜。茶茶一點也感受不到城在兩三天之內就會被攻破的危機。她不相信這是真的。

不過她還是垂下頭，說：

「我已做好心理準備。」

「那麼我就沒什麼好說的了。」

秀賴說。

「我們一起走走吧。」

秀賴還是第一次邀母親散步。茶茶吩咐侍女準備拖鞋，和秀賴一起走下庭院。母子二人沉默著，走在院中雜樹林中。池塘的水滙流成河，河邊開著菖蒲。

「菖蒲花開了。」

茶茶出聲說。仔細想想，已經快到端午。秀賴小時候城裡常舉辦慶祝端午的儀式。秀吉在世

時，一月或二月就開始準備，全國大名紛紛送來各式賀禮。端午當天用菖蒲根泡酒，還煮菖蒲水，包大量的粽子給城裡的百姓。

秀吉死後，節慶的氣氛一年不如一年，從去年起乾脆取消了。秀賴想起什麼似的說：

「今年端午秀賴要打一場大仗，讓母親看看兒子武者的英姿。」

秀賴露出明朗的笑容，他的明朗滋潤著茶茶的心。茶茶跟在秀賴身後。在茶茶眼中，秀賴挺拔的身材流露出別人未有的凜凜威風，就連秀吉在他顛峯時期也比不上。

他們散了一會兒步，回到原先的走廊，在那裡分手。臨別前，秀賴眼中閃過一道光，看定茶茶的眸子，說：

「以後我們恐怕沒有機會像今天這樣從容的散步了。不管事態變得多嚴重，我都希望母親能信任我，凡事交給我來處理。」

「我知道。」

茶茶立刻回答。她和秀賴分手後，一個人回到房間，心中思潮起伏。爲什麼大阪城要毀於德川之手？爲什麼威武的秀賴英年早逝？她不甘心，不甘心卻又對命運的安排無能爲力。她只有默默承受即將來臨的一切。

接下來三、四天，城裡十分平靜，連軍事會議也不用開了。茶茶好幾次派使者詢問大野治長

戰況如何，回答都是西線無戰事。

五日，從早上起城裡忽然起了一陣騷動。茶茶整天不見秀賴和大野治長，聽說他們一大早就出城，鼓舞前線士氣去了。

茶茶一整天在惶恐不安中度過。秀賴說端午前要打一場大仗，該不會是想親自廝殺吧？城裡殘留的部隊陸續出城。耳邊盡是馬嘶聲。

這夜茶茶想早點安憩，正準備上床，使女忽然來報，說千姬過來拜見。茶茶命使女叫千姬在門外等候，連忙換下睡衣，這才叫千姬進來。

十九歲的千姬看起來比實際年齡還小。這個稚氣的小東西，說不定會成爲惡運魔爪下唯一倖存者呢。

「大阪城馬上就要遭到大變故了。」

茶茶對千姬說出平日不肯輕易出口的話。話中隱含著責備這一切都是由你祖父及父親造成的。

千姬規規矩矩坐在茶茶下方。

「我認爲大戰一定會贏。」

聽到千姬的話，茶茶嚇了一跳。

「你爲什麼會這樣想？」

「因爲所有的戰爭都是爲了要打贏才會挑起。如果一開始就認定失敗，又何必要打仗？我猜右府大人心中一定有這樣的念頭。」

千姬一點也不懷疑的回答。

「可是有時打仗是迫不得已。儘管明知會失敗，也不得不淌一趟混水。」

茶茶說著，心中的一角已被千姬話裡的希望燃起一絲暖意。她多麼希望一切正如千姬所言。城裡的實力並不是省油的燈，同時說不定除了秀賴和茶茶，其他人都在做著一戰成功的夢呢。這麼說來，命運未嘗沒有轉寰的可能。

茶茶強忍著不對千姬露出一絲異樣，仍然板著臉說：

「會贏當然好，萬一打敗了呢？」

千姬沒有回答，默然俯下姣好的臉孔。

「失敗的話？」

茶茶心中流過一股殘忍的快感，她要逼千姬說出與城共存亡的話。茶茶眼前浮現出城破時，千姬的衣袖被自己壓住，使她欲逃無路的情境。

忽然千姬開口：

「那時再說吧。」

話好似不是發自千姬，而自空中飄落那般突兀。

「你說什麼？」

茶茶嚴厲的問。

於是千姬重覆一遍剛才說過的話。

「那時再說吧。」

「你還不覺悟嗎？」

茶茶逼近千姬問。於是千姬抬起頭，看著茶茶的眼睛，說：

「我今夜來拜訪婆婆，只想說我認爲我們一定會戰勝。可是打仗要靠武運，萬一運氣不好打了敗仗，也是沒辦法的。我們固然要有戰敗的心理準備，更要有戰勝的信念。」

說著，千姬垂下頭。

「我不希望大阪城毀於一旦，也不希望右府大人命喪沙場。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應該爲生存而努力。」

忽然一個前所未有的恐怖念頭浮現茶茶腦海。如果能夠，爲什麼不活下去？千姬說的沒錯，城不該毀，秀賴也不該死。就算戰敗，也說不定還有辦法能留自己和秀賴一條活路。家康和秀忠

再殘忍，也不致於眞的要我們的命吧？茶茶感到身體在瑟瑟顫動。她極不願在千姬面前露出窘態，可是她控制不了自己。

這時一名使者進來報告，是大野治長傳來的消息。信上說最遲明天就會全面性交戰。

千姬走了以後，茶茶一個人坐在房中。夏夜悶熱，連坐著不動都會冒汗。今年的天氣很反常。櫻花開得比往年早，五月初出現寒流，甚至冷得下冰雹。誰知才過五天，到了端午節卻悶得人心慌慌。向庭院的木條窗全部打開，黑暗的庭院在室內燈光的照射下，隱約可見。茶茶心神不寧的站起來，走到走廊邊，眺望黑漆漆的戶外。天空沒有星星，這樣悶熱搞不好是要下雨呢。

城裡好像各處都亂哄哄的，可是又聽不出什麼特殊的聲音，反而給人一種詭異的感覺。

千姬沒來之前，茶茶本來是要睡的，現在她一點倦意都沒有。大野治長那封宣佈即將進入戰鬥狀況的信，不停出現在茶茶面前，扭緊她的神經。茶茶吩咐侍者先去睡，一個人披著晨褸站在走廊上發呆。一直到十二點她才躺下，閉上眼睛，可是一點睡意都沒有。半夜兩點，茶茶聽到城裡某處發出鬧哄哄的聲音，她披衣坐起。這時侍者急冲冲的跑來。

「木村重成大人出發。」

早些時茶茶吩咐他去睡，看樣子他並沒有聽話。騷動持續著。馬嘶和士兵的叫喚聲，在夜空下聽來格外清晰。前面的騷動才逐漸平息，新的騷動又產生。

「長曾我部盛親大人出發。」

走廊傳來年輕武士的聲音。不久侍女端茶進來。茶茶明白，這一夜大阪城沒有人睡得著。

拂曉時城裡才漸漸安靜下來。茶茶稍稍睡了一會兒，六點不到就起床。她推開窗戶，細雨靜靜飄落。昨夜留守城中的最後兩支部隊出發，今天城裡好似空無一人。

茶茶不知道秀賴昨天就出征了，還是至今仍留在城內，她忍著沒去打聽，心中卻充滿不安。

上午在不安中悄悄溜過。中午，茶茶接到大野治長派人送來的消息。

「拂曉在道明寺展開大戰，後藤基次不幸陣亡。」

道明寺在離城東南方約五里的地方。茶茶一方面為己方損失一名如後藤這般善於謀略的大將而傷心，另一方面也為敵人已迫近道明寺而躭心。她愕然發現敵人已經攻到眼前。

「右府大人呢？」

茶茶忍不住問。

「少主留在城裡鎮守。」

聽到武士的話，茶茶鬆了一口氣。

然而沒有多久，大野治長再度傳來戰況。

「薄田兼相大人於道明寺陣亡。」

茶茶一陣心涼。可以依賴的大將一個接一個死去，現在只剩眞田、毛利、木村和長曾我部四個人能領兵作戰了。她心急如焚的跑到大廳。

秀賴、大野治長和十幾名武將正在那裡開會。茶茶虎地闖了進來，逕自坐在秀賴身邊。

「目前戰況如何？」茶茶問。

秀賴沒答腔。治長說：

「道明寺方面有許多股敵軍逼近，我軍也派出眞田、福島、渡邊、大谷、伊木等部隊迎擊。目前戰況還很混亂。我們剛才下令命眞田他們退守。」

下令退守就表示戰況不利。

「昨夜出城的部隊呢？」

「在八尾若江方面和敵人井伊的人馬交戰。」

「八尾若江離城不過二里啊！」茶茶呻吟似的說。

「戰況呢？」

「木村長門守已勇敢陣亡。」

「什麼？」

茶茶張口結舌，說不出一句話。她抬起鐵青的臉，望著秀賴。這時秀賴神色自若的對茶茶說

：

「媽媽請您回房吧。」

他的口氣很平靜，但有著不容懷疑的堅決。

「我在這裡不可以嗎？」

「您在這裡不但於事無補，而且戰況也令您躭憂。」

「現在家康在哪裡？」茶茶轉頭問治長。

「聽說家康父子今天早上出發，他們做好了萬全的準備。」

大野治長的話忽然令茶茶感覺像一只洩了氣的皮球，她完全提不起勁兒，只有股想笑的衝動。

「我們大阪城不是被德川軍四面八方團團圍住了嗎？修理打算怎麼辦？」

茶茶責問著。

「現在言敗還太早。家康目前佈軍在枚方，我方則有長曾我部、眞田、毛利等部隊守在天王寺及茶臼山附近，準備與奈良方面的敵軍決一死戰。戰果明天就會知道了。」

「所以明天城裡就會箭矢齊飛囉？那可眞熱鬧。」

茶茶諷刺的說完，虎地站起來轉身離去。等她來到走廊才發現秀賴除了叫她回房，其他什麼

也沒說。她忽然覺得秀賴好可憐。這麼多無能的部將迫使他走向悲慘的命運。秀賴一定認爲大勢已去，才任憑部下作主。

她想：還有什麼方法可以在城破之前，救大阪，救秀賴？只要能夠，豐臣的家名、秀賴的顏面都可以不要。她在腦中努力思索任何一個可以幫助她的人，結果浮現出的人大半已然故去。現在茶茶的頭腦一片混亂，往往分不清事情是發生在昨天，還是在二十年前。蒲生氏鄉、京極高次、前田利家的影像一一出現，然後她才驚覺到這些人都已經死了。接著她想到阿發和小督。這兩個妹妹現在成爲她的敵人，不過只要能連絡上，說不定她們還能助茶茶一臂之力。可是大阪城已經被包圍，怎麼連絡？接著她又想起京極局、加賀局甚至北政所。死者和活的人一起出現在她眼前。

茶茶很認眞的想，忘記時間。等她回過神，才發現已到黃昏。雨不知何時又下起來。遠處傳來槍聲和嘶喊聲。館內男女爲了怕茶茶被流箭傷到，特別搬進來許多櫥櫃和棉被。

黑夜來臨，兩三名武士進來說：今夜無戰事，請安心休息。茶茶愣了一下，他們說今夜無戰事，是什麼意思？難道是兩軍已經達成協議？這麼想著，茶茶被強熱的疲倦襲倒，她躺在爲塞了很多東西而顯得格外窄小的房中，立刻進入夢鄉。這一夜她做了無數個惡夢。

一夜果眞無事。茶茶醒來已是五月七日。館裡很安靜。她仔細傾聽，聽不到箭矢破空的聲音

，也聽不到槍聲喊聲。她想，昨夜大概眞的已經達成協議。

洗完臉，侍女端來早飯。茶茶一面期待著議和成功的好消息，一面舉起筷子。五月以來她天天煩惱得吃不下，今天難得胃口特別好，吃完早飯，一名侍者進來說：秀賴大人請淀君夫人到大廳。

茶茶讓使者在前面領路，走著走著，居然拐到了櫻門前的廣場。秀賴在十幾名武將的包圍下，坐在出征椅上。從他身邊到櫻門並列著兩排甲冑鮮明的士兵。秀賴穿著用緋色皮條串連的連身盔甲，身後插滿了各式各樣的旌旗。旁邊還有一匹黑馬。

茶茶一看就知道秀賴要親自出征了。她還來不及反應事態有多嚴重，目光便被秀賴的威嚴所吸引，此刻的秀賴恍如秀吉再世。

茶茶緩緩走到秀賴面前。秀賴等她走近，說：

「剛才幸村派他的兒子幸綱來請我出征，一同守衞天王門。」

秀賴請茶茶出來，是爲了訣別吧。

「祝你一戰成功。」

這句話茶茶曾經對秀吉說過好多次，現在用在愛兒身上。她的身體顫抖個不停。不只因爲母親要送愛兒上戰場所有的不安，更因爲感到秀賴終於長大成人，要向天下第一強權家康挑戰，而

產生的興奮。老天有眼，茶茶在心中反覆唸著，如果太閣殿下仍然在世，看到秀賴的雄姿，不知會多高興呢。

這時大野治長由數名部下陪同走進櫻門。茶茶發覺大野瘦得簡直變了個人。大野腳步踉蹌的跑到秀賴面前說：

「我反對少主出征。請您留在城裡，由我代替您和眞田一起殺敵。」

他的聲音出奇的大。

「眞田催促我出征，爲的不是在最後一戰前鼓舞士氣嗎？」

「我知道眞田的想法，但是請少主現在出征實在是不智之舉。敵人從天王寺一直佈陣到岡山，正要向天王寺進兵。」

這時另一個茶茶不知道姓名、滿臉絡腮鬍的武將站出來說：

「我同意大野將軍的意見。現在少主應該固守大阪城。」

他們的話中止秀賴往天王寺出征。而由大野治長接掌帥令，代替秀賴趕往天王寺。

茶茶在回自己別館途中，想先到追手門的瞭望台看看。近侍連忙阻止，原來在追手門一帶懸掛了不少昨日砍殺的敵兵首級。他們大概都是昨天戰死的，滿臉血污，頭髮也被雨水打散，看起來十分恐怖。

茶茶不理近侍，快步走近掛著敵人首級的柵欄，爬上三丸城的追手瞭望台。低頭一看，她不禁倒抽一口冷氣，天王寺方面滿滿的都是兵。本來她以爲那些兵是自己的軍隊，經負責瞭望的守衛說明，才知道他們都是敵兵。

「眞田的部隊在哪裡？」

茶茶喉嚨一緊，沙啞的問。

「在那裡。不過不仔細看，看不出來。眞田的部隊已經被德川軍隊團團圍住了。」

茶茶費了一些工夫，才找到眞田的部隊。那兒只有一點點士兵和幾面旌旗。兩軍陣營以瞭望台所見，幾乎已到短兵相接的地步。茶茶不明白，兩軍距離這麼近，爲什麼還不開戰？剛才大野說，從平野到天王寺全是德川的軍隊，他們都要趕來支援。瞭望台上風很強，茶茶趁著風稍歇，眺望著大阪四周。她不但看清楚到處都是德川的軍隊，也看清楚大阪城孤立在重重包圍下。

上瞭望台對茶茶而言是一件好事。這樣她可以清楚知道接下來將會發生在他們身上的狀況，那就是一旦開戰，秀吉辛苦建造的大阪城就會化爲灰燼。

城今天就會被攻破，恐怕不到晚上就化成灰。

茶茶回到自己房間，把侍女們全都叫來，然後把身邊的東西分送給她們，並且說：希望少主會打贏，不過萬一失敗，你們要做好逃生的準備。侍女們一一接過茶茶贈與的東西，同時哭了起

來。這時茶茶的神情反倒很鎮定。

就在茶茶分送遺物時，千姬也在大約二十名侍女的陪同下走進茶茶房間。千姬打扮得十分漂亮，好像新娘子一樣。侍女們也都穿戴著最美的衣飾。由於千姬一行人來到，茶茶的房間立刻熱鬧起來。茶茶的侍女們紛紛模仿千姬，也穿戴上最漂亮的衣飾。

茶茶在千姬的陪伴下提早吃午餐。席間她們很少交談，談的話題也是和大阪、戰爭無關的山崎竹筍，還有如何料理才好吃。談到一半，千姬發出低低的笑聲。茶茶抬起頭看著千姬，她必需承認千姬確實是個美貌佳人。儘管茶茶討厭千姬的出身，但是此刻茶茶由衷感到千姬的純潔、善良。如果好色的秀吉還活著，說不定會把千姬納爲己有呢。茶茶想著，塵封多年的嫉妒爬上心頭。

中午，遠處忽然傳來槍聲。而且越來越激烈。槍聲開始後不久，城附近發出呼喊聲，使得茶茶她們一陣驚惶。好在不久她們發現那只是城裡的士兵呼叫著上戰場，氣氛才頹然緩和下來。茶茶和千姬走到櫻門。秀賴從早上起一直沒離開過將椅，他的身邊包圍著數名武將，士兵也埋伏在四周。只是氣氛比早晨多了一份肅殺，有的兵已拔出刀來。滿身盔甲的士兵來來回回的跑進跑出。茶茶和千姬在離秀賴不遠的地方，安排好座位，三十幾名侍女圍在四周，茶茶抬頭看天，天上

沒有一片雲彩。五月近夏的陽光照在櫻門旁的櫻花樹上。

忽然他們聽到槍聲和喊殺的叫聲。叫聲隨著風，忽遠忽近，也分不淸方向。

這時前往天王寺鼓舞士氣的大野治長在二十名武士護送下回來。茶茶發現治長似乎又老了許多，脚步踉蹌隨時都有摔倒的危險。治長向秀賴報告戰況，沒想到才說到一半，他就不支倒地。血從右腕噴出，染紅了部分鎧甲。大家都以爲治長受了傷，後來才知道原來他前幾天在城裡遇到狙擊，如今是舊傷復發。

正當大家爲這件事驚愕不已，三名傳令的武士高叫著跑進來，槍聲彷彿也配合好，這時忽然大作。伺機而動的秀賴部隊有一部分跑出櫻門，準備投入戰場。

茶茶把位子搬到秀賴旁邊。大戰似乎正圍著城劇烈展開，叫聲、箭矢聲、槍聲片刻不休自四面八方傳來。

眞田幸村的兒子幸綱這時才請秀賴出馬。幸綱還是一個大孩子，有張稚氣的娃娃臉。此刻他披散著頭髮，滿身是血。秀賴見到幸綱，立刻站起來，大家都以爲秀賴要出征了。士兵們也都拔出刀子。

這時傳令跑來，說岡山口已破。幾乎同時另一個傳令跑來說天王寺眞田的軍隊戰敗，幸村及所有武士全部陣亡。茶茶看見秀賴的臉扭曲到她從未見過的恐怖形像。

秀賴大聲對櫻門附近守衛的士兵叫道：

「你們為我犧牲生命吧！讓我們和眞田他們一起死在沙場！」

這時從天王寺戰線上退回的速水守久跑過來，擋在正要跨馬的秀賴面前。

「大軍已經崩潰，城下南半分道路埋滿我方敗走的軍隊。現在出城迎戰敵軍，無異以卵擊石！」

秀賴咆哮著。

「難道叫我坐以待斃？我要出去戰鬥，出去戰鬥！」

「主帥不可以輕言犧牲，寧可退回城裡做最後防守，直到力盡而後止。」

速水守久也滿臉通紅。

「不要，我要出城戰鬥！」

秀賴再度叫著想要騎馬，於是和企圖阻止的速水守久扭打在一起。只一瞬間，高大的秀賴便把守久的身體推得老遠。茶茶這時猛地撲向秀賴，緊緊抱住他的脚。她心裡只有一個念頭，就是不能讓秀賴去送死。茶茶的右肩被踹了一脚，痛得她鬆開手，躺在地上打滾。

等茶茶爬起來，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幾名武士把秀賴團團圍住。而在悲壯的打鬥對面，穿著漂亮衣服的千姫和侍女們，洋娃娃般跌坐在地上，呈現出奇妙虛無的景像。

忽然茶茶身後傳來幾名武士大叫「火啊！」「失火了！」茶茶往後一看，三丸城地方冒起衝天的黑煙。四周立刻陷入混亂。士兵們紛紛拔出刀子，儘管不見敵兵，仍不停地朝空中揮舞，口中還不斷地喝著、咆哮著。很明顯地，城裡出了內奸。女人們都站起來。

茶茶看見大野治長走來。治長一邊走一邊叫：「鎮靜，鎮靜！」士兵們聽到喊聲，逐漸鎮定下來，在大野治長率領下走出櫻門。秀賴和他的近侍也連忙跟了出去。四周恢復寂靜，只剩下二十三名女子呆在原地。不到片刻工夫，寂靜又被打破，這次是比以前何止幾倍的喊殺聲和槍聲。敵兵是不是已經攻進三丸？柵欄破裂的聲音，一堆人在推倒什麼東西的喊聲、槍聲、呼叫聲不斷傳出。

一隊士兵倉惶的走進櫻門。他們一看便知道剛從戰場上敗陣。裡面大多數人都受了傷，拄著刀或槍做拐杖。不久秀賴和大野治長也退了回來，他們身後是一群形容狼狽的士兵。大野治長嘶啞著聲音喊：「事情還沒有到不可收拾的地方，我們不可以自亂陣脚！」士兵們聽從他的命令，走到櫻門左右兩側。和櫻門相對的筋鐵門也湧入不少不知打哪兒來的士兵。

火勢已由三丸城蔓延到二丸。戰場也從城外轉移到三丸。

茶茶她們在一陣混亂中被帶進唯一堅固的堡壘——本城。這時原先在櫻門負責指揮的大野治長跑過來，大聲叫：「上天守，上天守。」

茶茶被兩側的侍女攙扶著爬上天守閣的二樓，千姬跟在後面也爬了上來。後面還跟著許多茶茶認識的女人，像秀賴的奶媽也是木村重成的母親右京太夫局、寺內局、饗庭局、阿玉局等人。她們才坐定，武士就跑上來說：三丸城已經淪陷，敵兵殺進二丸。這時幾顆子彈打向天守，碰到牆壁發出豆子裂開的聲音。女人們都嚇得不敢出聲，她們知道大阪城隨時都會淪入敵人手中。

夕陽西下，黑暗逐漸侵入天守閣的內部。這一天過的好快。等天全黑時，秀賴在幾名武士陪同下也爬上天守。男人們發出濃濃的喘息聲。他們沒說話，茶茶也不曉得除了秀賴，還有什麼人。

秀賴上來之後沒多久，大野治長也來了。他先到秀賴坐的西北角房間，再過來看茶茶她們。

「天守危險，想請大家移至蘆田城廓。」

大家依言站起身。天守裡面很黑，可是走到外面，才發現火焰燒得天空通紅，如同白晝。

一行人從走廊走到蘆田城廓的第二箭倉。這時一直跟在秀賴身後，昨日於道明寺之後身受重傷的渡邊內藏助說：

「昨日失利有違主君重託，我以後不能再陪伴主君了。」

說完他轉身走到庭院。每個人都聽到他的話，可是沒有人停下腳步。黑暗中不知是誰當他的

介錯人。接著他的母親正永尼也舉刀自殺。負痛的嚎叫聲刺入大家耳膜，這時不知是誰趕上去幫助她了結一生。

人們爭先恐後的奔進箭倉。大家都明白剛才渡邊母子自殺的下場就要出現在自己身上。黑暗中不知是誰問：天守起火了嗎？沒有人回答。但是事實正如她所說，不久箭倉外便射入異樣的紅光。透過微弱的光線，茶茶知道自己坐在秀賴和千姬中間。

嘶殺聲、槍聲、城燃燒的劈啪聲依然可聞。城裡僅存的士兵正在與闖入的敵兵做殊死戰。

「內群主馬在嗎？」

秀賴忽然問，於是不知是誰回答：

「切腹自盡了。」

「眞野豐後在嗎？」

「切腹自盡了。」

另一個聲音回答。

「中島式部少輔呢？」

「自盡了。」

「堀田圖書？」

「剛看見堀田大人受了傷和野野村伊守二人在三丸城，後來——」

這次答話的聲音和前兩個不同。茶茶明白此刻大多數武士不是自殺便是陣亡。時間在沉默中悄悄流過。只有大野治長和兩三名武士神色倉惶的跑進跑出。

茶茶看見治長挨近千姬坐下來，不知在向她低聲說些什麼，如今只有治長可以救大家了。難道治長是想把千姬交還給德川，換來豐臣家的存續嗎？可惜現在太遲了，就算交出千姬，也不能拯救自己和秀賴。

一直以維護秀賴生命爲己任的茶茶，這時反而被強烈的自尊心淹沒。她心想，此時此刻就是我和秀賴做一了斷的時機了吧。她暗暗下決心，與其要向家康卑恭屈膝，她寧可死。她所仗恃的不是生命，而是豐臣家的名節。

茶茶伸手抓住千姬衣袖放在自己身下。

「怎麼樣？」

大野治長低沉的聲音再度傳入茶茶耳中。千姬身體動了一下，似乎想站起來。茶茶用盡全身力氣壓住千姬袖子。這時她聽見千姬發出嗚咽的哭聲。哭聲很低，大概除了茶茶沒有人聽到。大概千姬直到這時才知道她必需和秀賴同一命運吧。家康，你知道嗎？你要趕盡殺絕，你的孫女也會遭你毒手。

「起火了！」

忽然大野治長大聲叫，聲音大到全座的人都站起來。箭倉中一片混亂。茶茶也站了起來。

「大家安靜。」

大野的聲音再度傳上。茶茶坐回原先的位置，發現身旁的千姬不知何時不見了。

「修理！」

茶茶嘶喊著。可是沒有人回答。大野治長也不見了。過了一會兒，茶茶才看見治長回到房間。

「修理！」

「千姬呢？」

大野治長用他一貫平靜的聲調回答：

「請把所有事都交給我處理，大野願拼最後力氣，保護豐臣家。」

茶茶無言以對。她一方面找不出話說，另一方面也不忍心再苛責大野治長。畢竟他到最後關頭仍然不死心，仍然在和豐臣家的命運搏鬥。

「事到如今做什麼都沒有用了，只是徒然讓家康高興而已。」茶茶說著，心中隱隱覺得治長做錯了。

半夜，戶外明亮的火光消失了，大概是城已經燒光了吧？黑暗中仍然只見大野治長和三、四個武士進進出出，秀賴一言不發的一直坐在位置上。

拂曉時茶茶知道南部左門和堀內主水二人護送千姬到德川軍營，然而一切努力都白費了。家康根本不在乎千姬死活，連千姬在大阪他都不肯和談，更何況現在千姬回到自己身邊，還有什麼事會令他遲疑於滅絕豐臣家？

天亮時，德川家的本多上野走進箭倉，看了裡面二十八名男女一眼後，立即離去。不久家康的使者進來，命令大家自裁。大野治長聽到使者的話，臉色大變。茶茶卻認爲這個結果是理所當然。

德川派來井伊掃部和安藤對馬當檢察使。茶茶對眼前的一切氣得發抖，但她說不出一句話。她打算等秀賴自殺後，接著自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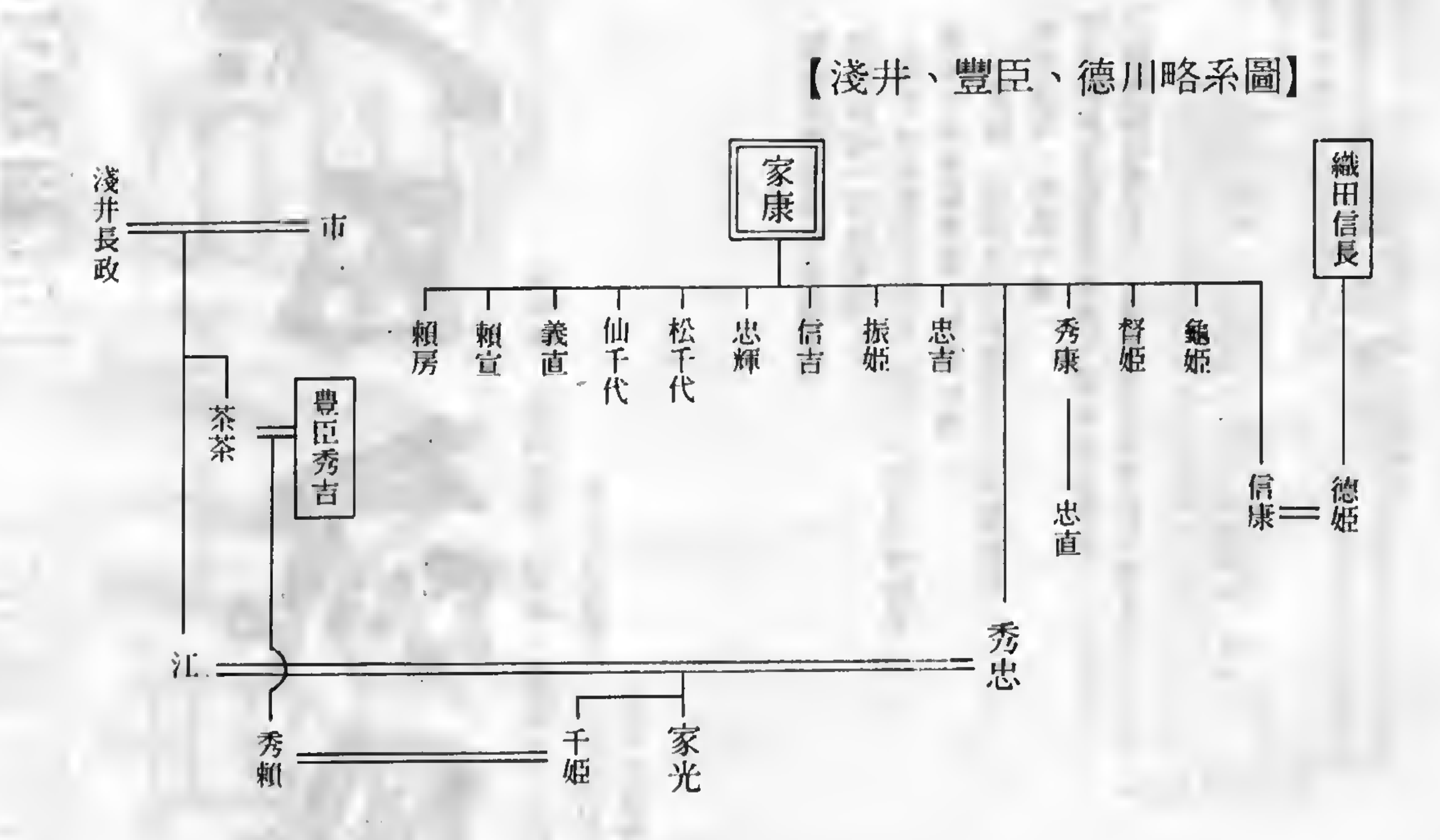
「母親大人。」

秀賴朝茶茶點點頭，茶茶默然接受兒子的道別。她閉上眼睛。和母親阿市、繼父勝家、舅父信長一樣，她也要看著白晃晃的短刀，等待自裁。從箭倉窗口，只看得見初夏的陽光和藍天。城燒毀後的黑煙一縷縷似水波般，流向藍天。

大阪城破以後，北政所住進高台寺，接受家康賜的一萬三千石化粧費過日子。後來又搬到南禪寺及建仁寺，寬永元年九月六日死。享年七十六歲。

茶茶的兩個妹妹都很長壽。阿發在寬永十一年去逝，小督則在寬永三年結束她身爲二代將軍秀忠之妻，及三代將軍家光之母的榮耀一生。茶茶在大阪自殺後，阿發又活了十九年，小督又活了十一年，才先後謝世。她們姊妹三人到底誰的一生最幸福？恐怕只有一個個問當事人才能明白了。

【淺井、豐臣、德川略系圖】



淺井長政
市
茶茶
豐臣秀吉
江
秀賴
千姫
家光
家康
賴房
賴宣
義直
仙千代
松千代
忠輝
信吉
振姫
忠吉
秀忠
秀康
忠直
督姫
龜姫
信康
織田信長
德姫



戰國紅顏

弱肉強食、兵燹連連的日本戰國時代，生命之無常，如空中浮雲、激流草芥，即便是諸侯武將家的女子亦不可免，或者說，她們的命運更爲難料，更爲乖舛。

茶茶，這位戰國紅顏，自童年開始，就飽嚐家破人亡的滋味，看著父親淺井長政、母親阿市、舅父織田信長等等親人先後在變故中離她而去。與兩位妹妹相依爲命的她，最後又落入仇人豐臣秀吉的手裏，充當他的側室，爲他傳承後代，……。她遺忘仇恨，追求生存，然而命運之神仍舊不放過她。

《戰國紅顏》，人間命定的悲劇，寫盡一代紅顏茶茶的青春與哀愁；期待與絕望，愛戀與欲望……。

